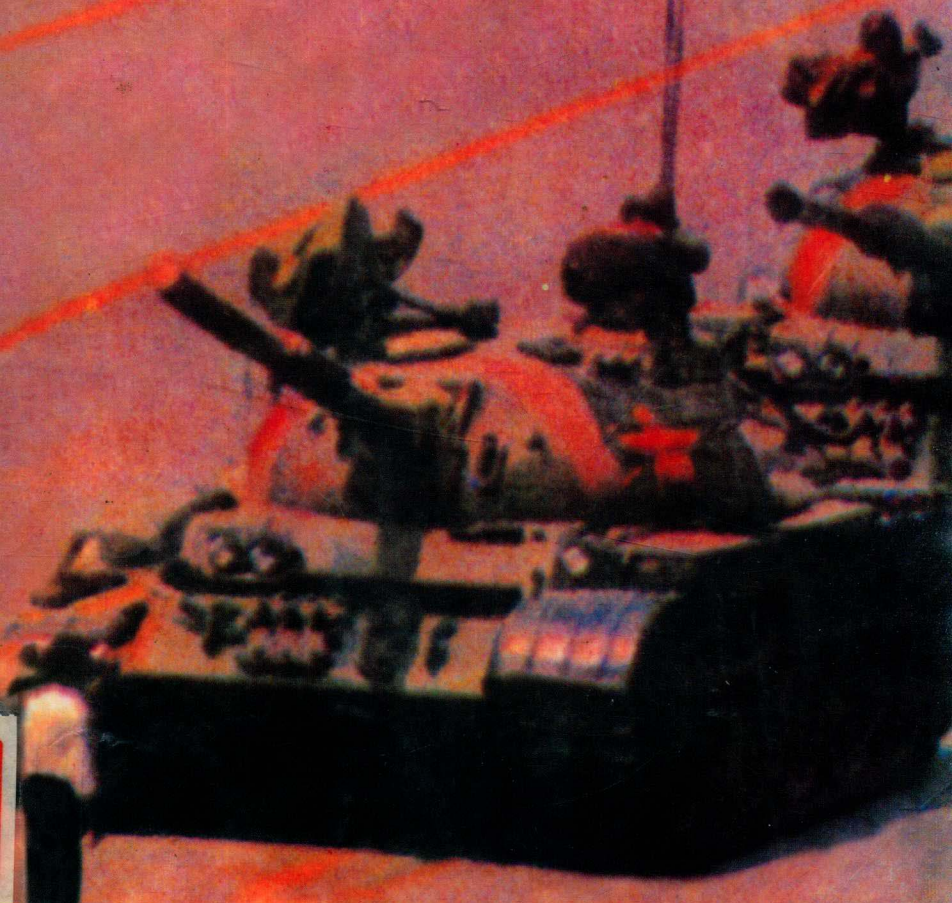


丁望 著

六四前後

——对八九民运前后的政治分析



中国戏剧出版社

六四前后

——对八九民运前后的政治分析

丁望 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

1997年10月

封面设计:梁 伟

责任编辑:丛莉薇

六四前后 丁望 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

(邮政编码:100086)

北京市运乔宏源印刷厂 印刷

330 千字 850×1168 毫米 1/32 开本 14 印张

1997 年 10 月第 1 版 199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册

ISBN7—104—008322/I·379 定价:29.80 元

目 录

| | |
|------------------------|----|
| 0 序 | 1 |
| 引 言 | 2 |
| 第一节 对历史脉络简要的评述 | 3 |
| 一, 三中全会前后思想启蒙运动 | 3 |
| 二, 文人争取创作自由学术自由 | 3 |
| 三, 胡耀邦万里朱厚泽的宽容论 | 5 |
| 四, 对于政改的期望与八六学潮 | 6 |
| 五, 八七政局从反右向反左转变 | 9 |
| 六, 价格体制改革协商对话制度 | 11 |
| 七, 改造政治工作治理整顿经济 | 13 |
| 八, 沿海发展战略与赵李的冲突 | 15 |
| 九, 八九民运与中共党内的斗争 | 16 |
| 十, 六四教训和八九民军的影响 | 20 |
| 第二节 十篇研究论文内容概要 | 23 |
| 一, 历史扫描: 权力斗争的特征 | 23 |
| 二, 八六学潮前后北京政治生态 | 24 |
| 三, 八九民运的起因与失败原因 | 25 |
| 四, 附录官文文件评论参考资料 | 29 |
| 注 释 | 31 |
| 第一部分 研究论文 | |
| 1 家长制与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 | 44 |

| | |
|---------------------------|----|
| 第一节 从历史看政治权力继承 | 45 |
| 一, 中国封建时代宫廷政变频繁 | 45 |
| 二, 克里姆林宫的权力斗争激烈 | 46 |
| 第二节 中共没有党内民主转道 | 50 |
| 一, 中共党章和宪法缺乏约束力 | 50 |
| 二, 中共家长权力无限伸延扩大 | 51 |
| 第三节 官本位价值观政治伦理 | 52 |
| 一, 家长制弊端与干部的权力欲 | 52 |
| 二, 做官当权优越的价值观强烈 | 54 |
| 三, 论功行赏和按资排队的伦理 | 55 |
| 注 释 | 58 |
| 2 从“言论假期”到秋后算帐 | |
| ——八六学潮与胡耀邦半下台的背景和影响 | 64 |
| 引 言 | 65 |
| 第一节 言论假期及其社会背景 | 66 |
| 一, 中共内部存在三个主要集团 | 66 |
| 二, 八五年的改革和文人的呐喊 | 67 |
| 三, 朱厚泽的宽松论与言论假期 | 69 |
| 四, 万里的点火篇富有政治魅力 | 70 |
| 五, 在安徽合肥建民主办学试点 | 72 |
| 六, 主流派寻求改革突破与失控 | 72 |
| 第二节 胡耀邦半下台主要原因 | 73 |
| 一, 中共内部的政策和利益冲突 | 74 |
| 二, 八六学潮失控和经济的因素 | 75 |
| 三, 知识分子精英独立角色意识 | 76 |
| 第三节 秋后算帐产生负面影响 | 77 |
| 一, 中共的家长权威远高于法制 | 77 |
| 二, 政策起伏大造成了政治阴影 | 78 |

| | |
|-------------------------------|-----|
| 注 释 | 78 |
| 3“非马”与“守马”之争：家长权威下的政治集团 | 84 |
| 引 言 | 86 |
| 第一节 有三个主要的政治集团 | 86 |
| 一，中共主流派可分为两个支派 | 87 |
| 二，极左僵化派和左派同根异枝 | 88 |
| 第二节 意识观念和政策的分歧 | 89 |
| 一，如何变通马克思主义的争执 | 89 |
| 二，私人雇佣生产引起激烈争论 | 91 |
| 三，适度引进西方的观念和思想 | 93 |
| 四，两大集团有勒紧和松绑之争 | 95 |
| 第三节 各派利益冲突的两方面 | 95 |
| 一，主流派和僵化派的政策素质 | 95 |
| 二，职业军人普遍有利益失落感 | 97 |
| 第四节 邓小平扮演的家长角色 | 98 |
| 一，邓小平有维持家长地位实力 | 98 |
| 二，最后裁决者的色彩相当浓厚 | 99 |
| 注 释 | 101 |
| 4 赵紫阳与僵化派搏斗的第一回合 | 104 |
| 引 言 | 105 |
| 第一节 政局转化的原因和讯号 | 106 |
| 一，彭真之火威胁了主流派干部 | 106 |
| 二，森林大火与主流派进谏机会 | 107 |
| 三，五一三讲话和政治局势右转 | 108 |
| 第二节 八七年春夏争执的焦点 | 110 |
| 一，对学潮之后的形势评估分歧 | 110 |
| 二，突破停滞还是强化指令控制 | 111 |
| 三，所有制体制改革的争论激烈 | 112 |

| | |
|--|-----|
| 四, 关广梅现象和温州模式风波 | 113 |
| 第三节 主流派暂时获胜的策略 | 115 |
| 一, 赵紫阳边缘策略的运用成功 | 115 |
| 二, 突破停滞和碰撞的外向活力 | 116 |
| 注 释 | 117 |
| 5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社会背景和影响 | 122 |
| 引 言: 乌托邦梦幻和现实困境 | 123 |
| 第一节 初级阶段里的主导政策 | 125 |
| 一, 初级阶段的定义和六项方针 | 125 |
| 二, 所有制的多元化和两权分离 | 127 |
| 三, 允许有限的“非劳动收入” | 128 |
| 第二节 确立初阶论的社会背景 | 129 |
| 一, 对于社会生产力落后的反思 | 129 |
| 二, 计划体制僵化商品经济断层 | 131 |
| 三, 深化经改争需宏观理论架构 | 134 |
| 四, 面对东欧和台湾的危机效应 | 136 |
| 第三节 初级阶段论的社会影响 | 138 |
| 一, 有助汇合政策认同的内聚力 | 138 |
| 二, 有可能刺激商品生产的发展 | 139 |
| 三, 落实初阶论面对的不利因素 | 140 |
| 附 表 一, 对“社会主义”观念及相应政策的变化 | 142 |
| 二, 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新加坡经济水准比较 | 143 |
| 三, 大陆与外国生产水准比较 | 145 |
| 四, 八六年中国大陆与匈牙利生活素质比较 | 146 |
| 注 释 | 147 |
| 6 言论宽松化和观念更新的热点 ——对“人权签名事件”社会背景的思考 | 153 |

| | |
|---------------------|-----|
| 第一节 十年启蒙运动的三个浪 | 155 |
| 一,群众民主运动出现两次小浪 | 155 |
| 二,小鸣放触发第三个较大的浪 | 157 |
| 第二节 观念更新理论探索热点 | 159 |
| 一,承认和面对马克思主义危机 | 159 |
| 二,对当代资本主义的重新认识 | 160 |
| 三,对专制主义传统的深层批判 | 162 |
| 第三节 人权签名活动主要诱因 | 164 |
| 一,强烈的使命意识和角色期望 | 164 |
| 二,苏东浪潮和西方民主的影响 | 165 |
| 第四节 人权签名事件社会影响 | 166 |
| 一,汇集独立角色认同的内聚力 | 166 |
| 二,人权签名发生“浪层推移” | 167 |
| 注 释 | 170 |
| 7 胡耀邦扮演了开拓的角色 | 173 |
| 一,前言:勇于承担改革大风险 | 174 |
| 二,思想解放运动中的先驱人物 | 175 |
| 三,处理平反政治案件很有魄力 | 178 |
| 四,鼓吹要尊重知识和知识分子 | 179 |
| 注 释 | 180 |
| 8 思想启蒙运动的里程碑 | |
| ——略论“移情投影”与第二次天安门事件 | 181 |
| 第一节 二次天安门事件及诉求 | 182 |
| 一,前后两次天安门事件的差异 | 182 |
| 二,学生和平请愿提出三大诉求 | 183 |
| 第二节 天安门事件的社会因素 | 184 |
| 一,移情投影和政改的参与情结 | 184 |
| 二,对权力货币化产生逆反心理 | 185 |

| | |
|-----------------------------|-----|
| 三,启蒙运动的积累和历史联想 | 186 |
| 第三节 学生和平请愿成功之处 | 187 |
| 一,移情投影的内聚力和扩散力 | 187 |
| 二,和平请愿的参与者相当克制 | 187 |
| 第四节 天安门事件的社会影响 | 188 |
| 一,对中共指令控制权威的疏离 | 188 |
| 二,知识分子对独立角色的觉醒 | 189 |
| 9 从意识的黄昏到灰市的困惑 | |
| ——对八九民运社会背景的思考 | 191 |
| 第一节 经改与政改无同步现象 | 192 |
| 一,政改不起步使经改阻力增大 | 193 |
| 二,最初只是要求体制内的改革 | 194 |
| 第二节 信心危机与意识的黄昏 | 195 |
| 一,肯定当代资本主义的生命力 | 195 |
| 二,私有化的热点和个体的价值 | 196 |
| 三,追寻人的独立体制迈第一步 | 197 |
| 第三节 民间社会与体外循环力 | 197 |
| 一,指令控制板结状态渐渐松动 | 197 |
| 二,新兴的经济力量和民间社会 | 198 |
| 第四节 官倒猖獗与灰市的困惑 | 199 |
| 一,干部特权与灰色市场的兴起 | 199 |
| 二,民众对干部腐败现象很不满 | 200 |
| 第五节 邓小平的角色左右交缠 | 201 |
| 一,举经济的右手和政治的左手 | 201 |
| 二,政改未起步党内民主难实现 | 202 |
| 第六节 经济危机和权力的斗争 | 202 |
| 一,经济决策失误物价大幅上涨 | 202 |
| 二,八九民运与高层斗争的纠缠 | 203 |

| | |
|--------------------------------|-----|
| 三,赵紫阳的理念与良心的震荡 | 204 |
| 注 释 | 205 |
| 10 试析八九民运失败的社会因素 | 208 |
| 引 言 | 209 |
| 第一节 学生自发运动策略错误 | 210 |
| 一,群体自发的体制内和平请愿 | 210 |
| 二,松散的组织 and 策略上的错误 | 211 |
| 第二节 还没有真正的民间社会 | 213 |
| 一,缺乏持不同政见者压力团体 | 213 |
| 二,没有独立的工会和宗教组织 | 214 |
| 第三节 知识分子未成独立力量 | 215 |
| 一,大多数知识分子依附于中共 | 215 |
| 二,对社会制度弊端缺深层醒悟 | 215 |
| 第四节 专权政体具有稳定机制 | 216 |
| 一,长期的高压手段和愚民政策 | 216 |
| 二,家长权威的伦理仍根深蒂固 | 216 |
| 第五节 民运遭失败的其他因素 | 217 |
| 注 释 | 218 |
| 11 正确处理党内两种不同的矛盾 | |
| ——胡耀邦在“端正党风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 220 |
| (一九八六年四月九日)[附录 1] | |
| 12 鼓励家讲心里话 | 224 |
| (人民日报评论员,八六年七月廿一日)[附录 2] | |
| 13 决策民主化科学化是政改的重要课题 | |
| ——万里在软体科学研究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节录) | 228 |
| (八六年七月三十日一日)[附录 3] | |

| | |
|--|-----|
| 14 政治问题可以讨论····· | 238 |
| (人民日报评论员,八六年八月三十日)(附录4) | |
| 15 邓小平反自由化和镇压暴乱的讲话(摘要)····· | 241 |
| (八五年九月至八九年六月)(附录5) | |
| 一,在十二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 | 242 |
| 二,旗帜鲜明反资产阶级自由化····· | 243 |
| 三,组成新的改革开放领导班子····· | 245 |
| 四,接见高级军官强调路线正确····· | 246 |
| 16 批自由化不能“突然破四号文件” ——赵紫阳在宣传、理论、新闻、党校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 248 |
| (八七年五月十三日)(附录6) | |
| 第一节 自由化思潮已受到控制····· | 249 |
| 一,按四号文件不扩大批自由化····· | 249 |
| 二,靠正面教育不是要人人过关····· | 252 |
| 三,让人自我批评不要死抓辫子····· | 254 |
| 第二节 加强对改革的舆论宣传····· | 255 |
| 一,注意建设路线有两个基本点····· | 255 |
| 二,近来出现了怀疑改革的观点····· | 256 |
| 三,企图把批自由化扩大到经济····· | 257 |
| 四,要打破停滞观点解放生产力····· | 258 |
| 17 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 | 262 |
| (人民日报社论,八九年四月二十六日)(附录7) | |
| 18 年轻可以探索,社会不可动乱 ——赵紫阳在纪念“五四”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 265 |
| (八九年五月三日)(摘要)(附录8) | |
| 19 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平息学潮 | |

- 赵紫阳在接见亚行年会出席者的讲话(摘要)…… 268
(八九年五月四日)[附录 9]
- 20 李鹏在“五一九大会”上的讲话 …… 270
(八九年五月十九日)[附录 10]
- 一,有少数人拿绝食学生作人质 …… 271
- 二,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紧急呼吁 …… 273
- 21 李鹏在中共中央碰头会议上的讲话 …… 276
(八九年五月二十二日)[附录 11]
- 一,不能从“四二六社论”退下 …… 277
- 二,两篇讲话都未加上反自由化 …… 278
- 三,拒出席五一九高级干部大会 …… 278
- 22 杨尚昆在中共中央碰头会议上的讲话 …… 280
(八九年五月二十二日)[附录 12]
- 一,高层对四二六社论激烈争辩 …… 281
- 二,赵紫阳表示保留意见要辞职 …… 282
- 三,几个元老找邓小平拍板定案 …… 283
- 23 杨尚昆在中共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 285
(八九年五月二十四日)[附录 13]
- 一,政治局常委会有两个司令部 …… 286
- 二,赵紫阳平坏归来局势有反覆 …… 287
- 三,不让人大常委会去肯定学运 …… 288
- 四,卡塔尔紫阳会见绝食学生是错事 …… 289
- 五,不赞同元老的主意提出辞职 …… 290
- 六,八十岁老人有贡献拍板定案 …… 291
- 七,高层有变动先向军队打招呼 …… 292
- 24 赵紫阳在“反党反社会主义动乱”中
——李鹏在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的报告 …… 294
(八九年六月二十三日)[附录 14]

目 录

| | |
|---|-----|
| 第一节 赵紫阳所犯的主要错误 | 295 |
| 一,对悼胡活动采取了宽容态度 | 295 |
| 二,发表五四讲话暴露中央分歧 | 296 |
| 三,五一七常委会议前分歧很大 | 298 |
| 四,赵紫阳不赞同武力镇压学生 | 300 |
| 第二节 动乱和暴乱的社会背景 | 303 |
| 一,赵紫阳长期纵容支持自由化 | 303 |
| 二,坚持四项原则和加强党组织 | 304 |
| 第三节 对今后全党工作的部署 | 306 |
| 25 赵紫阳在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的辩词 (八九年六月二十三日)[附录 15] | 310 |
| 第一节 我对于学潮的基本想法 | 312 |
| 一,不应该笼统定性为敌我矛盾 | 312 |
| 二,在中央常委会议上可提意见 | 313 |
| 第二节 关于学潮的十一点说明 | 314 |
| 一,准许悼念活动禁止违法行为 | 314 |
| 二,两篇讲话试图缓和学生情绪 | 315 |
| 三,要先在廉政方面办几件好事 | 316 |
| 四,关于邓小平可以拍板定案事 | 317 |
| 五,讨论四二六社会尝试转个弯 | 318 |
| 六,难以执行调兵进京戒严决定 | 319 |
| 七,看望绝食学生后请病假三天 | 320 |
| 第三节 经济工作的失误与责任 | 321 |
| 一,基建规模过大通华膨胀严重 | 321 |
| 二,关于创收和腐败的指责不实 | 322 |
| 第四节 一党领导与法制和民主 | 323 |
| 一,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勿简单化 | 323 |
| 二,必须有同步的政治体制改革 | 324 |

| | |
|--------------------------------|-----|
| 三,应依法行事主动搞民主建设 | 325 |
| 第五节 从未支持动乱和分裂党 | 327 |
| 一,李鹏报告中的指责不符事实 | 327 |
| 二,按党章办事不应扣分裂罪名 | 327 |
| 26 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公报 | 330 |
| 27 北京各界关于时局的十点声明 | 334 |
| (八九年五月二十七日)(附录 17) | |
| 28 迎接联合国宽容年,呼唤国内宽容 | 339 |
| (王淦昌等,九五年五月十五日)(附录 18) | |
| 29 一九八六年至一九八九年大事记〔附录 19〕 | 346 |
| 一九八六:小鸣放格局兴学潮 | 347 |
| 一九八七:从反自由化到反左 | 363 |
| 一九八八:物价改革兴高通胀 | 377 |
| 一九八九:从悼胡到民主请愿 | 394 |
| 30 中共中央与地方领导层名录 | 424 |
| (一九八五—一九九五)(附录 20) | |

引 言

“相对论”创建人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 1879—1955)说:

人类所做和所想的一切都关系到要满足迫切的需要和减轻痛苦。……感情和愿望是人类一切努力和创造背后的动力。①

这种人性的描述十分通俗,或许正是常人普遍有的感受。在此描述的背景,令人省思的是需求与短缺的冲突及紧张的“释放”。在“一党领导”的政体下,自由、平等、法治和民主,是许多人的需求;这一需求的满足,会使人有减轻或消除“专政痛苦”的快慰。但是,社会制度或政治领袖的好恶,往往导致“需求饥渴”与短缺之间的巨大落差。这类“需求饥渴”的难以“释放”或不能“释放”,必然伤害个人的创造力并影响社会经济发展。诚如匈牙利著名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内(János Kornai, 1929—)所说,集权的社会主义国家,剥夺个人经济自由权,造成个人创造精神的抑制,经济不能顺利发展②。

“需求饥渴”下积累的民怨,常会引发社会抗争活动如学生运动,进而汇集建制外的“体外循环力”。中国大陆的八六年学潮和八九年民运,就是“需求饥渴”下的抗议运动。

本书收入八七年到九〇年发表的论文,对八六学潮和八九民运前后的政治有一系列分析。每篇论文是独立的,但又有相互的联系。论文发表时未想到要结集出版,各篇对事件、政策的社会背景评述力求完整,把它们汇集成一本书时,有一些评述便显得有点重覆,这是无可避免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八六学潮和八九民运由新闻焦点变为历史事件,对于事件前的历史脉络,便有必要做一次更有连贯的清理。在本书植字排版后,作者发现论文撰写时未看到或未注意的一些材料,想在序言中略加补充和评述,以补论文发表时的漏失,从而使事件的轮廓有更清晰和更完整的图象。这是序言的第一个任务。接下去,是作者对十篇论文内容的概要叙述,对附录的文件与参考资料也略有说明。

第一节 对历史脉络简要的述评

一、三中全会前后思想启蒙运动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政策,把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这是中共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会后,农村逐渐推行以土地承包经营(分田单干)为主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一九八四年十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正式揭开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这是经改的第二阶段。经改实务与社会变革思潮之间,一直处于相互渗透的互助中。

七八年五月以来,中央组织部长、中央党校副校长胡耀邦(一九一五—一九九)策划下,中共党内发生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两个凡是论”的反击^③。这是邓小平(一九〇四—)、陈云(一九〇五—一九九五)等“回朝元老”与华国锋(一九二—)、汪东兴(一九一六—)集团的一场政治斗争。

十一届三中全会否定“两个凡是论”,肯定“实践标准”,铺开了变通毛泽东教条和有限度“非毛化”之路,也触发了七十年代末、八

十年代初的思想解放运动④，笔者把它称为思想启蒙运动。

思想启蒙运动，受了法国十八世纪启蒙运动和二十世纪“青年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它是对毛泽东神权时代蒙昧主义的反思，从实践考量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探索“社会主义异化现象”和政治改革课题⑤，试图摆脱“阶级斗争”和“党的驯服工具”论，追求人道主义、人的独立“个体”地位和“人的解放”。

启蒙运动由三个部分组成：一是大学生和知识青年的“民主启蒙”活动，北京西单民主墙和鼓吹自由、人权、民主的地下刊物，形成了七八年冬到七九年春的“北京之春”民运。二是冲破“党性文学”禁区，揭露“社会主义悲剧”的文学创作，这是人性化的文学革新时代的开始。三是高干和高级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异化现象”的指判。⑥。异化就是异己化，异己力量箝制了主体。有人认为，“异化是社会主义一切弊端的集中表现，是对社会上大量存在的丑恶现象所能给以的最科学的说明。”⑦

思想启蒙运动从一开始就遭到极左派攻击，也受到邓小平的压抑。七九年三月，邓小平基于西单民主墙的利用价值已失去，又担心小规模民运扩大导致一党政体动摇，提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⑧。

一九八一年，中共逮捕魏京生等“北京之春”活跃分子，又围攻白桦（一九三〇—）的电影文学剧本“苦恋”，并发起知识界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⑨。八三年，官方又有“清除资产阶级精神污染”之举⑩。

主流派核心人物并不热心长期推行大批判式的“反自由化”，某些元老亦不赞同以类似政治运动的方式清算文艺界⑪。故八一年的“反自由化”很快就过去了。八三年的“清污”也只是一阵风，极左的文艺官林默涵（一九一三—）说“二十八天就搞不下去了”⑫。

中共高层在思想意识、政策取向、策略构想等方面的分歧，使

政局左右摇摆，在政界和知识界有反左与反右的交缠。在“反自由化”和“清污”时，政界有清理“左”的活动，且声势并不小^⑬。

二、文人争取创作自由学术自由

一九八四年十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把社会主义定位于“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⑭。围绕商品经济和市场调节的经济理论探索得以发展，也促成主流派和知识分子精英加深对极左错误历史的反思；随着经改的扩大，西方自由民主观念和法兰克福学派思潮对知识界的冲击也增强，政治生态逐渐有宽松化之变。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一九八五年知识界对学术自由的强烈诉求，一九八六年主流派提出宽容论，并形成“小鸣放”格局。

学术自由的呼吁，由创作自由的提出而引发。八四年十二月，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一九二九—，八二年九月至八九年六月在任）代表书记处在作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致祝词，提出要纠正“左”的偏向，让作家享有创作自由。他说：

创作必须是自由的。这就是说，作家必须用自己的头脑来思维，有选择题材、主题和艺术表现方法的充分自由，有抒发自己的感情、激情和表达自己思想的充分自由，……自由地发挥自己的创作才能。^⑮

主流派首次以开明的态度提出创作自由，不只引起知识界对“文艺春天来临”的憧憬^⑯，也激发科技界和学术界更迫切追求学术自由。

八五年三月，中共中央有“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呼吁清除“左”的影响，保障学术的自由探索和自由讨论，“使人们无

所畏惧地去追求真理”^⑭。

从这份文件下达一直到八六年底，知识界对学术自由的讨论很热闹，他们表达了反对政治干预学术自由的热切期望^⑮。有人因此鼓吹宽容精神^⑯，也有人呼吁不要等待“恩赐”，要有争取自由权的抗争勇气^⑰。北京中音乐学院教师李春光更提出抛弃“反自由化”的口号，他说：

在社会政治意义上，自由意味着摆脱极权、专制和奴役。……“反对自由化”的口号一直沿用下来，有时甚至为专制主义的遗风所乘，在这个口号下，今天“清除”这个，明天“清除”那个，妨碍“双百”方针的实施，阻挠科学真理的探索。……抛弃“反对自由化”（反对资产阶级的自由化）的口号，完全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件。^⑱

三、胡耀邦万里朱厚泽的宽容论

一九八六年，知识界出现了“小鸣放”格局，其形成的最大动力是主流派提出了宽容论，有意营造宽松环境。宽容论的内涵，包括胡耀邦的开放言路构想，万里（一九三一—）的“三宽论”。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八〇年二月至八七年一月在任）鼓吹讲真话，让人讲真话^⑲。八六年四月，他发表讲话，谈及处理“党内两种不同矛盾”，提到毛泽东（一八九三—一九七六）晚年听不得不同意见，把不完全赞同或不赞成他的主张者指为“反党”、“走资本主义道路。”胡耀邦说，要吸取这种错误的教训，允许党员在党的会议上自由发表意见，“即使错了也受到保护”，党内工作上不同意见的争论不是“对抗性矛盾”^⑳。

胡耀邦的讲话于七月一日在人民日报发表后，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鼓励大家讲心里话”，呼吁不要堵塞言路，以言治罪○

八六年七月三十一日，中共政治局委员、副总理万里^{②5}在软体科学研究工作座谈会上发表演讲，题为“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万里主张广开言路，创造民主、平等、协商的政治环境，吸取毛泽东听不进逆耳之言的历史教训，“尊重人们充分发表意见的民主权利，不要害怕别人讲不同意见的话，甚至讲反对自己的话”，所有政治、政策问题都可以讨论^{②6}。

在胡耀邦等支持下，中共中央宣传部长朱厚泽（八五年七月至八七年一月在任）大力宣扬“三宽论”。自八六年三月至七月，他多次发表讲话，鼓吹宽容、宽厚、宽松，即宽容与官方想法不太一致的观点，对不同的意见宽厚一点，以使环境宽松一些^{②7}。

四、对于政改的期望与八六学潮

胡耀邦、万里、朱厚泽的宽容论，并不只是个人意见，而是主流派改革构想的反映，与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起步有关。万里的那篇讲话，就充满实行政改的激情。

八六年一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中央机关干部八千人大会，号召中央机关在消除“不正之风”中“做全国的表率”，主流派健将胡耀邦、赵紫阳（一九九一一）、王兆国（一九四一一）均发表讲话。后来，胡启立等也发表类似八千人大会内容的讲话——反座败现象^{②8}。主流派想从反贪污腐败和反官僚主义入手，改善党政机关和干部的形象。虽然这只是行政改革，但主流派以行政改革营造政治体制改革宽松环境的意图，却是相当明显。

八六年九月，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有“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之语^{②9}。这是一句空话，政改并未真正开步，其主因是僵化派的抵制和大家长邓小平的犹豫^{③0}。

政治体制改革必包含行政改革,但诸如机构改革^①和反官僚主义的行政改革,并不是政治体制改革。在八〇年八月的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邓小平发表长篇讲话“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被视为政治体制改革的宣言。但是,邓小平所提及的改革,泰半是行政改革的范畴。

政治体制改革的内涵,应该是权力和行政机关及社会的法律化、制度化,从实现“党内民主”到实现“宪法民主”,权力关系必须逐渐变革(包括权力的逐渐开放),消除特权,让人民享有法律之下的平等和自由权利,从建立对话协商制度进而创造群众的政治参与机会,促成“民间社会(公民社会)和民间监察机制的形成。在权力受制约之下,人的潜能和经济能够有更大的发展空间,社会逐渐迈向现代化^②。

尽管政改还没有开始,但主流派的宽容论和对政改的期望,催化了知识界的“小鸣放”。报刊上关于学术自由、百家争鸣、知识分子政策、新闻改革、政治改革的讨论很广泛,冲破禁区的言论获得宽容,“民主办学”的试验受到支持。这是“文革”结束后难得的一次“言论假期”。

随着“小鸣放”的出现,大学校园表达民主诉求的声音也渐渐多起来。八六年十二月五日开始,安徽合肥中国科技大学学生示威游行,要求自由、人权、民主和推行政改。北京、上海、南京、杭州、武汉等地大学生有小规模的回应。

以鼓真(一九〇二一)、王震(一九〇八一—一九三)为首的僵化派,利用学潮事件倒胡。他们以“党中央生活会议”的形式迫胡耀邦辞职,邓小平也因学潮抱怨胡耀邦。十六日的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指责胡违反集体领导原则,在重大政治问题上失误;会议决定“接受”胡辞去总书记,由赵紫阳代理,保留胡的政治局委员和党委职^③。后来,朱厚泽不再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胡的共青团亲信王兆国和郝建秀(一九三五一)也被调离中央书记处。

关于八六学潮的社会影响,本书第二篇论文“从‘言论假期’到秋后算帐——八六学潮与胡耀邦‘半下台’的背景和影响”有简略评估。本文要补充的是,八六学潮还有另一负面影响:僵化派找借口“反自由化”更加阻挠政治体制改革,邓小平则对政改戒心加重,政改的推行也就更为困难^⑭。

五,八七政局从反右向反左转变

八七年是政局反覆多变的一年。在从反右(反自由化)到反左的戏剧性转化中,代总书记赵紫阳扮演了重要角色。

早在八六年九月的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邓小平不理睬高层开明人士的意见,坚持把“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写入决议中。他说,“搞自由化就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反自由化”要讲十年二十年^⑮。

合肥学潮扩散后,邓小平于八六年底对中共中央负责人讲话,责令“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声称要采用“专政手段”,“反自由化……至少还要搞二十年”^⑯。

八七年一月,中共开除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的党籍,指他们鼓吹自由化和“全盘西化”,官方传媒发起了“反自由化”的大批判,僵化派势力抬头。

一月二十八日,赵紫阳签发了中共中央第四号文件,把“反自由化”限制在党内和政治领域内,着重解决“根本政治原则和政治方向问题,即主要是反对企图摆脱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道路的错误思潮”,不联系经改政策、农村政策、科学研究、文艺风格和人民日常生活^⑰。

僵化派试图突破四号文件,把“反自由化”扩大到经改等层面。四月八日,彭真在北京对港澳记者的讲话。更赤膊上阵冲击一月十六日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公报,大骂胡耀邦“没有彻头彻尾地坚持

四项原则”。后来，他又策动文化界僵化势力的极左活动^⑳。

彭真的“出格”，或令邓小平警惕僵化派死缠胡耀邦的帐会妨碍发展经济，使经改倒退，也使他在政治上受困。从四月下旬起，他便转而强调反左了。四月三十日，他接见外宾时说，一九五七年开始犯了“左”的错误，现在“最大的危险还是‘左’”^㉑。后来，他多次说类似的话。他的转变，自也受了赵紫阳、万里进言的影响，而东北森林大火则使主流派有进谏和鼓吹反左的良好机会。

在说服邓小平之后，赵紫阳于五月十三日召集宣传和理论研究系统的会议，发表长篇的政策讲话^㉒。会后，“反自由化”的极左火药味消散了，政局转为反左。

在主流派安排下，邓小平在八〇年的讲话“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于八七年七月一日重刊。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日程上来”，声称改革现行领导制度的弊端是“长治久安的根本保障”。这显示主流派扭转政局和扩大经改后，想尽快尝试政改。

八七年十月中旬，赵紫阳在中共十二届七中全会预备会议发表讲话，特别提到党政分家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首要关键”，党委机关应只负责政治方向、决策等方面的政治领导，对各方协调对行政机构实行监督，不要再包揽政府和企业的事务，要把政府各部的党组逐步撤销^㉓。这是从党委一元化领导转向党政分权的构想。

十月下旬，中共召开十三大，正式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生产力标准”。把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定为发展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是“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检验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㉔。

会议通过的赵紫阳报告，提到要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健全选举制度，尊重选举人意志，有领导有秩序地逐步开展政治体制改革，但它也承认“政治体制改革的近期目标是有限的”^㉕。

十三大和十三届一中全会改组了中共中央领导层。僵化派彭

真、胡乔木和陈丕显、邓力群，分别失去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职。主流派壮大了权力基础，赵紫阳和乔石（一九二四一）分别任总书记、纪委书记；在五个政治局常委中，赵、乔和胡启立均为主流派，李鹏（一九二八一）和姚依林（一九一七一九四）本是“观望派”，八八年与赵的冲突加剧，八九年成为反赵的僵化派核心人物。书记处全部成员胡启立、乔石、芮杏文（一九二七一）、阎明复（一九三一）、温家宝（一九四二一），都是主流派^④。

六、价格体制改革协商对话制度

一九八八年，是主流派推展改革重要的一年，也是赵紫阳与李鹏、姚依林权争逐渐白热化的阶段。这一年最值得关注的有五件事：一，价格和工资改革构想；二，建立商品经济新秩序的理念；三，落实社会协商对话的措施，包括改革工会；四，改造思想政治工作；五，治理整顿经济。自一九七九年以来，计划经济体制中指令控制价格的体系，逐渐有小规模的改革尝试。在七九至八四年价格改革初始阶段，以“调放结合以调为主”为取向，一方面调整（提升）农产品价格，另一方面则开放小商品价格的市场调节^⑤。八五至八八年是价格改革的第二阶段，仍然以“调放结合”为取向，但开放的商品价格扩大，形成计划价格与市场价格双轨并行的格局。

在中共党内和党外，价格体制改革的分歧一直很大，在争论激烈和现实困难之下，价格体制改革采取“走小步”的策略^⑥。一九八七年，价格改革仍然“走小步”，但国务院决定进一步开放小商品价格，将小商品的定价和调价权交给企业，实行市场调节^⑦。

一九八八年，赵紫阳和主流派试图改变“走小步”的价格改革策略。五、六月，赵紫阳主持政治局第九次全会，讨论经改中“一些难度很大而不能绕开的问题”，决定要通盘考虑价格和工资改革的系统方案^⑧。八月中旬，政治局全会“原则通过”价格和工资改革

初步方案,决定开放绝大多数商品的价格,由市场调节,以实现“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④9}。

这种“走大步”的构想引起争议,邓小平主张冒险勇闯价格关^{⑤0}。九月底的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虽然“原则通过”上述方案,但提出如下建议:“国务院在今后五年或较长一些时间内,根据严格控制物价上涨的要求,并考虑各方面的实际可能,逐步地、稳妥地组织实施。”^{⑤1}

由于物价大幅上涨(八八全年城乡零售物价上涨百分之十八点五),而治理整顿经济阶段又从八八年十月开始,全面的价格体制改革方案无法实施。

建立商品经济新秩序,范围很广。改革价格体制理顺价格,开展社会协商,都是建立新秩序的内涵。不过,本文主要指其它适应建立和健全市场调节机制的游戏规则,如尽可能消除计划与市场双轨制下的混乱,遏止以权谋私等腐败现象,政府和企业行为与市场竞争的规范,法规和纪律约束等等。赵紫阳特别提到,不能等新秩序建立起来后才去清除腐败现象,必须在改革开放的同时防止腐败现象滋长、蔓延^{⑤2}。在八八年九月中共中央纪委第三次全会上,政治局常委兼纪委书记乔石强调“以严治党,严肃党纪”^{⑤3}。

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是中共十三大的决定。其目的是“及时地、畅通地、准确地做到下情上达,上情下达,彼此沟通,互相理解”,“重大问题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⑤4}。一九八八年,主流派打算推行一些政治改革项目,包括落实对话协商制度。中共中央于二月决定,成立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⑤5}。

八八年七月,主管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胡启立^{⑤6}声称,民主协商对话,是保护改革顺利出台和“协调各种社会矛盾”的有力措施;他呼吁大众传播媒介要推进这种对话^{⑤7}。

主流派建立协商对话制度的理念,是面对经改扩大后,人的“独立个体”意识增强和利益主体多元化,传统的指令控制体系和

“驯服工具”论已动摇。尽管经改有成果，但社会上却出现民众对党政机关越来越不满的“反差现象”^⑳。其因之一是权力货币化和干部贪污腐败蔓延^㉑，损害了公众利益。主流派试图以对话沟通的方式，增进官民之间的了解，缓和官民冲突，化解可能发生的社会抗争事件。这种理念也与从对抗转到对话的全球战略有关^㉒。

落实协商对话理念最具突破性的实例，是改革工会，改变官办色彩和行政化倾向，使它由党严密控制的部门或行政机关的“附属体”，转变为“独立自主、充分民主、职工信赖”的工人群众组织。八八年十月的工会第十一大，修改工会章程部分修文，把“为职工说话，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定为工会工作方针^㉓。这是一九四九年以来，工会首次的大胆改革。尽管中共不容许有类似波兰团结工会那样独立于党外的工人团体，但它确想改变工会的“御用”形象，让工会享有相当的自主权。

与改革工会相配合的是，胡耀邦推行改革的亲信朱厚泽，获任总工会副主席（第一）兼书记处第一书记，主持工会的日常工作，推动了一些跳出旧框框的变革^㉔。

另有一个突破，是在大学尝试设置协商对话渠道，由社会和学校党政领导干部与学生直接对话，经常交换意见。共青团中央学校部认为，这是“推进基层民主建设的重要形式”^㉕。这样的对话模式，是吸取了八六学潮的教训，让学生有表达意见的机会，避免民怨无法宣泄，酿成校园抗争事件并扩散到社会上。

七、改造政治工作治理整顿经济

改造政治思想和撤销国务院党组，无疑是更“疏离传统”的构想，有利于构筑政治体制改革的基础。这是冒极大政治风险的改革试验，由赵紫阳主导、胡启立实际负责。

关于改造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中共于八八年八月的政治局

十次全会讨论。九月二日的政治局第十一次全会“原则通过”了加强和改造企业思想工作的文件^④。中共高层有人反对使用“改造”一词，九月三十日十三届三中全会“原则通过”的同一文件，便把“改造”改成“改进”，文件的全称为“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通知”。在全会上，赵紫阳表示：

思想政治工作，要做得实际，生动，有吸引力，有说服力。要彻底抛弃过去在“左”的路线下形成的脱离实际、形式主义、教条主义那一套，……在党政分开的条件下，探索思想政治工作的新路子。^⑤

在上述文件通过之前，中共中央于七月发出逐步撤销国务院党组的通知；中纪委派驻国务院各部门的纪律检查组，也要逐步取消。在较早前（五月底），中共中央决定于六月中旬停止出版机关刊物红旗杂志，委托中央党校另办求是杂志^⑥。

改造思想政治工作和撤销国务院党组，是要适应经改的发展，以对话沟通、较能让人接受的模式推展政治工作，淡化或撤销政府和企业的党组织，以利于党政分家和政企分家。但是，随着治理整顿经济阶段的来临和八九民运的发生，这一构想并未付诸实行。

治理整顿经济，是根据十三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一方面要治理经济环境，对经济增强宏观调控，压抑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另一方面则要整顿经济秩序，消除计划与市场双轨价格及新旧体制交替下的混乱，如乱涨价和“官倒”活动等，增加市场调节的规范。

治理整顿经济预定到一九九〇年完成，后来再延长一年，九二年春邓小平南巡后才结束。

八、沿海发展战略与赵李的冲突

一九八八年，主流派的改革视野广，扩大经济体制改革的构想甚多，除了前述的价格和工资改革之外，赵紫阳还提出“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于八八年一月见报^{①7}。

赵紫阳指出，要依据邓小平“胆子要大一点，不要怕冒险”的话，抓住发达国家和地区转移劳力密集产业的机遇，加快和扩大沿海的对外开放，注重发展劳力密集产业，发展外向型经济，加工业要“两头在外”（原材料和销售市场在外国），大进大出，把经济的国内循环转到国际市场循环。沿海也要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加快经济发展，还要全面改革外贸体制^{①8}。

八八年二月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次全会决定，对于“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要“坚决组织实施”^{①9}。这一战略，一度称为“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②0}引起广泛的讨论，中共中央顾委主任陈云（八七年十月至九二年十月在任）也表示，支持“走国际大循环发展战略的路子”^{②1}。

主流派的改革构想与理论界的探索，更具互动的弹力。一批高干和理论家提出“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和“重新认识资本主义”的讨论^{②2}；上海的民办经济导报有“球籍”之辩论^{②3}。知识界对反特权、舆论监督、民主和政治参与的诉求更强烈^{②4}对政治体制改革充满憧憬。这是诱发八九民运的因素之一。

主流派在八八年的改革主张或措施，引起僵化派不满。“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中的“两头在外”观点，因现实的困难引起争议。改造思想政治工作的主张与改革工会的尝试，面对僵化派的阻挠；红旗杂志的停刊，更被视为是赵紫阳“砍旗”（右倾）的罪证。

八八年秋冬，由于物价持续上涨、日用品供应短缺和“官倒”猖獗，民怨沸腾，赵紫阳与主持国务院的李鹏和姚依林的冲突日益尖

锐。在加快经济发展与大量压缩固定资产投资之间，在冒风险闯价格关与以行政手段压抑物价之间，双方的歧见越来越深。李鹏和姚依林想推卸在经济方面的责任^⑮与僵化派中的第一代元老彭真、王震等密切结合，利用政工干部和文艺界极左势力对改造政治思想工作的怨恨、积聚反赵力量。

九、八九民运与中共党内的斗争

一九八九年的春天，是政治热季。一月上旬，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上书邓小平，要求释放魏京生等政治犯保障人权，知识界有三次联署响应之举。我把它称为“人权签名事件”。

四月十五日，中共政治局委员、前总书记胡耀邦病故。北京天安门广场有以学生为主的民众自发悼念活动，很快发生“移情投影”之变，“悼胡”转为追求民主的和平请愿。五月十三日学生在广场绝食，各阶层人士声援活动扩大，形成群众性的民主运动。五月十九日李鹏宣布北京市局部地区实施戒严后，民众对国务院和北京市委更为不满。六月三日，军队入城镇压，六月四日结束在广场的“清场”，有数百名学生和民众在军警镇压中丧生，受伤者更多。

关于八九民运发生的社会背景及失败原因，本书有两篇论文详加分析，此处不赘。本文要补充的是中共高层的理念冲突和权力斗争。

对于八九民运与学潮的平息，中共内部有两大派别：鸽派和鹰派。鸽派以赵紫阳、胡启立、芮杏文、阎明复、朱厚泽及万里、习仲勋、乔石、田纪云、张爱萍等为代表人物；鹰派的核心人物有李鹏、姚依林、李锡铭、陈希同、何东昌、迟浩田及第一代元老彭真、王震、李先念和第二代的王任重、陈丕显等。

鸽派李是中共主流派，自八六学潮前后到八九民运期间，他们一直彭吹“宽容论”，即适度开放言路，宽容与官方不同的观点和民

众表达不满的意见。他们的理念或可称为“专制的开明”，即在维持“一党领导”的权力体制下，采取宽严相济的策略，以“宽大”的政策与相适应的对话协商模式，化解社会抗争的危机。

在中国历史上，休养生息的宽大政策，造就了社会繁荣。唐太宗的贞观（六二七—六四九）之治，出现太平景象，其因之一是吸取隋朝（五八一—六一八）覆灭的教训^⑯ 诚意纳谏，向农民实行“让步政策”：“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⑰ 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清代的乾隆皇帝（清高宗，一七三五—一七九六在位），大兴文字狱，诛杀一批大臣、多次巡游挥霍浪费，但对普通老百姓常施“与民休息”的宽大政策。他认为，“为治之道，在于休养生民，而民之所以休养，在乎去其累民者，使其心宽然自得，以各谋其生、各安其业”^⑱。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共在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分田单干），逐渐推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解散人民公社，就是对农民的“让步政策”。八六年以来，主流派鼓吹进言纳谏和反左，主张宽容，建立对话协商制度和“生产力标准”，便是要“与民休息”，发展生产力，宣泄民怨，缓和官府与民间的对立，避免大规模的群众抗议运动。这一政策取向，是面对党内弊端与民间不满情绪和自由民主的诉求。

原中共中央党校干部吴江（一九一七一）论述苏共解体时，特别提到人民对共产党最不满的两方面：

一是党及党员拥有特权（包括做官的特权），随特权而来的是腐败；二是滥用权力整人，制造大量冤案，结怨于民。^⑲

这也正是八九民运发生的一个原因。主流派正视这类弊端，力度宽容学生和民众的批评，不要把和平请愿定性为“动乱”。

对于学生自发的请愿游行，赵紫阳主张一方面采取宽容、劝

阻、疏导的态度,除对打、砸、抢等违法行为依法惩处外,采用缓和和对立的手段;另一方面则要回应学生的要求,应有廉政的积极措施。胡启立、乔石、万里等支持他的主张^⑩。

四月二十三日至三十日,赵紫阳访问北朝鲜,李鹏等向邓小平汇报学潮,夸大“学生闹事”,邓小平表示要“反对动乱”。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按照邓小平的意思,把学生的和平请愿说成“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

这篇社论引发四月二十七日学生上街大游行,学生反对把请愿指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后来,学生的游行示威和民众的声援渐渐扩大。

赵紫阳回到北京后,想游说邓小平改变对学潮的定性,以息众怨。五月三日在纪念“五四”的讲话和五月四日接见亚行代表的谈话,赵紫阳肯定学生是要求消除社会弊端,不是反社会主义制度,声言要在冷静、理智、克制、秩序的轨道上解决事件。

他的两次讲话,缓和了学生的愤怒情绪。

五月九日、十日,中共中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研究联络小组^⑪在北京举行座谈会,讨论当代社会主义研究。与会者提出,社会主义改革要过“市场关”和“民主关”,对于民主、自由、人权、群众参与、权力制衡和廉政建设,理论工作者要“以彻底的和独立的科学精神”去研究。赵紫阳和胡启立、芮杏文会见了座谈会的出席者^⑫。赵紫阳此举传递的讯息是,他不回避理论界提出的上述敏感问题,也不回避与学生对话。

北京学生不肯停止示威游行的“心结”是,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的动乱说,官方迟迟不肯与学生代表见面对话。赵紫阳一直想解开这个“心结”,以平息学潮,却受到李鹏的坚决反对。

据八九年六月赵紫阳在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的自辩词,五月四日,他向李鹏谈到“四二六社论”,李反对“转变”^⑬。五月十三日

学生绝食后，他在五月十六日的政治局常委会上又提到学生要求改变“四二六社论”关于动乱的定性，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李鹏以邓小平的定性不能改动为由，不理睬学生；赵主张由政治局常委会承担“四二六社论”的责任，以便劝导学生停止绝食回到校园。

五月十七日在邓小平家里举行的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赵紫阳对改变“四二六社论”的动乱说已无能为力，李鹏和姚依林猛烈挟击他使学潮升级，指责他支持动乱分裂党。在表决调军入城实施戒严时，五个常委中，李和姚表示一定要戒严，赵反对，乔石和胡启立弃权，前者表示服从组织决定，后者表示服从组织决定保留个人意见^④。戒严事就由邓小平拍板定案。

与鸽派面对群众、和平解决学潮理念相反的是，鹰派高高在上不愿真正与学生对话，李鹏姚依林和第一代元老彭真、王震等更利用学潮倒赵。

为了倒赵，李鹏、姚依林和北京市委负责人李锡铭、陈希同上报的学潮材料，有许多夸大不实之处，使邓小平堕入陷阱把学生请愿定性为“动乱”。在“四二六社论”发表后，鹰派又反对改动“四二六社论”的定调，反对鸽派对学生的任何善意回应。当学生打算回校园或停止绝食时，鹰派又采取强硬手段激化学生和民众与官方的对立情绪，其目的是要刺激学生不退回校园，并刺激邓小平下武力镇压之命。

鹰派倒赵的另一策略，是编造类似“文革造反”的图象，使邓小平感受到家长权威乃至家族安全的危机。他们利用示威游行中批评邓小平的某些过激口号，加重邓小平的危机感。赵与戈尔巴乔夫在北京会见，提到中共十三大以来，在最重要问题上，仍然需要邓小平掌舵，这是党的决定；李鹏对此指责赵泄露党的机密，使第二天学生游行对邓小平的攻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⑤。这是要离间赵与邓小平的关系，使邓小平下决心“除赵”。这是“清君侧”之计。

在八九民运中，鹰派在政坛是少数派，同情或支持学生和平请愿的高干占上风^{⑤6}。鹰派倒赵能否成功，在于排拒人大常委会插手过问与邓小平下武力镇压的决心，由于上述两种策略的运用，邓小平的一念之差使他们打倒了赵紫阳。

十、六四教训和八九民运的影响

六四事件和赵紫阳的下台，暴露了威权体制下“家长意志”决定一切，中共并无真正的党内民主和法制。戒严、动武和“除赵”正如八七年初的“倒胡”，是极少数人起哄由大家长拍板的，未经政治局全会讨论通过，更剥夺人大常委会监察权，不符“法定”程序。既然无党内民主，所谓宪法权利和宪法民主也就必然是空言^{⑤7}。

六四悲剧是中共大家长和鹰派造成的，但学生领袖也有应该反省之处。某些人“期待”北京当局武力镇压而使人们“觉醒”^{⑤8}，以牺牲他人来换取个人“英雄桂冠”的私心，使天安门广场的请愿不能适可而止适时而退，未给赵紫阳和鸽派转寰空间，恰落入了鹰派“除赵”的圈套。

从胡耀邦到赵紫阳的宽容论和社会对话协商理念，是适合经改扩大后的势态。鸽派坚持以和平方式平息学潮与实施廉政措施，是顺应了民意。可惜大家长的偏听偏信和一念之差，失去了运用民心全面肃贪反腐败和铲除极左势力的机会。大家长如果能让赵紫阳出面承担“四二六社论”的责任，宽容缺乏社会经验的学生，让赵以非暴力手段处理学潮^{⑤9}并回应学生和民众的改革诉求，逐步推行政改和有效建立法治，促成政治廉洁和社会公平竞争，则大家长的历史形象完全改观。

六四悲剧导致社会倒退，反和平演变论冲击了经济建设中心论，“反自由化”和其它极左政治活动，一度造成恐怖气氛，阻碍了改革理论的探索，也使改革工会和党政分家无法推行，干部以权谋

私和贪污挥霍更加猖獗。随着政治的左转，中共中央领导层强调有“两种改革开放观”^④认为改革有方向的错误，致使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受延误^⑤。直到九二年春邓小平南巡后，才结束“姓社还是姓资”的纠缠，把局面扭转过来。

第二次天安门事件(八九民运)的社会意义，就群众运动模式而言，是一场“活生生”的民主启蒙教育，这是思想启蒙运动的延伸。就讯息传播来说，它创造了国际化的传播密集方式，冲破了中共“舆论控制”的黑箱作业障碍。

北京街头出现数十万乃至上百万人的和平示威，这是一九四九年以来的第一次。这一抗议活动传播了民主观念，激发更多人对“权利自主”意识的觉醒。

与第一次天安门事件(一九七六)不同的是，这次请愿游行，适逢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首次访问北京，各国传媒记者云集，在国际和港台传媒与请愿者的互动之下，整个事件成为国际传媒的视线焦点，这是群众和平抗议运动的一大突破。在事件之后，国际和港台传媒提升了在大陆“揭开黑箱”的兴趣，大陆的和平抗争者则设法与国际媒体或国际压力团体(如人权组织)联络，形成传播的“体外循环”，也使后者获得某种程度的、无形的保护力量。

八九民运的第二个影响，是社会上出现了“异见族群”。早在七十年代末发生“北京之春”时，北京、广州等地就有追求自由民主的“异见分子”，但他们大体是孤立无援和分散的。八九民运以后，“异见族群”的代表人物魏京生、王丹、陈子明等都有国际联络网络，他们在中国大陆不具有类似压力团体的力量，在社会上也缺乏推展民运的实际影响，但人权成为国际外交筹码之后，他们和海外民运分子的配合，倒使美国关注中国大陆人权状况，美国透过经济方面的手段向北京施加压力，北京要融入国际社会不能不有些回应，从而使大陆的人权状况略有改善。

本来从事改革理论探索的失意高干和知识分子精英^⑥在经

历八九至九一年的艰难日子之后，对改革特别是政治民主化有了更深层的探索；他们利用九二年春邓小平南巡后局势的变化，提出更引起知识界共鸣的观点。这也是八九民运的社会影响之一。

这些不同于前述民运分子的精英，可称为广义的“异见族群”或“异见族群”的边缘人物。他们并不参与第二次天安门事件后建制外的民运，而是运用丰富的理论研究和政治斗争经验，扮演建制内进谏者的角色，使知识界有“另类声音”，增强“民间社会”萌芽阶段的一些基础。

第二次天安门事件和六四悲剧的发生，是他们深层探索的新起步点，权力体制、特权腐败、民主与现代化等，是他们探索的课题。他们比较大胆的批评虽很难在中共“正统”报刊发表，却可以较小的“非正统”杂志刊出^①。在高干和知识界中有相当的“传播度”。

北京运用“下商海”等社会动员方式，使原来社会上的“民主激情”降温或消除，是八九民运的另一影响。

八九民运的发生，使中共当权者有更强的政权忧患意识，一方面极力防范学生和民众再次发起群众性的抗争运动，让他们在“商海”中消磨对民运的激情；另一方面则把国内外的民运人士与社会大众隔离，使不少人不再有串连的兴趣或条件。

中国大陆本来就有“民主缺氧症”，许多人从六四悲剧认识到官方专政职能甚强，民主不能靠叫口号的冲动和短期的示威游行抗议达致，尽管他们未必失去民主的理念，但对民运一类的抗争活动却已冷漠。当然，“怕乱”的群众心理，也是使人们对民运冷淡的原因。所谓怕乱，一是怕大规模的民运引发失业者及其他的连锁抗争运动导致社会混乱，二是怕官方强力镇压使政局“左转”，政策改变，引发极左势力浑水摸鱼。更多学生和知识分子寄望建制内的改革力量，能逐步推展民主改革，如建立人大对政府的监督察权。

对于中共权力结构和政治体制来说，八九民运并未产生实质的冲击，党政一元化的格局未变，党内民主化还没有起步。党内民主尚未实现，社会的民主化就更谈不上了。

第二节 十篇研究论文内容概要

收入本书的十篇论文，有九篇写于一九八七年至一九九〇年，均发表于潮流月刊，只有一篇写于一九七三年，刊载于明报月刊。收入本书时，各篇论文略有文字修改，但保留原来的论证和观点。

一、历史扫描：权力斗争的特征

本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为“历史扫描”，收入论文“家长制与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它是“论毛泽东继承人”的一部分，“论毛泽东继承人”发表于明报月刊七三年九月号和十月号，发表时文前有如下前言：

一九七二年笔者应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的邀请，向该所研究教授和专业研究人员发表专题演讲，论述毛泽东去世后北京可能出现的局面及毛泽东继承人问题。后来 Problems of Communism 副总编辑 David E. Albright 约笔者写一篇关于毛泽东继承人的论文，译载于该刊七三年五、六月号。本文就是根据那篇论文和在哈佛大学的演讲稿重写而成。由于对象不同，本文的论述方式，引用的论据，与 Problems of Communism 上的论文稍为不同，特此说明。

八九年六四悲剧发生后，作者有感于中共权力更迭非“程序化”将旧文略作修改，以“家长制与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为题，重

刊于八九年六月号的潮流月刊,目的是想让关心八九民运的年轻人多了解中共的权力斗争。

本文论及北京的政治斗争,或多或少带有中国和苏共传统政治斗争的特征,并论证中共没有党内民主轨道。对于前者,作者从历史事件说明,中国宫廷和苏联权力斗争的痕迹,存在于中共的历史中。关于后者,作者以党章和宪法缺乏有效约束力与家长权力不受制衡,判断权力转移的非和平化。

本文还论述官本位价值观和政治伦理,使高层权力继承难以程序化,其中三种社会因素尤值得关注:家长制弊端激化干部的权力欲,做官当权优越的价值观及实际取得的“好处”,论功行赏“按资排队”的政治伦理。

这是作者二十二年前的观点。一九七六年十月,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度叶剑英(一八九八一—一九八五),联络宫廷禁卫军(中央警卫师)首领汪东兴、中共中央副主席华国锋,逮捕“四人帮”夺取权力,就是变相的政变。八十年代初,华国锋、汪东兴等下台,也是一场与军队和宫廷禁卫军有关的政治权力斗争^④。八七年初,一小撮人逼总书记胡耀邦辞职,八九年五月十九日后停止赵紫阳总书记职务,都违背了党章,是非程序化的权力转移。这些历史事实,为作者的论点提供了“注脚”。不过,就八十年代以来中共高层政治斗争与社会分层来看,政治门阀和官僚资产阶级的兴起,权力的货币化^⑤也是政治斗争频仍和权力更迭非程序化的一个原因。这是本序言要补充的。

二,八六学潮前后北京政治生态

第二部分“八六学潮”有四篇文章,分析八六学潮前后的政治生态和政治斗争。

本书第二篇论文“从‘言论假期’到秋后算帐——八六学潮与

胡耀邦半下台的背景,首先评述主流派健将胡耀邦、万里、胡启立、朱厚泽等略为开放言路,提出前瞻性的改革理念,促成知识界热烈讨论创作自由、学术自由,出现了“小鸣放”的格局和大学“民主办学”的试验。八六年底,合肥等地学生有小规模的游行请愿。接着,作者分析总书记胡耀邦半下台的原因:中共内部存在政策和利益冲突,八六学潮的发生使僵化派找到“倒胡”借口,而大家长邓小平也因对学潮失控而不满胡;经济体制改革产生新的利益磨擦,物价上涨,官吏贪污勒索等,引起民众不满,又使胡耀邦处境困难;知识分子精英的独立角色意识,与威权政体的指令控制意识发生冲突,也威胁到胡耀邦的总书记地位,“反自由化”便无可避免。本文还简略评估秋后算帐的负面影响。

第三篇论文“‘非马’与守马之争:中共家长权威下的政治集团”,考量思想观念、政策、利益、权力的差异,把中共高层分为三个派别:主流派、僵化派、观望派。主流派与僵化派有“非马”与“守马”之争,即摒弃或坚持马克思主义教条的歧见,其中包括变通马克思主义教条的幅度,开放私营企业雇工生产经营是否违背马克思剩余价值论,如何看待西方的文化文明;对于在知识界反左还是反右,两派的争执也很大。彭真、王震、胡乔木、邓力群的极左观点,对改革造成了极大困扰。

本文还分析以邓小平的家长地位,认为邓小平和陈云是超越各派的家长。对于邓小平的大家长角色,作者有如下判断:

处于家长的地位,邓小平随时要运用他的实力和权威,均衡各集团的利益,并裁决政策意见,从而维持一种他说的“安定团结”局面。

邓小平长期运用所谓“两手策略”——“经济的右手”和“政治的左手。”右的一手,是全力推行经济体制改革和干部的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左的一手,是坚持“四项原则”,特别是维持传统的“无产阶级专

政”高度功能，排拒西方自由民主观念对思想意识的冲击。在右的一边，他对胡耀邦、赵紫阳、万里多所依赖；在左的方面，则对“彭真帮”有些偏爱。自一九七八年以来，中共政治局和政策有偏左偏右的摇摆，与邓小平的“两手策略”大有关系。

“赵紫阳与僵化派搏斗的第一回合”，排在本书第四篇，分析八七年一月胡耀邦失去总书记职务后，政局从反右（反自由化）到反左的转变及其背景，也讨论了主流派与僵化派的分歧：对八六学潮后形势评估的差异，突破停滞还是强化指令控制的争执，所有制体制改革取向的不同，对于官店租赁的“关广梅现象”和雇工生产的温州模式的争论。

本文也探讨了主流派取胜的策略，其中对赵紫阳的“边缘策略”运用，作者有如下的评论：

主流派经常要在“合法”与“非法”之间，在家长未明确表态之前，尝试新的改革或“酝酿”新的政策和措施，试探它的可行性和家长可以被“说服”、接受的程度，也观察僵化派的反应，从而在击退僵化派干扰和争取家长表态支持中，寻求新的突破。这就是笔者所说的边缘策略。

边缘策略的另一含义，便是在政治风险的边缘寻求安全系数。政策意见的可行性越大或被家长接纳的程度越高，安全系数便越高，反之则越低，被清算或下台的风险便越大。

第五篇论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社会背景和影响”，分析分八年十月中共十三大提出的初阶论。首先评述初阶论的六项主导政策，对于经济范围的四项方针，特别讨论了所有制的多元化和两权分离（所有权与经营权或使用权）分配体制中允许有限度的“非劳动收入”，指出这是初阶论最富“非社会主义”色彩的部分。

接着，探讨了确立初阶论的背景：对生产力落后的醒悟”，计划经济体制的僵化和长期的“短缺现象”，使主流派有弥补商品经济

断层之想；建立变通马克思主义宏观理论的需求；东欧改革浪潮和台湾社会经济发展，对北京造成了“和平竞赛”或“和平演变”的危机感。

本文也评估了初阶论的社会影响和落实的困难。作者认为，实阶论不只有助于建立深化经改的政治共识，汇合政策认同内聚力，还充满现实的魅力——确定开放私人雇佣生产和私人经济的政策，并容许按劳分配之外的非劳动分配制，对商品的生产和流通可能产生催化力。

三、八九民运的起因与失败原因

第三部分“八九民运”收入五篇文章，分析八九年的“人权签名事件”和第二次天安门事件。

本书第六篇论文“言论宽松化和观念更新的热点——对‘人权签名事件’社会背景的思考”，先评述十年启蒙运动三个浪，再讨论“人权签名事件”前观念更新和理论探索的热点，作者特别提到三大热点：承认和面对马克思主义的危机，扩大变通马克思主义的幅度，从而寻求经济体制新突破的“理论解释”，并创造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基础；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重新认识；中国的封建专制主义和东欧的改革经验——特别是对斯大林专制主义的抵制和对戈尔巴乔夫“新思维”体系的评估，深化了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认识，唤起对人道主义更强烈的激情。

“人权签名事件”是思想启蒙运动向深层发展的一个“浪”，作者思考其诱因，归纳为四项：精英分子使命意识和“角色期望”的强化主流派有限度的宽容，经改的深化使社会对政治体制的诉求更迫切，苏联东欧浪潮和西方民主传统精神的影响。

本文评估事件的社会影响有：推动民运知青与偏重理论或文学的知识分子精英的结合，从而激发对知识分子独立角色的认同；

唤醒先进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大陆人权的关注；萌芽中的中产阶层产生政治参与和追求民主化的冲击力；引起“浪层推移”，知识界对政改和经改有更具前瞻性的探索。

“胡耀邦扮演了开拓的角色”是本书第七篇文章，写于胡耀邦八七年四月十五日病故后不久，简要评述胡耀邦的角色特点：大力推展思想解放运动，对于变通马克思主义和突破毛泽东教条禁区尤有勇气，树立了“实践标准”；努力纠正中共的历史错误，平反政治冤案的魄力大，勇于承担；鼓吹尊重知识和知识分子，亲近知识分子；为人清廉，正视干部以权谋私的腐败现象。

第八篇论文“思想启蒙运动的里程碑——略论‘移情投影’与第二次天安门事件”，写于八九年五月八日，自不是对事件全过程的考察，只是对胡死后“悼胡”活动到五月四日大游行的初步观察。

学生从在天安门广场纪念胡耀邦到上街游行，是把对胡的同情和悼念之情，转为争取自由民主的行动，作者称这种转化为“移情投影”。学生请愿的主要诉求是：争取自由、民主、科学，反对腐败特别是贪污和“官倒”，确保人民享有宪法权利包括新闻自由和政治参与。

对于第二次天安门事件产生的社会因素，作者的分析是：对胡耀邦的同情和怀念，激起对家长专制权威的反思；改革停滞兴起“参与情结”；对权力货币化和资本化的逆反心理与利益失落感；思想启蒙运动的累积。

第九篇论文“从意识的黄昏到灰市的困惑——对八九民运社会背景的思考”，写于第二次天安门事件后第二年，这是对八九民运背景较深入的研究，可说是上一篇论文的续篇。

作者认为，经济体制改革面对深度和难度时，人们对政改的激情一发不可收拾，触发了八九民运。其它的诱因是：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信心危机，形成“意识的黄昏”；“民间社会”的萌芽及其“体外循环力”对政治生态的影响；对权力货币化和灰色市

场的困惑；邓小平的角色左右交缠，使政局和政策反覆多变，随着经改的推进，要求政改的民意逐渐高涨，而他不能有积极的回应，就被追求民主者视为民主改革的障碍；经济的危机和中共高层的权力斗争。

第十篇论文“论析八九民运失败的社会因素”，归纳了七大失败因素：

(一)八九民运，是以学生为主体的自发性的体制内和平请愿，策略的错误导致官方武力镇压；

(二)中国大陆还没有真正的民间社会，特别是没有独立的工会、宗教组织和压力团体；

(三)知识分子未成为独立的社会力量；

(四)中共专制政体的稳定机制；

(五)缺乏社会民主化的经济、文化基础；

(六)“元老障碍症”未消除，特权阶层维护既得利益的抗变力强；

(七)在地缘上，中国大陆处于周边政治经济落后的亚洲大陆。

作者认为，八九民运原是群体自发的体制内和平请愿，并没有真正统筹大局的组织，也无宏观的理论结构，学生领袖犯了导致民运失败的三大策略错误：对于寻求民主之路，他们缺乏阶段性的发展观念，因此未能适时而退，争取回旋的空间；对于中共高层人士，没有采取“缩小打击面”的区别对待策略；未与中共改革派上层挂钩，从而形成牵制大局的实力。

四、附录官文文件评论参考资料

本书的下册，附录了相关的文件与参考资料共二十篇，以方便读者对八六学潮和八九民运更全面的了解。

附录分为两辑，第一辑为中共中央领导人的讲话、官方文件和

评论,题材取向偏重于主流派的改革理念及高层的意见分歧。其中在八九年五、六月高层会议上,李鹏和杨尚昆的几次讲话,赵紫阳在十三届四中全会上的辩词,对研究中共内部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歧见及权力斗争,极有参考价值。

关于八六学潮、八九民运过程的报告,如陈希同和李锡铭叙述“动乱”和“平暴”的报告未收入本辑。

第二辑四篇参考资料中,有两篇是争取民主人士的公开声明。其中核物理学家王淦昌等联署的“迎接联合国宽容年,呼唤国内宽容”,散发于一九九五年五月十五日。

另两篇资料“一九八六年至一九八九年大事记”、“中共中央与地方领导层名录”(一九八五—一九九五),由作者整理,是作者为撰写序言重阅书籍报刊的纪录。其中的大事记,旨在提供八六至八九年的历史线索。

八九、九〇年,香港和其他地区出版了几本关于八九民运的图片集或资料集,都以民运活动和民运人士的文章、传单为题材。本书另有选材取向,一来是避免与五、六年前的出版物重覆,二来是让读者能接触不同的参考资料,或可扩大认识历史事件的视野。

附录材料的按语和注释,均由作者撰写,希望能提供阅读上的一些方便。

本书的结集初始于一九九〇年,大部分文稿在九〇和九一年已完成电脑植字,原定九二年出版。由于作者没有充裕的时间校对清样,更抽不出时间重新研究八六至八九年的政治和思潮,序言的撰写便拖了下来,书也就出不来。最近总算抽出时间写完这篇序言,可以出书了。由于论文与序言的植字时间相隔四、五年,文后注释格式无法完全统一,其中有些引述报纸的文章缺版数,是因为剪报漏记,特此说明。

最后,我要谢谢关心这几本书出版的朋友和读者。

写于一九九五年六月二十四日至七月十二日)

注释：

①这是爱因斯坦在“宗教和科学”一文的话，发表于一九三〇年十一月九日纽约时报杂志(New York Times Magazine,)参阅许良英等编译“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商务印书馆，一九七七年，北京，第二七九页。

②科尔内在欧洲经济评论杂志发表长文“个人在经济中的自由与社会主义经济改革”，提出个人自由权。参阅徐坚：“个人经济自由的提高是改革成功的标志”，世界经济导报一九八八年五月二十三日，第一版，上海。

③参阅：(一)吴江、孙长江：“胡耀邦与真理标准讨论”，光明日报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四日，北京；(二)曾涛：“一九七八年的大争论”，学习月刊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号，北京；(三)哲学研究杂志编辑部编：“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讨论集”，第一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七九年，北京。

④参阅周扬：“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人民日报一九七九年五月七日，第二版，北京。

⑤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政治改革探索的一个热点是“反官僚主义”和“反特权阶层”。参阅：(一)鲍彤：“关于反对官僚主义的几点意见”，人民日报一九八〇年十月三十日，第五版；(二)“加强理论研究促进制度改革”，新华月报(文摘版)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号，北京，第四十三至四十七页；(三)孔黔：“评‘反对官僚阶级’”，解放军报一九八一年二月九日，北京。

⑥关于“社会主义异化现象”，作者在“实夜权——中国大陆性文学研究”一书的序言有简要评述，此处不再重覆。

⑦参阅黄楠森：“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理论和几个问题”，北大哲学系编：“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北京，第十八页。

⑧指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的领导、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参阅邓小平：“坚持上项基本原则”，见“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三联书店，一九八四年，香港，第一五〇、一五一页。邓小平在这篇讲话中说：“社会上有少数人正在散布怀疑或反对这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而党内也有个别同志不但不承认这种思潮的危险，甚至直接间接地加以某种程度的支持。”(见一五二页)

⑨参阅：(一)解放军报评论员：“四项基本原则不容违反——评电影文学

剧本“苦恋”，解放军报一九八一年八月二十一日；(二)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八一年六月)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有这样一段话：“一切偏离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和行动都是错误的，一切否定和破坏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和行动都是不能容许的。”参阅红旗杂志一九八一年七月第十三期，北京，第二十四岁；(三)胡乔木：“当前思想战线的若干问题”，红旗杂志一九八一年十二月第二十三期，第二至二十二页。这是胡于八一年八月在中共宣传部召集的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他当时是主管思想和宣传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他说：“社会上甚至党内确实存在着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在“关于资产阶级自由化及其它”一文中，他给“资产阶级自由化”下了这样的定义：“从原则上否认、反对和破坏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否认、反对和破坏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这种思潮的社会实质，就是自觉不自觉地要求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领域内摆脱社会主义的轨道和实行资本主义的所谓自由制度。所以，我们把它称之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见红旗杂志，一九八二年四月第八期，北京，第十一页。

⑩清除精神污染，是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的。在会上，他就“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发表讲话，根据胡乔木的建议，针对周扬等挾击了社会主义异化论。十二届二中全会的公报说：“邓小平同志在讲话中，还提出了加强思想战线工作的问题。全会决定中央于今冬明春召开会议，专门讨论这个问题，并作出相应的决定。”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提到要纠正“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右的错误倾向”，但未把清除精神污染写入“决定”中。会后，中共党报党刊发表清除精神污染的文章，文联主席周扬被迫就社会主义异化论承认错误。参阅：(一)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北京，第三十六页至四十八页；(二)新华月报一九八三年十月号，北京，第五页至十三页；(三)人民日报评论员：“高举社会主义文艺旗帜坚决防止和清除精神污染”，人民日报一九八三年十月三十一日，第一、二版；(四)新华社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五日北京电。

⑪当时的总书记胡耀邦、书记处书记万里、习仲勋及总理赵紫阳等，均不想扩大对知识界的清算。中共中央副主席陈云于八一年九月给政治局写了一封信，建议“反自由化”以教育为主。他认为，部署批“苦恋”用以“反自由化”，是找错了对象，这样的批判是一个政治运动的雏型，党的当务之急应是反极左和反封建特权。陈的书面意见虽未公开发表，但在县、团级以上干部

传达后流传甚广。参照八一至八三年报刊上高干反左的文章及大批判式的“批自由化”刹车，陈云的意见似起了作用。

⑫参阅林默涵：“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警惕和平演变”，光明日报一九八九年七月十六日，第二版，作者为中共文联党组书记。

⑬参阅：（一）“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清理‘左’的思想”，人民日报社论一九八一年三月十日，第一版；（二）李德生：“继续清除‘左’的思想影响努力开创部队建设的新局面”，人民日报一九八三年四月十三日，作者当时为中共政治局委员、沈阳军区司令员。

⑭参阅红旗杂志一九八四年十月第二十期，第六页。

⑮引自胡启立：“在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人民日报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三十日。胡说的创作自由，是以接受中共领导为前提，他重申文艺的“二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他也提到“反对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封建主义的遗毒。”

中共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张光年在同一会议上称：文艺界要“抓住解放思想这一中心环节”，“必须打破带封建性的、僵化保守的观念和闭关锁国、夜郎自大的思想”。他说：

最近，党中央指出，在贯彻执行文艺政策的领导工作中，要着重克服和防止“左”的影响。……“左”的思想是造成社会主义文艺一度濒于绝境的主要祸源。它在二十多年中，特别是十年动乱中积累起来的思想影响，不是短时期内能清除净尽的。它所煽起政治尘，已经粘附、沉淀在不少人的头脑深处。甚至我们这些身受过极“左”路线迫害的同志，有时也不自觉中，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这种“左”的思想的影响。……在对某些不健康作品、不健康言论进行思想斗争的方式方法上，有时发生较大偏差，造成事与愿违的不良后果。

参阅张光年：“新时期社会主义文学在阔步前进”，人民文学月刊一九八五年一月号，北京。

⑯王亚夫称作协四大“标志着文艺界的捧天来临”。参阅他的“论学术自由”，学术月刊一九八五年四月号，上海，第一页。

⑰这份文件指出：“提倡各种学派左百家争鸣中多作建树，反对滥用行政手段干预学术自由。学术上的是非，只能通过自由讨论和实践的检验，求得

正确的认识,决不要再搞过去那种强迫推行一种观点压制不同观点、自由讨论的所谓学术批判。”参阅新华月报一九八五年三月号,第一〇八页。

⑩人民日报癖有“怎样实现学术自由?”的讨论专栏,在上海出版的世界经济导报、解放日报、文汇报等,亦发表大量文章探讨学术自由。中国社科院马列研究所副所长冯兰瑞在“学术繁荣离不开自由和民主”一文中说:“有的人却害怕自由、厌恶自由,似乎一提自由便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把自由等同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显然是错误的。”见世界经济导报一九八六年五月二十六日,第十四版。

⑪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人员仲维光,在“近代科学本身是宽容的”一文中说:

近代科学的发展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人们从宗教的框架中走出来,从教条的传统中走出来,聚成一种以宽容为主要特征的思维方式。科学发展打掉了人的妄自尊大,使人类变得谦虚起来。

人民日报一九八六年十月二十四日,第三版。

⑫王国起的“学术自由不是恩赐的”说:

宽容、开放的社会气氛固然重要,民主的政治制度和民主的学术制度也固然重要,但如果科学工作者没有向压制学术自由的种种不民主势力顽强抗争的勇气、韧性和智慧,一切依赖社会为他提供一个民主的“大气候”和“小气候”,那么,他的学术自由权往往会显得苍白无力,甚至有被剥夺的危险。……不少知识分子有固致命的弱点,就是太脆弱,棍棒打来,缺乏抗争的勇气;甚至人家才“鸣鞭示警”,自己便噤若寒蝉,三缄其口。

人民日报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三日,第三版。

⑬引自李春光:“政治问题应当自由讨论”,原载新观察半月刊一九八六年第十六期,参阅新华文摘一九八六年十月号,第二十页。

⑭一九八四年十一月,胡耀邦在中共中央党校的一次演讲指出:“有些人不让讲真话,也是弄虚作假,搞表面文章,形式主义,骗我们上当。”参阅“进一

步端正干部作风”，理论月刊一九八五年一月号，北京，第二页。

⑭参阅胡耀邦：“关于正确处理党内两种不同的矛盾的问题”，人民日报一九八六年七月一日。此文收入本书下册附录1。

⑮在任时间分别为一九八二至九三年，八二至八八年。

⑯万里的讲话发表于人民日报一九八六年八月十五日，第一、二版。节录部分收入本书下册附录3。

⑰参阅：(一)朱厚泽：“文化气氛和文化开放”，读书月刊一九八六年六月号，北京；(二)朱厚泽：“关于思想文化问题的几点思考”，中国文化报一九八六年七月二十三日，第一、三版，北京。

⑱参阅新华月报一九八六年一月号，第七至二十四页。

⑲参阅新华月报一九八六年九月号，第六、七页。

⑳八六年九月，邓小平在北京会见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雄时说，政改的内容还在考虑中。参阅“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会阻碍生产力发展”，人民日报一九八六年九月四日，第一版。

八六年十一月，邓小平在北京对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说，对于政改“还没有完全理出头绪”。参阅“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一七九页。

㉑一九八六年五月以来，国务院把十六个中等城市列为第一批机构改革座点，改革的方向是政企职权分开，简政放权，让企业有经营自主权；这十六个城市，包括厦门、苏州、无锡、洛阳等。参阅人民日报海外版一九八六年八月二十九日，第一版。

㉒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界定，作者在“简政放权与转变政府部分职能——一九九二年中国大陆的行政改革”一文中有所说明。此文由郑宇硕博士译成英文，以合署方式收入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评论”年刊(中文未发表)。诸参阅 *Administrative Reforms in China in 1992: Streamlining, Decentralization and Changing Government Functions, China Review 1993: (Edited by Joseph Cheng Yu-shek and Maurice Brosseau),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93, Hong Kong, p.p. 4.1—4.20.*

另参阅特约评论员：“抓住党政分开这个中心环节”，中国机构与编制月刊一九八九年三月号，北京，第一页。

㉓参阅姜莱宣、张蔚萍、萧生性：“中国工产党会议概要”，藩阳出版社，一

九九一年，潘阳，第七五〇、七年一页。

⑳在合肥学潮发生后，人民日报于八六年十二月八日发表评论员文章“政治体制改革要经过充分调查研究”。它说，“经过充分的调查研究，确定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以及方法、步骤。……希望用一年的时间，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提出一个比较切实可行的方案”。它又说：“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大工程，课题不是一两年、三五年就能完成的。……不能过于匆忙。要自上而下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不能各行其是。”

十二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政治体制改革只能在党的领导下进行”。

这两篇评论反映了邓小平政改的戒心，传达了他的自上而下的严密控制观点。全面的政改方案在一年后并未提出来。

㉑参阅“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一八一、一八二页。

㉒参阅“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一九四至一九七页。

㉓四号文件全称为“中共中央关于当前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题的通知”，全文见潮流月刊一九八七年四月总第二期，香港，第十五至十八页。

㉔关于彭真和僵化派的活动，本书第四篇论文“赵紫阳与僵化派搏斗的第一回合”第一节第一部分有评述。

㉕参阅“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二二六至二二九页。

㉖收入本书下册附录6。

㉗参阅赵紫阳：“关于党政分开”，红旗杂志一九八七年十二月第二十三期，第二至四页。

㉘参阅“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北京，第十三页。

㉙见㉘前揭书，第五十二至五十九页。

㉚胡启立为常务书记，主持书记处日常工作；芮杏文、阎明复分别主管宣传、统战；温家宝是主管机要工作的候补书记，后主管农村工作。

㉛参阅徐元旦：“关于建立现代市场价格体制的初步构想”，贵州社会科学月刊一九九三年三月号，贵阳，第六至十页。

㉜参阅：（一）张卓元、边李石：“价格改革要分步配套进行”，经济日报一九八六年二月八日，第三版；（二）伍见：“理论界关于价格改革讨论的一些主

要观点”，求是杂志一九八八年九月十六日第六期，北京，第四十二、四十三页；(三)“吴敬琏批评‘渐进’改革论”，经济研究资料月刊，一九九四年十月号，北京，第三十七、三十八页。吴敬琏透露，一九八六年初，原打算价格改革在八七年迈大步，邓小平表示赞同；八六年十月，国务院的决心动摇，取消八七年迈大步的改革方案，推行以承包制为主的企业改革。

④据八六年底物价工作会议，八七年控制消费商品价格的开放，“只对极少数已经严重影响生产的、突出不合理的价格，用放开和调整相结合的方法，有计划、有步骤地适度调整。”参阅新华月报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号，第一〇二页。

⑤参阅人民日报一九八八年六月二日，第一版。

⑥参阅人民日报一九八八年八月十九日，第一版。

⑦八八年五、九月，邓小平谈及价格改革时，承认开放价格风险大，“议论纷纷，不满意的话多得很”。参阅“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二六二、二六三、二七七、二七八页。

⑧参阅新华月报一九八八年十月号，第五页。

⑨参阅新华月报一九八八年十月号，第十七页。

八八年九月，赵紫阳在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的讲话指出：“目前，发生在某些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的贪污、受贿、勒索、倒买倒卖紧俏物资，以及挥霍公款、奢侈浪费等等，是群众最痛恨的。……这个问题不解决，就会失掉人心。”参阅新华月报一九八八年十月号，第十页。

⑩乔石说：“那些哄抬物价、囤积居奇、敲诈勒索、中间盘剥、奢侈浪费等严重违法乱纪的党员和党员干部，要给予必要的纪律处分，直至开除党籍。”参阅新华月报一九八八年十月号，第十三页。

⑪见⑩前揭书，第五十三页。

⑫中共中央的决定称，政改室“负责政治体制改革实施过程中的综合研究和协调工作，同时承担中央交办的有关问题的研究和文件起草工作”。政改室主任由鲍彤（赵紫阳政治秘书）担任。参阅新华月报一九八八年第二期，第十四页。

在政改室成立之前，中共中央有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成立于八六年九月，由赵紫阳、胡启立、田纪云、薄一波、彭冲组成。参阅陈一咨：“中国十年

改革与八九民运”，联经出版事业公司，一九九〇年，台北，第一〇六页。作者原任国务院经济体制研究所所长。

⑤ 胡启立党政治局常委的时间，是八七年十一月至八九年六月。

⑥ 这是胡启立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宣传思想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参阅新华月报一九八八年七月号，第三十七页。

⑦ 经改的成果和有限度的行政改革，是中共及其政府的政绩，原应增强其公众威望。但是，民众却因干部贪污腐败和物价上涨等有怨言，对中共及其政府不满，而使它的公众威望下降，这就是“反差现象”。

⑧ 参阅高山：“在新的制度基础上保持政府廉洁”，求是杂志一九八八年九月十六日第六期，第二至五页。作者为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的局长。

⑨ 参阅：（一）钱其琛：“对话代替对抗是时代的要求”，求是杂志一九八八年八月十六日第四期，第二至四页；（二）郑必坚：“科学与文化——中华民族复兴的关键”，原载世界经济导报一九八八年六月六日，参阅新华文摘一九八八年八月号，第一七〇、一七一页。郑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进入和平大竞赛阶段。作者分别为外交部长、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⑩ 参阅新华月报一九八八年十月号，第三十七至三十九页。

⑪ 朱厚泽于八七年一月失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职，后来降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总工会主席倪志福是“文革遗族”，后来是风派人物。

⑫ 参阅中共中央办公厅调研室政治组、共青团中央学校部：“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新的方法和载体”，求是杂志一九八八年第三期，北京。

⑬ 参阅人民日报一九八八年九月三日，第一版。

⑭ 参阅新华月报一九八八年十月号，第九页。

⑮ 参阅新华月报一九八八年七月号，第三十五、三十六页。

⑯ 在人民日报一九八八年一月二十三日发表。

⑰ 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高尚全对沿海发展战略的意义有全面解释。参阅他的“实施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的关键在于深化改革”，求是杂志一九八八年九月十六日第六期，第十六至二十页及二十七页。

⑱ 参阅解放日报一九八八年二月七日，第一版，上海。

⑲ 赵紫阳的“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是他于八七年十一月下旬以来考

察沿海时提出的,受了王建“国际大循环”观点的影响。王建为国务院计划委员会经济研究所年轻的副研究员。关于王建的观点,参阅:(一)王庚虎:“国际大循环——引人注目的战略构想”,光明日报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三十日,第一版,北京;(二)王建:“选择正确的长期发展战略——关于‘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构想”,经济日报一九八八年二月五日;(三)王建:“关于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几个问题”,世界经济导报一九八八年三月二十八日;第三版。

①据新华社一九八八年二月十五日北京电。

②对于这个讨论,本书第九篇论文:“从意义的黄昏到灰市的困惑——对八九民运社会背景的思考”第二节第一部分有评述。

③指社会经济发展落后失去“地球户籍”危机之辩,参阅“中华民族最紧要的还是‘球籍’问题”,世界经济导报一九八八年二月十五日,第二版。

④参阅:(一)张宗厚:“有效的舆论监督存在于法治状态中”,求是杂志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十六日第十期,第二十四至二十七页;(二)“对目前形势与理论研究各抒己见”,世界经济导报一九八九年一月九日,第十五版。

⑤从李鹏在八九年五、六月的几次讲话,可看出他与赵紫阳的歧见。参阅本书下册附录 10、11、14。

姚依林与赵紫阳有许多歧见,如对合资企业产品“国产化”就有针锋相对的争辩。姚到上海参观“上海——桑塔纳”轿车厂,强调实现国产化;赵在北京吉普车厂视察,表示“不一定全部配件国产化。关于他们的谈话,人民日报和解放日报有导报。参阅王怀英:“赵紫阳姚依林南北唱反调”,潮流月刊一九八八年三月号总第十三期,第三十一页。

⑥贞观三年(六二九),唐太宗对待臣说:“隋阳帝暴虐,臣下钳口,卒令不闻其过,遂至灭亡,……前事不远,朕与卿等,可不慎,无为后所嗤。”参阅吴兢(唐):“贞观政要”卷第三,河洛图书出版社,一九七五年,台北,第一二九页。

⑦参阅司马光(宋):“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二,中华书局香港分局,一九七一,香港,第六〇二六页。

⑧参阅戴逸:“乾隆初政和‘宽严相济’的统治方针”,上海社会科学院季刊一九八六年十月第一期,上海,第一九〇至一九九页。作者为北京中国

人民大学历史学教授、清史研究所所长。

⑭参阅吴江：“二十世纪社会主义的新发展”，原载同舟共进杂志一九九四年第七期，参阅新华文摘月刊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号，第三至六页。

⑮可参阅本书下册附录 15“赵紫阳在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的辩词”。赵说：“四月十九日夜，李鹏同志给我打电话，说学生在冲新华门，怎么还不采取措施？我说乔石同志在第一线，准备了各种预案，他会临机处置的。听后我打电话告诉了乔石同志。”赵又提到，在五月八日政治局常委会议和五月十日政治局会议上，他建议实施若干廉政措施，包括“由人大常委依法组织专门委员会对涉及高干及其家属的举报案件进行独立调查（万里同志考虑得比我周到，他建议由人大成立有权威的廉政委员会）”。

⑯召集人为郑必坚和龚育之。——据了望周刊海外版一九八八年七月十九日第二十九期，香港，第三页。郑曾任总书记胡耀邦的政治秘书，当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马列研究所所长；龚育之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⑰新华社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一日北京电。

⑱陈一咨说，赵紫阳表示愿承担“四二六社论”责任，以缓和与学生的矛盾。见⑮前揭书，第一五七页。

⑲见⑮前揭书，第一六一页。

⑳李鹏又说：

在游行队伍中，“打倒邓小平”、“邓小平必须下台”等标语、横幅到处可见，口与声不断。在天安门广场还传出了邓小平已经辞职的谣言，一些人疯狂地放了鞭炮。在这同时，“拥护赵紫阳”、“赵紫阳万岁”、“赵紫阳荣升军委主席”等标语口号充斥于游行队伍和天安门广场。

参阅李鹏在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的报告，潮流月刊一九八九年八月号总第三十期，第五十三页。此文收入本书下册附录 14。

㉑参阅本书下册附录 19“一九八六年至一九八九年大事记”，一九八九年五月部分。

㉒八九年五月十九日后停止赵紫阳总书记职务，八九年六月中共十三届

四中全会撤销赵的中央委员职务,均违反中共党章。按第十九条和二十一条规定,中共全国代表大会产生中中委员,总书记的职务由中央全会决定。

宪法规定人大监督国务院的职权亦未受尊重。八九年五月九日,中共政治局委员、人大委员长万里对人大常委会中共党藉的副委员长表示,赞同赵紫阳在五月八日政治局常委会提出的反腐败措施,副委员长也表支持,打算公开发表意见,但受到总理李鹏压制。参阅⑤前揭书,第一五八、一五九页。

⑥参阅薛晓光:“柴玲‘让别人流血,而自己求生’”,联合报一九九五年四月二十六日,第九版,台北。

⑦即使无法劝服学生离开天安门广场,动用警察架走学生回校园,或以水炮、催泪弹强制驱散,亦可以迫使学生和民众离场。不应以坦克枪弹对付和平请愿的平民。

⑧九一年七月,在庆祝中共成立七十周年的大会上,总书记江泽民说:“要划清两种改革开放观,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改革开放,同资产阶级自由化主张的实质上是资本主义改革开放观,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改革开放,同资产阶级自由化主张的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化的‘改革开放’的根本界限。”参阅求是杂志一九九一年七月第十三期,第十一页。

郭清的“沿着社会主义方向继续推进改革开放”说:“划清两种改革开放观的界限,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要在事关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基本政策措施等重大问题上……问一问‘姓社姓资’。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改革开放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参阅求是杂志一九九一年八月第十六期,第三页。

⑨见⑥之(三)前揭文。

⑩胡绩伟、李锐、王若水、吴江、朱厚泽、许良英、林牧等,是代表人物。

⑪曾替胡耀邦起草文件的吴江,对苏共解体有深入省思。他认为,必须改革“一党执政”的体制,这种执政方式的最大弊端,是使共产党“成为凌驾于国家权力之上的特殊权力,而使真正的国家权力机关流于形式……党和国家权力集中于少数人乃至个别人之手,因此造成任意滥用权力的局面。”他说,不能“由少数人乃至个人实行专政”,“没有党自身的民主化,断不可能有国家的民主化法制化。”

此文最初发表在小杂志上,见⑨前揭文。

④八〇年二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汪东兴及其政治伙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分别免去中共中央副主席和政治局委员，稍后免去党外职务。八〇年八月，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赵紫阳接替华国锋任国务院总理。八〇年十一月，政治局会议决定华国锋不再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军委主席，分别由胡耀邦、邓小平接任。八一年六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决定，华国锋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八二年九月，中共召开十二大，华国锋只有中央委员空衔。

当时，邓小平、陈云等赶华国锋下台，是符合期待改革的民意，但政治局的两项决定，违背了中共党章和宪法的有关规定，权力转移缺乏合法的程序。

在这场政治斗争中，邓小平之获全胜，是因为他是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一度兼总参谋长，有力控制了军队。七八年十二月的政治局会议免去汪东兴的中央办公厅主任兼中央警卫局局长职，周恩来、邓小平亲信杨得中调回中央办公厅，任中央警卫局局长兼中央警卫师师长，这就使邓小平一派控制了宫廷禁卫军。

关于华国锋一派的下台与杨得中重出江湖，见⑤前揭书，第六一九、六四三、六四七、六五〇、六五八页。

⑤参阅：（一）胡守钧“权力经济面面观”，世界经济导报一九八八年十月三十一日，第十三版，（二）胡鞍钢、康晓光：“以制度创新根治腐败”，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小组研究报告，一九九四年，北京。胡、康的研究报告指出：“反腐败的阻力来自共产党内部，主要表现为业已形成的各式各样的由共产党人领导的特殊利益集团。”（见第十六页）

〔附表〕1989年中共政治派别粗略划分

| | |
|-------------|---|
| 鸽派 (主流派) | <p>赵紫阳(70,总书记) 胡启立(60,常▲) 芮杏文(62,▲) 阎明复(58,▲统战部长) 朱厚泽(58,总工会副主席) 乔石(65,常▲) 万里(73,■B+) 习仲勋(76,B) 彭冲(74,B) 叶飞(75,B) 田纪云(60,■A) 吴学谦(68,■B+) 李瑞环(55,■天津市委书记) 温家宝(47,△中办主任) 张爱萍(79,顾) 张劲夫(75,顾) 钱李仁(65,人民日报社长) 郑必坚(57,社科院副院长) 鲍彤(57,中央政研主任) 胡绩伟(73,B-) 秦川(70,B-) 赵复三(63,B-社科院副院长) 李锐(72,顾委) 于光远(75,顾委) 龚育之(60,中宣部副部长) 吴明瑜(58,国务院发展中心副主任) 孙长江(56,科技日报副总编) 钦本立(71,世界经济导报总编) 朱熔基(61,上海市长) 潘维明(上海市委宣传部长)</p> |
| 鹰派 (僵化派) | <p>李鹏(61,常,A+) 姚依林(72,常,A) 李锡铭(63,■北京市委书记) 陈希同(59,北京市长) 彭真(82,前B+) 李先念(80,政协主席) 王震(81,国家副主席) 胡乔木(77,顾) 顾力群(74,前中宣部长) 宋任穷(80,顾委副主任) 王任重(72,政协副主席) 陈丕显(73,顾) 宋平(72,■中央组织部长) 江泽民(63,■上海市委书记) 袁木(61,国务院研究室主任) 王忍之(56,中宣部长) 徐惟诚(59,北京市委副书记) 何东昌(66,教委副主任) 刘华清(73,军委副秘书长) 秦基伟(75,■国防部长) 迟浩田(60,总参部长) 杨白冰(69,总政治部主任) 张工(54,北京军区政治部主任) 林默涵(76,文联党组书记) 吴冷西(70,记协主调节)</p> |
| 观望派 | <p>聂荣臻(90,前军) 徐向前(88,前军) 邓颖超(85,前政协主席) 杨尚昆(82,国家主席,军) 薄一波(81,顾委副主任) 李铁映(53,■教委主任)</p> |

注:括号内为1989年的年龄及职务。常、■、▲、△,分别代表中共政治局常委、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候补书记;A+和A,分别代表国务院总理、副总理;B+、B、B-,分别代表人大委员长、副委员长、常委;军、顾、顾委,分别代表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共顾问委员会常委和委员。邓小平和陈云为中共家长;杨尚昆和薄一波是“政治甘草”,获邓小平信赖,随“家长意志”而变。

第一节 从历史看政治权力继承

北京的政治斗争，向来或多或少带有中国和苏共传统政治斗争的特政。

中共领导阶层权力斗争未来的反覆变化，我们虽未必能从传统政治中找到圆满的答案，却不妨从传统政治斗争的历史去寻求发展的线索。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大多数朝代的吏权是开放的，知识分子可以通过科举考试或其它方式(如西汉的岁举孝廉)成为官吏，掌握吏权。皇权则是封闭的，它只属于宫廷里极少数的人。皇权，不是由世袭制度而确立、转称，就是经受农民革命的暴力而转移到另一集团手里。即使是世袭传承，也未必给宫廷带来政治上持久的和平，为了确立、取得或巩固继承人的地位，统治集团内部常常发生流血斗争。

一、中国封建时代宫廷政变频繁

唐代(六一八—九〇七)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强大，皇位的继承却不稳定，宫廷内部的权力斗争很激烈。唐太宗李世民(六二七—六四九在位)是开明皇帝，他创造的“贞观之治”政治境界，为史家称道。历代帝王对于中国社会的贡献，很少人能超越他。

就是这样一位英明的政治家，也是以宫廷政变的方式取得皇权。六二六年，他先射死有皇位合法继承权的哥哥建成，又让部属尉迟恭杀死弟弟元吉，迫父亲唐高祖李渊退位①。

类似这样的“玄武门事变”，在唐代不断上演。后妃、外戚、宦官的介入，使宫廷夺权斗争更为残酷。

1 家长制与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

唐太宗去世后,李治(唐高宗)顺利地继承了皇位,不久大权落入皇后武则天手里,后来她干脆登上皇位。在她实际当权的时候(六五五—七〇五),几次确立或废杀、放逐太子,皇位的继承始终没有圆满解决。武则天晚年的时候,外廷朝官发动宫廷政变,拥护李显(唐中宗)恢复皇位②,武则天退位。

中宗当权不久,即被皇后韦氏及其女儿安乐公主杀害。后来,唐高宗的孙子李隆基联结姑母太平公主发动羽林军围攻宫廷,杀死韦后和安乐公主,拥立李旦(唐睿宗,李隆基父亲)。李旦登位后,太平公主干预朝政独揽大权,激化了太子(李隆基)和公主的冲突。两年后,睿宗传位给李隆基(唐玄宗),不久隆基将太平公主和她的支持者杀灭,巩固了皇位。

唐玄宗当权四十四年(七一—七五六),宫廷内部比较稳定。最终他丧失了皇权,是祸起于安史之乱,也是迫于宦官李辅国和太子李亨的压力。皇权从他手里转移到诏肃宗李亨,实际是经历了一场不流血的政变。

肃宗之后,宫廷政治局势动荡不安,特别是宪宗(后肃宗代)被宦官杀死以后,皇权操纵在宦官手里,宪宗以下的八个皇帝,有七个是宦官所立,其间的斗争很激烈③。

在唐朝之前或之后,许多王朝的皇位继承,都经历了流血的斗争。在东汉(二五—二二〇),自汉和帝至东汉亡,几乎都是母后临朝,皇权操纵在外戚如汉和帝的舅父窦德、汉恒帝时的梁冀后里④,因而发生外戚与宦官、皇太后与皇帝之间的权力斗争,相互杀害也就无法避免。

三国时代,著名诗人曹植(一九二—二三二)在魏文帝曹丕的逼迫下,相传作有这首七步诗:

煮豆燃豆箕,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骨肉相残，是人间最大的悲剧。这首诗正是对中国封建社会宫廷政治斗争最形象化的描写。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成功，结束了封建君主政体。可是，号称共和政体的中国，仍然没有健全的民主制度，国家政策的确立，权力的分配，不通过议会和平地解决。当时掌握中央大权或地方行政权的军阀，为了权力和地盘连年混战，南北长期分裂。这种局面的产生，归根结底是大小权者没有民主和法治观念，帝王的私欲支配他们，因此把国土人和民当成了私产。

二，克里姆林宫的权力斗争激烈

在苏联，政治路线和政见的分歧，权力的确立和转移，利益的分配，很难通过和平的民主程序去解决，权力的高阶层常常发生流血冲突。

苏联第一代领袖列宁（一八九〇—一九二四）于一九二四年一月去世，他的“政治遗嘱”^⑤并未得到“同志”的执行，中央总书记斯大林（一八七九—一九五三）利用了托洛茨基（L. D. Trotsky, 1879—1970）的犹豫^⑥，迅速地联合了季诺维也夫（G. Zinoviev, 1833—1936）和加米涅夫（L. B. Kamenev, 1883—1936）建立了“三巨头”的权力中心。他们排斥和打击列宁最信任、党内威望最高的托洛茨基^⑦，控制联共（布）在一九二四年五月召开的十三大作出决议，斥“托洛茨基主义是一种小资产阶级倾向”^⑧；会后“托派”使大权旁落。

击败头号政敌之后，一心想取得列宁领袖地位的斯大林便视“亲密的战友”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为政治绊脚石，他拉拢党内的右翼代表人物布哈林（N. I. Bukharin, 1888—1938）、托姆斯基（M. P. Tomsky, 1880—1936）、李可夫（A. I. Rykov, 1881—1938），清

算所谓“新反封派”——除季诺维耶夫和加米涅夫之外，还有列宁的遗孀克鲁普斯卡亚（一八六九—一九三九）^⑨。在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召开的联共十四大，斯大林和布哈林派占风，“新反封派”被视为列宁的“最凶恶敌人”^⑩而失去重要职权^⑪。

后来，斯大林又觉得布哈一派是他取得“皇权”的障碍，便在一九二七年十二月的联共十六大清算了这批人，给他们编造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富农代理人的罪名^⑫。于是，斯大林正式成为联共的领袖^⑬即独裁的家长。

从一九二三年列宁病危，到联共于一九三〇年公布十六大文件，斯大林和他的“同志”角斗了七、八年，才建立了家长的地位。从这七、八年的历史不难看出，不在法治和民主轨道的共产社会，理论的对立，政策的分歧，必产生权力的斗争。只有取得大权而剥夺政敌职权的人，他的理论和政策，才是“完全正确”、“代表人民”、符合“党的利益”。反之，为了夺取权力，争权者也往往假借理论与政策的分歧，发起政治清洗运动。

从克里姆林宫政治斗争的历史，可以看出斯大林吸取了俄罗斯封建帝王排除异己的经验，而且比历代帝王更残暴。他为了取得和巩固家长地位，不择手段地排斥迫害对党有重大贡献而他视为绊脚石的“同志”，他有时联合“左派”，有时又视“右派”为“亲密战友”，这些和他合作过的人，后来都成了“阶级敌人”、“叛徒”，而他则“永远正确”。

斯大林永远挟持共产党组织，把党当成排除异己的工具，以党的名义去谴责、迫害他的政敌。他虽痛恨列宁的政治遗嘱（提到要撤换他的总书记职务），却又把它当作排除异己的法宝：他对遗嘱断章取义，把假马列主义、工贼的罪名，分别套在政敌布哈林、季诺维耶夫的头上一。

斯大林又继承俄罗斯宫廷的衣钵，建立广泛的特务网，把“格别乌”置于党和国家之上，指使它绑架杀害政敌或他怀疑为不忠诚。

的“同志”。

他把大批的“反对派”流放到中亚细亚的阿拉木图或西伯利亚，甚至驱逐出国。其中，托洛茨基最先被驱逐至土耳其普林基博岛，后在墨西哥被暗杀。

斯大林成为“全党”和“全民”的领袖之后，大概有感于独揽大权的“乐趣”，常常害怕这种“乐趣”消失（特别是晚年时）。所以，他继续利用党和“格别乌”这两套工具，排斥和迫害他认为不可靠或看不顺眼的人。他捏造了共青团中央书记加萨廖夫的“共青团反党集团”^⑭编造了医生案件、列宁格勒案件，给干部和人民任意加上罪名^⑮。其中的医生案件波及联共中央和中央政府要人，连伏维希洛夫（一八八一—一九六九）、卡冈诺维奇（一八九三年—一九一）莫洛托夫（一九八九〇—一九八六）等显要，也或多或少受到牵连^{⑯⑰}。

斯大林并不以独揽联共和苏维政府的大权为满足，他还把权力伸入东欧共产党国家。东欧产国家的党政领导人的任免、国家基本政策的确立，完全操在斯大林手里。他常常怀疑东欧共产党高干有叛的倾向，因此制造了许多冤案，以维护其共产集团的家长权威。捷克共产党总书记斯兰斯基（Slansky, 1901—1952）的审判，匈牙利的中央委员大冤案^⑱充分说明了共产国家权力的确立和转移缺乏和平、民主的轨道。一九五六年，东欧掀起“社会生活民主化”^⑲的运动时，波兰统一工人党（共产党）领袖哥穆尔卡（Gomulka, 1905—1982），非常沉痛地说：

我不想更多地回顾过去那种个人崇拜系（按：即斯大林“神权主义”体系）统治的悲惨历史。它违反了民主原则与法则，在这样一个体系中，人性与良心被折断了，人被污辱践踏，丧失了尊严。

在波兰也发生了这种悲惨的事实，当时有一些无辜的人被弄死了。另有很多人常常被监禁了许多年，他们也是无辜的。

许多人遭受残暴的酷刑。恐怖和道德败坏的现象盛行^⑳。

哥穆尔卡所描写的悲剧，正是共产党专政的特政。

斯大林于一九五三年去世后，苏联面临新的“皇位”继承危机。苏共“三巨头”之一的赫鲁晓夫（一八九四—一九七一），联合了马林科夫（一九〇二—一九八八）把特务头子贝利亚（一八九九—一九五三）杀掉。接着，他先后清算了马林科夫、菲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布里加宁（一八九五—一九七五）、伏罗希洛夫，剥夺他们的权力。赫鲁晓夫因政策和权力的冲突而迫害贝利亚时，使用的手段正如斯大林之对付托派、新反对派、联合反对派，他诬指贝利亚为“帝国主义代理人”、“卑鄙的叛徒、匪帮”^②，从而孤立政敌。不过，他对付政敌通常不像斯大林那样残暴。

这种“搞臭”、“批倒”、“斗垮”甚至处决政敌的方法，是共产国家政治斗争的特色。

第二节 中共没有党内民主轨道

历史未必重演，但历史是一面镜子。从历史观察中共，我们不难看出，中共一方面吸纳了中国封建王朝宫廷权力斗争的经验，一方面又“继承”了苏共的专制传统。

一、中共党章和宪法缺乏约束力

正如同历史上的中国和苏联，中共的政治制度、权力结构，是在议府民主轨道之外。“党”和“国家”权力的分配、平衡、转移以及行使，没有真正的民主制度。

中共的全大和中央委员会，常常只是中共家长的工具。所谓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人大，一直受制于共产党，是“党的驯服工具”和“橡皮图章”，不能发挥民主政治的功能。

中共八大党章（一九五六）建立“党内民主生活”的规定，对家长

缺乏真正的约束力^⑬。称为国家基本法的宪法，往往只是政治装饰品，它的存在不产生民主，它关于自由权利的条文几乎是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第八十七条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大陆的人民却没有真正获得过；第九十条规定“公民有居住和迁徙的自由”，可是这种自由只属于少数特权阶级，普通老百姓决无自由迁徙的权利，知识青年拒绝“下放农村”被视为“犯罪”。

中国大陆的社会特政，也许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中共家长是和尚打伞一无发（法）无天，社会是远离法治之道，个人是没有自由的。

二、中共家长权力无限伸延扩大

毛泽东思想的核心是“不断革命论”^⑭。在这种“理论”指导下，一切民主的形式、法律条文，都可以在堂皇的“革命”口号之下被停止、否定，失去应有的效力和价值，家长的权力则无限地伸张。同样，在堂皇的“革命”口号之下，党的“革命领导同志”、家长的“亲密战友”，都可以在一夜之间沦为反党分子、反革命、叛徒、工贼。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刘少奇，未经合法的程序就被剥夺职权，并被指为反党分子和国民党代理人。另一继承人林彪，也被斥为反革命叛国分子，胡死得不明不白。

几十年的历史显示，中共的党争同苏共党或是中国封建时代的宫廷斗争，有许多共通之处，最明显的一点就是前面所说的，得势者挟持一个工具、偶像（党或天子、太子）政敌。是与非、罪与非罪的判断，不在法律、制度、道德、民意，而在家长至高无上的权力。在这种极权的社会里，家长一旦去世，争夺继承地位的人必不会少，斗争也就可能很激烈，政治清算难以避免的。不经过政治斗争乃至变相的政变，完全以和平方式转移权力的避面恐难出现^⑮

第三节 官本位价值观政治伦理

中共家长的继承难以和平解决，还关联三种社会因素。第一，在极权社会里，政治舞台上的“权力动物”有特别强烈的权力，任何人难以轻易放弃夺权的权会，也很少愿意放弃既得权力和利益；第二，“做官当权优越”的“官本位”价值观；第三，论功行赏“按资排队”的政治伦理。

一、家长制弊端与干部的权力欲

社会缺乏民主机制造成了干部的权力欲

在共产社会里，“党”和“国家”政策的制订和重大事件的处理，虽有讨论与协商的过程，但是个人的观点通常不能与家长的意见相对立，任何干部只有服从家长的义务，绝不能在理论和政策上与家长不一致。即使家长的决策、言论违背了科学、民意或不符合实际，都要逢迎“圣意”，这就叫做“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否则就会招来分裂党中央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名。托洛茨基的一些理论与“斯大林主义”有抵触，他便成了反党分子，最后遭到杀害。季诺维耶夫和加米涅夫不同意“新经济政策”，就被斯大林斥为工贼并剥夺权力，受到他的清算迫害。彭德怀批评“三面红旗”运动，尽管他的意见切合实际符合民意，还是不能逃过被清算的厄运。

家长制的共产社会是“一言堂”王国，自不容许反对党和反对派。在理论和政策上，家长是永远正确，理论和政策的“偏差”，都是天灾、人祸（下级干部“不理解中央意图”或执行不力）造成的，家长绝无负担“错误”的责任。在这种社会里，理论和政策的正确与否，不是在现实生活中去检验，而是决定于权力的大小。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的惨败众所周知，但当时中共的任何文件和公开的报导，

都赞扬家长决策的“正确”。批评这种运动的彭德怀，反而长期负着反党、反社会主义、右倾机会主义、里通外国的面名。

政治路线的分歧与权力的冲突，是紧密相连的，这是共产党国家政治上的特色。由于没有民主制度，任何人要影响或参与“党”和“国家”的政策制定，首先要夺权、分权或扩大权力。没有不包含权力因素的“路线斗争”，没有权力，什么政治路线的推行都不可能。江青与“文革”前的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冲突，便有力地说明了这点。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干部就有特别强烈的权力欲，这种权力欲势将使家长继承权的斗争激烈化。

权力欲产生的另一个原因是，权力是共产社会一切真理、法律的化身，权力越大，享有越广的自由，权力的丧失和意味着自由的沦亡。这正是“你死我活”式的权力斗争的根源。

缺乏职业选择的空间和基本人权的保障，也是中共干部权力欲强烈的一个原因。

在自由民主的国家里，总统、总理从宝座上掉下来，仍有职业选择的自由，他可以去当律师、教授，去做买卖，不致于丧失生活的自由，受到政治迫害。在中国封建时代，政治上失意的官吏，归隐田无，去过那种“悦亲朋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⑥的生活不失为“快乐的选择”。不过，宫廷政治斗争的重要人物，遭遇多半不幸，像魏文帝、明帝时代的曹植，在十一年中爵位变更了六次，封地迁移了三次，政治上受迫害^⑦。

在共产社会，职业、物质享受甚至精神生活，几乎都由“组织”去支配，一个人在“组织”里垮了，权力丧失了，遭遇往往比曹植更悲惨。

他们或是没有人身安全的保障，或是长期背负反党、反革命、黑帮的罪名受监视迫害，或是在劳改农场中渡其残生。

在“文革”前的中共中央，彭真是“第八号人物”，号称为中央副

1 家长制与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

总书记；他又是“人民代表”和人大副委员长，地位高权力大。可是，当他发生权力危机时，他的政敌竟在半夜里把他从床上绑架出去斗争——虽然宪法规定未经人在常委会批准，“人民代表”不受逮捕和审判。刘少奇是“国家元首”，他的权力刚接近崩溃的边缘，政敌指使的“造反派”便把他的妻子拖去示众羞辱一番。

二、做官当权优越的价值观强烈

中共家长继承权难以和平过渡，还关联到“做官当权优越”的价值观念。

“学而优则仕”的观念，在中国人的社会根深蒂固，读书人出仕是正途，是高尚的事情，做官可以荣宗耀祖，又有世人所羡慕的那种“威风”。“聊斋志异”里有一个故事说，一商人泛海飘入夜叉国，谈到中国官爷的事，夜叉国人听不懂，问：“何以为民？”商人回答：

出则舆马，入则高坐堂上，一呼而下百诺，见者侧目视，侧足立；此名为官。^⑳

这种“官威”，正是官爷们所眷恋、民众所神往的。

中共得政后，社会制度是改变了，但是在许多层面，人们的价值观念还是没有多大变化，“官本位”的价值观仍很强烈，因而“官”仍然是最光彩、高人一等的。

崇拜权力，崇拜权威，崇拜大官，本是中国的“民族性”，中共得政后长期实施愚民政策，干部和民众都缺乏民主观念，民怕官，民怕管，都认为“做官当权优越”，鄙视“下放农村”或失去职权者^㉑。

在这种崇拜权力而权力支配民众一切的社会里，官僚早已习惯于“一呼而下百诺”的生活，失去权力之后的“失落感”，对于他们来说是难以忍受的^㉒。另一方面，社会上“做民当权优越”的价值观

念,又给他们造成沉重的压力,迫使他们在官场上“力争上游”。

社会产生“做官当权优越”的价值观念,自有其“理”。中国传统社会流行“升官发财”的话,在中共治下的社会,升官同样可以发财,能够享受许多民众享受不到的特权。南斯拉夫前副总统吉拉斯有一句名言:“权力成为当代共产主义彻头彻尾的化身”。他指,共产主义制度产生了新的特权阶级,“这个阶级是由那些因垄断行政大权而享有各种特权和经济优先权的特权阶级,“这个阶级是由那些因垄断行政大权而享有种种特权和经济优先权的分子构成”^①。吉拉斯长期在南共高层领导圈子中活动,对共产社会的认识特别深刻,他所谈到的,也正是中国大陆普遍的社会现象。中共的官吏,不仅本身享有特质和精神的优厚待遇^②而且他的妻子后代也获得特别的利益,至少在升学、就业、物资供应等方面多得“照顾”^③。

在政治决定一切的社会里,官僚就特别重视“面子”,在生的时候,酷爱权力,追求那种发号施令的“威风”,因为那是个人政治价值的所在,死了则要入八宝山^④。他们的“面子观”也许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生在上世上要有小轿车^⑤死入地狱需上八宝山。”

在这样重视利益和“面子”的官僚圈子里,谁会愿意失去权力甚至成为被咒骂的敌人、叛徒、反革命?社会风气、官民的价值观念、官民利益的悬殊,决定了日后“皇权”争夺战的趋向:激烈化与非理性化,不是“枪杆子里出政权”就是引发出政治清算运动。

三、论功行赏和按资排队的伦理

论功行赏和“按资排队”的政治伦理,也是权力冲突和政治斗争中的重要因素。

中国的历史著作和通俗小说,常常涉及到论功行赏,这是中国社会价值观念的反映。

1 家长制与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

历来不少政治家和皇帝，重视论功行赏对政权的影响。战国时代魏相李悝（前四五五—前三九五），要求国君废除禄位继承制度，实行按功赏禄办法，以求达到“食有劳而禄有功”。秦国左庶长商鞅（约前三九〇—前三三八）的变法，也包括了撤销世卿世禄制度，推行以军功大小定尊卑爵秩等级的新制度，没有建立军功者，即使是宗室贵戚，也不能入于宗室的属藉^{①6}。

这种论功行赏的制度，对当时的政治有良好作用。秦朝覆灭，楚汉相争时，韩信向刘邦议论项羽，特别指出项羽的缺点，在于性格暴烈不能放手任用贤将，又不能对下论功行赏，“至使人有功当封爵者”，“忍不能予”^{①7}。项羽之败于刘邦，相信与此大有关系。

中国的章回小说中，“水浒传”表现民间的论功行赏观念极为精彩。第六十七回“宋江赏马步三军，关胜降水火二将”，描写卢后俊义初上梁山，宋江要卢坐第一把交椅，忠义堂的英雄们马上咆哮起来，李逵说：“哥哥若让别人做山寨之主，我便杀将起来！”武松说：“哥哥只管让来让去，让得弟兄们心肠冷了。”所谓心肠冷了，便是心难服。心之不服，是因为宋江让位卢俊义，违反了论功行赏的政治伦理。卢俊义听宋江说要让位已经大惊，见李、武发怒更慌：“若是兄长苦苦相上，关卢某安息不牢”，卢之惊、慌、不安，也是基于论功行赏的伦理观念，他是“迫上梁山”（宋江、吴用之“迫”与官府之迫）的人，无功于水泊山寨，自不敢也不能（李逵等人的反对）作山寨之主。

这场争论，最后由军师吴用打圆场而平息下来，吴用说：“且教卢员外东边耳房安，宾客相待；等日后有功，却再让位。”吴用着眼于“功”字，便是考虑到卢后俊义初上梁山泊，毫无军功而高居寨主之位，会动摇军心，引起内部混乱。李、武、卢、吴说的话，粗雅有别，立足点却都在论功行赏的政治伦理。

卢后俊义活捉史文恭立了大战功后，是否就坐了第一把交椅？不！

以“法律(梁山泊的“家法”)标准,卢俊义可以为山寨之主,为的是宋江之前的寨主晁盖有此遗言:“但有人捉得史文恭者,不拣是谁,便为梁山泊之主”^⑧。卢俊义既然活捉了史文恭,却不能按照先王遗嘱,登上“继承人”之位,其根源在于情理。卢俊义说:“兄长枉自多谈,卢某宁死,实难从命。”此话完全出自情理而非为了“法制”。第一,卢俊义自觉军功远低于宋公明,喧宾夺主非义也;第二,登“继承人”之位,有违论功行赏的政治伦理,必为众人不满,与其上了台被人臭骂为“贼”而倒下来,不如顺着民意甘居次位,这是卢员外的自知之明。所以,吴用的话很有道理:“兄长为尊,卢员外为次,众人所服。兄长若是再三推让,恐冷了众人之心。”服与不服,完全无关于“法律”的根据(晁盖“遗嘱”),而在于情理通与不通。

中共的起家,与刘邦、宋江、朱元璋等等颇有相似之处,他们聚集饥饿的农民、无业游民和地痞流氓,占据一些“山”(如毛、朱的井冈山,高岗、刘志丹的永宁山)“泊”(如贺龙的洪湖)打家劫寨,然后慢慢把“山”、“泊”(根据地)发展起来。因居于山寨,四居于山寨,四周受到包围,环境非常艰苦,“革命”的成功,在当时只是毫无把握的赌博。所以,通俗小说中暴动农民的思想意识对他们的影响很大。大大小小的山头,不仅产生了“山头主义”,也产生了极狭窄的论功行赏的政治伦理。在当时艰难的环境下,“山”和“泊”随时有被铲平的危险,如果不以论功行赏的伦理行事,很难维持士气,稳定内部,巩固根据地。

中共取得中国大陆政权之后,政治中心从农村转称到城市了,论功行赏的观念却停留在人们脑海里。五十年代初,中共党内就有“红白之争”,高岗认为“红区党”的贡献大于“白区党”,没有“红区党”领导的武装根据地,“革命”就不会成功。因此,他应有较高的联位。

在地方上,也出现了相似的斗争,广东、山东等地的地方(本土)干部与外来艰辛开创出来,“革命”成功后,掌握大权的竟多半

1 家长制与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

是外来干部，这是不合情理，违反了论功行赏的政治伦理^④。

六、七十年代，毛泽东培植以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为核心的极左政治势力。他们的资历太浅，对中共说不上有什么贡献。所以，他们进入中共高层权力圈后，受到一大批老干部的抵制。

论功行赏“按资排队”的政治伦理，往往造成过分重视资历和过去(特别是得政前)的“贡献”，这将影响中共内部的权力斗争。

(一九七三年一月初稿，六月定稿；一九八九年六月略改)

注 释：

①李世民的政变，史称玄武门事变。关于李世民的夺权，参阅：(一)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中篇，乐天出版社重印，一九七二，台北；(二)傅荣成：“隋唐五代史”第四章，中华文化出版事业社，一九六五，台北。

②李显在唐高宗死时(六八三年)登皇位，几个月后为武则天所废。在李显之前被立为太子的李弘(武则天长子)、李贤，均被武则天杀害或放逐；其中李弘是被毒酒杀害的。参阅：(一)欧阳修(宋)等：“新唐书”，卷四“则天顺圣皇后·中宗皇帝”，第八一——一四页，中华书局，一九七五，北京；(二)韩国盘：“隋唐五代史纲”，第六章第三节，第一三七——一四八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七；(三)杨志玖：“隋唐五代史纲要”，第二章第一节，第四三——四七页，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七。

③关于唐玄宗及其以后的宫廷斗争，参阅：“新唐书”高力士传、李辅国传、越王孙傅、王守澄传、仇士良传。

④参阅：(一)范曄(宋)：“后汉书”；卷四“孝和孝殇帝纪第四”及卷十上“皇后纪第十上”，第一一五——一六六页及三九七——四三四页，中华书局，一九七〇，香港；(二)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二编第三章第二节，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四，北京。

⑤列宁“给代表大会的信”(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及口授的几次谈话稿，后来被称为“遗嘱”。直至一九五六年苏共二十六大，这份遗嘱才公开出来。“遗嘱”中提到托洛茨基、季诺维耶夫、加米涅夫、皮达可夫、斯大林

等中央要员，列宁对托洛茨基的评价最高，称他为“现时的中央最能干的的人”对斯大林的评价最差，说他“太粗暴”，建议撤换他的总书记职务。——参阅“共产党人”杂志一九五六年第九期，莫斯科。

⑧托洛茨基的失败，除了因为病和轻敌之外，最主要的是过分重视“合法斗争”，对斯大林不采取及时的反击，以致处于束手就擒的地步。他的亲密朋友越飞（曾任驻中国大使），在自杀前给托洛茨基的遗书就指出：“你缺少的是列宁式的不妥协”。——关于越飞的遗书，参阅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此书中译本书名为“托洛茨基自传”，何伟译，春燕出版社，一九四一，香港。

⑨关于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斗争，参阅：（一）斯大林在“十三大”。作的“关于党的建设的当前任务的报告”、“结论”——“斯大林全集”第六卷，苏联国家政治书藉出版局，莫斯科；（二）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斯大林全集”第六卷；（三）斯大林：“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斯大林全集”第六卷；（四）斯大林：“托洛茨基反对派的过去和现在”，“斯大林全集”第十卷；（五）“托洛茨基自传”，见前。

⑩参阅苏联科学院：“苏联共产党历史”第十章，中译本第四〇一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六〇，北京。

⑪关于斯大林与“新反对派”的斗争，参阅：（一）斯大林：“关于反对右倾和极‘左’倾的斗争”，“斯大林全集”第八卷；（二）斯大林：“再论我们党内的社会主义倾向”，“斯大林全集”第九卷；（三）George Von Rauch: A History of Soviet Russia, Praeger Publishers, New York; 又参照郑学稼中译本“苏维埃俄罗斯史”第四章，六星书店，一九六〇，台北。

⑫参阅苏联科学院：“苏联共产党历史”第十章，中译本四一四页。

⑬季诺维耶夫、加米涅夫、索科里尼科夫被免去政治局委员职务。

⑭在联共十六大之前，斯大林先对“联合反对派”，即“季诺维耶夫——托洛茨基联盟”展开斗争；其后，才在十六大清算布哈林。关于斯大林对布哈林的斗争，参阅：（一）斯大林：“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斯大林全集”第二十卷；（二）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苏联国家政治书藉出版局，一九五四，莫斯科。

⑮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莫斯科举行斯大林五十大寿庆祝会，从此斯大林被称为“党的领袖”，“斯大林——今日的列宁”。——参阅：（一）亚历山大洛夫：“斯大林传略”，苏联外国文书藉出版局，一九四九，莫斯科；（二）

1 家长制与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

郑学稼：“史达夫真传”第十章，亚洲出版社，一九五四，香港。

⑭参阅“青年共产党人”杂志专论“个人崇拜和为消除其在共青团中的残存而斗争。”一九五六年第六期，莫斯科。

⑮参阅“真理报”编辑部：“苏维埃的真正人民制度是巩固的，不可动摇的”，“真理报”一九五六年七月八日，莫斯科。

⑯参阅郑学稼：“斯大林二世——赫鲁晓夫”。

⑰参阅“人民日报”编辑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根据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讲座写成），“人民日报”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⑱根据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委员会决议“全党团结起来争取社会主义的民主”（一九五六年七月二十三日），在斯大林时代，匈牙利的许多政治案件，都是“在非法审讯过程中根据捏造的罪名”而使许多人无辜受害。无辜被捕监禁的中央委员有多纳特（F. Donath）等十余人。参阅“批判斯大林问题文集”第二集，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北京。

⑲波兰统一工人党委第一书记奥哈布，在波兰工人党七中全会的报告“政治与经济局势和党的主要任务”（一九五六年七月二十日），谈到波兰已开展了“争取社会生活民主化”的运动，纠正斯大林的恐怖政策。他又说：

关于个人崇拜残酷真相的揭露，使全党和整个社会感到震惊，这种震惊由……波兰共产党领袖及其主要活动家的悲惨命运及令人痛苦的实况，而特别加剧了。

他指出，在斯大林专权的时候，许多波兰共产党人“由于不正当的逮捕和不公正的控告而受到严重冤屈”，在“许多兄弟国家”，也“造成像无辜处死拉伊克、科斯托夫以及其他许多同志等等这种令人痛心的损失。”——参阅“批判斯大林问题文集”第二集。

⑳参阅“关于波兰目前局势，世界知识出版社，一九五七，北京。

㉑苏共十九大（一九五二）决定，将联共（布）改称为苏联共产党（苏共）。——参阅“苏联共产党历史”第六六五页。

㉒引自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总结报告，参阅“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北京。

㉓参阅“八大”（一九五六）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人民手册，一九五七，北京。

① 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一九五八年)上提出“不断革命论”，强调阶级斗争的长期性，此论调与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有相似之处。参阅“毛泽东思想万岁”第一七五页，红卫兵出版物，一九六九，北京。

② 中共领导人早就提到防范“和平演变”，他们渲染党内斗争的反覆性、长期性，不可调和性。毛泽东在一九六二年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强调了这种观点。参阅“红旗”一九六七年第十期社论“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革命的理论武器。”

在“文革”期间，毛泽东又说过这样一段话：

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会进行多次。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不要以为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参阅“光明日报”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五日。)

在一九六六年五月的政治局会议，林彪更强调了“宫廷政变”的可能性。他说：

毛主席近几年来，特别是去年，提出防止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党内党外，各个战线、各个地区、上层下层都可能出。我所了解，主要是指领导机关。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毛主席为了这件事，多少天没有睡好觉。(参阅“林彪同志论政权问题”，红卫兵传单，一九六六年。)

从上列所引材料可以看出，晚年的毛泽东对“皇权”丧失充满恐惧感，也可以看出中共党内充满政治危机，未来的斗争会很复杂。

③ 引自陶渊明(三六五—四二七)的“归去来辞”。

④ 参阅：(一)陈寿(晋)：“三国志”卷十九；(二)李宝钧：“曹氏父子和建安文学”，中华书局，一九六二，北京。

⑤ 引自蒲松龄：“夜叉国”，参阅“聊斋志异选”，张友鹤选注，中华书局，一九六五，香港。

⑥ 没有在中共统治下的社会生活过的人，也许不会了解这个普遍存在

1 家长制与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

“做官当权优越”的价值观念。北京、上海等地报刊曾谈及此事，上海作家协会机关刊物“文艺月报”于一九五七年六月号发表“一品官，二品客”，对人们重视“官衔”的现象有精彩的描写，谨摘录如下，供读者参考：

从“文汇报”上读到一篇访问陈学昭同志的通讯，其中有这样一段：

她回顾了初到浙江的滑稽局面。因为在人们的习惯中还没有作家这种印象，以为这个人是犯了错误，所以才下乡的……在一般人的心目中，都还是看重“官衔”的……当初初来杭州的时候，人人都侧目而视……那种目光似乎表示着：“你是什么东西！”

前些时在一个会上，听到周立波同志也谈到类似的情况，联系到别的一些作家的反映，觉得这种感受决不止是他们两位的。……周立波同志说，开初下去时，人们是有些疑惑的。“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这句话现在还起作用，……反正你城里不住，跑到乡下来，其中不无蹊跷。不少人还有这样的成见，或者迷信：一品官，二品客（客商）。你既非官又非商，那你很可能是个“什么东西”了。你之所以非到农村来不可，在大致是“削职为民”吧？立波同志还说，当时湖南刚批判过一阵子李四喜思想。即使等到知道你没有犯什么错误，可是你丢了干部的职务不当，至少也是李四喜式的退坡思想吧？

反正不光彩，甚至还有问题。

当然，住久了总还是要弄清楚的。后来据说人们又尊称我们的作家叫“周部长”了。他们以为既然这样，那么官衔一定不小，叫一声“部长”大致差不离。

文中提到的陈学昭、周立波，均是大陆作家，后者曾得“斯大林文学奖金”，著有长篇小说“暴风骤雨”、“铁水奔流”及“山乡巨变”等。

⑩中共的官僚不仅职业化，而且是终身化，只要能度过所有政治难关，做总理、副总理、部长、省长的，直至死亡时仍然是官（如陈毅、谢富治、叶季壮）。可是，如果度不过政治难关而垮台，则他会丧失大半的自由和朋友（甚至完全丧失），改行几乎是不可能，寂寞和劳役则避免不了。

⑪参阅 M. Djihhas（吉拉斯）：The New Class（新阶段），Praeger Publishers, New York, 1957。

⑫中国大陆的等级制度很严密，高级干部（一至十三级）享有各种特权，

物质享受与老百姓差别甚至。关于干部等级和特权，可参阅“中共中央财政法规汇编”，以及“文革”时（一九六六—一九七六）红卫兵揭露高干生活的材料。

⑳“文革”期间暴露的材料，显示高干的妻子儿女也享有特权，儿女们从小进专门为高干子女而设的中小学，如北京的八一小学、八一中学、一〇一中学，进的大学是最好的。由于中共人事制度强调“政治背景”、“家庭出身”，高干子女从学校出来，大都获得良好的职业，升迁的机会也特别多、特别好。

㉑有一篇清算钟匡的文章说：“在追悼恺丰”引者按：中共中央前宣传部长同志时，他站的地位比别的同志距离灵棺远一些，他也不舒服。他在地位、待遇、才能上，总和别人比（参阅“中国电影”月刊，一九五七年十一、十二月号）。不少报刊也刊载了类似的文章。从这些文章不难看出，干部非常计较权力和地位，家属对死去的亲人的待遇也很计较。

㉒十三级以上高级干部（小灶、小轿车阶层）享有较好待遇，不到十三级不能享用小轿车，达到十三级未必有小轿车。

㉓参阅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二册第一章，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四，北京。

㉔参阅司马迁（汉）：“史记”卷九十二，淮阴侯列传。

㉕参阅施耐庵：“水浒传”第六十八回“宋公明夜打曾头市，卢俊义活捉史文恭”。

㉖初期参加中共“革命”的人，多半是文化知识很低的农村青少年、徒工，他们只能阅读“水浒”一类的通俗小说，这些小说对他们的影响相信较大，他们很少有恩会接触马克思、机格斯、李卜克内西、蓓蓓尔、列宁的理论，对洋教条恐怕很陌生。不少中共高级干部就透露，他们小时候爱读“水浒”等通俗小说，受了“忠义”、“劫富济贫”一类观念的影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回忆他早年当印刷徒工的生活说：“我不间断地看了许多旧小说。像‘水浒’、‘三国演义’、‘七侠五义’、‘西游记’、‘洪秀全传’等等。从这些书里，我找到了知识的派泉。”——参阅“老工人话当年”第二辑，工人出版社，一九六〇，北京。

引 言

历史未必重演，但历史又往往在重演或循环。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中国大陆发生学潮。它是对中共“家长权威”的疏离。它不同于十年前的天安门事件和二十年前的红卫兵运动，但学潮前的“言论假期”和学潮后的秋后算帐，与三十年前的“鸣放”和“反右”有些相似，都给人一种“阳谋”的印象。

在八六学潮发生之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常务副总理万里发表一篇演讲，题为“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它有助于探讨学潮发生的社会背景。

他说：

为发展科学理论，首先需要创造一种民主、平等、协商的政治环境。领导者要尊重人们充分发表意见的民主权利，不要害怕别人讲不同意见的话，甚至讲反对自己的话。

过去说“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这是正确的，但还有点消极。积极的说法应该是：“言者有功，闻者受益”①。

万里的演讲发表后不到五个月，中共又重覆三十年前的政治错误，从鼓励知识分子进言，声称言者有功，到压制学生温和的民主呼声，以“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为名清算知识分子精英，中国大陆的政治生活又陷入万里说的“十分可恶”的“引蛇出洞的”阴谋中。

中共主流派鼓励进言无信的包袱去清算文人，并且使胡耀邦“半下台”，无不显出学潮并非孤立的事件。

现在，学潮已经平息，正是海外知识分子全面清理其脉络的时候。本文将试析“小鸣放”和八六学潮的社会背景，胡耀邦“半下

台”和邓小平“批自由化”的原因及其影响。

第一节 言论假期及其社会背景

中国大陆的学生示威游行，于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五日开始于安徽合肥，然后迅速扩大到许多大中城市，形成追求自由民主和人权的浪潮。

学生的政治诉求(期望)有两个层次。较低的层次，是围绕自身直接的小利益，诸如要求学校调整收费(涨价太猛)，改善伙食；较高的层次则是面向社会，他们主张尽快推行政治改革，让社会迈向法治和自由民主轨道。他们还特别呼吁确保新闻自由和人权。

高层次的政治诉求，表达了学生对专制政体的失望，显示他们关怀社会和参与社会改革的理念，也流露了强烈的“超前情结”——超越中共现行政策，去启迪民智和促进政治改革起步的情结。

八六学潮和知识分子的“启蒙”活动，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思想启蒙运动”^②的延续。

学潮是自发性的群众运动，不是中共主流派在幕后策划，更非在大学教授有计划组织下发生的。但是，在主流派宽容下的“言论假期”和知识分子精英的革新言论，激发了学生对现实社会更多的反思，这种意识和观念的影响，无疑是学潮的催化剂之一。

一、中共内部存在三个主要集团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共举行十一届三中全会，对“文革”大翻案。会后，邓小平和陈云逐渐处于中共中央的主导地位，并逐步推行了“新经济政策”。

在这次会议之后的几年间，中共内部既有思想观念和政见的

分歧③，亦有利益和权力的冲突④，松散的政治集团也相对存在。

推动经济体制改革较具开拓性的一派，是中共的主流派，也可称为经济改革派，以胡耀邦、胡启立、赵紫阳、万里为代表，前两人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后两人主持国务院。

另一派是僵化派，也可称为极左派或保守派，以第一代的彭真、王震、胡乔木和第二代的邓力群为代表。

介于这两派间的是观望派。其中，有一九八七年的国家主席李先念、政协主席邓颖超、中共中央顾委会副主任宋任穷等。除了这些第一代元老外，还有第二代的姚依林、余秋里、王任重，第三代的李鹏、倪志福等。他们又可称为左派。他们均曾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或书记处成员。

小平和陈云则是超越于这三派的中共家长。

中共政治集团的分野及组合的变迁，相当复杂，作者将会另写一篇论文详细分析。本文略为提及中共的三个主要派别，是因为“言论假期”是由主流派营造出来的。秋后算帐则是来自僵化派的压力，由家长邓小平“拍板定案”的从“言论假期”到秋后算帐的激变，包含了中共内部政治集团斗争的因素。

二、八五年的改革和文人的呐喊

中共报刊并无“言论假期”的名称，这是作者给“小鸣放”格局冠上的别名。

在一九八六年三月之前的一年中，主流派有逐渐“松绑”之念，略为放松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控制，鼓励他们加强变通马克思主义的探索，以利于更新观念，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

自一九八六年三月至十二月，中国大陆文化界出现“小鸣放”的局面。这期是，中共主流派控制大局，扩大了改革的尝试。当然，它获得家长邓小平某种程度的鼓励或默许。

一九八四年底，作家协会举行第四次代表大会，胡启立代表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祝词，内有“创作必须自由”之语^⑥，这句话被文艺界为放宽限制文艺创作活动的讯号。

一九八五年三月，中共中央下达“科学技术体制改的决定”宣言“反对滥用行政手段干预学术自由”。它说：“要真正做到尊做到尊重科学技术人才，就必须保障学术上的自由探索、自由讨论，使人们无所畏惧地去追求真理”^⑦。

一九八五年五月，中共中央公布“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让高等学校扩大“办学自主权”^⑧。

这一系列的会议和文件，对知识界的思潮颇有影响。社会科学界对“学术自由”的呼吁，合肥数间大学试行“民主办学”，就是受其影响的实例。

一九八五年春，具强烈革新意识的知识分子精英，怀着“突破禁区”的使命感，在报刊上鼓吹学术自由。

在“论学术自由”一文中，新一代理论家吴晓明把“学术自由”称为“许多志士仁人为冲破某种沉闷空气而发出的急切呼唤”^⑨，他用了“志士仁人”的名称，可以想见争取学术自由的艰险，以及进言者抱着愿意付出巨大代价的狂热。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主义研究所所长苏绍智表示，只要不违背宪法和法律，学术自由应当受尊重和保护。但他慨叹“学术自由”姗姗来迟^⑩。

一九八五年二月，北京社会科学界举行座谈会，表示期望有“文学创作自由”和“学术探讨自由”。三月，上海社会科学界也举行一次集会，广泛讨论了学术自由的必要和迫切。与会者认为，学术自由是“整个社会思想自由的一个组成部分”，“是高度民主的一个重要方面”^⑪。

三、朱厚泽的宽松论与言论期

一九八六年三月，大陆文化界进入了相对的“宽松期”，亦即“言论假期”。其中，凡正平六八八一版，前文对会斗同批文卷

中共主流派和知识分子精英都在鼓吹“全方位改革”，并尝试冲破一些禁区，大家议论纷纷，气氛十分热闹。对于知识分子一些“离经叛道”的言论，中共有关机构如中央书记处、中央宣传部、社会科学院，都采取比较宽容的态度，它们不仅未清算“敢言”和“敢于创新”的印象。

不过，中共主流派提醒知识分子，不要违背四项原则，不要全盘西化^⑫。他们只是把“政治鸟笼”^⑬放大一些，让鸟笼内的知识分子，有较为“宽松”的活动空间，他们并不放弃鸟笼。

“言论假期”的引路人之一，是中共中央宣传部长朱厚泽。自一九八六年三月起，这位有革新理想的中共第三代高级干部，支持胡耀邦“宽松化”的构想，特别热心宣扬“宽松论”。三月间，他参加出版工作者协会代表大会时，发表演讲“文化气氛和文化开放”，主张在文化界创造比较和谐、协调的气氛，形成“比较宽松的环境”，以利于不同观点的争论。他认为，除了科技之外，思想文化也可以“开放和引进”。他说：“在学术思想、文化思想、经济思想上，我们仍然要吸收外国的好东西”^⑭。

四月，朱厚泽插手处理刘再复事件和马丁事件^⑮，压抑了文化界极左派的清算狂。在文艺界的一次集会上，他再次提到要“创造融洽和谐的气氛”^⑯。

七月，中共中宣部召开全大陆的文化局长会议，部署如何创造宽松环境。朱厚泽在会上的演讲“关于思想文化问题的几点思考”，呼吁大家对文化观念要有突破，对不同的见解和意见不要急于压制；对不同意见者采取宽容、宽厚的态度，让社会环境“宽松”

一些^⑮。这就是影响深远的“三宽论”。

四、万里的点火篇富有政治魅力

在文化局长会议之前，则一九八六年五月，中共报刊纪念“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三十周年，较为广泛的讨论了学术自由和“文化发展战略”。在这个月，中共上海市委书记芮杏文也支持胡耀邦、朱厚泽的意见，在上海主办了研究“上海文化发展战略”的大会，并制订“上海文化发展战略建议”^⑯。这一类的会议和讨论，都充满“宽松”的论调。

在文化局长会议的那一个月，中共召开“全国软体科学研究工作座谈会”，万里代表书记处发表政策演讲，即引言提到的那一篇。他认为，不仅学术可以自由讨论，政治和政策问题也可以讨论，知识分子要参与决策的咨询。

更为难得的是，万里鼓励知识分子“言无禁忌”大胆进言，呼吁高干结交净友，“平等地、民主地经常交流思想，沟通信息，讨论问题”。他说：

每个领导者都应该有几个有胆有识的亲密朋友，特别要有几个敢于提出不同意见、敢于当面直言不讳的言友，即使在封建时代，少数贤明帝王还能礼贤下士，结交几个谏臣密友，我们共产党员不是应该做得更好些吗？^⑰

这篇轰动一时的演讲，虽带有些个人的政治理想和“政治领导风格”，但大体是传达中共主流派对知识分子的新政策，至少是主流派营造“宽松”环境的试探。当时僵化派未必赞同此政策，却也没有找到反击的适当时机；观望派则因为邓小平对主流有某种程度的默许而静观变化。

万里的演讲使知识分子感到，主流派把一种新的讯号传给他

们：充许他们享有“法律”之内的学术探讨和言论的自由。就这一点来看，它无疑是极富政治魅力的“点火篇”，它使知识分子以为中共当权者鼓励进言，因而点燃了心中真诚的火，热心投入了“小鸣放”。

万里的讲话，也激发中共报刊放宽言论的尺度，作小规模“广开言路”试验。八月三十日，钱李仁和谭文瑞主持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以“政治问题可以讨论”为题呼应万里的讲话。过去，政治问题和政策是由“党”或“党”的家长决定的，知识分子和中共党员都不能议论其是非，即使是政治局委员如彭德怀，在中共中央全会或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发言，只要略为不合“家长意志”，便被视为“反官反社会主义”的罪证。现在中共主流派和党报说可以讨论，当然是比较“宽松”了，这是中共政治宣传上的一项小突破。

不过，“人民日报”评论员的文章，除了对过去的文字狱有“不堪回首”之叹，对于现实生活中难以消除的“左毒”，也有一种“无力感”^①。

一九八六年九月，中共召开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表示要提高人民的科学文化素养，这是提高人的素质加强“软体建设”的一种计划，也与人际关系“宽松化”的构想有关^②。

九月以后的两个多月中，各地报刊发表大量文章，讨论一些敏感话题，鼓吹学术自由，实行民主，突破马列主义。还有知识分子精英呼吁，放弃“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口号和政策^③。精神英分子对社会制度的反思和对改革的构想，放水准远超过一九五七年时的“鸣放”。

五、在安徽合肥建民主办学试点

在“言论假期”中，万里的政治魅力，不仅在于“点火篇”塑造了宽容的形象（鸟笼内的宽容），而且建立和“指导”了合肥的“民主办学”试点。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万里在合肥召集十二所大学负责人和教开会^①讨论“民主办学”的取向。“民主办学”的最重要堡垒，是合肥的中国科技大学。万里和国务院放手让校长管惟炎、第一副校长方励之去试验。这两位科学家的经验，于十、十一月获“人民日报”大力介绍^②。

管惟炎和方盛之在科大实行教授治校，培植学生的民主意识。这是三十年多年来大学教育的一项最具挑战性的改革。

在培植“民主办学”的政治试验品的同时，中共主流派也支持“民主选举”的尝试——广东深圳经济特区蛇口的负责人袁庚，试行“干部民主选举”和“民主批评”。正如对“科大经验”的赞赏一样，主流派控制的报刊对“蛇口经验”大力推荐^③。

合肥和蛇口的试验，旨在寻求“权利配给制”下的民主渠道。这种“鸟笼”下的政治改革小试验，使具独立思考能力的一批大学生产生了争取民主和个人权益的意识，进而促成政治改革全面推展的冲击力。这自是合肥学潮发生的一个诱因。

六、主流派寻求改革突破与失控

中共主流派开放“言论假期”，是因为四个现代化建设需要知识分子的才智，所以必须有“宽松”环境，让他们发挥潜能；主流派也想藉他们的理论探索，改善决策的程序，提高政策决定和推行的层次与效益。当然这还是未摆脱“利用”知识分子的旧框框。

就“利用”的层面而言,主流派的另一用意,是藉“小鸣放”制造政治改革的“舆论”。

中共虽在一九八六年提到要实行政治改革,却一直未作出正式的决定。实际推动经济改革的主流派发现,政治上不作某些改革,经改便受原来政治体制和政治理论的牵制而难以深化。所以,它开放了“言论假期”,以促进政治改革的起步,并期望政改能与经改互动,产生“同步现象”。这是当时主流派与知识分子精英和学生的一种共识。

尽管有这种共识,但观念和政治诉求的差距仍存在。主流派虽宽容知识分子在“鸟笼”下的“鸣放”,支持学生争取小范围的民主(如区人代的选举),却不赞同学生上街游行,也反对知识分子过分“煽情”以致僵化派有机可乘,使暂时观望的干部倒向僵化派。

科大学生因不满区人民代表选举不公发起示威,在方励之劝阻之下仍上街游行。后来,在各地学生中引起了连锁反应,这就使形势急转直下。在主流派对学生“失控”之后,“言论假期”便演变为僵化派“引蛇出洞”围击的格局,胡耀邦万里陷入自向难保的困境,知识分子精英和游行学生也就难逃受批判的命运。

第二节 胡耀邦半下台主要原因

学潮发生之后,中共免去胡耀邦的总书记职务,开除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的党籍,在知识界展开“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就是中共僵化派的秋后算帐。

一九八二年时,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说,“资产阶级自由化”是“反对和破坏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否认、反对和破坏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要求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领域内摆脱社会主义的轨道和实行资本主义的所谓自由制度”^⑥。一九八六年九月,中共十二届六中

全会的决议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定义是：“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主张资本主义制度”^①。

依上述的解释，“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从“言者无罪”的“鸣放”，到罗织“反党反社会主义”罪名，岂非一九五七年“鸣放——反右”的历史重演？这显然不是胡耀邦、万里之辈愿意看到的事实。它的出现与中共党内政治斗争有错综复杂的关系。

一、中共内部的政策和利益冲突

多年来，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渐推行，激化了中共党内的政治斗争。

中共僵化派不赞同主流派的许多政治主张和经改构想。主流处理干部贪污等经济案件时，使僵化派的一批子弟被调查或入狱，两派的关系处于紧张状态。八六学潮的发生，使僵化派找到了藉口，对主流派发动了反击。

西方和日本的观察家都把邓小平列入胡耀邦一派，这就难以解释胡耀邦的免职从宏观的角度去考察，邓小平是中共家长，他超越于两派之上，是党内政见、利益、权力冲突的平衡器，像过去的皇帝或有实权的太上皇，是调节各派及决策最后拍板定案的权威和实力。

邓小平热心于经济改革，扶持胡耀邦上台，却不同意胡耀邦宽容知识分子的“越轨言论”，对八六学潮处理过于软弱^②。胡耀邦的“半下台”，是邓小平裁决下的暂时妥协安排。所谓“半下台”，是胡虽失去总书记职务，却仍保留政治局委员和常委之职。这样的安排，既满足了僵化派的政治诉求，又不过分打击主流派，邓小平则仍可保持家长的地位。当然，胡耀邦已走入“政治黄昏期”。

二, 八六学潮失控和经济的因素

西方和日本的记者及观察家认为,胡耀邦“半下台”的近因,是迫邓小平早日退位,大有“逼宫”夺权之嫌。这是把胡耀邦“幼稚化”的猜测,是很难使人信服的。

胡耀邦在中共政治斗争中的历练长达五十余年,决不会幼稚到急急赶邓小平下台。如非发生八六学潮而且引起连锁反应,邓小平实是他在台上的主要支撑力。

真正的近因,还是在学潮本身。学生上街游行,已是僵化派不能容忍的事,他们却还表示要深入农村和工厂,与工农群众串连,有的人开始展开“挂钩”活动;参加示威者中,又有不少工人和职员。这就使邓小平和僵化派都担心学潮会演变为工农介入的群众运动,造成局面动荡,因而必须快刀斩乱麻,迅速强压下去。

不管是中共家长邓小平还是僵化派,都有强烈的“政权危机意识”,政权的安全是他们心目中最重要的事,他们习惯了威权主义政体的动作。北京的学生不听劝阻上街游行,北京市下令禁止未经批准的游行之后他们依然故我,甚至聚众烧毁中共北京市委的机关报“北京日报”。此外,较早以前,方励之的演讲直言批评了僵化派及其家族的“不正之风”这些都使他们有“权威失落感”。

在“政权危机意识”和“权威失落感”之下,邓小平镇压学生,清算知识分子精英,也就很自然了。这与“文革”时“批倒搞臭”的一套并无二致,这就是家长借事立威的政治手段。

胡耀邦“半下台”的另一个因素在于经济。

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行,挽救了“文革”造成的经济危机,生产力有一些发展,一部分关于经营之道者收入增加,生活颇有改善。但是,“新经济政策”之下的“利益再分配”,使不少人未获实惠,没有手艺、缺乏良好“关系网”或不善经营者,在“利益再分配”中受损

失。经改下的物价上涨,不少官吏的贪污勒索,走后门的风气极盛,又造成社会的不满情绪。僵化派使得用这些社会现象,对主流派施加压力。

三,知识分子精英独立角色意识

胡耀邦被拖垮和秋后算帐还有一项因素:知识分子精英的“独立角色意识”,与威权政体的“指令控制意识”发生冲突。

知识分子精英追求独立的人格和独立的思考^⑨渐渐产生“权利自主意识”^⑩。他们认识,学术自由、民主权利等等,本是知识分子应有的权利而不是“恩赐”的。方励之就呼吁知识分子,“把屈着的腰挺起来,不要唯上是从”,“更不要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某某官员的恩赐上面”^⑪。这种疏离中共“指令控制”的趋向,使邓小平和僵化派有“失控危机感”。

知识分子精英又想扮演社会改革的先驱角色。这种“独立角色意识”,使他们有引言提及的“超前情结”:想走在中共党组织和政策制订之前,在群众中展开“启蒙”活动。

中共却一直视知识分子为“依附角色”,不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的一切是“党给予的”。这种恩赐观念和“指令控制意识”之下,知识分子一直是中共“利用”和“使用”的对象。所以,有人叹息知识分子“仍不是真正的主人,命运掌握在别人的手中,多少还有些供人驱使的‘仆’的味儿”^⑫。

知识分子精英的“独立角色意识”,与威权政体的“指令控制意识”发生冲突^⑬中共便对知识分子不断展开政治清算。远的且不去说,在八十年代前半期,就有一九八一年的“批自由化”,八三、八四年的“清除精神污染”。八七年的“批自由化”,也含有家长教训不听话的味道。

第三节 秋后算帐产生负面影响

胡耀邦“半下台”和秋后算帐的负面影响很广泛。最主要的是：中共再次给人“无法”、“无信”的印象，堵塞言路而阻挠了社会改革；导致经济体制改革放慢，政治体制改革难以起步；一国两制在香港的推行，也会面对更严重的信心危机。

一、中共的家长权威远高于法制

罢免胡耀邦的“非法”，再次暴露中共的家长权威高于法制，或者说“权大于法”。

按照中共党章第二十一条的规定，总书记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和罢免，但一九八七年一月十六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却把总书记的职务免去了。最荒唐的是，出席会议者，有三分之一的并非中共中央委员或候补委员^④，他们绝无“法定”权力决定总书记的去留。这恰好表明，中共的权力结构仍停留于家长制，家长和元老的权威，排除了党内的法制和民主。

中共党内尚且没有真正的法制和民主，社会要走向法治和民主之道，便如同梦幻。中共家长和僵化派不顾主流派对“言者无罪”的承诺，变“小鸣放”为“引蛇出洞”，给人很大的教训：中共缺乏“立信”的诚意。这就加剧了社会上存在的“三信危机”^⑤。

秋后算帐的另一后遗症，是言论被堵塞。这次被公开点名清算的文人不多，但造成的社会恐怖心理却不轻，还有多少人会相信中共的承诺而讲真话？“文革”的极左势力本未彻底清除，意识形态的“左毒”仍然很深，中共家长却又来“反右”，这就使极左势力抬头，对学术探讨和文艺创作造成困扰，既妨碍了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和创新探索，也阻挠了社会改革。不仅政治改革受阻延，经济改

革的步子也会放慢,至少价格体系的改革乃至对企业的“放权”都会缩小范围或把进程减速。政治清算也打击了经济改革者的信心,加重了他们的顾虑,却刺激了抵制改革者的气焰。

二,政治起伏大造成了政治阴影

尽管中共不会因“批自由化”而放弃对外经济开放,但外商的投资心理或受影响。政策的起伏大,政局随时会突变,给外商投下难以消失的政治阴影,投资信心的建立和维持,也就可能有困难。

秋后算帐也使“接班群”的计划受到困扰,干部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构想,会受到“三化”之外的僵化干部更多的干扰。

由于前述的“无法”、“无信”的形象,中共在香港推行“一国两制”面对的民众信心危机,相信也会更严重。在香港这种高度商业化的社会,人们深信法治、信用和自由是经济繁荣的根基。这种经验的认知,很自然会对中共的承诺有疑问。

注 释

①万里又说:

为了创造民主、平等、协商的政治环境,必须坚定不移地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不但对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实行这样的方针,对政策研究、决策研究也要实行这个方针;不但对自然科学要实行这个方针,对社会科学也要实行这个方针。

双百方针提出已经三十年了,可是在过去很长时间内,这个方针基本上还没有得到真正的贯彻实施,一度甚至把它当作“引蛇出洞”的所谓斗争策略,这是十分可悲的。这个方针不能得到贯彻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过去往往把政治问题理解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这个概念带来了很大的副作用。

——引自万里：“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课题”，“人民日报”一九八六年八月十五日，北京。

②关于“思想启蒙运动”，请参阅丁望：“试论中国大陆的思想启蒙运动”，“明报月刊”一九八二年一月及二月号，香港。

③(一)参阅裴元秀、李秉忠：“认真总结历史经济搞好国民经常调整”，“社会科学研究”双月刊，一九八一年三月第二期，成都；(二)陈兆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政治理论变革的反思”，“政治学研究”双月刊，一九八七年一月第一期，北京。

④华国锋于一九八一年六月失去中共中央主席、军委主席职务。在这以前，他的政治伙伴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等先被逐出政治局。这是中共内部利益和权力冲突的一次摊牌。

⑤中共干部粗糙的三代划分是：抗战(一九三七)前的干部为第一代，从抗战发生到中共建立政权前(一九三七—一九四九)的干部为第二代，一九四九年后的干部为第三代。

⑥参阅胡启立：“在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人民日报”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三十日。

⑦参阅“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人民日报”一九八五年三月二十日。

⑧参阅“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光明日报”一九八五年五月二十九日，北京。

⑨参阅吴晓明、俞吾金、周义澄：“论学术自由”，“解放日报”一九八五年一月二十三日，上海。

⑩苏绍智说：

学术自由仍然没有被公开地明确提出，独立思考、自由探索的创新精神仍然未能破土而出，“双百”方针没有真正很好贯彻，其阻力盖来自长期“左”的影响。

——引自苏绍智：“学术自由与学术繁荣”，“文汇报”一九八五年二月四日，上海。

⑪参阅：(一)李存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一九八五年迎春座谈会纪

2 从“言论假期”到秋后算帐

要”，“中国社会科学”双月刊，一九八五年五月第三期，北京；（二）“上海理论界对学术自由问题的探讨”，“解放日报”一九八五年四月三日。

⑭参阅朱厚泽：“文化气氛和文化开放”，“读书”月刊，一九八六年第六期，北京。

⑮中共的计划经济是鸟笼经济。陈云认为，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的关系，是鸟笼与鸟的关系。——参阅“中国金融”月刊一九八三年第一期第三页，北京。

中共在政治上有“四项原则”——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党的领导，也造成了“政治鸟笼”。

⑯同⑭。

⑰刘再复是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马丁为经济研究工作者，关于他们被围攻的事件，参阅：（一）陈涌：“文艺学方法论问题”，“红旗”半月刊，一九八六年四月第八期；（二）潘凯雄、贺绍俊：“关于文学主题性问题的探讨”，“人民日报”海外版一九八六年八月十一日；（三）马丁：“当前我国经济学研究的十大转变？”，“世界经济导报”一九八六年四月七日，上海；（四）陈鸿斌：“马丁访问记”，“世界经济导报”一九八六年四月二十一日。

⑱参阅文桩：“要进一步创造融洽和谐的气氛”，“文艺报”一九八六年四月十二日，北京。

⑲朱厚泽说：

“人民日报”有一篇文章，讲到宽厚、宽容和宽松。三个“宽”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对于跟我们原来的想法不太一致的思想观点，是不是可以采取宽容一点的态度；对待有不同意见的同志是不是可以宽厚一点；整个空气、环境是不是可以搞得宽松、有弹性一点。

——引自朱厚泽：“关于思想文化问题的几点思考”，“中国文化报”一九八六年七月二十三日，北京。

⑳参阅“解放日报”一九八六年五月十五日，第一版。

㉑万里又说：

只有在高度学术自由的气氛中，才能才思泉涌，触类旁通，独立思考，提

出真知灼见。也只有在高度政治民主空气中，才能言无禁忌，力排众议，慷慨陈情。软科学研究应该只尊重客观事实，崇尚真理，不迷信权威，不屈从个别领导人的意志。

引文同①。

⑳参阅：“政治问题可以讨论”，“人民日报”海外版一九八六年八月三十日。

这篇文章说：

实践经验表明，政治问题几乎总是与学术问题纠缠不清。哲学、社会科学界不少专家学者本来潜心于学术研究，并无涉足政治问题的奢望，一旦被人指鹿为马地揭露出学术问题中的所谓政治问题，便被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而大受其苦，甚至遭灭顶之灾。在停止搞“阶级斗争为纲”的今天，是否就可以划清二者的界限了呢？仍然极难。

它又说：

政治问题不允许讨论的影响还不能说完全消失了。有少数同志依然恪守着过去的一套思维模式，习惯于抓住人家讲话或文章中的片言只语，把学术问题说成政治问题，而且说成是“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如果有人敢于对现实政治问题发表一点与众不同的见解，那就更要被视为大逆不道了。这种观念不改变，这种习惯不克服，余悸怎能完全消除，思想怎能完全解放，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怎能完全建设起来呢？

㉑西方记者和观察家多认为，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的决议显示僵化派反击主流派的胜利，我则认为，这项决议的主旨在提高人口素质，与主流派的改革构想有关。请参阅丁望：“北京将强化‘软体’的改善——中共六中全会与人口素质”，“信报”一九八六年十月二日，香港。

㉒参阅李春光：“政治问题应当自由讨论”，“新观察”半月刊一九八六年八月第十六期，北京。作者系北京“中国音乐学院”教师。

㉓参阅“学校领导要关心了解学生”，“解放日报”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四日。

2 从“言论假期”到秋后算帐

⑭参阅鹿舫：“民主办学在中国科技大学”，“人民日报”一九八六年十月二十二日、十月二十六日、十月三十一日、十一月四日、十一月十四日。

⑮参阅胡绩伟：“从蛇口的一次批评报导看政治体制改革”，“南方日报”一九八六年八月十九日，广州。作者是“人民日报”前社长，发表此文时任人大常委，是主流派干部。

⑯引自胡乔木“关于资产阶级自由化及其他”，“红旗”半月刊一九八二年四月第八期。

⑰参阅“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新华月报”一九八六年第九期，第九页，北京。

⑱胡耀邦被免去中共总书记职务后，中共报刊大量发表邓小平“批自由化”的言论，包括批评干部在“自由化”思潮前的“涣散软弱状态”。——参阅苏吉：“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强大思想武器”，“人民日报”一九八七年一月十七日。

⑲方励之对学生的演讲，特别强调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新观察”提到，有一位青年作家谈做人的原则：“当领导犯错误甚至对于持不同意见者进行打击报复，或者无中生有地施以惩罚时，他的态度是：‘逆来不顺受，掷头论是非。’”——参阅共工：“评‘逆来不顺受，掷头论是非’”，“新观察”半月刊一九八六年十二月第二十四期。

⑳参阅严训：“知识分子屈从于权力总把任途当前途”，“世界经济导报”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㉑参阅戚浩：“树立新的观念”，“世界经济导报”一九八六年四月二十八日。

㉒“人民日报”一篇罗织罪名清算方励之的文章，显示这种冲突难以调和，它说：

方励之的确实太狂妄了。方励之的倚才自恃，俨然以知识分子，尤其是八十年代青年学生的“救世主”自居，似乎人们都是“阿斗”党和政府什么都错了，马列主义全都失灵了，而唯独他的一套浅薄的“理论”才是济世良方。

——引自朱雅轩、朱荣林：“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不容挑拨”，“人民日报”一九八七年一月二十日。

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公报透露，出席会议的有十八个政治局委员和两个候补委员，四个书记处书记，二个“中纪委”负责人，十七个“中顾委”负责人。其中十七个“中顾委”负责人都不是中委会成员。

⑮指对中共和社会主义的信仰、信心、信任危机。

3“非马”与“守马”之争：

家长权威下的政治集团

写于一九八七年三月二十四日

发表于潮流月刊八七年四月总第2期

有的记者问及胡耀邦同志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一事。彭真委员长说，胡耀邦同志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工作大体上可分为两段。他头一段的工作不能说没有失误，但大体上是可以的，他自己也比较谦虚。后一段就逐渐发生了问题，不仅是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方面的失误，主要在对待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上，他时而坚持时而不坚持，时而讲时而不讲，没有彻头彻尾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彭真委员长说，我们党办事有个民主集中制原则，我们对问题都是集体决定，分头执行，个人要服从组织，少数要服从多数。胡耀邦同志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没有服从集体决定，违背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由于这两方面的问题，大家对他的意见很多。对这些问题，我们很早就给他提了出来，但他听不进去。后来他自己也觉得工作做不下去了，才提出了辞去总书记的职务。经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讨论，同意他的辞职，又经政治局讨论，也同意他辞职，这样才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出接受他辞职的决定，提请下次中央全会追认，政治局是有这个权利的。

图 5, 北京“新华月报”刊出彭真评击胡耀邦的讲话(1987年4月8日)。

引 言

经济体制改革引起的社会变迁和利益再分配，对中共内部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力，高层的政见分歧和权力斗争不易调和。一九八七年一月胡耀邦的“半下台”和随之而来的“批自由化”，是党内斗争向社会的又一次扩散。

思想观念和政策的分歧，利益和权力的冲突，是政治集团形成的诱因。关于中共政治集团的组合，作者在八十年代初发表的“政策、权力冲突与政治集团”有过论析^①。在这篇论文中，作者分析了政治集团组合的三种因素：意见团体、利益团体、历史派系渊源。意见团体是指相同的思想意识和政策意见组成的参政群；利益团体则是因权力、地位和经济上的共同利益而形成的一股政治势力；历史派系，是长期的部属关系和私人感情混合形成的。对于这三种因素，本文不再详细分析。

中共政治集团的组合，经常发生变化。这几年来，中共干部的历史渊源，对政治集团的组成不像“文革”时那样重要了，意见和利益的因素却更为凸出。

本文将围绕思想观念和“批自由化”的政策分歧，界定中共党前的政治集团。外国观察家大都把中共的政治集团“两分化”，邓小平和陈云分列入两个对立政治集团。本文不赞同“两分化”，本文除了要分析中共主流派与僵化派的冲突之外，还提出一个观点：邓小平是居于各政治集团之上的家长，这是中共威权政体下的产物。

第一节 有三个主要的政治集团

中共于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在这之后，北

京逐步推行新经济政策。在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在城市开展经济体制改革，开辟沿海对外经济开放区，促使中国大陆的经济发生很大变化，社会的变迁也加速。

现在，中共中央和地方的大部分当权干部，对改革经济体制以求发展生产力，大体上是有共识的。他们的主要歧见，在于经改的一些具体政策，特别是对私有经济的“宽容度”，对外经济开放的幅度和速度，如何对付外来的影响，经改深化的目标和速度。

使中共政治集团有更明显分野的，是变通马克思主义的观念，对政治体制改革和“批自由化”的意见分歧。

一九九六年九月，中共召开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两个主要集团对“批自由化”的歧见相当大，而这个会议前后短暂的“言论假期”和八六学潮，更使两派的冲突白热化，导致中共在一九八七年一月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免除胡耀邦的总书记职务，在知识分子中再次发起“批自由化”的政治清算。

一，中共主流派可分为两个支派

这两个主要的政治集团，一是居于改革主流地位的主流派；二是僵化派或曰极左派。

主流派又可分为二个支派，一是以胡耀邦、胡启立为首的激进主流派，或可俗称为“二胡帮”。

“二胡帮”的主要班底有二：一是原共青团系统支持改革的政工干部，二是在一九七八年“两个口号”论战^②中站在胡耀邦一边的高干和理论家。前者包括朱厚泽、王兆国、郝建秀、吴学谦、高占祥、胡锦涛、胡克实、王照华、李淑铮、钱李仁、朱良、王蒙、项南，后者以于光远、周扬、李锐、童大林、胡绩伟、秦川、龚育之、郑必坚、吴明瑜、杨西光、马沛文、王若水、孙长江、吴江、黎澍、苏绍智、李洪林、于洪成、严家其、胡福明、张显扬为代表。

万里和中共中央统战部长阎明复，也属这个支派。人大副委员长习仲勋，国务委员张劲夫、张爱萍等，都是改革健将，倾向支持“二胡”。

获胡耀邦大力提拔的乔石，也是这个支派成员，但他比胡启立、朱厚泽等内敛，关键时刻的进退有节。

“二胡帮”主张加速推行经济体制改革，扩大对外开放的幅度，在深化经改中多作突破性的尝试，并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起步。他们比较宽容知识分子对改革理论和政策的大胆探索。

主流派另一支派为国务院的职业文官，即类似西方政治学中的技术官员，或可俗称为“赵紫阳帮”，以赵紫阳为首，包括副总理田纪云，国务委员陈俊生，部长级高干马洪、吕东、安志文、高尚全、杜润生、鲍彤，智囊团成员如刘国光等。他们的工作偏重于经济管理和经改的推动，或专注经济决策和理论的探索，对经济以外的意识形态革新不像“二胡帮”介入那么深。

二、极左僵化派和左派同根异枝

主流派的对立面是僵化派，因为是以彭真为首，胡又可称为“彭真帮”。

在一九八七年时，八十五岁的彭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人大委员长，他的政治伙伴有王震、胡乔木、陈丕显和邓力群等。他们大都是接近或超过七十五岁的第一代干部。彭真和陈丕显先后当过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主管“专政工作”。胡乔木是政治局主管“思想意识”的成员，邓力群当过中央宣传部长，王震曾任中央党校校长。他们是广义的政法和思想战线的核心人物。

介于主流派和僵化派之间的，是暂时的观望派。其代表人物，已在“从‘言论假期’到秋后算帐”一文第一节提及。他们观望政治、经济势态和“家长意志”的变化，随时都可能转到僵化派一边，

当形势有利于他们的权力和利益扩张时，他们往往会与僵化派联手，与主流派搏斗。

极左的僵化派与观望的左派是同根异枝。左派既可能变为凶猛的极左派，有时也或会比极左派较易和主流派取得暂时的妥协。

第一代元老杨尚昆和薄一波，与邓小平关系特殊，深获后者信赖。他们是随“家长意志”转变而灵活应变的“甘草”，既传达或解释“圣旨”，也为邓小平在各派中做些整合工作。

军事元老聂荣臻和徐向前两元帅，因年迈又在一九八五年退出政治局，已处于退休状态，甚少介入政争。不过，聂荣臻颇为支持科技界改革，也曾尽可能保护一些知识分子少受政治风浪的伤害。

至于邓小平和陈云，则是超越于各集团之上的家长，但他们扮演的角色有差异。

第二节 意识观念和政策的分歧

就最近两年政治经济势态来看，主流派与僵化派最激烈的冲突，在思想观念和政治体制方面，特别是“非马”与“守马”之争，即摒弃或坚持马克思主义僵化教条之争。中共报刊并无“非马”和“守马”的政治术语，这是作者对两大政治集团主要歧见的概括。

一、如何变通马克思主义的争执

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促成温州模式的出现，私人企业可以雇工生产，企业破产和股份化也在试验中。于是，扩大变通马克思主义，在经济体制改革中更具“迫切性”。因为马克思视雇佣劳动为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在他的理论中也不存在“社会主义企业”的破产和私人占有股份。此外，很多经改中出现的新事物，也无法在

马克思主义中找到“理论根据”。

尽管主流派和僵化派都说，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也要“发展”马克思主义。但对于如何“发展”，两派则有分歧。

胡耀邦、胡启立和万里都主张，扩大变通马克思主义，以适应经改的形势并促成政改的起步。一九八六年四月三十日，北京纪念“五一”一百周年，胡启立在会上的讲话表示，“既要反对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怀疑、动摇，又要反对思想僵化，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千古不变的教条”^③。这种模棱两可的话，过去邓小平、胡耀邦都说过。到底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什么是可以“发展”的理论，没有一个高层干部敢明确的说出来。虽然主流派“突破”马克思主义的意念强一些，但他们也只能作些试探性的解释。所以，胡启立又说：

在当前经济体制改革中，为了加速旧体制的消亡和新体制的逐步形成，必须不断破除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旧思想、旧习惯，树立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相适应的新观念，开拓崭新的精神境界。

他的话说得比较含蓄，他提到的“新观念”，是指大胆变通和修正马克思主义过时的理论和论断。

一九八六年六月二十一日，胡耀邦在罗马访问意大利共产党时的演讲，比胡启立讲得坦率。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思想体系。他说：

马克思主义必须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僵死的教条；必须善于做到：既能坚持基本原理，又能摒弃某些已经过时的或者被实践证明为不适合实际情况的个别原理，而代之以新的原理。^④

在二胡的讲话发表之前，曾任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中共中央委员于光远，把马克思主义一分为三：基本原理、普遍原理、个别论

断。他认为，“基本原理”是“在任何时候都要坚持”的，而另一两种则可以“发展”。他说：“要用很大的力量去发展同我们的时代相适应的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⑤。他说的发展，就是变通、修正甚至摒弃某些不合时宜的教条。

就字面上来看，他们说的与邓小平说的无太大分别^⑥，但实际的含义却不同。

二、私人雇佣生产引起激烈争论

当理论与实践发生冲突时，主流派倾向于大胆的突破。如温州的雇佣生产，是马克思剩余价值论不能容许的，而剩余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⑦。在八六学潮发生之前，温州模式一直受保护，私人雇工未被视为“走资本主义道路”批判。这是因为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的一批人，包括二胡、万里、赵紫阳，都支持这种试验。

温州模式的出现，是政治理论倾向于现实主义的一个突破。为了发展商品经济和生产力的现实需要，即使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有时也要修正或摒弃。修正或摒弃，都有“非马”的倾向，这就与僵化派的“守马”论发生了冲突。

尽管僵化派顾及对全盘经济体制改革的影响，未公开直言指责雇佣生产违反马克思的“基本原理”，但彭真、胡乔木之流的谈话，显然是在这个上头兜圈子。

一九八六年一月，彭真到浙江视察去了解温州模式，他在浙江大学的演说，大谈“思想现代化”，必须先要掌握马克思主义。他说：“现在有这么一种议论，似乎一提要讲马列主义，一提学习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就是保守的，就是反对改革的。”^⑧

同年十月，人大常委会开会，讨论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关于“精神文明”的决议，彭真发表长篇讲话。他说，“否定马克思主义

的一般基本原理的正确性，认为马克思主义‘过时’了，不能解决我们面临的实际问题，这是不是比教条主义好一些呢？我看，一点也不好。”⑨

彭真又含沙射影，说“国外……说什么改革就是‘非马列化’，坚持马列的，就是反对改革。国内是不是也有人持这种看法呢？恐怕不好说没有。”⑩

彭真一再提到的“基本原理”，主流派控制的报刊自不会为他解释，但我们不妨以合理的“联想”去推断。他的谈话与两件事有关，一是他去浙江了解到的温州模式，有“剥削”工人剩余价值的雇佣生产。二是人大常委会在一九八六年第一次讨论“企业破产法”时，否决了这条中央书记处批准的草案。这是人大常委会有史以来对“法案”的否决，其原因之一在于它违背马克思的“基本原理”从这两件事可以看出，他的话是针对主流派。

三、适度引进西方的观念和思想

经济体制改革的持续，对外经济文化交往的增多，无可避免的会面对西方文化思想得精神文明的冲击。西方的硬体(技术设备)引进中国大陆之后，是以空泛的政治信仰教育去挽救信心的危机，责怪人们对“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怀疑对西方自由民主的向往，还是适度引进西方的思想、文化，从而促进社会民主化和提高人的素质，在中共内部也出现了反思与排拒的震荡。

主流派虽不赞同“全盘西化”，但对“封建专制主义”有所省思，因此他们认为，既然西方的企业管理意识和旅游服务观念可以引进而“为我所用”，为什么不能把引进“软体”的范围扩大一些，适度引进西方的文化、思想，以加速经济改革和推动社会现代化？

一九八六年，中共中央宣传部长朱厚泽就表示，要引进外国学术思想、文化思想、经济思想中的“好东西”⑪。胡耀邦则连西方生

活方式的“引进”也不回避，他鼓励干部穿西装学拿刀叉吃西餐。

有“思想启蒙”使命感的知识分子精英，则比胡耀邦、朱厚泽走得更远，他们力图摆脱马克思主义僵化教条的束缚，推进社会的民主化。胡绩伟、苏绍智、严家其、王若水、于浩成、李洪林、方励文等，都主张引进西方的自由、民主精神，医治中国大陆“封建专制主义”的遗毒，培植人的价值观念和权利自主意识，使人民从愚昧和祈求恩赐的观念中解脱出来^⑫。

这种寻求个人价值的观念，并不是“全盘西化”，僵化派却硬给一些人套上“全盘西化”的罪名，并为“倒胡”制造借口。

对于引进西方的文化思想和政治观念，彭真采取强硬的排拒态度。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他在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上的讲话，指责“有人向往资产阶级民主，好像资本主义社会的月亮比我们的太阳还亮”^⑬。他夸夸其谈中国大陆有“民主制度”，而且“比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好”。一九八七年一月，他在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上的讲话，又痛骂资本主义社会，说国家“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是为资本服务，为攫取剩余价值服务”^⑭。这种阶级斗争论，暴露他的思想观念十分僵化，也显示他死抱马克思的“基本原理”之一——剩余价值论。他多次提及剩余价值和“基本原理”，是含义双关，抨击温州雇佣生产。

王震、胡乔木、邓力群等，也同彭真唱一个调子，他们提倡“雷锋精神”，鼓吹“艰苦奋斗自力更生”，以对抗人们对个体价值和权利的觉醒及西方化意识的传播。

四、两大集团有勒紧和松绑之争

对于在知识界“反左”还是“反右”的政策，两派的歧见更大。

在主流派看来，“左”的流毒很广，应该大力“反左”。

他们主张略为放松对知识分子的严密控制，要给他们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的宽松环境^⑮。只要他们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可以大胆探索改革的理论和政策。万里还公开鼓吹干部“广结净友”，让知识分子“言无禁忌”大胆进言^⑯。

主流派认为，只有这样才会有所创见，使决策迈向民主化科学化，也才能让知识分子在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专长。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知识分子可以脱离“党的领导”。主流派给予的“宽松”，也只是“鸟笼”内的小天地，个人活动空间毕竟还很有限。

主流派也不怎么赞同在知识分子中开展大规模的“批自由化”。一九八一年的“批自由化”和八三、八四年的“清除精神污染”，像一阵风似的消失，便是胡耀邦、胡启立主持的中央书记处并未全力去推动。直到八六学潮发生，在僵化派的压力和邓小平催迫下，他们也只是想劝方励之等“自动退党”，并不想以开除党籍的方式处分他们。

由于思想意识的极度僵化，僵化派对知识分子有特别浓的“控制意识”，热中于“批自由化”，主张强化对知识分子的“指令控制”和在社会上的政治思想工作。

八十年代初，胡乔木和邓力群“批自由化”的言论，充满“文革”的火药味^⑰。对有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精英不断逼迫。八六学潮发生后，他又恫吓和威迫他们“退党”，或开除其党籍^⑱。彭真、王震等也给他们罗织罪名。这就暴露僵化派与主流派的歧见：前者有“勒紧”绳套的意念；后者则认为，箭为放宽“鸟笼”，在“鸟笼”之内“松绑”，无碍于中共的统治地位。

这种“勒紧”和“松绑”的观念，也体现于文艺方面。一九八六年五月二十三日，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四十四周年，主流派并未举行纪念活动，却为中共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三十周年举行座谈会。座谈会不提毛的“讲话”，而是

从“百花齐放”谈到“宽松”环境。有位与会者说，不要“仅仅靠某一级领导”或“寄托于个别人”去实现“百家争鸣”^{①9}。这是把学术讨论自由视为个人应有的权利，这是对“恩赐”型的“权利配合制”的抗议。这也显出适应分子精英“权利自主意识”的提升。

在八六学潮发生后，彭真频频亮相，到处插手，他特别接见了“武装警察总统”最高负责人，过去当过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参与这个集会还有“解释”的理由，他于八七年一月二十七日召见“延安时代文艺老战士”却是一反常态了。他在接见时提及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大赞其“基本精神仍然适用”^{②0}。这是很明显的政治倒退。

这是一次十分怪异的集会，那一天不是毛泽东“讲话”的纪念日，而彭真在政治局又并非“分管文艺”。

彭真安排这次集会，显然是与主流派在八六年五月的座谈会唱对台戏。他的用意，除了借口“批自由化”而强化对文艺创作和知识分子的政治思想控制之外，还想干预作家描写“文革”的祸害。近几年来，作家广泛描写“文革”的灾难，激起了人们对“社会主义悲剧”的省思。彭真、胡乔木、邓力群之流虽吃过“文革”苦头，却不愿作家太多描写“文革”苦难而加剧读者对“社会主义”的“三信危机”，因此要人们忘记“文革”的恩怨^{②1}。要作家尽力回避这类题材。他们对刘宾雁等人的作品发难，就是基于这个观念。

第三节 各派利益冲突的两方面

在主流派和僵化之间，还存在权力和经济方面的利益冲突。

一、主流派和僵化派的政治素质

主流派的主要成员有三类，一是勇于承担改革风险、力求创新

的第二代干部，以胡耀邦、赵紫阳、万里为代表；二是第三代接班群中较具改革开拓精神者，如胡启立、乔石、田纪云、李瑞环、王兆国、芮杏文、阎明复、朱厚泽、吴明瑜、鲍彤等；三是前两种人欣赏的理论家和智囊，即本文第一节提到的那批知识界知名人士。

他们中即使是六、七十岁的第二代干部，原来的教育水准都较高，对社会主义弊端有深刻反省，在知识和观念上能跟上东欧改革的思潮，不致与世界改革的潮流脱节。

主流派具有改革的活力，是中共内部新兴的政治力量。

僵化派与暂时的观望派，则以七十五岁以上的第一代干部为主体，他们多半每天只能工作三两小时，甚至完全推动工作能力，更谈不上创新的意志和活力。他们本来的教育程度大都很低，这几年知识的老化、资讯的贫乏、墨守教条的习惯，更使他们与东欧改革思潮和世界民主潮流脱节，也远离民意。在改革的浪潮中，他们很自然会处于权力再分配的弱势中。

四个现代化的计划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开展，促成中共对干部的选拔注重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也导致“权力再分配”的利益冲突。倾向于“革新”的第三代干部，年纪较轻，教育程度较高，又往往有专业技能，因此逐渐掌握实权。

在胡耀邦担任中共总书记期间，共青团系统的一批干部，因支持改革或受胡的特别信任并获提升，有不少人逐渐进入或接近中共高层权力圈。能适应改革浪潮的其他政工干部，也成为权力再分配中的既得利益者。

第一代干部则因年迈体弱，教育程度较低或无专业技能，逐渐在政坛消失。僵化派中的第二代干部如邓力群、林默涵、贺敬之、熊复之流则被削权或赶出政坛^①。即使是资历很深的第一代元老彭真，担任人大委员长之后也未当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他是中共七大（一九四五）政治局委员，除了陈云之外，再没有人在政治局有他那样的资历，而过去的人大委员长刘少奇、朱德、叶剑英，都

是政治局常委。从这两点去推断,彭真对于未获任政治局常委,恐怕不无介意。他和那些在政坛失意的人,难免会把怨气泄向胡耀邦和主流派。

第三代的当权干部,是以工程师和专业人员为主体的技术官僚,第一代则是以“革命资历”取胜的政工型干部。两者不仅有权力得失的冲突,观念上的差距,对社会革新浪潮的适应力大小,也是不可忽略的。

不过,主流派和僵化派的分野,最重要的不在年龄和专业背景。年过八十岁的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陆定一,就支持胡耀邦的一些观点^④。毫无疑问,意见团体是政治集团组合最主要的因素。

二 职业军人普遍有利益失落感

两派的利益冲突,不仅在于权力,也牵涉到经济因素。

以职业军人而言,他们在过去享有许多特权(或日优待),退伍后获得良好的工作安排,绝大多数军官可以在行政机关、工厂、企业、学校当干部,领取较好的薪金,家属也占了不少便宜。在“军人参政”期间(一九六四—一九七八),他们获取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尤大。

在干部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政策之下,职业军人退伍后转入党政机关当官的机会比以前少。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后,军人家庭减少或失去主劳力,往往未获取“包产到户”的好处。士后退伍回乡,亦失去了过去当干部的那种“铁饭碗”。裁军的计划,也使职业军人的政治经济利益受损。物价大幅上升,又难免使他们有一种“消费无力感”。各种经济因素凑在一起,使不少职业军人产生利益失落感或挫折感。

第四节 邓小平扮演的家长角色

一、邓小平有维持家长地位实力

中共长期处于“神权”统治的格局中，过去的毛泽东就是政治上的“神”，党组织只是“神权”之下的工具。一九七八年以来，中共虽然批评毛泽东的“造神”运动，但中共仍未摆脱家长权威统治的格局。在传统的“党性文化”影响下，干部也不易改变盲从权威的政治性格和惰性。党的政策、权力的分配、中央书记处的运作，仍深受家长权威的影响。

邓小平和陈云是居于各集团之上的家长。陈云很早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他是五六年产生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唯一还活着的人，资历远高于邓小平、彭真、李先念。他对中共高层有潜在的影响力，邓小平对某些决策不能不要考虑他的意见。不过，由于未能掌握军队而且健康较差，他扮演的只能是“影子家长”的角色，即对决策、权力分配有比彭真、李先念之流更大的影响力，却不是最后拍板定案者。邓小平扮演的则是实权型的家长角色。

家长权威建立在资历、实力和政治统驭能力之上。因篇幅所限，本文只论述邓小平的角色。

邓小平早在一九五〇年便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一九五六年升为政治局常委并任总书记；在一九八七年中共高层当权干部中，除了陈云和彭真，没有人比他在政治局的历史更早。他在二十年代末当过中共中央秘书长，一九五六年起又以总书记身分控制党组织长达十年；这种长期的经历和经验，使他在党组织中有很大的影响。

他不仅在中共党组织中有基础，也曾长期任国务院副总理，积

累了经济行政和外交的经验。虽然，他在这方面的经历和经验，不及陈云或已死的周恩来。

更为重要的，除了在中共党政系统有相当实力外，他与中共武装部队的渊源深，基础较好，这是陈云和彭真欠缺的。他当过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第二野战军政委；七十年代中期，他以政治局委员，常委身分兼任军委副主席、总参谋长；华国锋下台后，他一直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他深懂“枪杆子里出政权”之道，虽年高八十余岁却不放弃军权。军权便是他成为家长的最大本钱。

邓小平的政治统御能力，略胜于陈云，更在彭真、李先念之上。胡耀邦、赵紫阳则比他差了一大截。这种能力，使他对中共高干具有某种特殊的政治魅力，至少是更能使他们服从他的拍板定案，更容易把事情“摆平”。

二、最后裁决者的色彩相当浓厚

邓小平既能扶持胡耀邦上台，也能把他轰下台，他不直接介入“二胡帮”，他要维持最高裁决者的地位。从一九八七年三月二十日出版的邓小平文集增订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作者找到了上述论点的更多注脚。

据这本书收入的邓小平讲话，免去胡耀邦总书记职务，开除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的党籍，是邓小平的主意。他不满意胡耀邦和中央书记处处理学潮的软弱，对知识分子“大胆言论”的宽容^②。

邓小平也抱怨胡耀邦一派对“批自由化”不得力。一九八六年九月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讨论“精神文明”的决议，二胡主张提高人的教育、文化、科技、道德素质，传说万里特别反对把“批自由化”写入决议中。在六中全会前的讨论，中共顾委会常委陆定一亦力主避免提“批自由化”的口号。后来，邓小平表示了“批自由化”的强硬态度，声称要以十至二十年“反对自由化”^③。同意把“反对自

由化”写入决议中，并把“自由化”定罪为“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主张资本主义制度”。

八六学潮发生之后，邓小平还埋怨二胡未把他在六中全会的讲话传达下去，所以，八七年一月中共第二号中央文件刊载了这篇讲话，作为批判胡耀邦的材料。这正说明邓小平是处于超越各集团之上的家长地位。

尽管胡耀邦“半下台”后彭真帮的极左言论相当激烈，但邓小平仍能控制局面。彭真召集“延安文艺老战士”座谈毛泽东“延安讲话”之后，不再下文，是因为代总书记赵紫阳对极左活动有所压抑，而且获邓小平的默许。

处于家长的地位，邓小平随时要运用他的实力和权威，均衡各集团的利益，并裁决政策意见，从而维持一种他说的“安定团结”局面。

邓小平长期运用所谓“两手策略”——“经济的右手”和“政治的左手”。右的一手，是全力推行经济体制改革和干部的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左的一手，是坚持“四项原则”，特别是维持传统的“无产阶级专政”高度功能，排拒西方自由民主观念对思想意识的冲击。在右的一边，他对胡耀邦、赵紫阳、万里多所依赖；在左的方面，则对“彭真帮”有些偏爱。自一九七八年以来，中共政局和政策有偏左偏右的摇摆，与邓小平的“两手策略”大有关系。

邓小平常说“有右反右，有左反左”，究竟怎么样算是“右倾”或“左倾”，全由邓小平裁决，这就是家长权威。

这种以“无产阶级专政”和家长权威为基础的威权主义政体，显示中共党内仍远离法制化和民主化，不存在第二代真正的集体领导。邓小平一旦不能视事，党内可能出现家长权威的真空状态，或会暂时影响政局的稳定。

(写于一九八七年三月廿四日)

注 释：

①原载“当代”月刊一九八〇年九月创刊号，香港。后收入作者的“华国锋评传”，此书由明报月刊出版，一九八二年，香港。

②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与“两个凡是论”的论战，这是邓小平反击华国锋的论战。

③引自胡启立：“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人民日报”一九八六年五月一日，北京。

④引自胡耀邦在同意大利共产党干部会见时的讲话（一九八六年六月二十一日），参阅“新华文摘”月刊一九八六年第六期，第一五三页，北京。

⑤参阅于光远：“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建设”，“马克思主义研究”杂志一九八六年第一期，北京。

⑥参阅薄一波：“坚持加强党的基本知识教育”，“人民日报”一九八七年一月十七日。

⑦同⑤。

⑧参阅彭真：“要善于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武器”，“红旗”半月刊一九八六年三月第六期，第五页，北京。

⑨参阅彭真：“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思想的几个问题”，“红旗”半月刊一九八七年一月第二期，第五页。

⑩这段话显然是对中共高干的含沙射影。一九六五年，中共因“戏曲改革”政策而发生内部斗争时，彭真对江青指桑骂槐。

他说：

有争论不要紧，只要是真正造成改革的，各种善意的意见，大家应当彼此倾听，共同讨论。有意见要当面说清楚，不要放冷箭，要养成这么一种作风。过去京剧界有你一伙，我一伙，“班子气”、“行会气”是相当重的。这种恶习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现在一下子都搞光了？也不见得。你演一个戏，我背后拆你的台，我演一个戏，你背后拆我的台……大家搞一个大团结不好吗？有些人对这个大团结不过瘾，非要搞他的小团结才过瘾。我劝这些同志、朋友，把圈子搞大一点。

——引自彭真：“在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上的讲话”（一九六四年七

3“非马”与“守马”之争：家长权威下的政治集团

月一日)，“红旗”半月刊一九六四年七月第十四期，第二十二页。

⑩参阅朱厚泽：“文化气氛和文化开放”，“读书”双月刊一九八六年第六期，北京。

⑪方励之鼓吹知识分子要独立思考，不要等待恩赐；他提到西方的民主制度，强调民主是人民的权利，不是当权者的恩赐。严家其主张“实行文化的全面开放”，包括政治文化，他说：“政治体制的改革，就是要消化、吸取收世界上对我有用的东西”。

——参阅：(一)杨杏南：“一位自然科学家看改革——方励之教授答问录”，“社会报”；一九八六年十月二十八日，上海；(二)吴国盛：“方励之——共和国需要这样的学者”，“自然辩证法通讯”双月刊一九八六年十二月第六期，北京；(三)严家其：“中国要发展，必须实行文化的全面开放”，“了望”周刊海外版一九八六年十月六日第四十期，北京。

⑫参阅“彭真同志在联组会上的讲话”，“经济日报”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北京。

⑬参阅“四项基本原则是宪法总的指导思想”，“人民日报”一九八七年一月二十二日。

⑭参阅朱厚泽：“关于思想文化问题的几点思考”，“中国文化报”一九八六年七月二十三日，北京。

⑮参阅万里：“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课题”，“人民日报”一九八六年八月十五日。

⑯参阅胡乔木：“关于资产阶级自由化及其它”，“新华文摘”月刊一九八二年第六期。

⑰受“劝退”之迫的有王若水、苏绍智、于浩成、戈扬等，被开除党籍的有张显扬等。

⑱参阅“文艺报”一九八六年五月三十一日关于座谈会的报导，北京。

⑲参阅“光明日报”一九八七年一月十三日第一版的报导，北京。

⑳参阅“发扬延安精神坚持正确方向”，“人民日报”海外版一九八七年一月二十八日。

㉑参阅李尚志：“彭真回乡记”，“经济日报”一九八六年七月二十九日。

㉒邓力群曾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于一九八五、八六年被撤职。林默涵、贺敬之、熊复均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在胡耀邦

六四前后

“半下台”前林只担任文联副主席闲职，贺被撤去文化部副部长职，熊任“红旗”总编辑，但赵紫阳早就想下令“红旗”停刊。

⑳参阅陆定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历史回顾”，“光明日报”一九八六年五月七日。

㉑一九八七年一月二十日，邓小平在北京接见津巴布韦总理穆加贝时，说：

这几年来，一直存在着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但反对不力。尽管我多次强调要注意这个问题，可是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党的领导不力。这是胡耀邦同志的重大失误。

——参阅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年三月第二版，北京。

㉒参阅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三联书店香港分店一九八七年四月第二版，第一二八、一二九页。

4 赵紫阳与僵化派搏斗的第一回合

写于一九八九年八月二十四日

发表于潮流月刊八九年九月号总第 31 期

引言

一九七九年以来，以胡耀邦赵紫阳万里为核心的中共主流派占优势，经济体制改革得以大规模推展，政治体制改革的起步也在准备阶段中。但是来自僵化派“极左派或日彭真帮）与观望派（左派）的阻挠和干扰不少，而“家长意志”又变幻无穷，政局便经常有“反左”和“反右”的反覆①。

在僵化派的“急加温攻势”下，一九八七年一月以来的“批自由化”（以下简称“一月反右”）造成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停滞危机”。从一月开始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赵紫阳对抗这个攻势，最后说服家长邓小平同意给“批自由化”降温，促成政局在五月中旬急转直下：“反右”转化为“反左”。

这是赵紫阳接替胡耀邦之后与僵化派政治搏斗的第一回合。政治清算运动式的“批自由化”的消失，几个月后（八七年十月）中共十三大权力再分配中流派的强势形象，显示赵紫阳和主流派的胜利，但在它的背后也潜伏了与僵化派冲突激化的因素。赵紫阳于一九八九年六月被迫下台，主因是处理学潮的意见分歧，但也牵涉到这笔“批自由化”的旧帐。所以，六月二十四日的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的公报说，赵紫阳“主持中央工作以来，消极对待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方针”②。

赵紫阳与僵化派搏斗的第一回合，与后来政局的演变有很大关系；他应付危机的观念和策略，影响后来对八九学潮的处理。本文将分析一九八七年上半年政局转化的原因和讯号，主流派与僵化派的意见争执，赵紫阳“反左”的“五一三讲话”与应付危机的策略。

第一节 政局转化的原因和讯号

在维持“无产阶级专政”和家长权威政治体制之下，党内民主和决策民主化科学化，是遥远的梦想，政策和政局的转变，常在家长的一念之间。所以，如何利用政经势态的变化，诸如政策失误的灾难（“大跃进”后的大饥荒）和自然灾害，去影响“家长意志”的转变，成为各政治集团的重要斗争策略。

一、彭真之火威胁了主流派干部

八九年五月中旬政局急转直下，与两把火密切相连，一是“彭真之火”，二是五月森林大火。

自从八七年一月至五月中旬，是僵化派的“急加温期”。他们力图在“两个打破”中挫败主流派——打破一月十六日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公报（以下简称“一月公报”）的上限，加重胡耀邦的罪责；打破“四号文件”的框框③，把“批自由化”扩展至党外和经济领域，抨击主流派演化经改的政策和理论，企图影响家长停止一些探索性的政策如扩大开放私人雇佣生产，甚至回到经改前的老路上。

“彭真之火”的蔓延，以他的“四八讲话”在北京政治圈引起最大的震撼。四月八日，他在接见港澳记者时，以仇恨和教训的口吻指责胡耀邦，说他“没有彻头彻尾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④。攻击的范围和激烈程度，远远超过“一月公报”。

担任中共总书记的胡耀邦，居然会“时而不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无产阶级专政，岂不等于说他是“反党反社会主义”？

彭真的讲话于第二天在中共的主要党报发表，这是主管“意识形态”和宣传的胡乔木、邓力群安排的，但也获得邓小平的点头

——他还因八六学潮“失控”僵化派的其他核心分子王震、陈丕显等，亦公开猛烈攻击胡耀邦，给知识分子精英罗织了一大堆罪名^⑤。胡乔木和邓力群竟威迫十名主张民主与改革的知识界名人退党^⑥，他们和文化界的极左分子林默涵、刘白羽、贺敬之、吴冷西、臧克家等，又鼓吹扩大文艺界的“批自由化”^⑦。

“彭真之火”并不停留在政治层面上，也烧到经济领域。僵化派说“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最深刻的根源来自经济领域”，“要反政治上的自由化就必须反经济上的自由化”，因此要打破四号文件的“框框”^⑧。

对于变通马克思“剩余价值论”，开放私人雇工生产的政策及其温州模式，彭真继续有更激烈的抨击。四月上旬，他在人大北京代表团上的讲话，影射抨击雇佣生产。他说：

发展生产，走什么道路？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有人反对，甚至破坏，怎么办？……要对人民的敌人专政。^⑨

彭真在五月“延安文艺老战士”座谈会上的讲话，大谈社会主义“不能靠剥削”^⑩，也是针对温州模式。

彭真连续几次的谈话，都搬用过去“阶级斗争”的极左一套，带有浓厚的恫吓味道。所以，人们对经改政策尤其是开放私人经济的持续有疑虑，社会上出现一些混乱。北京“农民日报”透露，温州模式“被有的同志视为资本主义典型，一度发生了本可以避免的震动”^⑪。

二、森林大火与主流派进谏机会

就在“彭真之火”使“批自由化”升温时，东北大兴安岭发生森林大火，从五月六日烧到六月二日。在将近四星期的火灾中，有五

万六千多人受灾，一百九十人死亡，二百二十六人受伤，火灾面积达一百零一万公顷，大部分林区成了秃头山①。

这场大火暴露“官场”中的官僚主义弊病严重，把力量转到政治清算式的“学习”，妨碍了正常生产和经济管理。

彭真之火和森林大火，引起了赵紫阳和主流派的警觉，使他们的忧患意识更为强烈。

僵化派扩大“批胡”，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清除胡耀邦支持者，孤立赵紫阳，削弱甚至铲除主流派的权力根基。主流派对此看得很清楚，所以尽力把“批自由化”局限在小范围的政治层面上。

此外，僵化派对一些经改政策的围攻，以及罗织罪名的“批自由化”，不仅使经改的深化受到阻挠，妨碍生产力的发展，也对经改政策和理论更深入的探索造成了困扰。“批自由化”的加温，更影响了外商投资和贸易的信心，旅游业亦蒙上阴影。这些后果，激起主流派对经改前途的忧患意识。

主流派一方面在尽力排除僵化派的干扰，另一方面则等待学潮平息和邓小平对胡耀邦的怒气消了之后，寻找最适宜的时机向他婉转进谏。五月森林大火给他们造就了进谏的良好机会，而“彭真之火”产生的负面影响，也成了游说的借口。

三、五一三讲话和政治局势右转

当然，主流派的进谏非始终森林大火发生时。在四月下旬，邓小平已被主流派渐渐说动，他似乎也觉得让彭真把“批胡”升级，最后可能会改变经改大方向，并将使他成为失去经改支撑力的“光棍司令”，僵化派的行动，至少已使他对“清君侧”有所警惕。所以，四月二十六日，他在北京会见捷克总理什特劳加尔时说，“要进一步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困的社

会主义”^⑬。这次谈话，显示邓小平同意主流派对“批自由化”适当降温，把精力放在经改和发展生产力，以摆脱贫困。

不过，政局从“反右”转为“反左”，还是五月中旬的事。政局急转直下的最大标志，是赵紫阳的“五一三讲话”。

五月十三日，赵紫阳在宣传、理论、新闻、党校干部会议上发表长篇讲话。他透露，“前几天”向邓小平汇报工作，邓小平说，“去年发生的风波，不应该影响改革和开放，改革开放不仅要坚持，而且要加快”^⑭；邓小平要他召开会议，组织一批文章宣传改革。

“五一三讲话”就是说动邓小平之后为“批自由化”降温而发表的。它的认为，“自由化思潮泛滥”已扭转，“大气候变了”^⑮意即要对“批自由化”降温。它还解释“批自由化”的“政策界限”。

作为“反左”的讯号，“五一三讲话”最引人注意的，是反击僵化派“近来”对改革开放的一系列：“错误观点”。它重申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判断进步或倒退的主要标志，是生产力的解放。所以，它呼吁干部：

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不断排除习惯势力的影响，打破陈旧的、停滞的、僵化的观点。因此，在经济理论研究工作中，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大胆探索。

这是针对彭真一伙的僵化观念而言。

政局转化的标志还在于邓小平表态“反左”，并赞扬赵紫阳和万里对经改的贡献。

五月二十九日，邓小平在北京会见新加坡第一副总理吴作栋。他说，从一九五七年至一九七八年，“左”的问题“使中国耽误了差不多二十年”，整个社会处于停滞状态^⑯。六月十二日，他会见南斯拉夫共产党代表团时又说，从一九五七年开始，主要的错误是“左”^⑰。在同一场合，他提到“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赞成改革”，却肯

定了赵紫阳、万里分别在四川和安徽推行改革的经验。

邓小平这一表态,更强化了政局由“反右”转为“反左”的讯号。

邓小平是居于各政治集团之上的家长,具有决策的最后“拍板定案”权威。他的“经济的右手”和“政治的左手”,常因“形势”变化和各派的争执、游说而摇摆。一月胡耀邦的“半下台”和“批自由化”,是他在僵化派游说下决定的,不是他的“拍板定案”,彭真之火便不会烧起来。五月中旬政局的转化牵动力,也来自他的家长权威。

第二节 八七年春夏争执的焦点

主流派与僵化派之间,有观念意识、政见、利益、权力的冲突,作者在“‘非马’与‘守马’”之争:中共家长权威下的政治集团”一文已有分析,本文只略为述评“一月反右”后的争论焦点。

一、对学潮之后的形势评估分歧

在不同的观点和利益抉择下,对于八六学潮之后的政经势态的评估,主流派和僵化派有分歧。对于“批自由化”应该加温还是降温,自也有激烈争论。

主流派认为,学潮不加控制会造成混乱,但许多学生参加游行的动机是好的,“是想促进改革进程”^⑳;在学潮平息之后,像八六年冬那样的“自由化泛滥”局面已可以避免^㉑。因此,不要总是纠缠在老帐上,要把力量转移到改革的深化。

对于“批自由化”的方式和“政策界限”,赵紫阳发表过多次谈话,倾向于“宽容化”。他在八七年一月下旬主持制定的“四号文件”,把“批自由化”限定在党内的政治层面,规定不在党外和经济领域“批自由化”^㉒。

“四号文件”下达第二天，他在春节团拜会上的讲话，重申“四号文件”规定的“批自由化”对象和范围，要求干部不要重复“左”的那一套错误做法，把这是给“批自由化”降温的最初尝试，但并未成功。

后来，他发表的“五一三讲话”，提到批自由化是长期的事，应采取“正面”思想教育的温和方式，不要变成“人人过关”的政治运动，而且要透过改革去缩小“自由化”的政治市场，宽容“犯过错误”而能认错的人。

僵化派则夸大学潮与中共政权的对抗性，知识界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状况未改变，所以要扩大“批自由化”，甚至超越“四号文件”的规定，并强化“专政”。

对政经势态评估的不同，自然也引发了“反右”还是“反左”之争。赵紫阳僵化派则夸大“自由化”(右)的危害。

二，突破停滞还是强化指令控制

“突破停滞”还是强化“指令控制”，也是两派争执的焦点。

从主流派控制的报刊言论和赵紫阳的“五一三讲话”可以发现，主流派有“突破停滞”的情结。

“一月反右”以来，经改的深化及其理论的探索，陷入停滞甚至倒退的危机中。主流派力主化解这种危机。

赵紫阳的“五一三讲话”，重申“经济振兴的出路在于改革”，呼吁打破停滞的、僵化的观点。五月二十六日，他在“整党”会议上的讲话表示，“不能因噎废食，放弃改革、开放、搞活，回到那种封闭的条件下工作”^②。

与“突破停滞”情结相对立的，是僵化派的“指令控制”情结。对于经改的一些政策和理论，僵化派本来就持怀疑、抵制的态度，“倒胡”成功后，他们更想倒退到老路——他们说“回到马克思主义

道路上”，实际是想改变略为宽松和开放的政经格局，让社会回到严密封闭的“指令控制”体系”。

在经济上，他们声称要增强计划经济的“指令控制”功能，把发展商品经济视为“干资本主义”，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根源”，把对外开放看成是“自由化泛滥的根源”，说对外政策“过去东倒，现在西歪”^⑭。

在政治上，他们主张强化“专政”的功能和政工干部的思想控制，建议扩编政工机构和政工人员。他们更阻挠政治体制改革的起步^⑮。

在“指令控制”的情结下，僵化派提出了“纲目论”。四月四日，彭真在“人大”北京代表团组会议上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抓住这个纲，就抓住了根本”^⑯。把四项原则说成是“纲”，把改革贬为“目”，是与毛泽东、华国锋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相似。

邓小平显然已被赵紫阳、万里说服，因而表示赞同主流派的观点——建设社会主义的两个基本点，为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搞派，是并列互不排斥，两者不是“纲”的关系^⑰。这就是所谓“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三、所有制体制改革的争论激烈

“突破停滞”与强化“指令控制”的歧见，特别关联到所有制改革。

一九七六年十月事变以来，中国大陆出现了三次大浪潮，一九七六年十月至一九七九的第一次浪潮，是“文革”的大翻案；接着是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四年的第二次浪潮，以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为主的经改逐渐推展。第三次浪潮开始于一九八四年，中央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是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全面推展的起点^⑱。

经改的深化，必然会触及价格和所有制体制的改革，它们的难度不仅在于变动旧体制的幅度宽，而且在于来自僵化派的阻力特别大。

所有制改革的争论，一直相当激烈。早在“一月反右”之前，主张所有制“全方位改革”的学者认为，“把公有制改为私有制就改到点子上了”。僵化派则说，已推行的所有制改革走远了，应该煞车，不然就“回到姥姥家去了”（回到一九四九年前）^④。在他们看来，共产主义革命是要消灭私有制，怎么能让个体户大发展并开放私营经济？

主流派的观点，介于两者之间。主流派认为，社会主义仍处于初级阶段，要发展生产力消除贫困，必须发展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在城市所有制改革方面，他们坚持“两权分离”——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前者由“国家”或“集体”握有，后者以承包或租赁方式让渡给“集体”或个人^⑤；在推行承包租赁制的同时，“国营”和“集体”企业也实行厂长负责制。

四、关广梅现象和温州模式风波

由于对所有制改革的排拒，僵化派在“一月反右”之后便对企业承包租赁制和厂长负责制是大加抨击，对“关广梅现象”的攻击尤为激烈。

“关广梅现象”是私人租赁“国营”企业经营成功的典范，由中共辽宁省委树立。三十多岁的关广梅，本在辽宁本溪的“官店”当店员，一九八五年四月，她投标租赁连年亏损的“国营商店”，成为本溪市最早的租赁户。后来她扩大租赁，经营了八间商店；她改善行政管理和店员服务素质，因而提高了经营效益，转亏损为盈利，职工薪金增加了，她的收入也很可观——全年收入四万四千元人民币，相当于职工薪金和奖金的二十倍。这就是中共报刊说的“关

广梅现象”^①。

中共招标租出去的中小型工厂和商店，几乎全是连年亏损的“输血型”企业，让“集体”或私人租赁，承担经营风险，中共可坐收租金和上缴的承包金额，变“输血”为“造血”。本来赚钱的中小企业，中共则不愿租让经营权，而是实行厂长负责制。

这样的企业承包制，不失为挽救亏损企业的好尝试。可是，僵化派看不顺眼，他们把“关广梅现象”视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典型，说关广梅是资本家，是靠雇佣经营“剥削”他人致富^②。他们又把企业承包制看成是“搞私有制”，把厂长负责制看作“取消党的领导”^③。

在僵化派的抵制下，“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无法在彭真主持的“人大”获通过，企业承包和厂长负责制处于没有法律依据“非法”状态。按照主流派的计划，“国营”企业党委负责制改为厂长负责制，要在一九八八年底全部完成，但“企业法”通不过，计划便受阻延。更为滑稽的是，“破产法”几经周折于一九八六年十二月被“人大”通过，但它是“企业法”的子法，必须在“企业法”正式生效三个月后才能实施^④。没有“企业法”，它便不会有法律效力。

尽管承包制只有“政策根据”，僵化派仍不向主流派妥协。八七年六月初以来，主流派控制的报纸赞扬广东韶关推行企业承包制，是“变‘地下政策’为‘地面改革’”^⑤。主流派似乎要以既成的事实，争取邓小平表态，催促“人大”把“企业法”的“立法”程序完成。

所有制改革的最大突破，在于私人可以出资经营工厂，拥有它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并且可以雇佣工人生产，雇工人数可以超过八个甚至达到数百上千，这就是温州模式。

在“一月反右”以后，僵化派对温州模式的攻击更猛烈，把它视为“剥削人”的典型。

第三节 主流派暂时获胜的策略

一、赵紫阳边缘策略的运用成功

赵紫阳与僵化派第一回合较量的胜利，与“边缘策略”运用的成功不可分割。

中共报刊没有“边缘策略”的名称。在家长权威政治中，“家长意志”对决策的影响最大。过去封闭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和斯大林主义，对中共高干特别是元老一代仍有极大束缚力，因而形成阻挠改革的习惯势力。在这种情况下，主流派经常要在“合法”与“非法”之间，在家长未明确表态之前，尝试新的改革或“酝酿”新的政策和措施，试探它的可行性和家长可以被“说服”、接受的程度，也观察僵化派的反应，从而在击退僵化派干扰和争取家长表态支持中，寻求新的突破。这就是笔者所说的边缘策略。

扩大私商雇工人数，可超过“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提及的八人，容允温州模式的存在，都是主流派“边缘策略”下的试探。直到家长点头和僵化派不得不同意修改“宪法”，容许私人雇工经营企业，温州模式便取得“合法”地位。这是边缘策略的目标。

边缘策略的另一含义，便是在政治风险的边缘寻求安全系数。政策意见的可行性越大或被家长接纳的程度越高，安全系数便越高，反之则越低，被清算或下台的风险便越大。

在第一回合的搏斗中，赵紫阳的边缘策略——缩小“批自由化”范围、淡化“批自由化”政治清算色彩的试探，对邓小平进谏的机缘的把握，都相当成功，所以，他能将局面扭转过来。

二, 突破停滞和碰撞的外向活力

赵紫阳和主流派取胜的另一原因,是了解民意并利用民意,一方面去积极“突破停滞”的内聚力,另一方面则培植“碰撞”的外向韧力。

尽管经改的一些失误或难以避免的“阵痛”(特别是物价上升),引起民众怨言,但“不改革没有出路”仍为大多数人能接受的观点,他们并不愿回到老路上去,知识分子精英对改革则与主流派有相当程度的共识。当经改面对“批自由化”干扰时,主流派便透过辩论、对话等双向沟通的方式,去寻求干部和群众的支持。早在八七年四月下旬,主流派便让国务院经济委员会学办二十七省市“大辩论”,讨论承包经营责任制,这是地方高干反击僵化派的聚会。五月十日,北京有二万人的“街头对话”,主流派智囊团中的高尚全(体改会)、李峻(体改所)与群众对话,解释主流派的改革政策①。

这些活动有利于观念沟通,增强对地方和群众的吸纳力,从而产生“突破停滞”的内聚力。

政治集团之间的观念、政见、利益的差异,必然会触发矛盾的“碰撞”(搏斗),回避是不可能的。任何一方都期望本集团能有“碰撞”的韧力,赢得争取家长默许或公开支持的时间和机缘。主流派上列活动的成功,培植了“碰撞”的外向韧力。

当然,运用民意把民意转化为“抗敌”的力量,未必能够成功,还要看时机及“家长意志”的变化。赵紫阳运用八九学运民意的失败,便是一例。

赵紫阳第一回合的胜利,还有一个原因:控制了主要的传播媒体,发起“六月与论攻势”。

舆论攻势以两类大对话为主体,一是关于学潮的对话,二是

“关广梅现象”的大对话。这些对话，都是非常敏感而又与民众切身利益相连，主流派用较宽容的态度解释社会新事物，对群众的说服力较大。这个攻势有利于击退僵化派。

胡耀邦倒台后，尽力收容胡的亲信^①避免被僵化派分化，是赵紫阳另一成功之处。观望派未完全向僵化派一边倒，大体上还在观望“家长意志”，也是赵紫阳取胜的一项因素。

赵紫阳与僵化派第一回合的搏斗，以十一月中共十三大的权力再分配为结束，主流派在权力重组中居于上风^②彭真、胡乔木、邓力群、陈丕显等僵化派核心人物，分别从政治局和书记处败退下来。

（写于一九八九年八月二十四日深夜）

注 释：

①一九八二年下半年“反左”的声势，比一九八一年的“批自由化”和一九八四年的“清污”还要大，几乎所有省区书记、大军区司令员都发表文章，表示支持“反左”中共总后勤部党委第一书记王平说：“干部队伍中的错误倾向，既有‘左’的，也有右的，但‘左’是主要的。……重点在各级领导中清理‘左’的影响。”——参阅“人民日报”一九八二年十月十九日，第四版。

②参阅“人民日报”一九八九年六月二十五日。

③参阅赵紫阳“五一三讲话”，即“在宣传、理论、新闻、党校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八七年五月十三日），“红旗半月刊一九八七年七月十六日第十四期。

④参阅“彭真会见港澳记者并回答问题”，“人民日报”一九八七年四月九日。

⑤关于僵化派“批胡”言论，请参阅“彭真帮‘批胡’和‘批自由化’言论摘录”，“潮流”月刊一九八九年五月号总第二十七期。

⑥包括前“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王若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所长苏绍智和研究员张显扬，福建社会科学院院长李洪林，“新观察”半月刊主编戈扬，北京“法律咨询”杂志社社长于浩成，北京“科技日报”副总编辑孙长江。

4 赵紫阳与僵化派搏斗的第一回合

南京大学副教授郭罗基，作家吴祖光等。

⑦参阅林默涵：“坚决而持久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人民日报”一九八七年四月十四日，作者为文联副主席，前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⑧同③。

⑨引自“生产的发展中能走社会主义道路”，“光明日报”一九八七年四月五日。

⑩参阅彭真：“在部分延安时代文艺老战士座谈会上的讲话”，“红旗”杂志一九八七年五月十六日第十期。

⑪参阅“农村改革还要解放思想”，“农民日报”评论员文章，一九八七年六月二日，北京。

⑫参阅陈俊生：“关于大兴安岭特大森林火灾事故和处理情况的汇报”，“人民日报”一九八七年六月十七日。作者当时为中共中委、国务院秘书长。

⑬同③。

⑭同③。

⑮赵紫阳对“大气候变了”，作了如下解释（这也是“批自由化”降温的理由）：

（一）学潮已经平息，学生的情绪趋于稳定；（二）全社会继续保持了和发展着安定团结的局面；（三）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失去了公开的市场，不要党的领导、不要社会主义的错误言论，讲的人少了，报纸也不登了；（四）几个公开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而又屡教不改的人，受到了应有的批评和处分；（五）个别领导同志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软弱退让态度，党中央已经坚决果断地加以纠正；（六）全党对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危害性有了新的认识，对四项基本原则有了进一步的理解，虽然认识与理解的深度不尽相同，但是无可否认，全党思想更加清醒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更加坚定了。总之，同去年冬天相比，我们的社会更加安定了，保证了国民经济继续稳步发展的好势头。

⑯参阅“新加坡共和国第一副总理吴作栋访问我国”，“新华月报”一九八七年第五期，第一五七页。

⑰邓小平的谈话全文，刊“潮流”月刊一九八七年九月第七期，第二十四至二十七页。

⑮参阅“没有改革就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青年理论工作者同首都大学生对话录”，“人民日报”一九八七年六月四日、五日。“潮流”月刊一九八七年八月总第六期转刊此文的大部分，见第二十三至二十六页。

⑯同⑮。

⑰即“中共中央关于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题的通知”，“潮流”月刊一九八七年四月总第二期转刊全文，见第十五至十八页。

⑱参阅赵紫阳：“在春节团拜会上的讲话”，“新华文摘”月刊一九八七年第三期，第一、二页。

⑳同⑱。

㉑参阅“赵紫阳谈今后党的建设主要任务”，“人民日报”一九八七年五月二十八日。

㉒同⑳。

㉓同⑳。

㉔同㉑。

㉕据北京“理论信息报”刊载的中共“领导人”谈话，参阅“改革开放·僵化·纲目说”，“大公报”一九八七年六月二十七日。

㉖关于“文革”结束后的三次浪潮，请参阅丁望：“北京的第三浪潮”，“明报月刊”一九八五年二月号。

㉗参阅蒋学模：“改革需要大胆探索社会主义理论”，“群言”杂志一九八七年第一期，北京。

㉘关于评介企业“承包管理责任制”，可参阅：(一)吉小朋：“产权分割：深化改革的历史性要求”，“世界经济导报”一九八七年四月二十七日，上海；(二)“承包经营责任制确实利大于弊”，“世界经济导报”一九八七年五月四日；(三)刘吉：“摆脱贫困的社会主义”，“世界经济导报”一九八七年六月一日；(四)杜海燕：“承包制：国有企业体制改革的初始选择”，“经济研究”一九八七年第十期，北京；(五)厉以宁：“评企业承包制”，“潮流”月刊一九八九年四月号总第二十六期。

㉙关于关广梅现象，参阅：(一)租赁企业究竟姓‘社’还是姓‘资’，“经济日报”一九八七年六月十二日；(二)“‘关广梅现象’大对话”，经济日报”一九八七年六月十五日。

㉚同㉙。

4 赵紫阳与僵化派搏斗的第一回合

⑬同③。

⑭同⑬。

⑮参阅“经济日报”一九八七年六月一日，第一版。

⑯参阅钱太康：“从 27 省大辩论到北京街头‘对话’”，“潮流”月刊一九八七年七月总第五期。

⑰胡耀邦提升的中央中央宣传部长朱厚泽在一九八七年一月免职后，赵紫阳安排他到国务院任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此职相当于副部长。

⑱赵紫阳正式接任总书记，胡启立升任政治局常委，芮杏文、阎明复升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分别主管宣传、统战。

在宣传、理论、新闻、党校 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八七年五月十三日)

赵紫阳

今天开个会，部署一下舆论宣传工作。两个方面。一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要深入，二是经济体制改革要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不久也将在十三大提出设想。怎么做好这两个方面的舆论宣传工作？请中央宣传组主持，好好讨论一番。今天我先谈点意见。

一、如何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引向深入？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已经进行了四五个月了。在全党努力下，政治思想领域发生了很大变化，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的情况已经扭转，大气凉爽了，局面已经控制住了。具体地说，可以举出这么六条：（一）思潮已经平息，学生的情绪趋于稳定；（二）全社会继续保持了安定团结的局面；（三）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失去了公开的市场，不稳定的因素，不健康的思潮言论，讲的人少了，报纸也不登了；（四）几个公开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而又胆大不收敛的人，受到了应有的批评和处分；（五）个别领导同志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顽固错误态度，党中央已经坚决果断地加以纠正；（六）全党对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危害性有了新的认识，对四项基本原则有了进一步的信仰。虽然认识与理解的程度不尽相同，但是无可否认，全党思想更加清醒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更加坚定了，总之，同去年冬天相比，我们的社会更加安定了，保证了国民经济继续稳步发展的好势头。

十年来形势的发展说明了什么？我看至少可以说明两点。

第一点，说明党中央决定开展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是非常必要的，这个决心下得正确，下得果断。如果任凭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就会影响越来越多的人迷失方向，就会破坏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使我们的建设和改革无法正常进行。这是有全国人民的利益的。只有进行这场斗争，才能避免动乱，排除干扰，保持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保障和进一步促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一点，通过近半年的实践，可以看得更清楚了。

第二点，形势的发展说明了党中央确定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各项政策是完全正确的，是千百万人的经验教训。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一开始，中央即号文件就明确肯定了这条

图7：“红旗”杂志刊出的赵紫阳“五一三讲话”。

5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 社会背景和影响

写于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十二月及八八年一月
发表于潮流月刊八七年十二月号总第10期及11期

本文探讨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社会背景和影响。文章指出，这一理论是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形成的，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文章分析了初级阶段论提出的历史背景，包括中国生产力水平低、商品经济不发达等现实情况。同时，文章也探讨了这一理论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政策以及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等方面产生的深远影响。文章认为，初级阶段论为中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引言：乌托邦梦幻和现实困境

梦幻和预言不能创造幸福，乌托邦的梦幻和预言从来没有成为事实。不管是英国作家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 1478 - 1535）的论述“乌托邦”（The Utopia），还是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 1834 - 1896）的小说“乌有乡消息”（News From Nowhere），描绘的“共产天堂”都是虚无的幻境。美国乌托邦作家爱德华·贝拉米（Edward Bellamy, 1850 - 1898）的小说“回顾”（Looking Backward），预言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在二〇〇〇年时人类将“和平进化”到社会主义；这种预言正如前两人的梦幻，终将是落空的。

卡尔·马克思（一八一八—一八八三）和马克思主义者，正像乌托邦主义者一样，视私有制为社会贫穷和罪恶的根源，把共产社会假定为平等、富裕、文明、幸福的天堂。在这个天堂，私有制、货币和商品已经消亡，社会的物质十分充裕。“乌托邦”说，在没有私有财产的乌托邦，人们可以各取所需，而全天工作的时间只要六小时。金钱不再使用，贫穷随着金钱的消失而消失^①。“回顾”把公有制下的人民，写成不要报酬而自愿工作求取“快乐”，他们“恐慌”的是“生怕有一天会没有工作可做”而失去乐趣^②。马克思则断言共产社会的生产力会有“相当增长”，“一切社会财富泉源尽量涌现出来”，人们将会“各尽所能，按需分配”^③。

这种对“天国”的想象，是苍白的，正如一位乌托邦研究者说的，“不论是在此世的还是来世的，都奇怪得索然无味”^④。

自一九一七年第一个共产党政权在俄国建立以来，共产国家都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经济政策的取向是加速对私有制、货币、商品的消灭，其结果并未出现物质充裕的文明社会。相反

的，“短缺现象”成为社会的一大特征，社会生产力和人民的生活素质，远不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甚至还不能与大多数开发虽的国家相比。赫鲁晓夫（一八九四—一九七一）扬言要在世界上“埋葬资本主义”，可是他在乌克兰播种小麦却要在加拿大收割⑤。

经历了“穷过渡”的浩劫之后，中国大陆、苏联和大多数东欧共产国家都走向经济改革之路，有限度的吸纳资本主义创造财富的经验，去挽救社会主义的贫穷。其中最凸出的，是略为开放私人生产经营，放宽私有财产权，强化货币功能和价值规律，发展商品的生产。这对乌托邦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来说，真是有趣的讽刺。难怪不赞同这种转变的中共僵化派干部叹息：“辛辛苦苦干了三十多年，到头来还是个初级阶段”⑥。

中共于一九八七年十月举行十三大，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以下简称“初阶论”）。它就是对“乌托邦”的一种反思。

共产政权向来重视政策的“理论根据”，坚守或变通马克思主义，一直是中共内部政治斗争的焦点。自一九七六年十月事变以来，中共逐渐自僵化的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神权主义转向于面对现实的修正主义。这是“经济改革时代”的一大特征。

十月事变后，中共的所谓“理论建设”发生了三次大论战。

第一次，发生于一九七六年十月至一九七八年夏，这是批判“四人帮”的理论时期。主流派对“文革”理论的否定，有助于对“文革”的翻案和新经济政策的试探。就相对于毛泽东教条主义而言，这是修正主义的萌芽阶段。

第二次，始于一九七八年五月，直到一九七九年底。主流派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抗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及其政治集团的“凡是论”。这是变通还是坚守毛泽东过时教条的一场大论战，“实践检验真理论”的胜利，为新经济政策的全

面推出奠定了理论基础。

第三次始于中共十三大之前几个月，争论的要点是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期间的阶段划分和策略。十三大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确立，是当代修正主义发展的一个里程碑。

本文将清理初阶论的脉络，论述初级阶段的“主导政策”，初阶论产生的背景和社会影响。

第一节 初级阶段里的主导政策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非新鲜的概念。早在一九八一年六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决议，就提到“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由比较不完善到比较完善，必然要经历一个长久的过程”，并且下了这样的断语：“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

一、初级阶段的定义和六项方针

一九八二年九月中共十二大的政治报告，重申中国大陆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下简称初级阶段）。

从一九八一年到一九八六年上半年，中共虽提出初级阶段的概念，却未把它系统化，更未明确界定初级阶段的“主导政策”。直到一九八六年九月，中共才透过十二届六中全会的决议，把“主导政策”列入初级阶段的范畴，包括“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经济成分”，但还没有提及开放按劳分配之外的分配制度。

一九八七年十月，总书记赵紫阳代表中共中央向十三大发表的“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十三大工作报告”），才使初阶论成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初级阶段的“主导政策”也获得全面的阐述和确定。

赵紫阳对初级阶段下了这样的定义：

我国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是一个什么样的历史阶段呢？它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会经历的起始阶段，而是特指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⑦

也有人认为，初级阶段是“在社会生产力没有赶上中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之前所处的特殊阶段”⑧。

从初级阶段到达发达阶段，有没有下限？邓小平常说，四个现代化到二〇〇〇年“基本实现”时，每人平均国民收入可达到八百至一千美元，这是不是就是初级阶段的下限？按照赵紫阳在十三大的报告，八百美元并非下限，他说：

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实现，至少需要上百年时间，都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不过，上百年之后，原来中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并不会停滞不前，到那个时候，中国大陆的生产力和生活水准仍未赶上中等发达国家，社会主义岂非仍然在初级阶段？就这一点来看，初级阶段没有十分确定的期限，中共也未提出同具体的指标（如每人平均国民生产总值），去界定它的结束或社会主义发达阶段的到来。

初级阶段的发展目标，包含中共过去提出的四化（工业、农业、国防、科技现代化），但超越于四化。赵紫阳说，在初级阶段，要实现工业化和生产商品化、社会主义化、现代化。这显示新四化比老四化的层次更高。

为实现新四化，“十三大工作报告”提出六项“指导方针”。其中两项是属于政治和文化的范畴，即建立民主、法制和安定环

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努力建设精神文明”。当然，它说的民主并非是西方概念中的民主^⑨，而是一党专政下的“配给型”假民主，如对中共指定的候选人举行差额选举等。

经济方面的四项“指导方针”是：集中力量从事现代化建设，发展生产力；坚持全面改革，特别是改革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僵化体制”；坚持对外开放，发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和合作；大力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在公有制主体下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在按劳分配主体下实行多种分配方式。

生产资料^⑩所有制和收益分配制的变革，是最具突破性的，也是初级阶段最富“非社会主义”色彩的部分。

二，所有制的多元化和两权分离

初阶论确定的所有制体制大变革，主要在两方面：一是所有制的多元化；二是土地和企业的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即“两权分离”。

公有制（即共产党所有制）是列宁斯大林式社会主义的最主要标志。初级阶段所说的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包括集体（实为第二级公有制）、个体、私人、公私合营、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等^⑪。

个体经济和私人经济有不同的含义。前者是指个人或家庭的劳动和经营，并不雇工生产，或只请三、五个帮手^⑫。主要是指小型的贩卖摊、修理铺、商店、饮食店、运输服务等。

私人经济则是指“大量”雇佣生产的私人工厂、作坊、商店、企业等雇佣人数超过八人，多的达一百几十人。

中共在一九七八年恢复开放个体经济，对私人经济的逐渐小规模开放则是一九八一年之后的事，私人兴办企业拥有产业所有权的温州模式^⑬就是开放私人经济的试验。初阶论的构想，是

要扩大发展个体经济，并让私人经济“合法化”。

在中共高层，对于个体经济的开放没有太大歧见；但对于个体户的发展幅度和开放雇佣生产的私人经济，却有激烈的争论^⑭。

两权分离的全面实施，是初阶论深化体改的另一焦点。

在产业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之下，城市的“官办”工厂、企业、商店，已在初阶论发表前逐渐招标，让“集体”（全体或部分职工）或私人承包租赁经营^⑮。连铁路和煤矿也从一九八六年开始实行大包干制^⑯。

农村的土地则早已分给农民“单干”，从一九八七年开始，农民的土地使用权还可以转让。城市的土地政策也将改革，上海、天津等大城市打算设立“新租界”，把土地使用权卖给外商，让租购者享有一定期限的使用权和转让权^⑰。

在控制产业和土地的所有权之下，中共可收回或赎回使用权。

公有制的宽松化，是主流派寻求发展生产力的新途径。

三、允许有限的“非劳动收入”

容许私人享有“非劳动收入”，是初阶论确定的分配体制大变革。这是变通马克思主义的大突破。

“按劳分配”是列宁斯大林式社会主义的另一重要标志——每一个人都要参加劳动换取报酬。按照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私人雇佣生产经营的“非劳动收入”，是对除去生产成本后的职工剩余价值的剥削。

中共开放个体户经营之后，把个体户的收入解释为“劳动收入”，不列入剥削的范围内。

继个体户之后出现的私人企业，“官办”企业试行承包制、

股份制，很自然会存在不是“按劳分配”的新分配方式——按资本比例分配收益，其中私人企业的盈利，股票的股息和红利，民间信用社和当铺的高利息，都是“非劳动收入”。

在初阶论发表之前，“非劳动收入”引起中共高干和理论家争论，有人认为它既是剥削，便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和“宪法”。中共于一九八七年前订定的“宪法”及一些经济法规，不容许私营经济和剥削的存在。

初阶论强调社会主义还是在初级阶段，在社会生产力落后和贫穷之下，应允许有限度的“非劳动收入”。初阶论没有把这种收入称为剥削，而肯定了分配制度的变革有利于生产力发展，这无疑是在它有“理论上的合法性”。这是调整生产关系的结构之变，也是建立有限度私有产权的勇敢尝试。

第二节 确立初阶论的社会背景

一、对于社会生产力落后的反思

中共提出初阶论，是有错综复杂的社会背景，对生产力落后的“醒悟”，是特别重要的因素。

长期以来，中共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视为最主要的“社会矛盾”，因而鼓吹“以阶级斗争为纲”。在资产阶级和地主、富农早已不存在的情况下，还不断编造“阶级斗争”，把大量的人分、资金、资源消耗在“党内斗争”和“阶级斗争”中，没有超脱党内的政治斗争和社会的政治运动，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

“十三大工作报告”就承认在多次曲折中付出了巨大代价，它说：

5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社会背景和影响

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我们曾经急于求成，盲目求纯，以为单凭主观愿望，依靠群众运动，就可以使生产力急剧提高，以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越大越公越好。我们还曾经长期把发展生产力的任务推到次要地位，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还“以阶级斗争为纲”。

极左政治路线不仅浪费了社会经济资源，而且造成了奴化的生产关系。

“无产阶级专政”本来就排斥自由平等法治民主，它又透过职业和户口的严密控制，建立人身依附的关系。城市的工厂、企业、商店“国营”之后，依附于中共的行政机构，受“条条专政”束缚。农村的“人民公社”制，则是变相的农奴主与农奴的生产关系。在政企不分之下，企业无法成为真正独立的经济实体。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则连佃农的自由也丧失了。

这种人身依附的奴化的生产关系，助长了干部的特权主义和官僚主义。他们“瞎指挥”，行政效率低；他们又以公权谋私利。这种生产关系，也使城市职工生活不宽裕，农民长期处于贫困中。

奴化的生产关系，无法产生创造财富的活力，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极左路线的祸害，还在于歧视知识和知识分子的反智政治文化。

这种政治文化，一方面是神化毛泽东制造“阶级斗争”，把个人崇拜活动和“阶级斗争”当成发展生产力的仙丹神药；另一方面则没有把知识和科技真正视为生产力的要素。

这种政治文化，加剧社会的愚昧现象和暴力行为^⑧，使人的素质低落，挫伤了人的独立思考能力，导致生产效率奇低，社会长期在贫穷和落后中徘徊。

“十三大工作报告”论及贫穷落后时，特别提到下列凸出的景象：

十亿多人口，七亿多在农村，基本上还是用手工工具搞饭吃；一部分现代化工业，同大量落后于现代化水平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工业，同时存在；一部分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同广大不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同时存在；少量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科学技术，同普遍的科技水平不高，文盲半文盲还占人口近四分之一的状况，同时存在。生产力的落后，决定了在生产关系方面，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所必需的生产社会主义化程度还低，商品经济和国内市场很不发达，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占相当比重。

生产力水准的高低，以每人平均国民生产总值、出口商品金额、收入和消费世界一百二十八个国家和地区中，列居倒数第二十位^⑨。

与世界各国比较，大陆居民的就业收入也相当低。一九八六年，占总人口约八成的农村人口中，每个劳力的全年平均收入为四百二十四元人民币，约合“官汇”美金一百一十四元六角，平均每月九元六角。城市职工的每人全年平均收入，为一千三百二十九元^⑩ 约合美金三百五十九元，平均每月三十元。与华人地区的香港、台湾、新加坡相比，差距是相当大的（参阅附表二）。

面对生产力的落后，中共主流派对极左路线有较深刻的反思。虽然，他们并不完全放弃计划经济，并重申坚持“四项原则”，但却想尽可能排除束缚生产力的其它因素。这种发展生产力的情结，是确立初阶论的一大动力。

二、计划体制僵化商品经济断层

计划经济体制的僵化和长期的“短缺现象”，使中共主流派有弥补商品经济断层的觉醒。这也是初阶论确立的重要诱因。

尽管中共的官方文件和报刊并无“弥补断层”的概念，但初阶论里有“补商品经济的课”之想。它把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视为主要的手段，以达到社会主义向发达阶段“上升”。“十三大工作报告”声称，“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所有制和分配制的变革，特别是容许有限度的雇佣生产和“非劳动收入”，就与发展商品经济不可分割。

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不是新的政策，一九八四年十月，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通过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就说中国大陆的计划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之前加上定语“有计划的”，是要把这种经济型态界定在：“不是那种完全由市场调节的市场经济”^①。

“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带入了有限度的市场调节功能，这是对马克思——斯大林理论的变通，试图改变计划经济的斯大林模式。

共产专政的社会，都实行计划经济，党的指令计划控制了产品的生产、管理、分配，生产几乎只是为了产品的计划分配，商品的生产大受限制。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发表之后，商品的生产、交换和流通，受到更大的限制，生产资料还被定为非商品，因此不可以买卖。

中国大陆的计划经济体制是中央集权的严密封闭类型，受斯大林教条和苏联模式的影响极大，生产和分配的指令性计划控制范围越来越大，商品的生产 and 流通则越来越受严格控制。

中共长期把商品的生产 and 流通当成“资本主义尾巴”，把商品的消灭视为加速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这就是所谓“穷过渡”。于是，民生必需品的供应和商品的流通，长期处于“紧张”状态，有时连茶叶、火柴、肥皂、卫生纸、小刀片也要“凭票证供应”。在六十年代，北京、上海的“凭票证供应”的商品，分别有一百零二种、九十二种；在七十年代，整个大陆范围内“凭

票证供应”的商品还有七十三种。有人居然说“凭票供应是社会主义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优越性”，“资本主义国家商品过剩是腐朽的”②。

以“短缺经济学”闻名于世的匈牙利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奈（一九二九—）认为，计划经济体制造成“短缺现象”。

苏联、东欧和中国大陆的计划经济，是落后的自给或半自给的产品经济，并非商品经济。计划的控制与市场脱节，并排斥价值规律，官僚主义行政体制的效率又低，这就不可避免会长期存在科尔奈说的“短缺现象”——生产和分配的产品、原材料、日用商品，乃至技术和管理人才都短缺。这正是“票证世界”的根源。

物资的短缺与人民收入低微、生活贫困交织在一起，形成恶性循环。这样的社会主义导致人民的信心危机③。

要消除这种恶性循环，计划控制的产品经济必须向商品经济转化，生产的不只是可供计划控制分配的产品，而且要有可供交换和流通的商品。商品生产和流通的发展，可提供更多就业机会，也有可能增加人民的收入，改善物资短缺和生活的贫穷。

中共放宽商品生产，发展商品经济，是观念上的革新。它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向发达阶段的“上升”过程，视为发展生产力和创造社会财富的过程，只有改变了贫穷和落后，才有可能“上升”（过渡到共产主义）。既然要发展商品经济，便要放宽计划控制，引进和扩大市场机制，并且开放有限度的雇佣生产和“非劳动收入”。就这一点来看，初级阶段的首要任务，就是前面说的弥补商品经济的断层，或者说是填平落后和贫穷的鸿沟。

中共计划控制的“宽松化”程度是渐进的，一九八四年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时，中共只是缩小指令性的计划控制，扩大指导性的计划控制，市场调节项目的开放还很有限，主要是农副产品。借用陈云的话，就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

⑭后来，主次关系并没有变，但指令计划控制逐渐放宽，市场调节的部分扩大，价值规律的作用也渐次增大。随着计划控制宽松化程度的提高，雇佣生产的“温州模式”出现了，私人经济在经济成分中占了一点比重。

初阶论显然是朝向计划经济更加“宽松化”的方向即布哈林模式走，但是私营企业的开放毕竟是有局限的。

三，深化经改急需宏观理论架构

中共提出初阶论，还与建立变通马克思主义的宏观理论有关，而这种理论是要为达成目标的灵活手段定位。

自一九七九年全面推行“新经济政策”之后，中共面对一个“思想说服”的困难：如何解释对马克思主义的变通（修正）。

中共既然确认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最重要任务，便要在社会发展阶段观念上建立宏观理论架构，使既定的改革政策有充分的“理论依据”，然而强化政策认同的内聚力，提升贯彻政策的效果。

共产党取得政权后，要以多长的时间、怎样去“过渡”到共产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没有确切的论述，马克思和恩格斯甚至未很好区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⑮。

马克思和列宁都假定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有一个过渡时期⑯。马克思把共产主义社会分为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⑰。后来，列宁（一八七〇—一九二四）把这两个阶段分别称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一九一七春—一九二〇春）⑱。列宁声言苏联可从资本主义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但在“新经济政策”于一九二一年春实施后，列宁又说向社会过渡需采取一些变通的中间的手段⑲，即迂回过渡。

列宁之后的斯大林（一八七九—一九五三），把社会主义和

共产主义的“特征”，分别界定于“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并把社会主义划分为三个阶段：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消灭资本主义和建成社会主义的时期，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⑩。

中共对社会主义的划分，最初照搬斯大林的“理论”，把一九四九至一九五二年称为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一九五二年，中共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把一九五三年视为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开始^⑪。到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之后，中共便把大陆的社会形态由新民主主义改称为社会主义了，而且声称正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斯大林的三个阶段并成了一个阶段。于是，中共以强化“阶级斗争”和加速消灭商品生产和流通，作为加快“过渡”的手段，因而导致严重的经济危机^⑫。

邓小平于一九七七年第二次复出后，大力推行新经济政策，引导干部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狂热中冷却下来，而且转变了“穷过渡”的观念。他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⑬。他是把社会主义假定为富裕的、具“优越性”的社会。他和主流派又把社会主义视为漫长的过程，虽然他们仍宣扬共产主义，但毕竟把共产主义看成是遥远而不是短期内可实现的社会。

在中共提出初阶论之前，北京理论界对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时期——社会主义社会，有无阶段的划分，有激烈争论。一九七九年，苏绍智和冯兰瑞在“经济研究”发表的文章，不赞同整个社会主义不再划分阶段，而应划分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与发达的社会主义两个阶段，中国大陆要经过很长的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⑭。这是最早的阶段论观点。初阶论就是在不发达社会主义社会论的基础上慢慢发展起来的。

中共提出初阶论，并不是目标的改变。建设社会主义然后向共产主义过渡，仍然是它的目标，但实现目标（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手段却改变了，或者说是采用的手段更灵活，因而要扩大

变通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的教条。在初阶论确立之前，新经济政策一直未能架构于系统化的宏观理论中，这就使热心推行经改者缺乏一种“理论”上的安全感，又使抵制经改或反对变通马克思主义者常找“理论”的借口兴风作浪，以致政局反复多变。这是主流派多年来面对的困扰。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演化，主流派干部对建立宏观的“指导理论”的期待便更迫切。因为这种“指导理论”可给推动新经济政策的改革者披上“合法”的理论外衣，使他们有安全感。此外，“指导理论”经党代会通过而取得“合法”地位后，僵化派也就较难在“理论依据”方面去干扰主流派。这正是初阶论确立的另一诱因。

四、面对东欧和台湾的危机效应

苏联东欧的经济改革浪潮，台湾社会经济的发展，对中共造成了“和平竞赛”或“和平演变”的危机感，也是主流派建立初阶论的诱因。

苏联东欧的经济体制改革，早于六十年代就形成一股浪潮，但后来因政局影响有诸多反复，成效不很大。七十年代中期以来，匈牙利、波兰和南斯拉夫的经改却有快速的发展，捷克、东德、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也推行有限度的经改。在苏联，戈尔巴乔夫于一九八五年上台后，经改的速度和深度更有进展，有些项目如确立厂长负责制的企业法，比中共走前了一步。

就整个经济改革势态来说，苏联东欧比中国大陆走得较快较远。不管是企业自治，还是对私人经济的开放，东欧都走在中国大陆之前^⑤。

中共与东欧的差距，不仅在经改的措施和速度，而且还在于对社会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的变通。其中，对于社会主义的发

展阶段，苏共早有新的解释，否定了斯大林的公式——社会主义建成后便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

苏共认为，社会主义基本建成后，要经过“发达社会主义阶段”，才能向共产主义过渡。一九八六年，戈尔巴乔夫主持苏共二十七次代表大会，虽然声称苏联已进入“发达社会主义”，但仍认为还处于“发达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必须逐渐“完善”社会主义^{③6}。

对于社会主义概念的新思考，对于社会主义制度弊端的批判，苏联东欧共产党也往往比中共更大胆更深入。苏共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之后，苏联和东欧的理论探索浪潮，对现实政治的冲击力很大。理论的探索者不限于专业的理论家，还有决策阶层的高干如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宣部书记利加乔夫，他直言批评：近十年来，关于社会主义的概念“大大落后了，僵化了，一成不变了”，生产关系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③7}。许多更具革新精神的知识分子和高干，却认为利加乔夫的观点还很保守。

类似这样的对过去和今天的批判，中共主流派受到家长邓小平政策摇摆的影响和僵化派的阻挠较大。一九八七年初邓小平下令“批自由化”，便阻碍了改革理论的探索。

生产力和生活素质方面，中国大陆也落后于多数东欧国家，特别是匈牙利（请参阅附表三、四）。

苏联东欧经济改革浪潮的冲力，刺激了中共主流派的反思。中共高干包括赵紫阳的东欧之行，更使他们感到“不改革便没有出路”的压力^{③8}。他们不仅想对经改的幅度、速度和效益作出更好的安排，而且想尽力避免政局的反复干扰经改，这就促成了初阶论的确立。

中共对台湾的武力攻取或“和平统一”，一直受到抗拒，其根源在于共产主义制度无法为自由社会的人民接纳。两岸生产力和生活素质的差距，更增加台湾居民的反排拒。正因为如此，中

共不得不声明，在收回香港主权后实行“一国两制”，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可以五十年不变。如果中共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制度优越于资本主义，便不必有“一国两制”了。

为了“统一”台湾，并使香港社会逐渐纳入社会主义制度中，主流派打算尽可能纠正社会主义制度的弊端，发展生产力，缩短与台湾、香港的物质生活差距，创造“大中国统一”的基础。中共这一诉求，对确立初阶论也产生了推动力。

第三节 初级阶段论的社会影响

初阶论确立于经济体制改革急需深化的时候，具有较广泛的社会影响力。

一、有助汇合政策认同的内聚力

初阶论为扩大变通马克思主义和深化经改提供了“理论依据”，助于建立深化经改的政治共识，汇合政策认同的内聚力。这是初阶论最大的政治影响。

在新经济政策和经改的推行过程中，支持者和反对者都对政策的合法性有疑虑。这里谈及的合法性，不是指合于中共法规或家长权威伦理，而是合法的“理论依据”。

初阶论的确立，使扩大新经济政策和深化经改有了理论上的合法性。这一方面使执行政策者有了政治安全感，另一方面也可能对抵制者逐渐产生政治说服的作用。说较长远来说，初阶论对政治共识的建立和强化，会有良好的影响。

执行政策者有了政治安全感之后，产生开拓局面创造政绩的冲击力会较大，有利于提升经济体制改革的广度和速度，这就是前面提及的政策认同的内聚力。

尽管中共今后的政局还会有反复，党内家长难免会因一时之念造成经改的停滞或倒退，但初阶论成为发展生产力的宏观理论架构之后，政策认同的内聚力是比以前较容易凝结了。假如僵化派在政坛不占上风的话。

二，有可能刺激商品生产的发展。

初阶论以“阶段发展”的观点，去看待漫长而复杂的社会主义过程，承认中国大陆还存在贫穷和落后，仍处于社会主义阶段，不能超越“商品经济”的阶段，必须发展生产力和商品经济，让社会从贫穷落后逐渐转向富裕文明。

初阶论还充满现实的魅力——确定开放私人雇佣生产和私人经济的政策，并容许按劳分配之外的非劳动分配制。

初阶论既然是建架于弥补“商品经济断层”的构想，对商品的生产 and 流通有可能产生催化的动力。

初阶论的核心，是发展商品生产和提高生产力。今后，中共政局如果不至于“左转”，主流派对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吸纳相信会继续扩大，对私人经济宽容度会增大。在维持产业公有制之下，“两权分离”的推展会更快，城市企业经营的“集体承包化”或“私人化”，农村土地经营的“私人化”及土地使用权的“宽松化”（可转让），是必然的趋势，这是初阶论对社会经济可能的影响。

初阶论的确立，强化了中共改革的形象，也给人一种僵化派败退的印象，这对中共的国际宣传和在海外华人中的统战，都是有利的。

三、落实初阶论面对的不利因素

尽管移植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可提高社会生产力，但中国大陆整体经济的发展仍受许多因素制约。其中最不能忽略的是，初阶论虽把“白猫黑猫说”（发展生产力）列为理论的核心，却也未放弃计划经济。任何的变通改革都不能超越计划经济的鸟笼^⑨。计划经济对市场功能的排斥，以及与这个体系共存的官僚主义，都是有碍于经济的发展。

在“鸟笼”之内，计划经济是不会转变为市场经济，商品生产的发展自有许多束缚。政治上坚持四项原则，经济上保留指令控制，是“自我设限”的死结，不冲破这个结，商品经济的断层便很难真正弥补，社会的富裕、文明、幸福也不容易造就。

第二项因素，在于利益再分配的新冲突。

城市企业承包责任制，农村分田单干，对提高生产效率颇有好处，但中共在承包中占取的利益太大。中共机关和干部的摊派，干部作法和变相勒索^⑩使承包者的成本负担太重，职工和农民分得的利益偏低。

这种“国家——集体——个人”间的利益冲突如果不能有效缓和，生产经营的“承包化”对经济成长的活力，便有可能逐渐减少或消失。

此外，在经改中确有一批“能人”有做生意或经营的才能，或有特殊人际关系，他们的收入比以前大增，生活改善得快。其中，富得最早最快最多的，大都是官僚特权阶层，包括“官倒爷”和从事“官倒”的“官商”^⑪。但是在经改中未获实惠却随物价猛涨压力的人非常多，他们不满干部及其家属的“不正之风”与社会缺乏公平竞争机制。

这种社会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以及中共内部的政见分歧

⑫ 也可能激化中共党内权力斗争并影响今后的政策和政局。一旦政局“左转”，初阶论确定的政策取向便可能改变。

第三个不利因素，是社会“知识化”的程度不足，知识分子仍未建立完全独立的社会角色地位。

社会的工业化、现代化，并不能只靠农民分田单干和工人承包企业去实现，更重要的是知识和科技的运用，这就必须借助于知识分子，也必须提高人的素质。可是，中共的党政系统对知识分子“利用——改造”的控制观念并未完全改变，一般知识分子的收入、工作和生活的条件有待改善，变相的政治清算事件还在不断发生，这怎么能“调动知识分子积极性？”至于人的素质提高，则要很长的时间。

最为不利的因素，是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步现象”还未产生。邓小平虽热心于经改，却对政治改革有顾虑，迟迟未让政改真正起步，他再三重申排拒西方民主及其权力制衡机制。“政治左手”束缚了“经济右手”的活动空间，这将妨碍经改的彻底全面深化和大突破。

（写于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底十二月初及一九八八年一月初）

5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社会背景和影响

[附表一] 对“社会主义”观念及相应政策的变化 (1987. 12. 2)

| 项 目 | 过去的观点、政策 | 现在的观点、政策 |
|--------------|----------------------------|---------------------------------|
| 1949—1956年 | 社会主义过渡时期 | 社会主义过渡时期 |
| 1956— | 向共产主义过渡时期 |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
| 社会主义主要矛盾 | 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 | 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
| 社会主义主要任务 | 以阶级斗争为纲 | 发展生产力 |
| 所有制 | 加速向全民所有制过渡 | 以公有制为主体发展多种经济成分 |
| 经济成分 | 全民所有制经济、集体经济 (极少量的个体经济) | 全民、集体、个体、私人、中外合资、外国资本主义 |
| 经济形态 | 计划控制怕产品经济 (排斥市场功能、价值规律) | 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限度吸纳市场功能、价值规律) |
| 商品生产 | 资本主义尾巴应割除、严格限制商品的生产和流通 | 有利于提高生产力, 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 |
| 计划经济 | 扩大指令性计划控制 加强指导性计划控制 | 缩小指令性计划控制 宏观控制, 微观放活 |
| 中央与地方、企业权力模式 | 高度中央集权、条条专政 | 中央与地方分权, 财政分灶, 扩大地方、企业自主权和横向联系 |
| 生产资料(工具) | 是产品非商品, 禁止买卖, 实行公有制和集体制 | 是商品, 可以买卖或将使用权转让, 公有制为主, 容许少量私有 |
| 土地 | 国家计划分配, 无偿无期使用, 实行公有制和集体制 | 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 集体或私人可以投标土地和转让使用权 |

| 项 目 | 中国大陆 | 台 湾 | 香 港 | 新加坡 |
|--------------|---------------|-----------------|----------------|----------------|
| 面积(平方公里) | 960 万 | 3.6 万 | 1,061 | 617 |
| 人口(1987) | 10 亿 7 千 2 百万 | 1,950 万 | 560 万 | 260 万 |
| 每人全年平均 | 1980:263 ① | 1982:2,505 ④ | 1982:5,340 ⑦ | 1982:5,910 ⑨ |
| 国民生产总值 | 198 * 4:202 ② | 198 * 4:3,067 ⑤ | | |
| (美元) | 1986:200 ③ | 1986:3,748 ⑥ | 1986:6,761 ⑧ | 1986:约 6,900 ⑩ |
| 外贸总额(亿美元) | 1987:799 ⑪ | 1987:802 ⑫ | 1987:871 ⑬ | |
| 出口额(亿美元) | 1987:382 | 1987:490 | 1987:226 | |
| 顺(逆)差(亿美元) | 1987: - 35 | 1987: + 187 | 1987: + 1.28 | |
| 每人平均出口(美元) | 1987:36 | 1987:2,513 | 1987:4,036 | |
| 外汇储备(亿美元) | 1987:6:34 ⑭ | 1987 底:750 ⑮ | | |
| 每人平均外汇(美元) | 1987:6:3.17 | 1987 底:3.8 * 46 | | |
| 居人储蓄额(亿美元) | 1987:8:760 ⑯ | 1987 底:730 ⑰ | | |
| 每人平均储蓄(美元) | 1987:8:71 | 1987 底:2,206 | | |
| 黄金储备(万英镑) | 1987:6:1,267 | 1987:10:597 | | |
| 职工每月平均工资(美元) | 1986:30 ⑱ | 1986:396 ⑲ | | |
| 经济增长率 | 198 * 4:13% ⑳ | 198 * 4:10.9% ㉑ | 198 * 4:9.6% ㉒ | 198 * 4:8.2% |
| | 1987:9% ㉓ | 1987:11.18% ㉔ | 1987:12% ㉕ | 1987:8% |
| 海外留学生人数 | 198 * 4:8,140 | 198 * 4:21,960 | 198 * 4:9,420 | 198 * 4:3,230 |

5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社会背景和影响

* 表内平均数是参照表中人口数或下列汇率计算:每1美元=3.72元人民币=29元台币(1987),或1美元=3.6元人民币=35元台币(1986)

- ①据“经济科学,双月刊1982年第2期13页。
- ②据“中国经济年鉴”(1986)Ⅲ—10,北京。
- ③据“人民日报”1987年7月17日。
- ④、⑦、⑨天下杂志1984年10月号139页,台北。
- ⑤据天下杂志1985年6月号22页,台北。
- ⑥据美国世界日报1987年3月27日(主计处资料),纽约。
- ⑧据香港总督的谈话,参阅“信报”财经月刊1988年第1期43页,香港。
- ⑩外贸总额、出口额、顺逆差,均是1987年1月至11月数字。
- ⑪大陆外贸资料,据“人民日报”海外版1987年12月30日第1版,北京。
- ⑫台湾外贸资料,据“中央日报”1987年12月25日引述的主计处数字,第1版,台北。
- ⑬香港外贸资料,据1987年12月24日港府统计处数字。其中出口额只是香港制品的出口,不包括转口贸易。
- ⑭仅为“国家外汇库存”,不包括“中国银行外汇结存”。外汇及黄金数字,据“中国金融”月刊1987年第9期35页,北京。
- ⑮台湾的外汇、黄金数字,据“联合报”1988年1月1日第1版,台北。
- ⑯据“中国金融”1987年第10期23页,北京。
- ⑰据“联合报”资料。
- ⑱指城市职工,据“经济日报”1987年6月6日,北京。
- ⑲仅指制造业工人,据“统领杂志”1987年6月号132页,台北。
- ⑳据“人民日报”1985年3月10日引述的统计局公报。
- ㉑据“人民日报”海外版,1987年12月30日第1版。
- ㉒1984年香港、台湾、新加坡经济成长率,以及留学生数(包括中国大陆),据“天下杂志”1985年6月号22页。
- ㉓据“中国时报”1987年12月24日第5版,台北。

[附表三]大陆与外国生产水准比较

| 项 目 | 中国大陆与外地比较 |
|------------------------------|---|
| 平均工资 | 大陆为香港的 1/4* |
| 劳动生产效率 | 大陆为香港的 1/10* |
| 1 个农民 养活的人口数 | 大陆:3 人 美国:50 人 |
| 1 个采煤工 1 天的生产量 | 大陆:1 吨 日本:2.80 吨 西德:3.18 吨 美国:8.62 吨 |
| 1 个炼油工 1 年的生产量 | 大陆:938 吨 日本:9,318 吨 |
| 1 个水泥工 1 年的生产量 | 大陆:255 吨 日本:4,363 吨 |
| 生产 1 万美元工业产值 需消耗的能源 (标准煤) | 大陆:23 吨 美国:8 吨 印度:7.7 吨 日本:3.5 吨 |
| 创造 1 亿美元 国民生产总值 需消耗的能源 | 大陆为下列国家的倍数: 苏联:1.7 倍 美国:2.3 倍 日本:6.1 倍 |

* 据北京“人民日报”一九八七年七月十七日文“正确认识我国生产力水平至关重要”。

其余据“人民日报”一九八七年十月三十日文“警醒·奋起·直追”。

5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社会背景和影响

〔附表四〕八六年中国大陆、匈牙利生活素质比较

| | 项 目 | 中国大陆 | 匈 牙 利 |
|--------------------|---------------|-----------------------------|-------|
| A 每百户平均拥有的耐用消费品 | 1. 自 行 车(辆) | 97.0* | 111 |
| | 2. 收 音 机(台) | 54.2(乡) | 160 |
| | 3. 录 音 机(部) | 51.7(城) | 53 |
| | 4. 电 冰 箱(台) | 12.7(城) | 106 |
| | 5. 彩色电视机(部) | 27.4(城) | 21 |
| | 6. 黑白电视机(部) | 65.4(城) 彩色及黑白 17.2(乡) | 91 |
| | 7. 洗 衣 机(台) | 59.7(城) | 99 |
| | 8. 缝 纫 机(架) | 47.0(乡) | 50 |
| | 9. 照 像 机(架) | 11.9(城) | 52 |
| | 10. 小 汽 车(辆) | ? | 36 |
| B 每人年均生活消费量 | 11. 粮 食(公斤) | 255.9 | 109 |
| | 12. 肉 类(公斤) | 22.8** | 81 |
| | 13. 蛋 类(公斤) | 5.3 | 18 |
| | 14. 水 果(公斤) | ? | 71 |
| | 15. 植 物 油(公斤) | 5.2 | ? |
| | 16. 布 料(公尺) | 11.2 | ? |
| | 17. 住 宅(平方公尺) | 城:8.0 乡:15.3 | 30 |

本表据下列统计资料列成：“经济日报”(北京)一九八七年六月六日及一九八七年六月十五日，“人民日报”(北京)一九八七年十月十七日。“城”是指城镇居民，“乡”指乡村居民。

*以每百人平均数乘4计算。**包括猪、牛、羊肉、家禽、水产。

注 释：

①参阅 ThomasMore(汤玛士·莫尔):TheUtopia(乌托邦),中译本第七十三页,戴镛龄译,商务印书馆一九八二年第二版,北京。

②参阅 WilliamMorris(威廉·莫里斯):NewsFromNowhere(乌有乡消息),中译本第十五章,黄嘉德、包玉珂译,商务印书馆一九八一年出版,北京。

③参阅“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莫斯科中文版第二卷,第二十三页。

④引自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Mead):“走向更生动的乌托邦”,参阅“现代人论乌托邦”中译本第六十五页,此书由 GeorgeKateb(凯特布)主编,孟祥森译,联经出版公司一九八〇年出版,台北。

⑤赫鲁晓夫当权时(一九五三—一九六四),苏联的粮食不足,要从加拿大等地进口。

⑥参阅“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倒退’辩”,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北京。

⑦赵紫阳在中共十三大的报告,关于初阶论的部分,请参阅“潮流”月刊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号总第九期第十五至十七页,香港。

⑧参阅张凯:“理论界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些看法”,“世界经济导报”一九八七年八月十日,上海。关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讨论,可参阅:(一)马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特征”,“解放日报”一九八七年十月十三日,上海;(二)王贵秀、崔佩亭:“试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月刊”一九八七年第八期,北京。

⑨邓小平强烈排拒西方民主,包括三权分立、两院制,参阅“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一九八七年二月至二月至七月)第十七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北京。

⑩生产资料,指土地、厂房、设备及其他生产工具。

⑪关于所有制的政策,参阅:(一)于光远:“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关系”,“经济研究”月刊一九八七年第七期,北京;(二)朱光华:“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所有制的理论及其发展”,“红旗”半月刊一九八七年五月第九期,北京;(三)董辅弼:“所有制改革与经济运行机制改革”,“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一九八七年第一期,上海。

⑫雇工几个人是个体经济或私人经济的人分界线,还未确定,有人根据

马克思的著作建议,以八个人为分界线,雇工八个人以内是个体经济,八个人以上是私人经济。——据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高尚全的谈话,参阅“世界经济导报”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二日。

⑬关于“温州模式”和雇佣生产,参阅(一)杨建文、周一烽、真理:“‘温州模式’与中国农村经济的腾飞”,“社会科学”月刊一九八七年第五期,上海;(二)中国社会科学院温州农村调查组:“温州农村商品经济与中国农村现代化道路探索”,“经济研究”月刊一九八六年第六期;(三)张仁寿:“温州模式的特色及其意义”,“农业经济问题”月刊一九八六年第五期,北京。

⑭关于主流派与僵化派的争论,请参阅丁望:“‘非马’与‘守马’之争:中共家长权威下的政治集团”,“潮流”月刊一九八七年四月总第二期。

⑮参阅:(一)庞廷福等:“关广梅现象”,“经济日报”一九八七年六月十三日,北京;(二)吕东:“深化企业改革,进一步增强企业活力”,“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月刊一九八七年第三期,北京;(三)赵希友:“论企业租赁经营”,“光明日报”一九八七年六月十三日,北京。

⑯参阅:(一)“全国铁路甘冒风险承包初露锋芒”,“世界经济导报”一九八七年七月二十日;(二)“改革开放使煤炭工业发生突破性变化”,“光明日报”一九八七年十月二十八日。

⑰中共报刊并无“新租界”的名称,作者将专门把土地租让给外商港商台商的区域称为“新租界”,关于土地使用权的改革,参阅:(一)芮杏文:“在改革开放中上海的地位、作用和面临的主要问题”,“解放日报”一九八七年九月二十一日;(二)曹建明:“关于土地批租的理论思考”,“解放日报”一九八七年十月二十一日;(三)“实行土地有偿使用越快越好”,“世界经济导报”,一九八七年十月二十六日。

⑱如“文革”时的武斗,近几年殴打教员事件频频发生。

⑲一九八四年中国大陆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世界银行估计为三百一十美元,列一百零九余;参阅罗荣兴等:“中国改革的历史方位”,“人民日报”一九八七年十月六日。近几年,人民币对美元一再贬值,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折合美元的数额在下降。一九八六年数字,据“人民日报”一九八七年七月十七日的消息折算。

⑳农民和职工平均收入,据“经济日报”一九八七年六月六日发表的统计资料。

⑲参阅“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红旗”半月刊一九八四年十月第二十期，第六页。

⑳参阅姜波：“票证的变迁”，“经济日报”一九八七年十月十五日。

㉑中共中央党校刊物“理论月刊”说：“不改革，必将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搞得社会主义没有多少吸引力”，参阅一九八七年第八期“本刊评论员”文章：“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㉒参阅“陈云的讲话”，“人民日报”海外版一九八五年九月二十五日。

㉓参阅荣敬本、冯文光：“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理论探索”，“经济研究”月刊一九八七年第九期。

㉔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说：

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埋藏，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说：

从向着共产主义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非经过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不可。而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上述两段话，引自列宁：“国家与革命”，参阅“列宁选集”中文版第三卷第二三八、二三九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五年。

㉕据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译本第十九卷，第十三至三十五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三年。

㉖苏共政权建立初期，实行战时共产主义：禁止私人买卖粮食、自由贸易、存放货币，苏共以它规定的价格征收农民的余粮，居民日用消费品实行配售制，大企业“国有化”，中小企业由苏共政权监管，实行全民“义务劳动制”，不“劳动不得食”。

一九二九年七月，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全会上说：

战时共产主义是战争环境和武装干涉迫使无产阶级专政采取的一种政策，这种政

策主要是采取经济以外的、带有某种军事性的手段，不是通过市场，而是在市场以外来建立城乡之间直接的产品交换，这种政策的目的是组织产品分配以保证对前线革命军队和后方工人的供应。显然，假如没有战争环境和武装干涉，也就不会有战时共产主义。

——参阅“斯大林全集”中译本第十一卷，第一二九页，人民出版社。

关于“战时共产主义”，参阅：（一）列宁：“彼得格勒省农业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第二部分“回答问题”），“列宁全集”中译本第二十九卷第二十四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二）姜义华：“列宁主义与‘战时共产主义’”，“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一九八一年第一期，上海；（三）庐文璞：“从战时共产主义到新经济政策”，“外国史知识”月刊一九八二年第二期，北京；（四）骆耕漠：“列宁关于十月革命后四种交换关系的分析”，“中国社会科学”双月刊一九八〇年一月第一期，北京。

⑳参阅列宁：“论粮食税”，“列宁全集”中译本第四卷，第五五一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

㉑同㉑。

㉒参阅马洪主编：“现代中国经济事典”，第五十一页，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一九八二年，北京。

㉓在“理论月刊”一九八七年第九期的文章“社会主义和生产力”，胡福明说：

在分配关系上搞平均主义，我们也是有过惨痛教训的。无论是“人民公社化”中“一平二调”的“共产风”，还是“文化大革命”中所谓“堵资本主义的路”，“割资本主义尾巴”，都不仅阻碍而且严重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也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了痛苦和灾难。

作者是一九七八年宣扬“实践检验真理”的大将，原在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一九八五年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副部长。

㉔参阅“理论月刊”评论员：“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理论月刊”一九八七年第八期，第一页，北京。

⑭参阅苏绍智、冯兰瑞：“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的社会发展阶段问题”，“经济研究”月刊一九七九年第五期，北京。

⑮对外资的吸纳，中共的政策则较开放。

⑯关于苏共对社会主义阶段划分的变化，参阅：（一）帅永章：“苏联关于社会主义阶段划分理论的变化”，“理论月刊”一九八七年第八期，北京；（二）徐小英：“黄联关于社会主义发展程度若干理论问题的探讨”，“理论月刊”一九八七年第六期；（三）于东林：“二十七年以来苏联的改革：主张与实践”，“国外社会科学”月刊一九八七年第四期，北京。

⑰利加乔夫的文章“论苏联改革的革命实质”，原载“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月刊，一九八七年第七期，部分中译见“世界经济导报”一九八七年九月二十一日。

⑱中共高干对苏联东欧改革浪潮的警觉可参阅：（一）高尚全：“借鉴匈南经验，继续深化改革”，“经济日报”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二）陈一谔：“社会主义在实践和探索中”，“世界经济导报”一九八七年八月十日；（三）苏绍智：“匈理论界探讨马克思主义问题”，“世界经济导报”一九八六年六月二日；（四）林洪岱：“重视研究苏联东欧发展趋向，对增强改革紧迫感大有益处”，“世界经济导报”一九八七年九月十四日。前三篇文章的作者，分别为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研究所所长；最后一篇文章，报导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顾问安志文随赵紫阳访东欧五国的感想。

⑲关于“鸟笼”，陈云有如下的谈话：

鸟不能捏在手里，捏在手里会死，要让它飞，但只能让它在笼子里飞，没有笼子，它就飞跑了。如果说鸟是搞活经济的话，那么笼子就是国家计划。

——参阅“陈云同志关于当前国家建设的几点意见”，“中国金融”月刊一九八三年第一期，北京。

⑳参阅：（一）湖北吃大户乱摊派严重，“人民日报”一九八七年五月十四日；（二）“工业企业负担过重问题亟需解决”，“经济日报”一九八七年一月二十日；（三）有关农民负担问题的探讨，“农业经济问题探索”一九八四年第五期，北京。

5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社会背景和影响

⑪北京的大“官商”，如“康华”、“光大”都利用特权从事外汇和物资的“投机倒把”活动，牟取暴利。参阅“五大公司查出违法经营问题”，“人民日报”一九八九年八月十七日。

⑫对于“鸟笼”的大小，中共党内和经济界有争执，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国光说：“对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理解有相当大的弹性，有的强调‘商品经济’一面，有的强调‘有计划’的一面”，参阅“经济体制与宏观经济管理”，“经济研究”月刊一九八五年第十二期。

6 言论宽松化和观念更新的热点

——对“人权签名事件”社会背景的思考

写于一九八九年三月六日、二十八日

发表于潮流月刊八九年三月号第 25 期及 26 期

魏天 孙明 徐文德 王三
王三 李林 王三 王三
王三 孙明 周林 王三
王三 王三 王三 王三
王三 王三 王三 王三
王三 王三 王三 王三
王三 王三 王三 王三
王三 王三 王三 王三
王三 王三 王三 王三
王三 王三 王三 王三
王三 王三 王三 王三

图9：“人权签名”第三次联署者，1989年3月，北京。

一九八九年二月中旬，北京知识界三十三位人士回应方励之的呼吁，签名支持释放魏京生等政治犯。稍后，又有一批学者、专家、作家表示赞同，并对方励之赴美国总统晚宴被阻事表达遗憾之意。这一系列活动的主要政治诉求(期望)，是保障基本人权，包括言论自由权、政治犯不受虐待和患病就医的权利。所以，本文将它称为“人权签名事件”。

权签名不是突发的孤立事件，它是中国大陆思想启蒙运动①新涌现的一股“浪”。虽然现在尚难评估此浪的冲击力有多大，但它无疑显示知识分子精英强化自由、民主和人权的理念，提升“人”的权利自主意识。

第一节 十年启蒙运动的三个浪

思想启蒙运动萌芽于一九七八年夏，当时两个口号的论战很激烈，“实践检验真理”战胜“两个凡是”，打开了变通马克思和毛泽东教条的禁区，也孕育了一九七九、八〇年启蒙运动的第一次高潮。其后，中共政局和政策的反复变化，影响了它的进展导致停滞、倒退。

一、群众民主运动出现两次小浪

思想启蒙运动包含两个层次，一个是群众运动的层次，即以知识青年和学生为主体的群众性民主运动。在街头或校园张贴大字报，散发油印小报，举办露天民主演讲会，上街游行请愿，是民运推展的主要方式。

另一个是精英的层次，即知识界精英的理论探索层次。包括“对社会主义再认识”和民主改革的理论探索，也包括关注人的异化现象并有思想启蒙内涵的文艺创作。

就群众性民主运动而言，它出现过三个“浪”，第一个浪，发生在一九七九年春。北京的知识青年和学生在西单贴大字报，设“民主墙”，并散发油印小报，呼吁人民正视专制主义对人权的侵害，争取自由民主。他们的呼声，获得许多大中城市青年学生的回应。这就是“北京之春”民主运动。

当西单“民主墙”演变为群众性的“北京之春”民主运动时，邓小平于一九七九年三月底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他的谈话发表前后，中共封闭了民主墙，逮捕它的活跃参与者。一九八一年，又判处北京市工人魏京生十五年徒刑。中共的镇压，使群众性民运的第一浪消失了。

在“北京之春”前后，知识分子精英围绕“实践检验真理”、“社会主义异化现象”和人道主义，在理论层面上推展思想启蒙运动。王若水、周扬、汝信、邢贲思、薛德震等，是当时探讨“异化现象”的健将；苏绍智、黎澍、童大林、于光远、胡绩伟、廖隆盖、李洪林、张显扬、严家其、吴明瑜、李锐、孙长江、杨西光、马沛文、郭罗基等，则关注变通马克思毛泽东教条和演讲政治体制改革的探索。

第二个“浪”，于一九八六年下半年涌现。

中共主流派当权者胡耀邦、万里、朱厚泽等主张“鸟笼”的“宽松化”，万里关于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演讲轰动一时，他呼吁结交“直言不讳的诤友”尤为知识分子称道^②，朱厚泽的“三宽论”——宽松、宽容、宽厚，更引人好感。于是，知识界有“小鸣放”的格局。

大学校园出现了争取民主选举和言论自由的新景象，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合肥中国科技大学学生上街游行，北京、上海等地也有学生争取自由和民主的游行集会。学潮在社会上的扩散，无疑是群众性民主运动的一个新浪。

八六学潮遭到邓小平的镇压，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也被开除党籍，胡耀邦和朱厚泽则失去实权，启蒙运动在“批自由化”声中陷入低潮。

二、小鸣放触发第三个较大的浪

第三个“浪”，出现于一九八九年二、三月间，以人权签名为标志。

像前两个“浪”一样，在它出现前有一段“言论假期”——推进改革的中共主流派略为放宽知识分子的言论尺度，“宽松化”的环境促成“小鸣放”的活跃。

一九八七年的“批自由化”，阻碍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探讨，但股份制尝试和私人经济的兴起，却需要在理论上更大胆突破马克思主义的禁区。在改革需求与政策冲突之下，政治理论处于停滞的闷局。一九八八年五月“实践检验真理”十周年纪念之前，中共家长邓小平表示可以“打破闷局”，允许放宽理论界探索的限制。于是，主流派核心人物总书记赵紫阳、放管“思想意识”的政治局常委胡启立、负责宣传工作的书记处书记芮杏文，略为放松对高级知识分子的议论控制^③。胡和芮特别约见了启蒙运动活跃分子黎澍、严家其、薛德震、刘再复等，鼓励他们作新的探索。主流派对知识分子一些“敏感言论”的宽容，是远超过邓小平的；这也正是主流派与僵化派日后冲突公开化的一个原因。

一九八七年五月间，赵紫阳使“批自由化”和缓之后，准许社会科学院马列主义研究所学办纪念“真理标准讨论”十周年活动。马列所先后在于光远、苏绍智主持下，大胆的探讨如何变通马克思主义。

同年十二月十八至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和社科院联合举办理论讨论会，纪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共五个政治局常委出席了开幕式，赵紫阳的开幕词声称“马克思主义必须有新的大发展”，“不回避现实”^④。所谓“发展”，是指变通或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以适应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生产力。

苏绍智在讨论会上宣读的论文,直言指出马克思主义处于危机中。针对胡乔木在“批自由化”和“清除精神污染”中对不同意见者的压制,他呼吁中共切实营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环境。

僵化派王忍之主持的中共中宣部紧紧控制的会议,“开放度”十分有限,会前的“官定出席者名单”就先引起不愉快的风波^⑤。不过,出席会议的精英分子总还算有机会发表“异见”。

在赵紫阳、胡启立示意下,中共中宣部在一九八八年十二月间召开一个会议,题为“首都中青年学者文化发展十年座谈会”,让未获邀请出席前一会议者或拒绝出席者有发言的机会。应邀者多为一九七八年大论战的活跃分子,也有热心改革的高干如前中共中宣部部长朱厚泽和新闻局长钟沛璋(因八六年底学潮而下台),前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锐,前福建省委书记项南。

不受中共中宣部控制的探索性会议,也频频举行。于光远在一九八八年五月发起了“北京饭店五四座谈会”,即“文化发展问题座谈会”,中青年法学研究者则于一九八九年一月举办的“十年法学理论与法制建设研讨会”。

这几次有影响的会议,不管是“官方”或非“官方”召开的,大部分出席者是倾向于民主改革的知识分子,也就是启蒙运动的精英(参阅附表一)。有些人参加过一九七八年两个口号的论战或一九七九年春的“理论务虚会”,有的则是在“批自由化”、“清污”中受批判,甚至被前“思想总管”胡乔木迫令“退党”。其中王若水、王元化、苏绍智、黎澍、孙长江、李洪林、严家其、李泽厚、戈扬、张显扬、于浩成、于光远等,在中共僵化派心目中都是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他们的言论“离经叛道”。主流派对他们某种程度的宽容,再次营造了“小鸣放”的气氛,这与一九八六年下半年的“言论假期”相似。

第二节 观念更新理论探索热点

“要权签名”是“小鸣放”的自然发展。要了解两者的“亲缘关系”，得从知识界精英分子近年来观念更新和理论探索的新发展着手。

一、承认和面对马克思主义危机

承认和面对马克思主义的危机，扩大变通马克思主义的幅度，从而寻求经济体制新突破的“理论解释”，并创造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基础，是观念更新和理论探索的“热点”。

苏绍智是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体系危机的学者，早在一九八六年四月，他就鼓吹对马克思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大胆探索，“要有一系列的突破”。他认为，理论界“要敢于突破传统的教科书中的某些教条，以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个别重大的结论经”^⑥。虽然他强调了系统性的“突破”，但并未超越当时中共的“官方标准”^⑦。

一九八八年下半年以来，苏绍智特别关注“理论滞后”。他认为，经济改革应有充分的“理论准备”，要在不同意见争论中建立完善的理论，要承认马克思主义的危机，并且深入反思。他说“传统的经典作家”（指马恩列斯毛）的思想，“已不能统一中国人民的思想”，“现在要回到马克思主义或某某主义上去是不行了”，“亟须用现代化和民主化来统一大家的思想”^⑧。

同是长期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张显扬也认为，马克思主义有严重的危机，必须在反思中寻求“超越”^⑨。严家其在“北京饭店五四座谈会”上的发言，则说“要推翻阻挠理论发展的‘思想法庭’”^⑩。

二、对当代资本主义的重新认识

对马克思主义危机的探索，必然促成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重新认识的深化。这是观念更新和理论探索的另一个“热点”。

早在几年前，知识界便开始讨论“对社会主义再认识”。对资本主义再认识”则是近年来理论界的新课题，一九八八年下半年以来谈论得特别多，于光远、苏绍智、龚育之、童大林、吴明瑜、郑必坚、任仲夷、刘吉等都鼓吹重新认识当代资本主义。

他们针对列宁的著名诊断：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和生产的集中必定造成垄断，而垄断资本主义的腐朽的资本主义。

童大林与吴明瑜、刘吉合写的“当代资本主义问题引论”一书（一九八八年出版），推翻了列宁的论断。它否定资本和生产的集中必然形成垄断，更否定“腐朽的资本主义”之说。它认为，当代资本主义仍有竞争的活力，其商品化、科技化、社会化、现代化促进了世界文明；因此，社会主义发展商品经济应吸纳资本主义一些有用的经验。

于光远、龚育之也发表专论或出版专书，肯定当代资本主义的生命力，变通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对资本主义的教条，为吸纳资本主义的某些经验重作理论解释。

在“重新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同时，改革派干部也回应了西方的“趋同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在不断扬弃和自我完善中，会趋同于另一新的制度。

胡耀邦前政治秘书郑必坚于一九八八年上海“世界经济导报”发表一篇具影响力的论文，题为“科学与文化——中华民族复兴的关键”。

郑必坚的论文认为，九十年代和下世纪初叶，是再认识、改革、调整和抉择的年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会因商品化、社会化、科

学化而“趋同”，“新形态的社会主义”和“新形态的资本主义”，将会出现和平竞赛^⑪。

在观念更新和理论探索中有所突破的高干中，童大林原任国季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吴明瑜为国务院经技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总干事，于光远是中国社科院顾问，龚育之是中共中宣部主管理论的副部长，郑必坚为社科院副院长兼马列所所长，都是胡耀邦、赵紫阳经济改革路线的热心支持者和智囊，对民主政治改革寄予期望。他们的“非马”观点在高干和知识界造成轰动，对社会科学界影响尤大。

苏绍智的同事和论文合作者王逸舟，在一九八八年七月发表长篇论文“对资本主义再认识”，否定资本主义“已经濒临死亡边缘”的论断^⑫。他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生命力，在于科技带来生产力的发展和文明的提高，社会福利的大众化，趋向多元化的舆论与文化，发展形态的多样化，对话和合作的发展等等。

苏绍智在东欧和英国考察政治经济社会之后，于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对上海“世界经济导报”发表谈论，他从英国首相的私有化计划和工人运动的“退潮”，谈到当代资本主义的长处。

苏绍智认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化进程、普选、参与是“安全阀”，是“马克思没有预见到”的。他又说：“被统治者可以有游行自由、反政府自由”，这是中国大陆缺少的^⑬。

对资本主义的再认识，正是对社会主义教条和制度弊端的觉醒，从而激起吸纳资本主义经验推展社会民主改革的动力^⑭。

对两种社会制度的重新认识，引起最强“连锁反应”的，是对所有制结构和政治体制的改革有更具突破性的探索。这种探索的取向可归纳为“经济私有化政治多元化、言论自由化”。

三、对专制主义传统的深层批判

探索的第三个“热点”，是中国的封建专制主义和东欧的改革经验——特别是对斯大林专制主义的批判和对戈尔巴乔夫“新思维”体系的评估。这种探讨，深化了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认识，唤起对人道主义更强烈的激情。

张宗厚不久前发表的长篇论文“以历史悲剧的血与火锤炼现代法文化”，批判了斯大林模式的“无产阶级专政”。在一九八八年“北京饭店五四座谈会”上，王若水说，现在中国大陆“所需要的价值观念就是人道主义”^⑮这也正是对“无产阶级专政”传统的省思。

对封建主义传统文化的深层批判和“五四精神”的宣扬，也是不可忽略的热点。

电视片“河殤”的解说词^⑯是前者的代表；对五四民主科学精神的阐扬，则是针对非民主化的现实政治。

“河殤”对传统文化的批判过于偏激而缺乏强而有力的说服力。封建专制主义或儒家文化，毕竟不对为共产党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代罪”。中国大陆社会落后、贫穷、专制的最主要根源，就在社会主义制度本身。这种制度漠视人民作为“独立个体”的自主权，滋长和保护了干部的特权，形成了特权阶级利益集团；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系，则剥夺了私有产权和自由经济的空间。在这种社会里，“无产阶级专政”排拒了自由、平等、法治、民主，人的基本权利没有正直的保障，人往往只是“家长意志”下的工具。

不过，从批判传统文化进而探讨知识分子在专制主义下的人格萎缩，却是极有启发思考的意义。

与前面一个“热点”不可分割的，是知识分子的“自我反省”和“自我觉醒”。没有“自我觉醒”是不可能汇入思想启蒙的潮流。

一九八六年上半年，知识界探索知识分子人格渐多，许纪霖的“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人格的历史探索”，是系统分析知识分子“依附人格”的力作。他说，中国知识分子有两大类五个层次，“独立人格”类有“独立特行”和“外圆内方”的层次，“依附人格”类则有“帮忙奴才”、“帮闲文人”和“游世之魂”三个层次^⑮。

这一类讨论，后来因“批自由化”而冷落，一九八八年四、五月以来又略为热起来。在“北京饭店五四座谈会”上，王元化说：“知识分子应有一个新观念，即要树立自己独立的人格”^⑯。

建立独立的人格，原不应该是“新观念”，他的话恰正说明，四十年来大陆知识分子对中共和权力的依附太大，专制主义造成了人格的萎缩，他们因而盲从教条和崇拜政治偶像，缺乏独立思考的精神和为民请命争取自由民主的勇气。精英分子对人格的探讨，有助于知识分子群体的“自我觉醒”。

对中国封建主义文化和“无产阶级专政”传统的批判，对知识分子人格萎缩的省思，又引发了知识界围绕“球籍”对“启蒙”和“救亡”的讨论，从而兴起忧患意识。这也是与后来民主运动密切相关的理论探索热点。

“球籍”的讨论，由上海“世界经济导报”为主导。这场讨论是面对中国大陆在世界上落后的困境：经济不发达，每人平均国民生产总值在世界第一百名之后，生产力水准落后美国一百年，生产值只占世界总产值的百分之二点一；文化教育素质低，文盲和半文盲约占四分之一，教育投资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二点五；许多农村仍未摆脱愚昧状态；社会远离真正的自由、民主、法治轨道。

知识分子精英认为，中国大陆要“救亡”，要避免失去地球的“户籍”球籍，就必须全面改革，推展对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的启蒙运动，右应世界民主和文化的潮流，挽救人们的信心危机。

这种讨论兴起的忧患意识^⑰激励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时代使命感，提升了他们参与争取民主和促进加快改革活动的意愿。

从“人权签名”开始，忧患意识下的使命感，显出了它的动力。

无可避免的，探索的“热点”还会有“人”的权利自主意识。“人”应有基本权利——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等待，这不是统治者“恩赐”的，也不能靠“恩赐”。这个热点对“人权签名”的催化力不小。

第三节 人权签名活动主要诱因

“人权签名事件”，是思想启蒙运动在群众层次和精英层次的人一次密切结合参与人权签名的主导力量，是多年来探索和鼓吹民主及政治改革的知识界精英；从事民运活动的知识青年，也介入了这次活动。“人权签名事件”是思想启蒙运动向深层发展中的一个“浪”，其诱因错综复杂，大体可归纳为四项：精英分子使命意识和“角色期望”的强化，在中共党内改革主流派有限度的宽容，经济体制改革对政治体制改革的“配套”诉求，苏联东欧改革浪潮和西方民主传统精神的影响。

一、强烈的使命意识和角色期望

思想启蒙运动精英分子对自由、民主、法治的追求，一直面对许多障碍，没有为民请命和“启蒙”和“救亡”的使命意识，没有为政治风险付出代价的勇气，是无法坚持理想的。在中共的几次清算之后，有些人退出思想启蒙运动的激流，而于光远、胡绩伟、龚育之、童大林、吴明瑜、王元化、王若水、苏绍智、方励之、黎澍、李锐、阮铭、郑必坚、于浩成、李洪林、严家其、张显扬、包遵信、曹思源、钦本立、刘宾雁、孙长江、王若望、冯兰瑞、李泽厚、秦川、王军涛、苏晓康、陈子明、郭罗基、张宗厚、张奎良、温元凯、吴祖光、管惟炎、戴晴等等，却不改初衷，反而更广泛和深入探索政治改革特别是法治化

民主化之路。虽然他们受到“退党”或其他政治压力。从他们近期的言论和活动来看，使命意识的强化和积极参与民主化的“角色期望”，是最不可忽略的一种动力。

另外还有一批优秀的知识分子，过去并不介入启蒙运动，长期处于“政治沉默”的冬眠状态，但却参加了“人权签名”活动。科学家王淦昌、钱临照、叶笃正、过兴先、许良英和哲学家周辅成等等，就是这一类型的代表人物。他们是德高望重之士，对名利已看得淡薄，大可安享晚年而不必冒政治风险，他们介入“人权签名”的勇气，无疑也是来自使命意识和“参与”的“角色期望”——在晚年为社会法治化民主化做一件有意义的事，在民主化的开拓期中扮演参与而非回避的角色。

“人权签名事件”之前，中国大陆有短暂的“议论假期”。这也正说明，以赵紫阳、胡启立、万里、芮杏文、阎明复为代表的中共改革主流派，对知识界某种程度的宽容，诱发了“人权签名”活动。

主流派一些高级有干部有限度的宽容，是与经济体制改革有关。这就牵涉到“人权签名”活动的另一诱因：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促使知识分子精英和新兴企业家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诉求更为迫切，对扩大变通马克思主义别是所有制理论的探索也有强烈的推动力。精英分子认为，只有让政改和经改“配套”，以法治和民主为根基的现代化才能建立。“人权签名”无疑是政治改革愿望的一种表达。

二、苏东浪潮和西方民主的影响

苏联东欧的改革浪潮，西方民主传统的精神，香港、新加坡和台湾的工业化现代化经验，以及台湾解严后的民主改革，也或多或少刺激了“人权签名”活动的发生。

苏联和东欧的经济体制改革，比中国大陆起步早，虽然某些项

目的进展慢一些,但继经改之后推展的政改却有不少突破,而中共的政改仍停留于口号,即使是行政改革也很有限。苏联全面批判斯大林专制主义,局部开放苏维埃代表竞选。匈牙利打算试行多党政制,波兰团结工会争取工人权益和民主的进展。这些都激励了中国大陆启蒙运动的精英。这可从他们发表的谈话的文章看出来。

西方的民主传统精神,对启蒙运动精英的影响也很大。法国十八世纪启蒙运动的民主理念,“人权宣言”的自由、平等和法治观念,美国“独立宣言”的三权分立民主原则以及对人权的尊重,启发了精英分子对现实的思考,严家其、方励之和许多人的思路,就是沿着西方民主传统的脉络,这是对“无产阶级专政”的逆向探索。

中国大陆同台湾、香港、新加坡,都是华人聚居的“儒家文化圈”,但中国大陆与它们在经济发展和自由方面的差距,令大陆知识分子精英对差距的由来有更多的反思,对它们的工业化乃至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发展经验,则有吸纳的强烈意向。台湾解严后的民主改革进展,又使精英分子对争取民主权利有更大的尝试欲望。这种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差距的反思,也是“人权签名”活动的催化剂。

第四节 人权签名事件社会影响

人权签名活动仍在扩展,透过国际传媒的报导,它已引起许多国家和海外华人广泛的关注。

一、汇集独立角色认同的内聚力

“人权签名事件”的社会影响之一,是它在思想启蒙运动中的突破点——推展群众性民主运动的知识青年,与偏重于理论探索

和文学创作的知识分子精英的结合，从而激发对知识分子独立角色认同的内聚力。

在一九七九年“北京之春”热浪中，西单民主墙的知识青年与启蒙运动的理论家是各战一方，魏京生被捕，并未引起后者的援助。一九八六年冬学潮发生时，启蒙运动理论家对学生虽然表示同情，但两者仍处于“非联结”状态。直到一九八九年春天的人权签名，倾向于群众性民主运动的知识分子独立角色的一种觉醒。在中国大陆，知识分子一直依附于政治，很多人还以“作党的驯服工具”去获取或维护利益，因而从未成为独立的社会力量。“人权签名”促成知识分子与青年学生结合，这是团结的象征，也是部分知识分子争取成为独立的社会力量的一种尝试。

尽管大陆知识分子还未成为独立的社会力量，但追求独立的人格独立的思考，已成为知识分子精英的主流，这是对中共“指令控制”权威的疏离。

二、人权签名发生“浪层推移”

“人权签名事件”的社会影响之二，是唤醒先进国家和地区对大陆人权的关注。

签名事件在外国和海外华人知识界引起的热烈回应，是“四人帮”倒台后罕有的。支持释放魏京生的签名，陆续在香港和外国展开，签名者中不乏国际知名的学者和作家，他们对保障人权的呼吁虽未对中共形成压力，但却使中国大陆人权缺乏保障的事实，成为世界舆论的一个“焦点”，对大陆思想启蒙运动产生激励的作用。

对萌芽中的中产阶级产生政治参与和追求民主化的冲击力，也是“人权签名事件”的社会影响。

经济体制改革下的承包租赁制，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的兴起，“第二职业”的存在，使中产阶级在大陆社会逐渐萌芽。虽然中产

阶层的人数很少,力量极薄弱,但它对中共政策的摇摆和“权大于法”都有戒心,因而追求社会法治化和民主化的意愿很高。“人权签名事件”或多或少提升了他们的政治参与兴趣,对民主化的追求也更加迫切。

“人权签名事件”引起的“浪层推移”,是另一不可忽略的社会影响。

虽然中共力图化解“人权签名”活动,但知识分子精英并未因受到恫吓而退却,相反的他们对中共某些当权者的歪曲攻击提出辩驳。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对改革的深层探索有更强的“紧迫感”,他们主张尽快开展政治体制改革,如严家其、曹思源等力主“修宪”和“人民代表”由直接选举产生,便是“人权签名事件”的一种“浪层推移”。

作为思想启蒙运动的一个浪,“人权签名事件”的“浪层推移”不只在政治改革方面具前瞻性的探索,还在于对经济体制改革更大胆更有现实意义的思考。把公有制(即中共党有制)转化为个人占有制(私有化),便是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危机的深层反思。在群众运动层次方面,“人权签名事件”也会刺激群众采取更有扩散力的行动,去争取民主。

(写于一九八九年三月六日及二十八日)

[附表一]北京知识界重要聚会一览表

| 时间 | 名称 | 主办者 | 出席人 |
|---------------------|---------------------|-----------------|--|
| 1988·5·9 | 纪念“真理标准讨论”十周年 | 社科院马列所 | 于光远、朱厚泽、胡绩伟、吴明瑜、黎澍、孙长江、冯兰瑞、张显扬、李洪林、于浩成 |
| 1988·12·18 12.22 | 纪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周年理论讨论地 | 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社科院 | 苏绍智、童大林、马洪、厉以宁、刘国光、刘再复、董辅弼、汝信、杜润生、邢贲思 |
| 1988·12月底 | 中青年学者十年文化发展座谈会 | 中共中央宣传部 | 于光远、项南、李锐、胡绩伟、吴明瑜、王若水、于浩成、严家其、孙长江、张显扬、杨洪林、张宗厚 |
| 1989·1 | 十年法学理论与法制建设研讨会 | | 张显扬、张宗厚、曹思源 |
| 1989·1·29 | “新启蒙”业刊出版酒会 | 王若水、王元化 | 胡绩伟、秦川、童大林、苏绍智、李洪林、于浩成、严家其、孙长江、张显扬、方励之、包遵信、李淑娴 |
| 1989·2·11 | 缅怀黎澍先生座谈会 | | 于光远、胡绩伟、童大林、王若水、苏绍智、廖盖隆、龚育之、李洪林、于浩成、戈吴江、戴逸 |

注 释：

①中共报刊有“思想解放”之名而无思想启蒙运动的名称。“思想解放”中的精英分子，受十八世纪法国启蒙运动影响，特别注重清除毛泽东神权主义在社会中造成的蒙昧，呼唤民众从愚昧中觉醒，启发他们追求个人的基本权利特别是自由平等民主人权，故笔者用了思想启蒙运动之称。

②关于万里的“开放”态度和学潮的背景，请参阅丁望“从‘言论假期’到‘秋后算账’”，“潮流”月刊创刊号，一九八七年三月十五日。

③在这以前，胡启立在一九八作年一月的“宣传部长会议”上的讲话中声称，以发展生产力为前提，可以对变通马克思主义作继续探索，他说：

解放思想，既要坚定不移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要敢于破除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到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破除离开生产力来抽象谈论社会主义的历史唯心主义观念，承认生产力是一切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承认一切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都是社会主义所要求的或允许的。一切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都是违反科学社会主义的，是社会主义所不允许的。

④参阅赵紫阳：“用十三大的理论进一步武装全党”，“人民日报”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十九日。

⑤中共中央宣传部的文件特别凸出特邀代表中有“批自由化”和“清污”中受批判者，含有“恩赐”之意，于光远和王若水为表示抗议而拒绝出席。

⑥参阅苏绍智：“现在更需要的是大胆探索”，“世界经济导报”一九八六年四月二十一日，上海。

⑦一九八六年四月三十日，胡启立在纪念“五一”百年大会上的讲话，解释中共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政策时说：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必须坚持，对某些被实践证明已经过时的或者已被实践证明不完全正确的个别结论，要有勇气冲破。只有这样，才能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既要反对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怀疑、动摇，又要反对思想僵化，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千古不变的教条。

——参阅“人民日报”一九八六年五月一日。

⑧参阅张伟国：“苏绍智从东西方变革潮流看中国改革”，“世界经济导报”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五日。

⑨参阅张显扬：“马克思主义：危机与反思”，“潮流”月刊一九八九年三月号第二十五期至六月号二十八期。这篇论文无法在大陆刊出，作者只好投寄“潮流”发表；这是作者唯一在海外杂志发表的长篇文章。

⑩“上‘德、赛、商’三先生带动民族精神复兴”，“世界经济导报”一九八八年五月二日。

⑪原发表于“民办经济导报”一九八八年六月六日，北京“新华文摘”月刊一九八八年八月号摘刊。

⑫参阅王逸舟：“对资本主义再认识”，“世界经济导报”一九八八年七月十八日及二十五日。

⑬张伟国：“苏绍智纵论当代资本主义与中国改革”，“世界经济导报”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⑭王逸舟说：“只有真正了解了当代资本主义有哪些变化和进步，我们才会发现自己有哪些错觉和差距”。——参阅⑬。

⑮同⑩。

⑯“河伤”解说词的主要作者为苏晓康，撰稿者有远志明、王鲁湘等。

⑰参阅“走向未来”丛书第一集，一九八六年八月，四川人民出版社，成都。

⑱同⑩。

⑲关于“球籍”讨论和引发的忧患意识，参阅陆一：“世纪的选择”，“世界经济导报”一九八八年九月五日。据这篇文章，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改革派干部龚育之表示，中国大陆有两大忧患，一是“没能彻底摆脱‘球籍’问题的忧患”，二是“改革十年后还存在现实的困难与前进中可能遇到难关的忧患”。

尊敬的杨尚昆主席。

王希哲入狱已经八年了。不管对他个人的问题，世人如何评价，您在建国四十周年大庆之际，写一封信，实事求是地总结十年来的今天，我特向您发出公信，希望您对他实行大赦。

这将有利于创造一个良好的政治环境，同时也符合整个世界的历史潮流！

此致

敬礼！

李正天

1989年2月15日广州

图10，“李一哲大字报”作者之一的李正天致函杨尚昆，呼籲特赦王希哲。

7 胡耀帮扮演了开拓的角色

写于一九八九年五月

发表于潮流月刊八九年五月号总第27期

一、前言：勇于承担改革大风险

在北京政坛，胡耀邦是非常有个性和亲和力的人。该拍板定案时，他总是有那么一股承担政治风险的“傻劲”，在谈话时的手舞足蹈中，又有一种“童真”似的坦诚。他似乎欠缺政治领袖的“家长威严”，在错综复杂乃至“你死我活”式搏斗的政治圈中，他的政治手腕不够圆滑，可是这正是许多人感到他可爱的一面。

没有人料到，胡耀邦于八七年一月“半下台”后，会获得许多人的同情和怀念。更没有人会想到，他死后会引起那么多人的哀悼和思念。这里所说的“许多人”，是指倾向改革的知识分子、学生、干部和群众。

周恩来与胡耀邦是两种政治个性的代表，周的和稀泥与圆滑，一方面使毛泽东的神权专制主义扩攻，另一方面他又往往能利用机会迂加地减低政治运动的破坏程度。在中共那种政体和反覆多变的政局中，在毛泽东独揽大权之下，周恩来的扮演自相矛盾的角色是难为的，而胡耀邦的坦诚与勇于开拓和承担，却是难得的。

在中共漫长的历史中，在中共政治、军事、外交、统战等方面，周恩来的资望和影响力，远在胡耀邦之上；在政治观念更新和纠正中共历史错误等方面，胡耀邦的影响力却更大。尽管在某些年代知识分子对周较有好感，认为他曾经减轻知识分子在政治运动中的伤害，但这毕竟只是毛泽东偶而能宽容的“恩赐”。胡耀邦在当权十年间（一九七七—一九八七）对知识分子的关怀却是始终如一，而且切实改善了他们的政治处境，受惠者较为普遍；又由于他的亲和力强，许多人便视他为知识分子知己。

在中国大陆的不少评论中，对周恩来的评价偏高，而对胡耀邦开拓性的表现却忽略了，这是本文首先要指出的。此外，这些评论

和中共给胡的悼词，没有提及或突出胡在“思想解放运动”中的角色地位。

自一九七七至八九年的十二年间，胡耀邦在中共高层扮演推动改革的开创性角色。在构成他整体政治形象的政绩中，有特别引人注目的四大“热点”。

一、大力推展“思想解放运动”，对于变通马克思主义和突破毛泽东教条禁区尤有勇气。

二、努力纠正中共的历史错误，平反政治冤案的魄力大，勇于承担。

三、鼓吹尊重知识和知识分子，亲近知识分子。

四、为人清廉，正视干部以权谋私的腐败现象。

胡耀邦的政治形象，自然也存在缺陷，最主要的是：

——缺乏丰富的经济工作经验，推动“翻两番”构想似乎过于急躁。

——他推行的改革，以及共青团和中联部系统的干部权力扩张偏快，或多或少引起利益集团的冲突，使某些利益集团怀疑他的领袖均衡角色。

——不太注重他作为领袖人物的小节，言谈和举止时有即兴冲动或积习的缺失。

二、思想解放运动中的先驱人物

胡耀邦在政治上最大的影响，是在“思想解放运动”中排除了华国锋集团的干扰，树立了“实践标准”。

一九七八年，中共高层有“两个口号”的论战。一九八〇年，邓小平支持的改革派，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即“庚申改革”的构想。从一九七八到一九八〇年，中共经历了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官方人士称为“五四”以来的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①。在中共党外的社

会,则有笔者称为“思想启蒙运动”的观念更新浪潮。

中共党内的“思想解放运动”,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前提,因此不能与“五四”相提并论。其主要内容是清除毛泽东神权主义即“个人崇拜”的影响,有限度变通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重评“文化大革命”改革经济体制并调整干部制度。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两个凡是”的反击,是“思想解放运动”的主要标志。

一九七七年二月七日,华国锋汪东兴集团透过“两报一刊”的社论,划出了政治禁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种维护毛泽东神权主义的口号,意在树立一个新的“神”(华国锋),并阻挠对“改革”的否定和政治案件的平反。邓小平于一九七七年七月第二次复出前后,便鼓吹“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反对以毛的只言片语论断事物。以后,胡耀邦成了尝试突破毛泽东教条禁区的勇猛战将。

一九七八年五月十日,中共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胡耀邦策动反击“两个凡是”的第一篇文章。当时,他是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党校副校长,掌握干部人事和训练权,但党校的校长由中共主席华国锋兼任,第一副校长由中共副主席汪东兴兼任,他签发这篇文章自是冒了很大政治风险。

在他的策划之下,这篇由南京大学教师胡福明执笔由他修改定稿的文章,于五月十一日由北京“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拉开了“两个口号”大论战的序幕。接着,他又过问了第二篇文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当时,中共的“思想意识”和宣传系统由汪东兴主持,要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首先发表触动毛泽东神权的文章很困难。在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罗瑞卿安排下,这篇文章于六月二十四日在军委机关报“解放军报”发

表。后来，他还介入发表第三篇“引导”论战的文章②。

这几篇赶毛泽东“下神坛”的文章，强调真理、理论必须由实践检验、补充、修正，“凡经实践证明是错误的或者不符合实际的东西，就应当改变，不应再坚持”，不能“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它鼓吹突破禁区。它说：

科学无禁区。凡有超越实践并自奉为绝对的“禁区”的地方，就没有科学，……只有蒙昧主义、唯心主义、文化专制主义。③

在胡耀邦鼓励之下，大批理论界人士介入对“两个凡是”的论战，许多中共第一代元老和军队干部，也站在“实践检验真理”的一边。到一九七八年底，“两个凡是”论便败退下去。当然，论战的胜利，与政治、军事实力也有密切关系。

这场论战，改变了中共的历史，其最大的意义是：

——冲开变通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教条的禁区，出现观念更新的浪潮。后来，“实践检验真理”落实于“生产力标准”，凡是不能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理论、政策都要变通、修正。

——~~洗~~在改革中，平反政治案件和重新评价毛泽东，提供了“理论基础”。也给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作了舆论准备。

——引起一系列重大政策的转变，特别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开展促成“人民公社”的解体。

——逐渐纠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使“专政对象”的范围缩小。长期被歧视和迫害的地主、富农及其家属，解除了管制或获得了升学就业权利。

——对战争与和平、共产主义运动的再认识，促成了外交活动的弹性化，使与苏联的局部和解有了可能性。

三、处理平反政治案件很有魄力

纠正中共的历史错误，平反政治案件，是受了“实践检验真理”论的直接影响，这是中共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政治大翻案，胡耀邦在这方面起了很大作用。

翻案平反范围之广是空前的，除了“文革”（一九六六—七六）政治案件之外，庐山会议和反右倾（一九五九—一九六〇）、反右（一九五七）、胡风事件和肃反（一九五五），都在平反之列，牵涉的当事人和家属达数百万人。如加上取消“阶级敌人”帽子的所谓地主、富农、反革命及其家属，涉及的人数则超过一亿。

尽管平反决策的力量，主要来自中共第一代元老，如邓小平、叶剑英、陈云，但作为政策总执行人的胡耀邦，如果没有魄力和毅力，没有勇于承担政治风险的精神，便很难冲破阻力，受惠的人便会大量冲少。

胡耀邦主持平反工作，以“两个不管”对付“两个凡是”。他说，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和批的，都要实事求是纠正过来④。在不长的时间里处理三百多万案件的平反，是非常艰难的。纠正错误的使命感和性格上比较宽厚，促使他勇于面对挑战。

他重视翻案的申诉，有一段时间每天处理三十三封地委书记以上高干的申诉信，还过问其他重大政治案件的平反，有很多人因为他的关怀和过问才获得平反，如被捏造提出“杀共产党”而定为“右派分子”的北京中国人民大学教师葛佩奇⑤。

有些被处决政治犯的案件，涉及批评毛泽东甚至中共的政策，而有些对案件批示的人仍然当权，平反的困难极大。辽宁张志新案、吉林史云峰案、北京的遇罗克案，便是这一类的案件，但在胡耀邦的影响下均获得平反。

四、鼓吹要尊重知识和知识分子

在当权的十年间，胡耀邦一直鼓吹尊重知识和知识分子，正视知识分子受排斥和“外行领导内行”的弊病。

在中共高干中，胡耀邦比较爱惜人才。一九五七年反右时，他尽力减少共青团中央机关的“右派分子”，保护一些知识分子过关。“文革”期间，他于一九七二年复出主持科学院党组，向邓小平和政治局汇报科学院的整顿工作，主张纠正“文革”错误，放手让科学家从事科研，给予他们较好的工作环境。第二年，毛泽东和江青“反右倾翻案”时，“汇报提纲”便成了“反党毒草”了。

一九七七年第二次复出后，胡耀邦与知识分子更接近，尽可能减少政治清算对他们的冲击，并改善他们的工作和生活环境。

一九八三年三月，他为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发表的演讲，有系统的解释知识分子政策。其中最令人关注的，是不再把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列为资产阶级。他呼吁干部尊重知识分子，走向知识化和专业化之路。尽管知识分子不再是资产阶级是中共中央的新论断，但对尊重知识分子的呼吁，他是中共高层中很热心的一个。

更为重要的是在当权十年中，胡耀邦对知识分子大体保留比较宽容和民主的风度。一九八六年，中共中央宣传部长朱厚泽提倡宽松、宽容、宽厚，就是根据他的意思。在八十年代前五年的“指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中，他一直反对再以政治清算运动对付知识分子。

他结交知识分子，听取他们的意见，最后因宽容“自由化”之嫌而被迫下台，并遭中共元老中极左派的中伤迫害郁郁而终。这是知识分子同情和怀念他的主要原因。

北京的许多高级干部，都称道胡耀邦为人廉洁。他当了中共

总书记仍住在会稽司胡同小平房，生活简朴。他禁止家属接受礼物和“特殊化”。在高官以权谋私、高干子弟参与“官倒”活动猖獗的逆流中，他的儿子胡德平不挨“官商”的边，据说为人相当正派，这是很难得的。

对于干部贪污勒索以权赚钱的腐败现象，胡耀邦也比较重视处理。一九八六年，人大副委员长叶飞的女儿叶之枫受贿案，就是在他插手下才办的。但是，由于阻挠查案的势力太大，他推动消除腐败的工作难取得较大的成果。

(写于一九八七年五月初，发表时另用笔名。)

注 释：

①中共改革派把“五四”、延安整风、一九七八年反“现代迷信”，称为三大思想解放运动。参阅周扬：“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人民日报”一九七八年五月七日。

②关于“两个口号”的论战，参阅（一）胡绩伟：“唯书、唯上，还是唯实”，“光明日报”一九八八年五月七日；（二）张爱萍：“烈士暮年壮志不已——缅怀罗瑞卿同志”，“人民日报”二九八八年八月三日。

③引自“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一日。

④参阅廖盖隆：“巨星陨落举国悲伤”，“人民日报”海外版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八日。

⑤参阅孟晓云、王楚：“十一亿中国人民为你送行”，“人民日报”海外版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二日。

8 思想启蒙运动的里程碑

——略论“移情投影”与第二次天安门事件
写于一九八九年五月八日
发表于潮流月刊八九年五月号总第 27 期

胡耀邦于四月十五日病逝后，北京发生了“移情投影”的第二次天安门事件。北京大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的“悼胡”活动，演变为和平的民主请愿与罢课，其中四月二十二日、二十七日和五月四日的大规模群众示威游，获得其他城市学生和群众的呼应，在社会上造成了思潮的冲击。

第二次天安门事件不是孤立的，它是七十年代末期开始的思想启蒙运动的延续。它继承了“五四”的民主和科学的精神，也回应了十八世纪欧洲启蒙运动和法国革命的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的理念，是觉醒的一代对家长专制权威——指令控制的挑战。它的内涵和社会影响，超越一九七六年的第一次天安门事件、七九年的“北京之春”和八六学潮，它是思想启蒙运动的里程碑。

第一节 二次天安门事件及诉求

作者把这次学运称为第二次天安门事件，是因为它与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的天安门事件相似，首先是起源地相同，而且都是自发性的“移情投影”。

一、前后两次天安门事件的差异

这次的学运，是学生把对胡耀邦的同情和悼念之情，转化为争取自由民主的实际行动，这就是“移情投影”。学生的政治诉求（期望），与胡耀邦特有的政治形象和品德密切相连。

它与十三年前天安门事件相同的，是借对一个人的悼念表达对专制主义的厌恶。十三年前“悼周”的人喊出“秦皇的时代已经结束”，是对毛泽东专制独裁的不满；这次“悼胡”者贴出标语“打倒专制”，是针对邓小平的家长专制权威。

两次事件的规模都不小，第二次参与的人尤多，都造成了社会

震撼——启发人们对专制主义的觉醒，促进了民主运动。

不过，两次事件也有许多差异。第一次天安门事件和参与者主要是工人中的知识青年，其次是学生，高级知识分子和高干几乎未介入，群众对参与者动机的理解和同情、支持的程度甚低。这次学运的主导力量是大学生，他们获得高级知识分子和改革派干部的同情或声援，也得到城市群众较广泛的同情和支持，因而产生社会性的民主运动的激流。

尽管是自发性的群众运动，北京学生领袖却有不弱的组织力，他们注重非暴力的和平请愿策略，政治诉求则超脱祈求新的“神”和“青天”。十三年前参与者的组织、策略水准则较低，更重要的是，他们在反对一个“神”（毛泽东）的同时，却寄望出现一个新的“神”（邓小平），“权利自主”的觉醒还不普遍。

二、学生和平请愿提出三大诉求

第二次天安门事件，是群众性的思想启蒙运动，从参加者的标语、口号、大字报、油印小报和街头演说来看，学生的政治诉求可归纳为三项：一、反对专制，争取自由、民主、科学；二、反对腐败，特别是贪污、“官倒”和官僚主义；三、确保人民享有“宪法权利”，特别是基本人权、新闻自由和政治参与。

与中共许多高层干部相对而言，胡耀邦是政治比较开明的激进改革派，主张尽快推行政治改革，完善“宪法民主”，确保“宪法权利”，实行决策民主化科学化，压制特权豪强和打击腐败行为，更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把他的政治理想和学生的政治诉求联系起来，不难看出这两者之间“移情投影”的亲缘。

第二节 天安门事件的社会因素

第二次天安门事件爆发于民怨的积压、言路的堵塞和官僚政治的弊端。胡耀邦的去世，决开了民怨宣泄的堤坝，使学生领袖有了“移情投影”的机缘。

一、移情投影和政改的参与情结

“悼胡”的“移情投影”，有极为复杂的社会因素。对胡耀邦的同情和怀念，激起对家长专制权威的反思，是第二次天安门事件的一个社会因素。

一九八七年一月，胡耀邦因八六学潮被迫下台，而且背了“时而不坚持四项原则”的罪名——变相的“反党反社会主义”。他被赶下台和公开清算，都未经过中共党内正常合法的程序，而是在“元老起哄家长拍板”的家长专制权威之下发生。在他下台之后，八六学潮被指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参加学潮的一批工人被关入狱中，主张自由民主的一些知识分子精英受惩罚。这些都使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有不平之感。

更为重要的是，一党专政和家长权威伦理使社会远离自由民主法治的轨道，成为政治改革的障碍。这种事实引起了许多人的忧患意识。

胡耀邦的遭遇和去世，引起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对家长专制权威的反思，激发了争取民主权利的冲力，并借“悼胡”宣泄不平之气。

改革停滞兴起“参与情结”，也是极为重要的因素。

倾向于改革的知识分子、干部和青年学生，寄望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营造出“民主萌芽”的环境。可是，自胡耀邦下台以来，经改

便受到更大阻力，在僵硬派阻挠下有可能陷入停滞状态，政治体制改革更难起步。他们熟知东欧的改革历史：赫鲁晓夫下台后，苏联经历十七年的“勃列日涅夫停滞时代”，知识界回复到斯大林僵化的“冰冻世界”，经济又束缚于密封式的计划经济体系中。

中国大陆的经改有停滞的危机，使他们联想到“勃列日涅夫停滞时代”的悲剧，因而强化了“参与情结”——希望透过民主运动，争取对话和政治参与的机会，从而唤醒群众对“停滞”的警惕，产生“反停滞”的社会力量，帮助经改的深化，并促成能实现民主的政治改革。

二、对权力货币化产生逆反心理

对权力货币化和资本化的逆反心理，也是不可忽略的社会因素。

干部特权化和腐败，是长期存在的社会现象，胡耀邦下台后，干部以权某私的“不正之风”更加猖獗。在“官本位”体制下，许多干部及其亲友以权力或权力派生的“关系网”经商、贪污勒索，形成官商和“官倒”半操纵市场的局面，这种权力货币化和资本化的新趋势，意味官僚资产阶级的兴趣。

知识分子精英和青年学生对权力货币化和资本化的逆反心理，产生了对权利平等、公平竞争、权力制衡、舆论监督的期待。学生在请愿中提出“打倒官倒”、“新闻自由”等口号，正是逆反心理下对社会改革的思考。

与这种逆反心理紧密相连的，是利益失落感。

经改的推展，原是为了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明水准，可是由于没有政治体制改革与它“配套”，未能建立完善的民主和法律的权威——无一套民主的制度和规范防止干部滥用权，导致以权营私的干部及其家族戚友发改革财，成为社会上“先富起

来”或最富裕的新阶级，干部以公权满足个人享受的浪费也很严重。可是，知识分子的收入和教育经费偏低，住房和其他待遇改善得也很有限。这就使知识分子有利益失落感，学生则对社会和个人前途有焦虑。他们不满知识价值的“错落”，不再等待“恩赐”的“权利自主”意识更加高涨，示威游行无疑是这种意识促发的“自力救济”行为。

三、启蒙运动的积累和历史联想

从宏观的层面来考察，任何社会运动，都会有从渐变到突变的过程，或两者交错的循环。第二次天安门事件，在社会民主化过程中是一次突变，它是思想启蒙运动的累积。

这有两种含义，一是七十年代末以来的思想启蒙运动，对思考型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有累积的影响，二是西方和东欧民主思潮和改革讯息的不断传入，启蒙运动精英分子发表的文章和谈话，民主改革派大学教师的讲课，对许多青年学生的观念和人格形成都有渐进的影响。这些影响，催化了第二次天安门事件。

就微观的范畴来看，一九八九年是纪念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巧合年代，二百年前的法国革命及其人权宣言，七十年前的五四运动，三十年前的庐山会议和彭黄事件，十年前的“北京之春”，会使思考型的人士有“历史的联想”，从而强化使命意识——为民请命、启迪蒙昧和“社会救亡”的使命感。这次游行学生提出的口号就有“为民请命”和“思想启蒙”，这正是使命意识激励民主运动的所在。

二三月间的“人权签名”活动引起的大陆知识界和海外华人的回应，获得赵紫阳和主流派的宽容，对寄望以民主改革实现“社会救亡”的知识分子和学生，亦产生了激励的动力。这也是思想启蒙运动的“累积效应”。

第三节 学生和平请愿成功之处

本文执笔时，和平请愿的学生，还未获得与中共官方真正对话的机会，实现政治诉求有待时日甚或会落空，学生自治组织日后说不定被分化瓦解或强迫解散。但是，作为启蒙式的群众民主运动，现阶段的示威行动大体上是成功的。

一，移情投影的内聚力和扩散力

它的成功，就在于“悼胡”的“移情投影”产生了民主改革共识的内聚力和外向扩散力。

在一个非法治和没有民间报纸的社会，民主运动的群众集会，是冒了极大政治风险，没有一个机缘，是极难汇聚群众举行大规模的请愿游行。胡耀邦的去世，使学生有了这种活动的“合法”借口好机缘。

知识分子精英和青年学生“悼胡”的“移情投影”，产生了群众民主运动的两股力量，一是凝结了民主改革的政治共识及其内聚力，二是外向的扩散力——争取外界的了解、同情、支持和建立社会影响力，形成聚会讯号——明确目标——汇集力量——为民呐喊——推进民主的群众运动循环。

二，和平请愿的参与者相当克制

它的另一成功，是学生领袖的组织力，全体参加游行者的克制，策略运用的技巧，使和平请愿能冲破军警的封锁线，成为世界的新闻焦点。

策略上的主要技巧是：一，在四月二十日新华门小冲突发生之

后,学生领袖组织了纠察队,维持游行秩序,克制情绪和行动,并对军警和群众展开解释,使他们了解和平游行的良好动机,消除他们的敌视或争取他们的同情、支持。二,避免提出激化与官方冲突的反政府口号,“四二七游行”打出的标语,有“拥护社会主义”和“拥护党的正确领导”,把游行的动机凸显于“打倒贪官”、“打倒官倒”、“实行民主”、“新闻自由”、“深化改革”。这样,既减轻了群众支持游行的顾虑,又减少了官方武力镇压的借口。三,充分运用外国、港澳和台湾的传播媒体,使游行活动消息“国际化”,从而寻求国际舆论的保护力量。虽然,这种保护力量是脆弱的。

当然,最大的成功,是获得了城市群众的支持。

除了知识分子之外,学生的支持力主要来自工人、市民和改革派干部。北京的群众自动在道路两旁等待和欢迎游行队伍,是四十年来从未有过的。

这种场面的出现,虽然与前述的策略技巧有关,也与群众对社会现实的失望不可分割。学生反腐败反贪官和压制物价的口号,表达了群众的愿望,许多人因而不再沉默,公开表示支持学生的行动。

第四节 天安门事件的社会影响

本文执笔时,群众游行还未结束,对它的成功之处和社会影响,不可能有全面的评估,不过目前能看到的社会影响有四项。

一,对中共指令控制权威的疏离

第二次天安门事件,使中共家长专制——指令控制权威面临挑战,这是很值得关注的社会影响。

在一党专权、权比法大的政治体制与计划经济体制之下,政治

经济的运作和社会生活都处于“指令控制权威”中，群众往往失去独立的“个体”而异化为“党的驯服工具”。这次学生的民主游行发生后，“人民日报”按邓小平的意思发表的“四二六社论”，把游行请愿定性为“动乱”以制造恐怖气氛，上海市委则查扣“世界经济导报”并撤除总编辑钦本立的职务，目的就是要人民回归到指令控制权威中，含有对“不听话”者“预警”和报复惩罚之意。

中共这种传统的恫吓式的愚民政策，竟然失去了效力。更令中共意外的，北京各大型的党报记者和编辑数百人，不仅以个人身分声援学生民主游行和钦本立，而且甘冒风险上街游行，就新闻报导权和新闻自由提出请愿。一群机关干部乃至执“无产阶级专政”职责的军官和公检法人员，也参加声援学生的抗议活动。这是四十年来的第一遭。

这一连串的抗议，显示知识界和不少干部、群众疏离“指令控制权威”的倾向，他们力求摆脱指令控制权威，寻求个人应有的权利。“权利自主”意识和民主运动的互动，是对于中央和各级党委家长专制的挑战，对社会思潮有深远的影响。

二、知识分子对独立角色的觉醒

与疏离化密切相连的，是不少知识界人士寻求独立角色的定位，并力图扮演独立的角色。

中共向来否定知识分子是独立的阶级，不是把他指为资产阶级而排斥，便是冠上无产阶级之名使他依附于党组织。

愚民的分化政策，使中国大陆知识分子普遍有“软骨症”，以盲从和拍马屁换取主子的怜悯或权位的恩赐。漠视民间痛苦一味对当权者歌功颂德的献媚政客和“歌德”文人，以清算他人充当政治打手的“文化人”，充斥各地。

这几年来，不少知识界人士对自身的角色有所反省。虽然知

识分子还未成为独立的社会力量，但倾向于改革者都想扮演独立的角色——能独立思考，维护独立的人格尊严，独立表达思想和民主意向。

学生的民主游行，知识分子精英对它的声援，无疑是对独立角色的觉醒，对社会将有长远的影响。

第二次天安门事件，首次显现出抗议浪潮中的人民力量，象征人的觉醒和正义感，它的社会震撼力，不会因事件的结束而写下休止符。这也是不可忽略的社会影响。

群众在游行中不断唱“国际歌”，是表达“奴隶”摆脱枷锁自救的期许；群众对学生的声援，是对这种期许的认同。北京的“四二七游行”不同于马克斯下台前的马克拉群众示威，但军车遭人墙阻挡被迫撤离却是一样的，这就是人民正义力量的所在。

（脱稿于一九八九年五月八日凌晨五时）

天安门广场立起民主女神像

天安门广场立起民主女神像，人们所感也不甚，但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

天安门广场立起民主女神像，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

天安门广场立起民主女神像，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

天安门广场立起民主女神像，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

天安门广场立起民主女神像，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

天安门广场立起民主女神像，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

9 从意识的黄昏到灰市的困惑

——对八九民运社会背景的思考

写于一九九〇年四月三十日、五月一日

发表于潮流月刊九〇年五月号总第39期

第二次天安门事件——八九民运，是中国大陆思想启蒙运动的里程碑，在中国当代史上写下了悲壮的一页。

第二天安门事件，是中共得政四十年来最受国际关注的一次群众抗议运动，它开始于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胡耀邦病故之后。最初，北京的大学生只是在天安门广场悼念胡耀邦。不久，“悼胡”活动发生“移情投影”，转化为反专制主义、反特权主义、争取自由民主人权的和平请愿与静坐绝食，知识分子、工人、城市居民、干部对学生的声援，使学运演变成城市的民主运动。北京几次的上百万人街头游行，不少省会城市的游行声援行动，是过去四十年未出现过的“新事物”。这是请愿参加者摆脱“党的驯服工具论”束缚，向中共家长权威的一次大挑战。

六月四日军队镇压和平请愿，使八九民运以悲剧收场。但是，正像二百年前法国大革命时冲入巴士底狱的市民一样，那些不幸在坦克和枪弹下失去生命的北京学生和平民，永远不会被有良知的人忘怀。他们对法治、自由、民主、宪法权利和反腐败的呐喊，不会是“历史的绝响”。

在一九八九年五月上旬民运正处于高潮中时，笔者写了“思想启蒙运动的里程碑——略论‘移情投影’与第二次天安门事件①”，对第二次天安门事件的社会心理略作分析。一年来，笔者对八九民运发生的背景一直在思考，本文整理了这种思考，或可说是上文的续篇。

第一节 经改与政改无同步现象

在“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专政的社会，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必然使人民和改革派干部萌生两大期望，一是推行政治体制改革，并让它与经济体制改革“配套”而产生“同步现象”；二是在意

识形态方面要有大幅度的突破,构筑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软体”系统工程。经济体制改革面对深度和难度时,人们对政改的激情一发不可收拾,正是触发八九民运的一大社会因素。

一,政改不起步使经改阻力增大

自一九七九年以来,中共逐渐推行有限度的经济体制改革,经历了由单项到综合、由浅到深、由易到难的过程,每遇重大的阻力都牵连到政治体制改革的起步。

由七九至八四年,是经改的第一阶段,重点在试行、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分田单干的生产方式替代人民公社制。当时的城市经改,只在一些工业城市建立“试点”,主要的改革项目是下放权力,给予企业经营自主权。

一九八四年十月,中共举行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把“社会主义经济”定位于“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并把价格体制的改革视为整个经改的关键^②。会后,经改进入第二阶段,重点转到城市经改。其中,价格体制改革的逐步实行,对原来的计划经济体系的冲击特别大:既要有效引进市场机制,又迫切需要政治体制改革的“配套”。

一九八七年十月,中共举行十三大,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架构了经改的初步理论体系和总体方针,这是经改第三阶段的开始。

“初阶论”的突破点在于:一,把社会主义看成是漫长过程,确定弥补“商品经济断层”的初级阶段是必经之路。这意味要扩大变通马克思主义,吸纳更多资本主义发展商品经济的经验。二,确定企业实行两权分离——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推行承包责任制。三,有限度开放私营企业,准许私人雇佣生产并取得“非劳动收入”——非“按劳分配”的资本投资收益,这与马克思的“剩余价值

论”相背③。

公有制(实为中共党营制)企业让个人或集体租赁承包,开放私营经济,对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变革有很大的冲击力。

经改向深层推展及其受到的挫折,使改革者、企业家意识到,政改的起步是当务之急。这有几个原因:一,经改的主要目标是实现经济管理民主化,改善经营效益,提高生产力,而经济的民主化必须有政治民主化的上层架构④。二,深化经改和发展其成果,要有相应的政治机制,如政企分离,建立企业的独立实体,对机会公平的规范,防止以公权谋私利的法制,舆论监督和权力制衡等等。三,经改是利益关系的调整和利益的再分配,新兴利益集团,如承包制下的企业家,私营企业主和个体户,对政局和政策反覆变化的恐惧,激发他们追寻确保私有财产及其经营利益的“安全系数”。

二,最初只是要求体制内的改革

企业改革者、生产者和知识界对政改的要求,起初只是社会主义体制内的改革,即实现所谓“社会主义民主”,包括党政分家,实行中共党内民主,让“人大”由橡皮图章转化为制衡党和政府的权力机关,开放新闻自由,使决策民主化透明化并接受“舆论监督”。这些大都只是中共“党章民主”和“宪法民主”,是一种“配给型”和“恩赐型”的象征性民主。

在八九民运中,学生最初提出的政治改革口号,大都在“社会主义民主”上面打转,后来才有体制外的改革口号,如废除共产党一党专政。

不管是在中国大陆还是东欧,民主运动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吁,都是经改的一种必然发展。

第二节 信心危机与意识的黄昏

共产党执政的历史，无法证明“社会主义优越性”：社会没有真正的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经济又远落后于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人民饱受了非共社会没有过的政治运动浩劫。这就使人民对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失去信心。

这种信心危机及中共对意识形态控制力的衰弱，就是“意识的黄昏”。这是所有共产社会民主运动兴起的诱因。

一、肯定当代资本主义的生命力

在没有真正言论自由的社会，很少人会直言反对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但经过精心“包装”的修正马列主义之论，却在中共改革派干部和知识界精英中“热”起来。

足可作为马列主义“意识黄昏”的代表理论的，有苏绍智、张显扬提出的“马克思主义危机论”^⑤；还有王若水、薛德震、张奎良等从探讨“社会主义异化现象”引伸出来的“人道的社会主义论”^⑥。这种对非人化“无产阶级专政”的批判，恰与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不谋而合。^⑦

因为马列主义处于危机状态，大幅度变通马列主义，建立“改革开放”的新理论体系，便刻不容缓了。于是，有“重新认识社会主义”正视社会主义弊端和危机的讨论，还有“重新认识资本主义”之论。前者可以苏绍智和王逸舟的论文夷等人的论点最受关注^⑧。

主张“重新认识资本主义”的人认为，当代资本主义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力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商品化、讯息（资讯）化，促进了生产力和科技的高度发展，创造了人类文明。这种观点“修正”了列宁的论断——当代资本主义是垄断资本主

义,是腐朽的资本主义。

中共中央顾委、前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于光远认为,应该对当代资本主义深入研究,“仅仅靠马克思、恩格斯做出的简单结论是不够的”。他认为,社会化是当代资本主义真正的进步,把贫富两极化看成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绝对规律,是不对的,相反的当代资本主义出现了“中产阶级化”的倾向^⑨。

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重新认识”,自然引伸到两种社会的关系。上述高干认为,在现在和将来,两种社会不断改善体制而使两者“趋同”,处于“和平共处、和平竞赛”的时代^⑩。

从你死我活的对抗,到和平竞赛的互动,无异“修正”了马列对资本主义的论断和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论”,而与戈尔巴乔夫的观点“趋似”。

二,私有化的热点和个体的价值

上述的“重新认识”,也必然使知识界的思潮涌现“私有化热点”,这是马列主义“意识黄昏”的另一面。

改革派干部和知识界人士既然承认当代资本主义的生命力,建立改革公有制和发展私有制的理论体系,便成了新的尝试。于是,“国有财产个人化”、“劳动者个人所有制”、“私营化^⑪”的主张,成为改革派报刊的热门话题。

私有化的倾向,与谋求个人摆脱对公有制的依附关系和经济独立有关。伴随“私有化热点”而来的,是市场化、分权化、多元化的构想。

这些观点,是对马列主义的疏离(一些人说是对马列主义的“补充和发展”),是为了营造自由、平等、民主的经济环境而提出^⑫。

一位鼓吹民主改革的知识分子精英说:

经济、知识、新闻界的独立，是基础性的多元化；多党或多派制，是一种结构性的多元或政治的多元化；三权分立，是功能性的多元或权力多元化。^⑬

三，追寻人的独立个体迈第一步

马列主义的“意识黄昏”，正是人的“权利自主”意识的觉醒，是人的一种解放——独立思考 and 独立人格的培养，人不再是马列教条和家长权威下的“驯服工具”。

包遵信批评毛泽东“把集体主义高扬到抹煞个体的人格尊严和独立价值”^⑭。方励之说：“中国知识分子必须把屈着的腰挺起来，不要唯上是从，不要样样事情等待‘上面’的旨意，更不要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某某官员的恩赐上面。”^⑮这大大说明，知识界精英对马恩列斯毛专制主义的反思，是追寻人的“独立个体”的第一步。正是这重要的一步，催化了八九年波澜壮阔的民主运动。

第三节 民间社会与体外循环力

八九民运的发生，与“民间社会”的萌芽及其“体外循环力”对政治生态的影响，也是不可分割的。

一，指令控制板结状态渐渐松动

中国大陆人民长期处于指令控制的全能主义政治中，计划经济的指令控制和一党专政的政治控制，造成社会相对凝固的板结状态。国营经济的垄断，城乡的分割^⑯ 职业的“统配化”（无选择权利），户口严密管制对人口流动的限制，“无产阶级专政”的极端

恐怖,使社会无法产生“民间社会”。

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板结状态逐渐有些松动。中共无所不管、中央集权控制力无孔不入的全能主义,逐渐“进化”为威权主义,“民间社会”得以萌芽。

“民间社会”是相对于“高度统一”的指令控制体系而言。它的萌芽,源自所有制的变革及人身、言论控制的略为“宽松化”。

在公有制之外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外资企业),是新兴的经济力量。

个体户和私营企业主的成长,雇佣生产的开放,对社会政治生态尤有影响。其一是渐渐出现了一些中产阶级;其二是创造了就业机会,使一部分人有职业选择的机会和自由,摆脱了对党或国营企业的人身依附。

二,新兴的经济力量和民间社会

这种新兴的经济力量,渐渐促成“民间社会”的雏型,并且产生“体外循环力”——在中共“指令控制”体系之外的自我生存发展的动力。

这有两层含义。一是打破公有制经济的某些垄断,例如透过民间的信贷公司和当铺,获取计划经济“指令控制”下得不到的贷款;二是商品活动,职业选择的自由,城乡的串连,人口的流动,民间资讯的网络等,使新兴经济阶层能增广见闻交流知识和消息,有一部分人因而有争取民主的观念,一些人还有政治参与的欲望,至少是期望与当局对话,对决策和施政有监督权。

“民间社会”的雏型,不只有私商营造的。官办企业实行承包制、租赁制、劳动优化组合(留用素质较好职工裁减冗员),企业自主权的扩大,也是“民间社会”萌芽的一个因素。

随着私商的增加和官方企业自主权的扩大,经济独立自主或

有些“民间化”色彩的社团、报纸也出现了，北京“四通”的研究所，陈子明主持的北京社会经济发展研究所，上海的“世界经济导报”，便是很好的例子。一些官方的团体，如朱厚泽当权时的总工会，也争取社团相对的独立性，即让它与党组织有角色上的分别。

此外，一群知识分子的“民间化”也是不可忽略的。这里所说的“民间化”，是指独立思考而不依附于党作政治传声筒，面对民间的现实关怀民间疾苦，与民间的利益靠得很紧，并有为民请命的使命感。一九八九年春的“人权签名”，就是知识分子“民间化”的活动。

萌芽的“民间社会”，是多元化的基础，有助于民主观念的传播，也有利于群众运动汇聚力量和传递消息。

在八九民运中，上述几个研究所和“民间化”的知识分子，热心投入到声援学生的活动中。总工会同情请愿学生，提供十万元援助；大量市民和工人农民不顾官方的禁令，上街游行声援学生，奋起阻挡军车保护绝食学生。这些事实显现了民间社会的“体外循环力”。

第四节 官倒猖獗与灰市的困惑

灰市的困惑，也是激发群众民主运动的社会因素。

一、干部特权与灰色市场的兴起

近几年来，中国大陆既有计划经济体系的“国营市场”，又有计划控制之外的“自由市场”，后者指一般自由价格（或曰议价）的集市和黑市，但说不上是自由经济的市场。如果把它们分别称为红市、黑市，那么介于它们之间的第三经济体系便是灰市——灰色市场。

灰市,是指在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和流通、信贷、服务、政府行政等方面,依赖权力或人际关系网络以走后门方式交易的第三市场。交易的项目除商品外,还有分配紧缺物资的批文和民生大事如迁移户口、就业、出境定居等。干部勒索受贿,民众为走后门付出机会成本,是灰市交易的一大特色^⑮。

计划控制,短缺现象,干部享有特权,是灰市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原因;而经济体制改革中出现的两种体制、两种价格的双轨经济运行,又使贪官污吏坐享“差价”等方面的好处。

许多干部利用审批调拨物资、资金、交通工具的权力,与家族亲友部属串通倒卖物资或批件,谋取暴利^⑯。在经改中的大暴发户,多半是这一类“官商”和“官倒爷”,其中高干及其子弟主持的公司,如北京的五大“官商”,就在倒卖紧缺物资和外汇中获取巨额“权力利润”^⑰。

二,民众对干部腐败现象很不满

从干部权力私有化、货币化^⑱的层面来看,灰市可以说是另一种权力经济体系。贪官污吏和“官倒爷”把权力转化为货币和私人财产,成了新兴的官僚资产阶级,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和贫富的悬殊。他们还经常操纵物资和商业机会,串哄涨价,增加民众的生活困难。所以,民众对以权谋私的腐败现象极为痛恨。

在八九民运中,不管是学生贴出的大字报,还是群众上街游行高呼的口号,都把干部的腐败与“官商”和“官倒”的祸害,视为社会大灾难。“打倒官僚”和“肃清腐败”,是民众共同的愿望,这一愿望激发了他们争取民主和平等的冲击力。

第五节 邓小平的角色左右交缠

邓小平在北京政坛扮演的角色，经常是左右交缠，以致僵化派有机可乘，政局和政策反覆多变，影响经改的幅度和进程。尽管他是经改路线的开创者并因此享有总设计师的美誉，但随着经改的推进，要求政治体制改革的民意也逐渐高涨，许多知训分子和大学生对政改的期待更迫切，他们往往视他为民主改革的障碍。这是学生请愿扩大为城市民运的一个原因。

一、举经济的右手和政治的左手

“文革”结束之后，对于纠正“文革”极左政策和推行经改，邓小平有相当大的贡献，但他不是彻底改革家。他在政坛实行“两手策略”一边高举“经济的右手”，逐步订出不同层次的经济体制改革政策；一边又不放下“政治的左手”，强调坚持“四项原则”，并多次迁就僵化派挥舞棍子整人。

关于对外开放，他自以为可以“围堵而不孤立”——围堵西方的思想意识，排拒自由、民主、人权，却又开放港口和特区通商，吸收外资，不让中国大陆处于闭关自守的孤立状态。

中共官方文件和党报没有“两手策略”之说，但所谓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①实际就是“两手策略”。

随着政治气候、知识分子冲击“鸟笼”的程度及经济状况喜忧的变化，“两手策略”时有“倾斜性”的摇摆，有时“经济的右手”重一些，有时则是“政治的左手”伸展得更有力。左右的交缠，造成政局和政策的反覆变化，批自由化——淡化政治——清污——反左——清除僵化观念（请参阅附录）左右循环不断变换，既妨碍了经改的顺利深化，又使极左的僵化派势力时有抬头机会。

二、政改未起步党内民主难实现

邓小平左右摇摆的主要原因是，他没有消除政治上左的顽症，但也是因为受到中共第一代元老的压力。

在中共高层，邓小平由于紧紧控制了军权而最具实力，有决策的最后拍板定案权，因此建立了家长权威，但他并未能像毛泽东那样建立个人的绝对独裁统治。对于重大的决策和人事安排，他还得考虑一些元老特别是陈云、彭真、李先念的意向。

邓小平未让真正的政治体制改革起步，渐渐使主张加速和扩大改革的干部、知识分子、大学生、民众失望。后者赞赏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观”和某些东欧国家的政改试步，向往“党内民主”或民主政治，期望社会迈向民主化的改革旅程。

一九八〇年，邓小平对西方访客说，“不犯错误的人没有”，“我是犯了不少错误的”^②。他对中共中央决策和人事安排有很大影响力，但没有使权力更迭程序化（如胡耀邦被迫辞去总书记职），更未实现“党内民主”，对五大官办公司从事“官倒”谋利未及时有效遏止。尽管这不是他一个人的责任，青年学生却难免会有误会或不满，因而在请愿中提出一些偏激口号。

第六节 经济危机和权力的斗争

经济的危机和中共高层权力斗争，也是八九民运的诱因。

一、经济决策失误物价大幅上涨

中共高层的经济决策，时有“长官意志”浓厚的即兴化或随意性，决策前的可行性研究和专家咨询听证不足，大都谈不上民主化

科学化透明化责任化。决策错误成灾，拍板定案者照样当权，群众却吃了苦头。这在地方上尤常可见。

近几年来，北京经济决策仓促的缺失不少。在几年以高赤字维持投资膨胀之后，一九八七年冬提出“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沿海发展策略”，但资金短缺产品质量差竞争力低，原材料和市场都无法寄望在海外，大进口大出口的构想也就变成空中楼阁。替代此“策略”的，是大幅压缩基本建设和裁减企业，以致失业人口大增。官方又未能控制通胀，八八年和八九年的物价升幅都在百分之十八左右。

物资短缺，物价猛涨，失业或隐型失业严重，触发群众上街游行，这有波兰的先例。北京上海等地学生和群众的游行，表达了对造成经济危机的当政者的不满，也流露了寻求民主途径监督决策和施政的愿望。

二、八九民运与高层斗争的纠缠

思想观念、政见和利益的冲突，逐渐激化中共高层的权力斗争。关于这些分歧和斗争，我已发表了几篇论文分析，本文不再讨论。

中共高层权力斗争，不是八九民运发生的真接原因，但学生请愿之后，两者却纠缠在一起，而且不容易让人分清脉络。

以胡耀邦、赵紫阳、胡启立、万里为代表的主流派，与彭真、王震等僵化派向来有政见分歧。一九八七年一月赵紫阳出任中共代总书记后，两派斗争仍很激烈，但赵在五月说服邓小平之后，僵化派发难鼓动的批胡批自由化便被“降温”了。后来，赵便成了僵化派要拔掉的“钉子”。

一九八八年冬和八九年初，僵化派以“自由化泛滥”和经济政策失误为由，发起“倒赵”攻势。学运的发生，恰巧使僵化派清除主

流派有了很好的藉口。这就使中共权力斗争与学运纠缠在一起。

在学生请愿之前，赵紫阳的外违智囊——解他的处境，他们把改革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因而提出“权力更递程序化”的理论，试图建立“党内民主”机制，避免元老一哄而起把胡耀邦赶下台的事件重演。在学生发起请愿示威之后，这些同情赵紫阳的干部和知识分子精英，想藉民运的声势要求人大常委会制衡李鹏和国务院的权力，避免局势恶化，也包含了“保赵”的意图。

赵紫阳不同意按邓小平对学运的“定性”而写的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既使他与僵化派的斗争更加剧烈，也伤及邓小平的家长权威，因而激怒了邓小平。在这种危机四伏的困窘中，他难免会想从民运的群众和人大常委会获取支持力，这是他在党内权力斗争的一种策略。

三、赵紫阳的理念与良心的震荡

不过，一年来许多论者都夸大了赵紫阳对学运的利用，甚至把他和平解决学生请愿的构想，说成是纯为保权的政治斗争。

在处理学潮中，赵紫阳的最大困难是未获邓小平的充分授权，受到李鹏和元老僵化派的牵制，如果他一心只想保权位或虽地位动摇而不受清算，只要不去顶撞邓小平服从家长权威，或许是“留得青山在”的上策。

赵紫阳之坚持以和平方式解决学潮，有两个被论者忽略的原因，一是他多年来一再表示的创造社会对话、沟通、协商气氛的理念；二是他还心存良知——不能用武力对付以和平方式表达意见的学生和群众。

在政治局会议传达调军队武力镇压的命令后（戒严令生效前），他还到到安门广场劝告绝食学生撤退。这是他看破“红尘”之时——对权位不再留恋，这学生面对死亡威胁时的良心震荡。

这种良知与施暴者的冷酷之间的冲突，激化了权力斗争，使他毫无回转的余地。

一九八九年的赵紫阳，是悲剧英雄，正如三十年前庐山会议上的彭德怀。彭的顶撞毛泽东，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批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面对许多农民饿死的良心不安。

我们不能接受共产主义制度，但我们不能因中共高层的权力斗争，而抹煞了赵紫阳的或许只是一念之间的那份良知，那种瞬息间的良心震荡。

(写于一九九〇年四月三十日、五月一日)

注释：

①发表于“潮流”月刊一九八九年五月号第二十七期。

②参阅“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新华月报”一九八四年十月号。

③资本家雇用工人生产，生产出来的商品价值除去劳动力价值(工资)与生产工具等成本之外的剩余价值，为马克思认为是资本家剥削工人的部分。所以剥削工人(生产者)的劳动剩余价值，不为列宁式社会主义允许。

④参阅孙治方：“关于改革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几点意见”，此文收入“经济研究”月刊主编的“关于我国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探索”，山东人民出版社，一九八〇年，济南，第二页。

⑤参阅：(一)“苏绍智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十周年’讨论会上的发言”，“世界经济导报”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二)张显扬：“马克思主义：危机与反思”，“潮流”月刊一九八九年三月号第二十五期。

⑥参阅：(一)王若水：“谈谈异化问题”，“新闻战线”月刊一九八〇年第八期，北京；(二)王若水：“为人道主义辩护”，“文汇报”一九八三年一月十七日，上海；(三)王若水：“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哲学”，“新华文摘”月刊一九八六年第九期，北京；(四)薛德震、远志明：“论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社会科学”月刊一九八三年第六期，上海；(五)张奎良、毕治国、王雅林：“论社会主义社会人的价值问题”，“学习与探索”双月刊一九八一年一月第一期，哈尔滨。⑦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新思维”出版于一九八七年，作者鼓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改革，

实现公开化、民主化。

⑧参阅：(一)“要重新考察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导报”一九八九年一月二十三日；(二)于光远：“关于当代社会主义与当代资本主义的若干基本概念”，“中国社会科学”月刊一九八九年五月第三期，北京；(三)“重新认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一望”周刊海外版一九八八年七月十八日第二十九期，本文记录许家屯、郑必坚、王琢、林润青、任仲夷的谈话。

⑨同⑧之(一)。

⑩参阅郑必坚：“科学与文化——中华民族复兴的关键”，“世界经济导报”一九八八年六月六日，上海。

⑪参阅：(一)李运奇等：“国有财产个人化：另经济改革的趋势与选择”，“世界经济导报”一九八九年二月二十七日；(二)李维森：“对于建立劳动个人实所有制的初步构想”，“经济研究”月刊一九八〇年第十一期；(三)评“中国的希望——私有制宣言”，“求是”半月刊一九八九年十一月第二十二期，北京。

⑫参阅远志明：“单向度的困惑与全方位的思考——商品经济、民主政治与思想启蒙”，“光明日报”一九八九年四月七日，北京。

⑬参阅“光明日报”一九九〇年四月十日。

⑭参阅尹怡：“评包遵信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儒家化’”，“求是”半月刊一九八九年十二月第十二期。

⑮参阅严训：“知识分子屈从于权力总把仕途当前途”，“世界经济导报”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⑯在八十年代以前，乡村与城市分割，乡下人不能到城裏就业、经商，几乎无法取得城市户口，有城市户口者可享物价补贴等福利。

⑰请参阅了望：“灰市场·机会成本·性关系效应——对中国大陆‘走从门’的思考”，“潮流”月刊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号第二十一期及二十五期。

⑱参阅：(一)“中纪委查处一起倒卖卷烟案”，“人民日报”一九八九年七月十日；(二)“四川严查官倒力惩腐败”，“人民日报”一九八九年七月十一日。

⑲“五大公司查出违法经营问题”，“人民日报”一九八九年八月十七日。五大公司指：中国康华发展总公司、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光大实业公司、中国工商经济开发公司，中国农村信托投资公司，均为国务院的企业。

⑳参阅：(一)吴琰、张学虎：“‘官倒’现角探析”，“工人日报”一九八八年八月二十四日，北京；(二)“熊映梧主张政治体制改革放在优先地位消除权力商品

六四前后

化及腐败现象”，“世界经济导报”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七日。

①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原则与改革和开放，这是一九八七年十月中共十三大决定的方针。

②参阅“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繁体字版第三百一十二页，三联书店，一九八四年，香港。

附录：一九八一——一九九〇反左反右双化概况

一九八一：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右）。

一九八二年下半年至八三年上半年：肃清“左”的错误思想和影响（反左）。

一九八三年底至八四年初：清除精神污染（反右）。

一九八五至八六年：宽松化（反左）。

一九八七年一至五月：批胡，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右）。

一九八七年五月至八八年：肃清“左”的僵化影响（反左）。

一九八九年一—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人权签名，民主运动（反左）。

一九八九年六月——镇压“暴乱”，反自由化（反右）。

10 试析八九民运失败的社会因素

写于一九九〇年八月二十七日

发表于潮流月刊九〇年九月号总第 43 期

引 言

八九年民运轰轰烈烈爆发于北京，也在北京悲壮结束。尽管民主的理念和期待仍在许多学生、知识分子、群众的心间，但八九民运毕竟是失败了。“民阵”及其推展的海外民运，在中国大陆境内的影响微乎其微，自不可能改变“无产阶级专政”的体制。

历史常会给改革者一个嘲讽性的结局。中国大陆去年四月天安门事件以来的民运，对同年秋冬东欧的民主改革浪潮无疑是催化剂。东欧的民运成功了，几乎所有专制独裁者都垮台了，一个崭新的东欧在地平线上出现。但是，中国大陆的民运却在枪炮坦克下消失。

西方许多论者和海外民运人士，都以东欧民运成功的事实，推断大陆的第二次民运很快便要爆发，中共政权会在三几年内崩溃①。这种“胜利迷幻症”，是忽略了民运失败的复杂社会因素，特别是民运团体和民运人士自身的缺失。

现在，应该是理性地探讨八九民运失败原因的时候了。本文将分析下列七项失败因素：

- (一)八九民运，是以学生为主体的自发性的体制内和平请愿，策略的错误导致官方武力镇压；
- (二)中国大陆还没有真正的民间社会；
- (三)知识分子未成为独立的社会力量；
- (四)中共专制政体的稳定机制；
- (五)缺乏社会民主化的经济、文化基础；
- (六)“元老障碍症”未消除，特权阶层维护既得利益的抗变力强；
- (七)在地缘上，中国大陆处于周边政治经济落后的亚洲大陆。

第一节 学生自发运动策略错误

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的名著“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有这样一句相当有趣的话：“如果总统府是权威的象征，那么学生会所在的建筑物就是反抗的象征。”他认为，“在传统的政治体系中，首都的大学通常总是敌对态度和反对现政权的策划中心。”②

就群众抗议运动而言，八九民运恰是印证了亨廷顿对学生角色的验述。

我们探讨以学生为主体的八九民运失败因素时，首先要准确界定这次抗议运动的性质；其次，要了解学生和群众参与的动机；然后，再分析他们的策略错误。

一、群体自发的体制内和平请愿

中共当权集团把八九民运定性为“动乱”和“反革命暴乱”，说它是有计划有纲领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是由“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策划的③。

海外和西方的不少论者，视八九民运为推翻中共政权的革命，原因是后期的民运提出了打倒邓小平、李鹏的口号，学生领袖柴玲在天后门广场号召群众推翻“李鹏伪政府”。

其实，八九民运既非“动乱”和“反革命暴乱”，也不是推翻中共政权的革命，而只是自发性的群众抗议运动，大体上是体制内的和平请愿。学生在气愤或危急时提出过激的口号，并不说明民运已转化为推翻中共政权的革命。

学生最初发起和平游行的动机很单纯：他们赞赏胡耀邦的改革精神，同情他在八七年初受到的政治清算，期望中共中央为他彻

底平反；他们不满干部享受特权，希望中共清除“官倒”，惩治贪污，肃清腐败现象；他们呼吁决策民主化和透明化，因此也要求深化改革、新闻自由，实现社会民主化。

他们把社会民主化寄托于中共当权者对深化改革的认知，这也正好说明他们的请愿是体制内的抗议运动。

在“四二六社论”发表之后，上街游行的学生大增。尽管不少人的参与是基于民主的理念，但促使他们作出行动抉择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对“四二六社论”不服气的心理。在不能接受和平请愿是“动乱”的“定性”之下，对当权者产生逆反心理是很自然的。

很多人上街游行，是即兴的激情化的短期行为，并不是受了什么“黑手”的鼓动，便不会有什么计划、纲领。

知识分子和群众声援学生，固然包含民主的信念，但更多的人对民主并不十分了解，对民运的目标也是模糊的^④。他们的激情来自对学生游行和绝食的同情，对当权者不理睬态度的不满。他们只求良心之所安，对回避声援学生有愧疚之情。

二、松散的组织 and 策略上的错误

八九民运是自发性的群众运动，并没有真正统筹大局的组织。天安门广场的指挥部和后来的成立的“高自联”，只是维持秩序或联络工作的事务组织，到六月初“外高联”介入天安门广场的绝食后，是否撤出广场的争论纷杂，最后失去保留实力的退却机会，这恰正显示学生组织的松散性，缺乏保留实力和创造未来发展空间的远见。

既无宏观的组织——像东欧民运的那种统合各阶层人士并有宏观目标的组织，自然也无宏观的理论架构，更不可能发起罢工、罢教，从而凝聚迫使中共向民众诉求让步的压力。这是民运以失败收场的极重要原因。

学生在民运初期有策略上成功之处⑤，但后来他们犯了导致民运失败的三大策略错误。

第一，对于寻求民主之路，他们缺乏阶段性的发展观念，因此未能适时而退，争取回旋的空间。

追求民主，是艰巨而漫长的过程，毕其功于一役的心态是不切实际的。可是，一群学领袖及其支持者，不仅没有以阶段性的发展观念去看待社会民主化，而且受缚于“面子观”——中共未撤销“四二六社论”便退回校园是丢脸的事，因此他们未能适可而止，没有适时撤出天安门广场，回到校园以更有技巧的和平方式为追求民主打持久战，避免无谓的牺牲。

第二，对于中共高层人士，他们没有采取“缩小打击面”的区别对待策略。

他们未把李鹏和北京市委负责人与邓小平分离，反而过急的触动邓小平，这使李鹏一伙能利用“打倒邓小平”一类的口号，去激怒邓小平，让他感受到家长权威失落的疼，甚至产生“文革造反”的那种阴影，导致他下决心以武力结束民运。

第三，他们未与中共改革派上层挂钩，从而形成牵制大局的实力。

学生的抗议活动，自始至终都强调它的“纯洁性”，学生领袖再三表明不介入中共党内的政争和权力斗争。这种对中共改革派采取疏离化的态度，使民运无法产生主导政局的实力。东欧民运能促使政权的转化，主要的原因就在于群众与共产党内改革派的密切联合，并透过上层权力的转移去达到民主化的阶段性目标。同时，东欧民运的主导者，是知识分子和改革派干部，大陆的民运却以学生为主导，他们的知识不足，缺乏政治经验和远见，不能拿捏进退的分际。这是八九民运的致命伤。

第二节 还没有真正的民间社会

民主运动在东欧成功而在中国大陆失败，并不是偶然的，民运在大陆失败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社会因素，是还未出现一个真正的民间社会。

一、缺乏持不同政见者压力团体

大陆民运的兴起，与民间社会的萌芽及其“体外循环力”有关，但像东欧特别是波、匈、捷那样的真正民间社会，还没有在中国大陆形成。

民间社会，是不受共产党的指令控制的活动空间，是突破“一言堂”的、充满反对声音的天地。它的特点是：有持不同政见者和压力团体的力量，有独立的工会组织和宗教，有政治参与意愿高的中产阶级，也有民间的独立传媒或强烈反映改革意念的半官方媒体。当然，还有抗议运动的政治资源和经验的积累。

苏联东欧的经济体制改革远早于中共起步，它们也推行有限度的政治体制改革，但中共却未踏出政改的第一步。在改革斯大林僵化体制的冲击下，苏联东欧早就出现持不同政见者。在苏联，从写“齐瓦哥医生”的巴斯特纳克，到写“古拉格群岛”的索苏尼津，再到八十年代的沙哈洛夫、叶利钦，历经了三十年的时间；在捷克，持不同政见者有原捷共总书记杜布切克和剧作家哈维尔等等，他们对共产党当权派的“不服从”活动，积累了二十多年的经验。就压力团体而言，捷克的七七宪章，波兰的团结工会，匈牙利的改革派俱乐部，都从艰难中成长，并产生了制衡当权集团的力量。

反观中国大陆，长期缺乏持不同政见者的社会力量。持不同政见者在大陆的出现，只是近几年的事，能算得上持不同政见者也

不过是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王若水等几位，他们在大陆的社会影响，还局限在少数改革派知识分子和大学生，他们的世界性影响远不及前几位的几位。更为重要的是，中共高层干部中，还没有像叶利钦、杜布切克那样的人物。非常可悲的是，大陆知识分子大都是明哲保身，对持不同政见者采到疏离的态度。

在中国大陆，知识分子和其他阶层人士还没有组织压力团体的勇气。另一方面，中共对有点“不服从”的团体，都施以政治压力迫使其解散，如王若水和王元化组织的“新启蒙”社，很快就在中共压力下解散⑥。

二、没有独立的工会和宗教组织

在中国大陆，像波兰团结工会那样的独立工会是不可想象的。大陆的总工会，是中共指令控制下的御用组织，并没有工人团体应有的独立性。佛教、基督教、天主教的组织，也是受制于中共，不算独立的实体。至于私有经济的力量还很单薄，尽管近几年出现了中产阶级，但数量不多。在上述状况之下，中国大陆缺乏类似东欧的由工会、教会和中产阶级组成的独立群众力量，这正是大陆民运的脆弱性。

作为民间社会的要素，独立的民间传媒包括地下报刊是不可或缺的，但中国大陆却一直没有民间传媒。半官方的“世界经济导报”，在某种层次上可以说是“独立的声音”，但这种传媒太少了，推动社会民主化的变革力量很微弱。

与东欧比较，中国大陆抗议运动的积累也不足，这是民间社会未能真正形成的另一原因。

第三节 知识分子未成独立力量

波、匈、捷民主改革的成功因素之一，是知识分子已成为独立的社会力量，并且主导了民主运动。

一、大多数知识分子依附于中共

在中国大陆，尽管倾向于民主改革的知识分子大都想摆脱中共的指令控制，力图扮演独立的角色，但知识分子仍未能成为独立的社会力量。原因之一，是中共只把知识分子视为“利用”的力量，要他们服从党的领导做“党的驯服工具”。此外，社会缺乏职业、就业、迁徙的选择自由和空间，中共长期的政治运动又使许多知识分子人格萎缩⑦，不能挺起腰杆过日子⑧，这就形成知识分子对中共的依附。其中的极左派文人，还以向当权者献媚或清算他人维护既得利益⑨。

二、对社会制度弊端缺深层醒悟

知识分子没有成为独立的社会力量，还与他们对专制政体弊端缺乏深层的醒悟有关。

这几年业，大陆改革派和知识分子吹起一股“文化寻根热”电视片集“河殇”就是这股热的产物。他们把中国大陆的政治经济落后和干部腐败，归罪于传统文化之“毒”，似乎清除了“封建主义文化”一切便解决了。他们回避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弊端⑩。另有一些文化界人士，担心中央集权的削弱会影响资金的集中和经济建设的成长，因此提出了“新权威主义”⑪。

对成克思主义的僵化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弊端缺乏深层的省

思,而把封建主义文化作为社会主义贫穷落后的代罪者,必然阻碍知识分子成为独立的社会力量。

第四节 专权政体具有稳定机制

专制政体具有稳定机制,是最被忽略的八九民运失败因素。

一,长期的高压手段和愚民政策

过去四十年来,中共党内发生过许多次大规模的权力斗争和政治清算,也经常面对经济危机,但即使是“文革”那样的社会动乱,也未使中共政权动摇,显示“无产阶级专政”的稳定机制甚强。

中共一直维持强大的“专政机器”——公检法系统或小至街道里弄委员会的监视点,去控制人民,并且以关管杀的专政手段恫吓人民,社会上只要有可能危及专制政体的风吹草动,便以杀人去达到阻吓的作用。整个社会既无自由,也未真正走向法治之路。

在使用高压手段的同时,中共长期推行愚民政策。与东欧相比较,大陆的人口素质差得多。文盲和半文盲太多,闭塞的农村落后地区人口多,人格萎缩也很厉害,愚民政策因此有相当的效果。这是在政治或经济重大危机之下政权得以维持的另一原因。

二,家长权威的伦理仍根深蒂固

中共党内家长权威伦理根深蒂固,也是一项不可忽略的因素。

家长统治模式的弊甚多。在毛泽东神权时代,家长的决策即使错了(如人民公社和文革),下面的人仍得以服从家长的顺民心态去执行,甚至越“左”越能升官,否则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相对而言,邓小平比毛泽东开明,但他不肯改变“四二六社论”的定

调,以保家长权威面子。赵紫阳主张以和平对话方式平息学潮,表示愿意承担改变“四二六社论”对学潮定性的责任,便被视为“对抗党中央”。这就是家长权威伦理作祟。

以“家长意志”去达到“党内高度统一”,就是对党内民主化的排拒。中共党内不能民主化,社会民主化的实现就更困难了。

第五节 民运遭失败的其他因素。

除了上述因素之外,八九民运失败还与下列因素有关。

——缺乏社会民主化的经济、文化基础。

东欧的人均 GNP 大都在二千至七千美元之间,社会的经济、文化水准和人民的物质生活,远高于中国大陆;其中城市化、知识化的程度较高,知识分子和中产阶层参与政治的意欲也较强,尤其值得注意。中国大陆的农村人口占八成,十二岁以上的文盲和半文盲占人口总数的四分之一,低收入的人口比例很大,大多数人仍为温饱奔忙^⑫对民主的认识不多,对民主的追求欲望不高。此外,东欧许多国家在二次大战前有民主的文化传统和经验,中国大陆却欠缺。

——“元老障碍症”未消除,官僚资产阶级维护既得利益的“抗变性”强。

所有共产国家第一代元老仍控制权力,都阻碍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深化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行。这种“元老障碍症”^⑬未消除,民主运动的发展阻力便很大。

官僚特权化,权力货币化,经济体制的“双轨运行”——计划控制和市场开放并行及两种价格等等,产生了官僚资产阶级,八九民运的攻击目标之一就是在这个“新阶级”。但是,“新阶级”的“关系网”遍及中共权力机构,他们因维护既得利益而仇视民运,并透过“关系网”对民运施以压力。这种顽固的“抗变性”,也是民运发展

的阻力。

——在地缘上，中国大陆处于周边政治经济落后的亚洲大陆。

东欧各国的四周是西欧先进国家，后者的文化、经济、政治对前者产生良性的影响，有利于前者民运的发展。可是，中国大陆接壤的陆地国家北朝鲜、越南、柬埔寨、老挝、缅甸、不丹、锡金、尼泊尔、印度、阿富汗等，都是经济极落后的国家；北部的邻国蒙古和苏联西伯利亚，也不是经济发达地区。这些国家的大多数，不是实行社会主义专制政体，就是保留对封建的君主政体，没有民主政治的文化传统。这就使中国大陆欠缺西欧那样的经济文明和民主意识的强烈的地缘影响。

尽管中国大陆东南隔着海洋的海岛邻国和地区——日本、南韩、台湾、香港，是市场经济非常繁荣的自由地带，但中共长期的政治隔离政策，阻碍了它们的政治文化和经济文化在大陆的传播。近十年的沿海对外经济开放，使这些海岛地区的政治经济发展经验和民主意识，逐渐对大陆人民特别是知识界产生裨益，但毕竟没有西欧对东欧的影响那样强烈，而且时间的积累也不够。这也是八九民运失败的一个社会因素。

(写于一九九〇年八月二十七日)

注 释：

①许多流亡海外的北京民运人士，西方和港台的一些论者、政界人士都有此看法。

②参阅 Samuel P. Huntington(塞缪尔·亨廷顿)——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年,第六章。

③参阅：(一)“李鹏同志在首都党政军干部大会上的讲话”，“新华月报”一九八九年五月号；(二)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公报，“人民日报”一九八九年六月二十五日；(三)陈希同：“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及王任重：“在全国政协七届七次常委会议上的讲话”，“新华月报”一九八九年第七期。

①据流亡海外的一些八九民运参加者的谈话。

②请参阅于望：“思想启蒙运动的里程碑——略论‘移情投影’与第二次天安门事件”，“潮流”月刊一九八九年五月号总第二十七期。

③参阅钱德：“从‘新启蒙’酒会到都乐书屋关闭”，“潮流”月刊一九八九年三月号总第二十五期。

④参阅柳晓明：“扫除封建主义人身依附的思想影响”，“北京日报”一九八〇年十月二十七日。

⑤参阅严训：“知识分子屈从于权力总把仕途当前途”，“世界经济导报”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⑥在八十年代前期的“批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一九八七年上半年和“六四”后的“批自由化”，总是有一批极左文艺官和文人发表火药味甚重的整人文章。

⑦参阅“河殇”解说词。

⑧参阅：(一)周智强：“‘新权威主义’及其争论”，“解放日报”一九八九年三月二十二日，上海；(二)顾义行：“北京知识分子精英迎战‘新权威主义’”，“潮流”月刊一九八九年四月号总第二十六期。

⑨一九八九年，中国大陆人均 GNP 约合三百美元。据北京国务院统计局公报，一九八九年农民每人全年平均收入为六百零二元，平均每月五十元人民币，相当于七十港元或九美元。

⑩关于“元老障碍症”，笔者在分析“苏东波”时略有分析并附表，请参阅于望：“试析‘东欧激变’的社会因素——对东欧民主改革新浪潮的思考”，“潮流”月刊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号总第三十四期。

11 正确处理党内两种不同的矛盾

——胡耀邦在“端正党风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86·4·9)

① 本书《端正党风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文，原载《中国青年报》一九八九年六月二十七日，一九八九年七月二十七日。

② 本书《端正党风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文，原载《中国青年报》一九八九年六月二十七日，一九八九年七月二十七日。

按：一九八六年四月九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端正党风工作座谈会”上发表讲话，其中第二部分于同年七月一日在“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关于正确处理党内两种不同的矛盾的问题”。下面节录的是讲话的一小部分。

胡耀邦把中共党内矛盾分为两种。第一种是非对抗性矛盾，即工作上认识上的不同意见分歧；第二种是对抗性矛盾，即严重以权谋私的腐败行为。但对抗性矛盾并非就是敌我矛盾。

胡耀邦强调，在党的会议上，“允许党员自由地发表意见和批评任何人，即使错了也受保护”。他还强调，要正视以权谋私的现象。

从这篇讲话可以看出，胡耀邦一方面试图开放党内言路，让不同的意见能在党的会议上表达出来，营造实现“党内民主”的气氛。另一方面，他主张强硬对付以权谋私的行为，清除贪污腐败现象。

一般地讲，党内矛盾问题需要认真对待；特殊地讲，在今天我们实行一系列改革政策的情况下，更要认真对待。

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思路，结合我们今天的实际。

从矛盾的内容和表现形态的角度上来说，可不可以把党内经常存在的大量的矛盾划分为这样两种：一种是工作上认识上不同意见的矛盾，另一种是个人利益同党和人民利益的矛盾。

现在先讲党内第一种矛盾，即工作上认识上不同意见的矛盾。

革命工作是一项极其艰难的工程。总的说来，在长期的斗争中，不同主张不同意见的矛盾是经常发生的，工作中的失误也是难以避免的。

建设社会主义更加艰难。因为没有成功的现成经验。这就要求我们党善于集中全党的智慧，确定正确的方针，制定正确的政策，同时善于处理工作上认识上不同意见的矛盾。

毛泽东同志晚年恰恰不善于处理党内这种范围的矛盾。结果就造成一种风气：不但听不得不同意见，而且把不赞成和不完全赞

成自己主张的好意见,当成“右倾”、“走资本主义道路”、“反党”。

我们党认真吸取了这种失误的严重教训,用完全不同的方法来解决工作上认识上必然要经常出现的不同意见的矛盾。(一)每个重大决策,事先都进行反复的酝酿然后才作出决定。(二)党的会议上允许党员自由地发表意见和批评任何人,即使错了也受到保护。(三)只要尽了心尽了力,即使工作中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偏差,也应允许改正。(四)如果对党中央的方针政策不赞成,只要在工作中不违反并且努力执行,允许保留意见。

党内工作上认识上不同意见的矛盾一般不是对抗的。是否有可能转化成为对抗性的矛盾呢?当然可能。那就是:(一)对党中央的方针政策不只是思想上的保留,而且在工作中抵制;(二)越出党的组织,散布同党中央对抗的主张和政策。这样就破坏了党的组织原则,也就是破坏了党的纪律。只有在这两种情况下,才称得上矛盾带有对抗性,才能对这样的人严肃进行处分直至开除党籍。

现在讲党内另一种矛盾,即个人利益同党和人民利益的矛盾,又是怎样的呢?

我们要求每个党员将个人利益无条件地服从党和人民的利益。这是区别党员和非党群众的根本界限。我们说,共产党员之所以不愧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分,就是他们不但能随时随地把党和人民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而且能够在必要的时候自觉自愿地牺牲个人的利益去维护和实现党和人民的利益。

这不是说,党组织不要关心党员的个人利益。只要有可能,党组织应该关心和照顾党员的个人利益,使党员个人利益同党和人民的利益恰当地结合起来。

但是,我们常常看到不少的党员,特别是一些干部党员经不起这种考验。

有些党员对党和人民的利益不关心,有些党员对党和人民的利益谈漠,而对个人的利益则斤斤计较。

还有些党员个人主义极端严重,把个人利益凌驾于党和人民利益之上,甚至严重违法乱纪,以权谋私。这是完全丧失共产党员根本立场的恶劣表现。

对于这一方面的矛盾,当然也要作具体分析。一般的和大量的不属于对抗性质,不要把轻微的错误看成重大错误,不要把一时一事的错误看成不可挽救的错误。但是必须明确,那些严重违法乱纪,严重以权谋私,为了个人利益和本单位、本部门的小集团利益而严重损害党和人民利益的党,他们同党的矛盾是属于对抗的性质。这是一个大界限。抓住这个大界限,才能把这种带有对抗性质的问题同工作上认识上的不同意见和失误区别开来。

我认为,现在我们党内的主要偏向,不是对第二种矛盾搞过了、搞重了。主要偏向是对这种矛盾认识不足,缺乏鲜明的立场,不敢理直气壮地下手解决其中那些已经带有对抗性质,甚至已经尖锐对抗的矛盾。这也就是小平同志指出的:软弱。我们应当努力克服这种软弱状态。

克服的办法,就是中央机关带头,认真健全各级党组织的政治生活,健全民主集中制,严肃党的纪律。不客气地说,我们现在有些党组织,包括某些高级党委,谈不上有什么健康的政治生活,关系学盛行,政治空气淡薄。或者说,低级的庸俗的气味太多,政治的原则的空气太少。

我们前面所说党内发生的同党对抗的矛盾,是指同党的宗旨、组织和纪律根本不相容,如不改正,就不能留在党内。其中触犯国法的,还要依法处理。但这当然不是说,这种对抗性矛盾就是敌我矛盾,这些人就是敌人。这是应当讲清楚的。

林林总总中，那些在党内争情面头的矛盾，是党内斗争的反映。党内斗争是党内生活的正常现象，是党内民主的体现。党内斗争的实质是党内不同思想、不同利益、不同立场的反映。党内斗争的目的在于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增强党的团结和战斗力。党内斗争的方式应当是民主的、和平的、合法的。党内斗争的尺度应当是适度的、有原则的、有分寸的。党内斗争的结果应当是达到新的团结和新的统一。

12 鼓励大家讲心里话

(人民日报评论员, 86·7·21)

正同盟阿帕西... 鼓励大家讲心里话，是党内民主的重要体现。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是党的力量所在。鼓励大家讲心里话，就是要鼓励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使党的决策更加科学、更加民主。鼓励大家讲心里话，就是要鼓励大家敢于讲真话、讲实话、讲心里话，不隐瞒、不回避、不敷衍。鼓励大家讲心里话，就是要鼓励大家互相尊重、互相理解、互相支持、互相配合，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鼓励大家讲心里话，就是要鼓励大家勇于承担责任、勇于接受监督、勇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现在党内另一种矛盾，即个人同党同有求外探测... 党内斗争的实质是党内不同思想、不同利益、不同立场的反映。党内斗争的目的在于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增强党的团结和战斗力。党内斗争的方式应当是民主的、和平的、合法的。党内斗争的尺度应当是适度的、有原则的、有分寸的。党内斗争的结果应当是达到新的团结和新的统一。

有些党员对党不忠诚、不老实，对党和人民利益漠然，而对个人的利益斤斤计较。这种个人主义、利己主义的思想，是党内斗争的根源。党内斗争的实质是党内不同思想、不同利益、不同立场的反映。党内斗争的目的在于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增强党的团结和战斗力。党内斗争的方式应当是民主的、和平的、合法的。党内斗争的尺度应当是适度的、有原则的、有分寸的。党内斗争的结果应当是达到新的团结和新的统一。

按：本文鼓吹尊重人民的“宪法权利”，让人民在法律许可范围内享有言论自由，讲出真话。本可能是回应“人民日报”一九八六年七月一日发表的胡耀邦谈话——“关于正确处理党内两种不同的矛盾的问题”（请参阅本书附录一）。

常言道：“言为心声”。说话是为了表达自己的真实思想，就应该讲心里话。对于一个执政党来说，能否听到人民群众的心里话，是事业成败的关键所在。人民群众能不能真正讲心里话，取决于人民对我们党的信任程度，标志着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水平。

讲心里话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这是因为我们有过不容许讲真话、听不得人家讲心里话的政治氛围。在极左思想支配下，“一言堂”、“一句顶一万句”成为信条，听不得不同意见，容不得独立思考，自然就形成“万马齐喑”的局面。在那期间，说真话、暴露真实思想，有可能招来横祸，至少也要触霉头。奉迎伪饰则可得福，虚与委蛇才得以安全。人们避害趋利，也就不会讲心里话了。政治生活中的不能讲真话、不敢讲心里话的气氛弥漫于各处，以至在封建社会处世信条：“见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竟然再次成为我们社会中许多人的人生箴言。

这种状况是极不正常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①以来，我们已经从根本上扭转了局面，逐渐形成一种不怕讲心里话的氛围。我们要在这种基础上做进一步的努力，才能巩固并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成果，从而进一步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集中人民智慧搞好社会主义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要求人们讲心里话，首先要坚持宪法所规定的言论自由的原则，不得侵犯人民群众所享有的发表各种意见的权利。邓小平同志几年前就指出：“对于思想问题，无论如何不能用压服的办法，要真正实行‘双百方针’。一听到群众有一点文化，尤其是尖锐一点的议论，就要追究所谓‘政治背景’、所谓‘政治谣言’，就要立案，进

行打击压制。这种恶劣作风必须坚决制止。”一有不同意见,就无限上纲,这是神经衰弱的表现,结果只能是堵塞言路,孤立自己,是违反社会主义民主的精神的。正确的做法应当是在宪法和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允许发表各种意见,包括一些不一定正确的意见,不搞“以言治罪”。

要创造一种能够真正讲心里话的气氛,还要注意提供方便、创造机会来让人民群众发表意见,并采纳和实行其中的正确观点。特别是在群众针对领导已经决定了的事情提出不同看法时,要更加耐心倾听,比较、研究。一旦证明群众的意见是正确的,就要从善如流,修改我们的决定。这是使我们的政策与计划不断充实、完善的重要途径。对于不正确的意见,应当进行解释、说明,以理服人,要相信群众的判断能力。

鼓励大家讲心里话,首先要各级领导干部带头讲心里话。一是在上级面前讲心里话,如实反映情况;一是在群众面前讲心里话,能够同群众交心。二者都不可缺少。领导干部、先进分子带头说心里话,可以起示范作用,使群众增强信心,对于强化说心里话的气氛是极其重要的。

我们的事业需要听到群众的心里话,就需要进一步创造群众畅所欲言的环境。真诚、坦率、信任、和谐,是我们这个社会应有的气氛。让我们上上下下共同为此而努力。

注 释:

①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于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八日至二十二日,地点为北京。

鼓励大家讲心里话

《人民日报》评论员

有言道：“言为心声”，说话是为了表达自己的真实思想，就应讲心里话。对于一个执政党来说，能否听到人民群众的心里话，是事业成败的关键所在。人民群众能不能真正讲心里话，取决于人民对我们党的信任程度，标志着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水平。

讲心里话不是稀松平常的事情，这是因为我们有过不信任讲真话，听不得人家讲心里话的政治氛围。在“左”的思想支配下，“一言堂”、“一亩地一万顷”成为常态。听不得不同意见，容不得独立见解，自然就形成“齐声齐唱”的局面。在那期间，说真话，要冒莫大风险，有可能招来横祸，至少也要轻骂头，重则财物可以抛掉，连乌纱帽才得以逃生。人们避重趋轻，也就不会讲心里话了。政治生活中的不信任感，不能讲心里话的气氛弥漫于各级、各地区和全社会各领域。“见人民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竟成再次成为我们社会许多人的处世箴言。

这种状况是很不正常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已经从根本上扭转了局面，逐渐形成一种不怕讲心里话的氛围，我们要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的努力，才能巩固并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成果，从而进一步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集中人民智慧，搞好社会主义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要求人们讲心里话，首先要坚持宪法所规定的言论自由的原则，不得侵犯人民群众所享有的发表各种意见的权利。邓小平同志几年前就指出：“对于思想问题，无论如何不能用压服的办法，要真正实行‘双百方针’。一听到群众有一点议论，尤其是尖锐一点的意见，就要追究所谓‘政治背景’，所谓‘政治谣言’，就要立案，进行打击压制。这种恶劣作风必须坚决制止。”“有不同意见，就无原则上街，这是神经过敏的表现。结果弄得人人自危，损了自己，也违反社会主义民主的精神。正确的做法应当在宪法和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允许发表各种意见，包括一些不十分正确的意见，不得‘以其道禁’。”

要创造一种讲心里话的良好氛围，还必须要提供方便，创造机会保证人民群众发表意见，并采纳和实行其中的正确观点。特别是在群众针对领导已经决定了的事情提出不同看法时，要更加耐心倾听，比较、研究。一旦证明群众的意见是正确的，就要认真纠正，修改我们的决定。这是使我们的政策与计划不断充实、完善的重要途径。对于不正确的意见，应当进行解释、说明，以理服人，要相信群众的判断能力。

鼓励大家讲心里话，首先要各级领导身于敢带头讲心里话。一是在上层面讲心里话，即如实反映情况，一是在群众面前讲心里话，能够博群众交心。二者缺一不可。领导干部、先进分子带头说心里话，可以起示范作用，使群众增强信心，对于强化讲心里话的气氛是极其重要的。

我们的事业需要听到群众的心里话，就需要进一步创造群众畅所欲言的环境。真诚、坦率、信任、和谐，是我们这个社会应有的气氛，让我们上下共同努力，

(7月21日《人民日报》)

图16，北京“新华月报”转载“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鼓励大家讲心里话”。

...应... 我国政... 决策... 民主... 科学化... 它可以分... 层次... 在古代... 儒家...

行打击压制。这种恶劣作风必须坚决纠正。对不同意见,做无休上纲,这是种极右的表现,结果只能使决策者一叶障目,更助反社会主义民主的精神。正确的做法是在宪法和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允许刊登各种意见,包括尖锐和激烈之词的意见,不搞“以言治罪”。

13 决策民主化科学化 是政改的重要课题

——万里在软体科学研究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节录)(86·7·31)

大统计 县文自会程 联日用人 林朝 最佳在得 京

。 258

接：在一九八六年七月三十一日“全国软体科党研究工作座谈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发表长篇讲话，题为“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讲话全文于八月十五日在“人民日报”等报纸发表。

万里在讲话中指出，权力过分集中和决策制度不健全，是政治体制的重要弊端。他鼓吹推行政治体制改革，把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视为政改的重要环节。

万里呼吁各级领导干部广开言路，听取不同的意见，结交敢讲真话的诤友。他认为，要把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切实付诸实施，所有政治问题都可以讨论，要让人探索新的理论。

万里的这篇讲话，具有深远的影响，对当时的思潮冲击甚大。现节录这篇讲话的第二、三、四节，供读者参考，每节题是原有的。

一，改变旧的不适应现代化要求的决策方法 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环节

尽管软科学研究在我国有了发展，软科学研究的成果，也在不同程度上得到应用，但是，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在我国仍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这有传统价值主面的障碍，同时也从一个重要的侧面反映了我国政治体制方面存在的问题。

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作为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应该是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服务的。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向广度和深度发展，越来越显示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我国政治体制上的一个重要弊病，就是领导权力过分集中，决策制度不健全。因此，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民主，真正实行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

决策，可以说是自古有之，它可以分各种层次。在古代，国家

高层次的重大决策是由封建帝王亲自掌握的。他决策的主要依据,是个人的才智和经验,个人的感情和好恶以及谋臣们的进谏。贤臣还是佞臣当道,往往决定国家和人民的命运。这种决策体制和方法的落后性和局限性是人所共知的。到了近代,有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化的大生产给社会政治经济生活带来了一系列根本性的变化。知识和信息量有了极大的增加,各种需要决策的问题堆积如山,错综复杂,千变万化。这是任何个别卓越的领导人单凭个人智慧难以掌握和难以应付的。于是产生了各种智囊团、咨询机构。它们把具有不同知识结构,不同经验的专家、谋士集中在一起,借助众人的头脑,以弥补领导者个人者智、经验和精力的不足。这不是简单地增加几个人的头脑,而是建立了一个由不同知识结构组成的,运用现代科学理论、方法和手段的,可以互相补充、启迪和丰富的知识信息综合体。它的作用当然就大了。资本主义发展变几百年,已经在相当广泛的程度上建立起一套决策的程序和制度,并且建立了决策的反馈系统,使不完善的决策能够及时依据反馈信息,不断进行修正。这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有效的服务。当然,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决策进程受到私有制条件下不可避免的多种利害冲突的影响,但是它们的一套程序和方法,还是有参考价值的,可以借鉴的。

社会主义社会是建立在公有制和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社会。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各级领导是群众的公仆,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它更需要而且可能实现真正民主和科学的决策,以体现国家利益和人民的利益。在这方面,我们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由于几千年封建社会和小生产经济的影响,由于科学文化教育的落后,由于法制不健全,以及干部素质、民主作风方面存在的问题,我们至今仍然没有建立起一整套严格的决策制度和决策程序,没有完善决策支持系统,咨询系统,评价系统,监督系统和反馈系统。决策的科学性无从检验,决策的失误难以受到及时

有效的监督。直到今天，领导人凭经验拍脑袋决策的做法仍然司空见惯，畅通无阻。决策出了问题难以及时纠正，只有等到出现了大问题，才来事后堵漏洞，或者拨乱反正，而这时已经悔之晚矣。这种盲目拍板、轻率决策的情况，现在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就是不完善的，不健全的，我国的经济也难以得到持续稳定的发展。我们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解决了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问题，就能够大大完善和巩固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充分发扬亿万人民的主人翁责任感，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也就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在一个现代化的社会里，科学和民主是不可分的。没有民主，谈不到真正发展科学。没有科学，也无从建立真正的民主。同样，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也不可分。所谓决策科学化，首先就要民主化。没有民主化，不能广开思路，广开言路，就谈不上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人民的创造智慧，尊重实践经验，就没有科学化。反过来说，所谓决策民主化，必须有科学的含义，有科学的程序和方法。否则只是形式的民主，而不是真正的民主。所有这些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首先是一个紧迫的实践问题。切实解决好这个问题，是我们这一代人不可推诿的历史责任。

我们发展软科学研究，基本目的就在于促进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改变长期封建社会残留下来的旧的落后愚昧的决策意识和决策方法，树立新的科学的决策意识和决策方法，对决策体制来一番改革，在人们的价值观上来一个新的突破。

三、促进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领导者的责任

实现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关键在各级领导。必须在全党和全国范围内，特别是在各级党政领导干部中，进一步加强决策民

主化和科学化的再教育和再认识。

领导的责任在于制定战略,拟定规划,确定政策,组织管理,使用干部。要履行这些职责,就需要进行决策。因此,决策是领导者最基本的职能。我国各级领导干部,总的讲本质是好的,是具备基本的领导素质和才干的。但是仔细分析起来,也存在着各种不同的情况,有各种不同的问题。而缺乏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的观念和素质,则是许多干部的共同问题

我们有大批老革命干部,是从战争环境中磨练出来的,有丰富的阅历和领导经验,有很高的智慧和才干,为革命和建设做出过重大贡献。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他们中不少人,现代科技知识和经营管理知识比较缺乏,我本人就是其中之一。我们还有大批出身科学技术。但是他们中有不少人并不懂得宏观决策,也缺乏组织工作经验和经营管理的经验。就这两部分人而论,他们都生活在中国这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客观环境里,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过长期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小生产方式的直接或间接影响。他们中不少人往往对科学技术进入决策领域的重要战略意义认识不足,对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的价值和重要性缺乏深刻的理解,对软科学研究的认识,就更谈不上。他们一般喜欢“硬的”,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认为这才是实在的东西;而轻视“软的”,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认为那是虚无飘渺、可有可无的东西。他们不了解,在今天,特别是在未来,人类社会正在向知识和信息的社会发展。“软件”是“硬件”的先导,“软件”指导着“硬件”的发展。软科学研究的巨大价值,正是在于它通过知识和信息的综合,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参见和再现各种宏观和微观的过程,使我们能在较小的范围内,以较低的代价,预测出事物的变化和发展。谁不认识这一点,谁不认真利用这种可能性谁就将成为时代的落伍者。当然,这件事不能责怪那些干部,因为它是我们国家的历史条件形成的一个问题。为了切实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党政各级领导部门,必须

有计划有步骤地采取各种手段和方法,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的科学文化素质和宏观决策的本领,鼓励他们勤奋地学习,刻苦地钻研,努力克服可能存在的小生产的狭隘眼光和思想意识,自觉地培养起尊重科学、尊重民主的良好作风。我们的党校和有关的大专院校的教育,不仅要设政治理论课程,更要设现代科技知识,经营管理知识和新的决策理论方面的课程。今后对任何重大问题的决策,不能再停留在凭领导者个人经验和意志办事的传统方法和水平上,而必须采取科学的方法,按照科学的程序,进行科学的论证,力求减少和避免可能出现的重大失误。当然,这样做要有一个过程,不可能马上都做到,但一定要努力学习,缩短这个过程,掌握这门科学。在一切失误中,决策的失误是最大的失误。一着不慎,全盘皆输。“大跃进”决策的失误造成数以千亿计的重大损失。这还只是物质财富方面可以计算出来的损失,还有许多无形的损失,特别是在人们的精神状态方面造成的损失,比这影响更为严重。“文革”十年的决策失误,更是误国殃民,祸及子孙,使我们至今仍不得不努力消除这些重大决策错误所造成的深远后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一系列正确决策,像从阶级斗争为纲转变到以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全党和全国的工作重点,开始了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经济建设和各方面事业的建设出现了空前的欣欣向荣的局面;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重新提出,使我们党恢复并进一步发展了传统的优良作风,开创一新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还有关于改革和开放的决策,搞活经济的各种决策等等,可以说由此启始了中华民族新的振兴。这个历史的对比,我们应该反复思考,永远牢记。

软科学研究是为各级决策者、领导人服务的。各级领导人应该十分珍惜和尊重这种服务。我们现在还有一些领导人,至今不懂得知识的价值,不懂得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重要性。不少人还不能认真地自觉地吸取过去决策失误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危害的教

训,至今很少同知识分子和有经验的同志交往,甚至视若路人。别人不知道他在干什么,想什么,他也不知道别人在干什么,想什么。这种情况不改变,根本谈不到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应当提倡领导人与研究人员、有多方面知识的人、有实践经验的人,平等地、民主地经常交流思想,沟通信息,讨论问题。每个领导部门都应该有自己可以依靠的决策研究班子。包括充分发挥和依靠社会上的或者有关部门的有真知灼见的决策研究力量的作用。每个领导都应该有几个有胆有识的亲密朋友,特别要有几个敢于提出不同意见、敢于当面直言不讳的诤友。即使在封建时代,少数贤明帝王还能礼贤下士,结交几个谏臣密友,我们共产党员不是应该做得更好些吗?

既要尊重专家,又要向有实践经验的人学习,向基层干部学习,这两方面是一致的,应当结合起来。现在我们有些部门设立了政策研究室,这是很好的,可惜不少是有名无实,只是一个起草文件和报告的秘书班子。应当吸收一些优秀的有真才实学的专家,也要充实一些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干部,并通过他们联系更多的人才,集中各方面的智慧,使他们能够真正发挥智囊、参谋、研究、咨询作用。

决策研究是探索未知的工作,带有很大风险性,有时出现某些差错是在所难免的。领导者必须估计到这种情况,作出正确的鉴别和取舍。如果决策出了问题,这首先是领导者的责任,而不能把责任一股脑推到研究人员身上。一个高明的领导人,甚至能从错误的决策建议中受到启发,得出有积极意义的结论。有时候,某项软科学的成果,虽然没有被采用,也没有什么眼前利益,但它作为警告、预防或考虑问题的因素,往往有极大的价值。

四、发展软科学需要良好的政治环境和必要的物质条件

为发展科学理论,首先需要创造一种民主、平等、协商的政治环境。领导者要尊重人们充分发表意见的民主权利,不要害怕别人讲不同意见的话,甚至讲反对自己的话。过去说:“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这是正确的,但还有点消极。积极的说法应该是:“言者有功”,“闻者受益”。这种良好的政治环境对软科学研究来说尤为重要。因为软科学是既涉及学术、又涉及政治的创造性的复杂脑力劳动。只有在高度学术自由的气氛中,才能才思泉涌,触类旁通,独立思考,提出真知灼见。也只有在高度政治民主空气中,才能言无禁忌,力排众议,慷慨陈情。软科学研究应该只尊重事实,崇尚真理,不迷信权威,不屈从个别领导人的意志,。一切结论不能产生在研究工作之前,只能产生在研究之后,产生在经过实践的检验之后。有的领导人往往喜欢把他们主管的研究部门,当作为他们的任何决策拼凑各种“理论根据”的工具。这种所谓“科学”的决策论证,具有更大的欺骗性和危险性,比没有论证更坏。软科学研究必须有不受决策者意志影响的相对独立性。它只接受实践的检验,只对人民和历史负责,而不能看领导者的眼色行事。领导者可以不同意研究人员的观点,否定他们的结论,不接受他们的建议,但不能强迫研究人员违心地改变观点,修改结论,以迎合自己的需要。为使我国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有更大的保证,我们需要采取立法措施,使决策研究工作者能够得到法律的保护,从而逐步使决策做到制度化、理性化。

为了创造民主、平等、协商的政治环境,必须坚定不移地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不但对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实行这样的方针,对政策研究、决策研究也要实行这个方针。不但对自然科学要实行这个方针,对社会科学也要实行这个方针。这个方针

应该是我国政治生活、思想理论、文化建设中坚定不移的战略方针。这是社会主义高度民主的重要标志。双百方针提出已经三十年了,可是在过去很长时间内,这个方针基本上还没有得到真正的贯彻实施,一度甚至把它当作“引蛇出洞”的所谓斗争策略,这是十分可悲的。这个方针不能得到贯彻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过去往往把政治问题理解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这个概念带来了很大的副作用。不改变这个概念,就会认为只有学术问题可以争鸣,政治问题不可争鸣,而这两者又经常分不开。一旦出了问题,即使是学术问题,也就变成政治问题,也只好一股脑挨棍子。其实,在许多场合下,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确实是很难分开的。吴晗同志一篇“海瑞罢官”,招来灭顶之灾。这究竟是学术问题,还是政治问题,对于政策研究、决策研究来说,学术和政治就更难分了。有时候是三分学术,七分政治,有时候是七分学术,三分政治。总之,这两者难舍难分。所以,关键不在把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分开,而在于对政治问题,对决策研究本身,也应该实行双百方针。所有的政治问题、政策问题,都是应当进行研究的,在没有作出决定之前,都是可以讨论、可以争鸣的。不要对不同意见不同观点,再像过去那样“上网上线”、“围攻批判”。但是,既然讲决策,就必须在一定的条件下作出决断。这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方面的学术思想、艺术作品的讨论、评价不完全相同。在那些方面,不需要领导部门作什么决断。政策问题应当经过研究、决策、执行三个程序,领导部门就政策问题作出决定之后,大家都应当执行。如果研究工作者仍有不同意见,应当允许在一定范围内,采取正常的方法和途径提出和进行讨论,并通过实践重新加以检验。就拿宪法、法律来说,我们当然应当毫不含糊的遵守执行。党员还要执行党的决议。一般的讲,宪法、法律和党的决议中明确规定的各种政治原则,已经经过长期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但即使这样,对宪法、法律和党的决议某些规定有不同的意见,也还可以采取正常的方法和途径,在一定

的范围内继续提出讨论。如果在人民内部政治问题不能争鸣，只能领导人独鸣，又谈得上什么“高度民主”呢？我认为，我们应该广开言路，破除言禁，把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切实付诸实施。堂堂十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只要领导路线正确，政通人和，百业兴旺，是不会被几句逆耳之言或别有用心的人借某些问题的煽动搞垮的。毛主席曾经讲过霸王别姬的故事。他说，“让人讲话，天塌不下来。不让人讲话，总有一天要别姬。”这话是寓意深长的。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难了。他老人家恰恰在这一点上出了问题。

我们强调执行双百方针，开展自由讨论，决不是说可以脱离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指导。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客观的普遍真理。软科学研究应该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批导。这是毫无疑问的。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水平越高，对研究工作的指导越有效，研究工作的成效也越好，但是，决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公式硬套在软科学研究上。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不是圣经，“纯洁性”的借口下，把当作人类创造的许多新理论、新成果当做“糖衣炮弹”、异端邪说而拒之门外，而要通过实践检验，把一切真正科学的东西吸收过来，不断丰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软科学本身是多学科交叉的产物，它的一些理论和方法必然会超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某些现成公式。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经济社会条件和现代科学技术基础上的软科学研究，应该而且一定能够进一步发展、丰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方法，把马克思主义推向前进。

14 政治问题可以讨论

(人民日报评论员, 86·8·30)

按：本文回应了万里的讲话：“决策民主化知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

政治问题原是“禁区”，官方不允许和知识分子和老百姓讨论。“人民日报”以评论员名义强调“政治问题可以讨论”，显然是要冲破“禁区”，营造言论范畴的“宽松”环境。“人民日报”连续发表这一类开明的评论，与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胡耀邦、赵紫阳、万里、胡启立等的改革理念有关。

“划清政治问题与学术问题的界限”——这是很长时期相当流行的一种说法。在政治问题的大门口，似乎赫然张贴着一道告示：“请君闭口。”于是，很多人望而生畏，低头徘徊，绕道而去。万里同志在全国软科学研究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撕掉了这张“告示”，这对于健全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实践经验表明，政治问题几乎总是与学术问题纠缠不清。哲学、社会科学界不少专家学者本来潜心于学术问题，并无涉足政治问题的奢望，一旦被人指鹿为马地揭露出学术问题中的所谓政治问题，便被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而大受其苦，甚至遭灭顶之灾。在停止搞“阶级斗争为纲”的今天，是否就可以划清二者的界限了呢？仍然极难。因为在研究历史或现实的很多社会现象时，很难把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截然分开——在学术问题中，有的章涉政治问题，有的包括政治问题，有的本身就是很现实的政治问题。

既然如此，为什么提出一个几乎不可能实现的要求呢？那是基于这样一个前提，即：学术问题可以研究、讨论、争鸣，如果谁敢于对政治问题进行研究、讨论、争鸣，似乎就大逆不道，就是政治上“有问题”。

这个前提的荒谬性是显而易见的。在旧社会，人民处于无权的地位，“莫谈国事”并不奇怪。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人民成了国家的主人，有什么理由禁止他们对那些与自身利益攸关的政治问

题进行研究、讨论、争鸣呢？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公民有言论、出版的自由等，这些在宪法中都有庄严的规定。对政治问题各抒己见，讨论、争鸣，正是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的神圣不可剥夺的权利。当然，政治问题的范围很广，其中有关政策方面的问题是需要作出决断的。在决断以前可以讨论，在有关领导部门作出决断后，就应当执行；如果仍有不同意见，只能在一定范围内，通过一定的途径提出意见，这是可以理解的。

这个道理本来并不深奥难懂。在“左”的指导思想居统治地位的时期，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社会主义民主原则遭破坏、受践踏，于是出现一种很奇怪的现象：谁在政治问题上提出意见，或对政治问题进行任何研究和讨论，谁就是政治上有问题，该受审查，甚至打翻在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新时期，政治才回到它本来的意义上去——从少数政治家的事变成了亿万人民群众的事。但是政治问题不允许讨论的影响还不能说完全消失了。有少数同志依然恪守着过去的一套思维模式，习惯于抓住人家讲话或文章中的片言只语，把学术问题说成政治问题，而且说成是“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如果有人敢于对现实政治问题发表一点与众不同的见解，那就更要被视为大逆不道了。这种观念不改变，这种习惯不克服，余悸怎能完全消除，思想怎能完全解放，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怎能完全建设起来呢？

四项基本原则必须坚持，党纪、国法必须遵守，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必须维护，这些都是毫无疑义的。允许广大人民群众议政，不但不与这些相矛盾，而且恰恰是遵循这些原则所要求的。现高度民主，是我们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目标。按照这个目标的要求，仅仅允许群众议证是很不够的，还应当积极鼓励他们发表自己的意见，为他们发表意见提供机会、创造条件。这是我们建议高度社会主义民主必须确立的一种新观念。

① 邓小平反自由化和镇压暴乱的讲话

15 邓小平反自由化和镇压暴乱的讲话

(摘要, 85.9—89.6)

邓小平反自由化和镇压暴乱的讲话，是邓小平在1989年6月4日天安门广场发生暴乱后，在人民大会堂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官兵时发表的讲话。讲话全文在《人民日报》1989年6月5日发表。讲话的主要内容是：第一，对天安门广场发生的暴乱进行了严厉的谴责，指出这是极少数人煽动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第二，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坚定不移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立场。第三，对戒严部队的行动表示支持，并号召全国人民团结一致，维护国家的稳定。第四，对动乱的起因进行了分析，指出这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的结果。第五，对动乱的后果进行了警告，指出如果继续下去，国家将陷入混乱。第六，对动乱的参与者进行了警告，指出他们将受到法律的制裁。第七，对动乱的参与者进行了警告，指出他们将受到法律的制裁。第八，对动乱的参与者进行了警告，指出他们将受到法律的制裁。第九，对动乱的参与者进行了警告，指出他们将受到法律的制裁。第十，对动乱的参与者进行了警告，指出他们将受到法律的制裁。

一、在十二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①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为什么？第一，现在在群众中，在年轻人中，有一种思潮，这种思潮就是自由化；第二，还有在那里敲边鼓的，如一些香港的议论，台湾的议论，都是反对我们的四项基本原则，主张我们把资本主义一套制度都拿过来，似乎这样才算真正搞现代化了。我多次解释，我们搞的四个现代化这个名字，就是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我们实行开放政策，吸收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有益的东西，是作为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一个补充。

大家可以回想一下，粉碎“四人帮”以后，全国人大在一九八〇年通过一个议案，取消宪法中的关于“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一条。为什么做这件事？因为有一股自由化思潮。搞自由化，就会破坏我们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没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不可能搞建设。

自由化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没有什么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自由化，自由化本身就是对我们现行政策、现行制度的对抗，或者叫反对，或者叫修改。实际情况是，搞自由化就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所以我们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提法。管什么这里用过、那里用过，无关重要，现实政治要求我们在决议中写这个。我主张用②。

看来，反对自由化，不仅这次要讲，还要讲十年二十年。这个思潮不顶住，加上开放必然进来许多乌七八糟的东西，一结合起来，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对我们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冲击。你们注意看一些香港的议论，一些外国资产阶级学者的议论，大都是要求我们搞自由化，包括说我们没有人权。我们要坚持的东西，他们反对，他们希望我们改变。我们还是按照自己的实际来提问题，解决问题。

二、旗帜鲜明反资产阶级自由化③

学生闹事，大事出不了，但从问题的性质来看，是一个重大的事件。凡是冲天安门的，要采取坚决措施。北京市既然公布了游行示威的规定，就是法律性质的，必须坚决执行，不能让步。前一段，我们对学生闹事，主要采取疏导的方法，是必要的。疏导，也包括法律的处理。如果破坏社会秩序，独犯了刑律，就必须坚决处理。凡是闹得起来的地方，都是因为那里的领导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这也不是一个两个地方的问题，不是一年两年的问题，是几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的结果。要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否则就是放任了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就出在这里。这件事发生了，也是好事，提醒了我们。

我看了方励之的讲话，根本不像一个共产党员讲的，这样的人留在党内干什么？不是劝退的问题，要开除。有的人并没有放弃他的观点，但这次学生闹事他表示不参加，这就好嘛！你的观点可以保留，只要你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行动。上海的王若望猖狂得很，早就说要开除，为什么一直没有办？上海的群众中传说中央有个保护层，对是否坚持四项原则，是否要反对自由化，也有两种意见。因此，闹起事来后，上海人要看一看。应该说，从中央到地方，在思想理论战线上是软弱的，丧失了阵地，对于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个放任的态度④，好人得不到支持，坏人猖狂得很。好人没有勇气讲话，好像自己输了理似的。没有什么输理的。四项基本原则必须讲，人民民主专政必须讲。要争取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没有人民民主专政不行，不能让那些颠倒是非、混淆黑白、造谣诬蔑的人畅行无阻，煽动群众。前几年，我们对那几个搞自由化并且触犯了刑律的人依法处理了吗？难道因此中国的名誉就坏了吗？中国的形象并没有因此而变坏，我们的名誉还是在一天比一天好起来。

我们要理直气壮地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没有专政手段是不行的。对专政手段，不但要讲，而且必要时就要使用。当然，使用时要慎重，抓人要尽量少。

在这次学生闹事中，民主党派表现是好的，周谷城、费孝通、钱伟长等几位著名的民主人士的态度是好的，不好的倒是我们一些共产党员。

对于那些明显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的，这次就要处理。可能会引起波浪，那也不可怕。对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处理要坚决，他们狂妄到极点，想改变共产党，他们有什么资格当共产党员？

在六中全会上我本来不准备讲话，后来我不得不讲了必须写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那一段话，看来也没起什么作用，听说没有传达。

反对精神污染的观点，我至今没有放弃，我同意将我当时在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全文收入我的论文集。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至少还要搞二十年。民主只能逐步地发展，不能搬用西方的那一套，要搬那一套，非乱不可。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在安定团结的条件下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我特别强调有理想、有纪律，就是这个道理。如果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再来一次折腾。

一九五七年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有太过火的地方，应当平反。但我们对它没有全盘否定。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也是不可缺少的，不要怕外国人说我们损害了自己的名誉。要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才有希望。要让外国人看到中国政治是稳定的。如果搞得乱七八糟、一盘散沙，那还有什么希望？

处理学生闹事是一件大事，领导要旗帜鲜明，群众才能擦亮眼睛。“人民日报”三篇文章写得不错，“北京日报”社论“大字报不受法律保护”写得也不错，李瑞环在天津的讲话也不错。正因为态度

鲜明了，给积极分子鼓了气，中间群众才能站过来。领导态度坚决了，就闹不起来了。

三、组成新的改革开放领导班子⑤

改革开放政策不变，几十年不变，一直要讲到底。国际国内都很关心这个问题。要继续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连语言都不变。十三大政治报告是经过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一个字都不能动。这个我征求了李先念、陈云同志的意见，他们赞成。

动乱平息之后，我们确实有些事情要向人民作出交代。主要有两条：

第一，要改换领导层。新的中央领导机构要使人民感到面貌一新，感到是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班子。这是最重要的一条。这次什么口号都出来了，但是没有打倒改革的口号。不过，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他们“改革”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化。我们讲的改革与他们不同，这个问题还要继续争论的⑥。总之，有一个新的改革的面貌，是确定新班子成员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第二，要扎扎实实做几件事情，体现出我们是真正反对腐败，不是假的。本来我们就是要反对腐败的。对腐败的现象我也很不满意啊！反对腐败，几年来我一直在讲，你们也多次听到我讲过，我还经常查我家里有没有违法乱纪的事。

一个好班子，搞改革开放的班子，就要明白地做几件开放的事情。凡是遇到机会就不要丢，就是要坚持，要干起来，要体现改革开放，大开放。我过去说过要再造几个“香港”，就是说我们要开放，不能收，要比过去更开放。不开放就发不起来。

四、接见高级军官强调路线正确⑦

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气候所决定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只不过是迟早的问题，大小的问题。而现在来，对我们比较有利。最有利的是，我们有一大批老同志健在，他们经历的风险多，懂得事情的利害关系，他们是支持对暴乱采取坚决行动的。虽然有一些同志一时还不理解，但最终是会理解的，会支持中央这个决定的。

“人民日报”四月二十六日社论，把问题的性质定为动乱。动乱这两个字恰如其分，一些人反对的就是这两个字，要修改的也是这两个字。实践证明，这个判断是准确的。后来事态进一步发展到反革命暴乱，也是必然的。

事情一爆发出来，就很明确。他们的根本口号主要是两个，一是要打倒共产党，一是要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他们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完全西方附庸化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人民要求反腐败，我们当然接受。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提出的所谓反腐败的口号，我们也要当好话来接受。当然，这个口号仅仅是他们的一个陪衬，而其核心是打倒共产党，推翻社会主义制度。

这次事件爆发出来，很值得我们思索，促使我们很冷静地考虑一下过去，也考虑一下未来。也许这件坏事会使我们改革开放的步子迈得更稳、更好，甚至于更快，使我们的失误纠正得更快，使我们的长处发扬得更好。今天我不可能展开来讲，只是提出课题。

第一个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包括我们发展战略的“三部曲”，正确不正确？是不是因为发生了这次动乱，我们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就发生问题？我们的目标是不是一个“左”的目标？是否还要继续用它作为我们今后奋斗的目标”这些大的问题，必须作出明确、肯定的回答。我们第一个翻一番的目标已经完成了，第二个翻一番的目标计划用十二年完成，再往后五十年，达到一个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这就是我

们的战略目标。对此,我想我们做出的不是一个“左”的判断,制定的也不是一个过急的目标。

第二个问题,党的十三大概括“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对不对?两个基本点,即四个坚持和改革开放,是不是错了?我最近总在想这个问题。我们没有错。四个坚持本身没有错,如果说有错误的话,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不够一贯,没有把它作为基本思想来教育人民,教育学生,教育全体干部和共产党员。这次事件的性质,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四个坚持的对立。

注·释:

①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日,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讨论“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草案)时,邓小平发表了这篇讲话。收入本书的讲话有删节。八七年一月十五日,中共中央以二号文件方式下达各地,作为指导反自由化的文件。

②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八日通过的“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写进了反自由化,它说:“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即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主张资本主义制度”。

③这是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三十日邓小平对中共中央负责人的讲话(摘要),一九八七年一月六日中共中央以一号文件方式下达各地。

④此处是批评胡耀邦和中共中央书记处。

⑤这是邓小平召见中共政治局常委李鹏、姚依林的讲话节要,时间是一九八九年五月三十一日。

⑥这种“两种改革观”引发更广泛的“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一九九一年七月一日,中共总书记江泽民纪念“七一”七十周年的长篇讲话,有这样一段话:“要划清两种改革开放观,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改革开放,同资产阶级自由化主张的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化的‘改革开放’的根本界限。”这篇讲话引起极左派对改革探索的抨击。一九九二年春天,邓小平在“南巡讲放中呼吁停止“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集中力量加快发展经济。此后,“两种改革开放观”才不再提了。

⑦这是一九八九年六月九日邓小平接见北京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一小部分。

16 批自由化不能“突破四号文件”

——赵紫阳在宣传、理论、新闻、党校会议上的讲话
(87·5·13)

按：一九八七年上半年，北京政局有很大的反覆。从一月“批自由化”到五月中旬以后“反左”是很富戏剧性的变化，在这个转变过程中，赵紫阳扮演向邓小平“进谏”的极具活力的角色。

在向邓小平汇报工作之后，赵紫阳获指示，要向干部谈“批自由化”与改革开放的关系及政策。五月十三日，赵在宣传、理论、新闻、党校干部会议上发表长篇讲话，强调八六年底的学潮已平息，“批自由化”要重正面教育，不搞政治运动，不能“突破四号文件”，要继续推行经济体制改革并深入探索相关的理论，只有改革才有出路。

赵紫阳的讲话于七月十日首次发表于中共党报上，题为“在宣传、理论、新闻、党校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今天开个会，部署一下舆论宣传工作。两个方面：一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①要深入；二是经济体制改革要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不久也将在十三大提出设想②。怎么做好这两个方面的舆论宣传工作？请中央宣传部③主持，好好讨论一番。今天我先谈点意见。

第一节 自由化思潮已受到控制

一、按四号文件不扩大批自由化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已经进行了四五个月了。在全党努力下，政治思想领导发生了很大变化，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的情况已经扭转。大气候变了，局面已经控制了。具体表现，可以举出这么六条：（一）学潮已经平息，学生的的情绪趋于稳定；（二）全社会继续保持了和发展着安定团结的局面；（三）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失去了公开的市场，不要党的领导、不要社会主义的错误言论，

讲的人少了,报纸也不登了;(四)几个公开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而又屡教不改的人,受到了应有的批评和处分;(五)个别领导同志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软弱退让态度,党中央已经坚决果断地加以纠正;(六)全党对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危害性有了新的认识,对四项基本原则有了进一步的理解,虽然认识与理解的深度不尽相同,但是无可否认,全党思想更加清醒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更坚定了。总之,同去年冬天相比,我们的社会更加安定了。保证了国民经济继续稳步发展的势头。

半年来形势的发展说明了什么呢?我看至少可以说明两点:

第一点,说明党中央决定开展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是非常必要的。这个决心下得正确,下得果断。如果听任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就会影响更多的人迷失方向,就会破坏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使我们的建设和改革无法正常进行。这是违背全国人民的利益的。只有进行这场斗争,才能避免动乱,排除干扰,保持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保障和进一步促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理化建设。这一点,通过近半年的实践,可以看得更清楚了。

第二点,形势的发展说明了党中央确定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各项政策是完全正确的。鉴于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一开始,中央四号文件就明确规定了这场自由化不搞政治运动,严格限于共产党内,主要在政治思想领域进行,着重解决政治原则和政治方向问题,不联系经济改革的政策,农村不搞,企业、机关、部队只进行正面教育等等。当时,有的同志怕扩大化,也有的同志觉得是“划框框”,怕走过场。现在实践已经证明,中央四号文件④提出的政策起了指导斗争和稳定人心的作用,是正确的、符合实际的。

我们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决不是说这场斗争进行得差不多了。恰恰相反,我们应当把这场

斗争深入、健康、持久地进行下去。就当前来说,前一段已经提出的任务,还有不少没有落实,需要做大量的艰苦的工作。而且,我们的眼光还应该看得更远。小平同志说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存在于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中,还要进行几十年。小平同志四月二十六日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理什特劳加尔时讲得非常透彻:我们应坚持社会主义。但要进一步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困的社会主义。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只有到了下个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小平同志这段话,很值得我们深思。我们现在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历史的原因,社会生产力的水平远远低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尽管人们已经初步见到了社会主义给自己带来的好处,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并没有也不可充分发挥出来,因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言论还会有一定的市场。这就决定了这场斗争的长期性。在这个很长的过程中,要求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不表现出来,是不可能的。但是,通过思想政治教育,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日益显现,逐步缩小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市场,是应该做到和可能做到的。至于像去年冬天那种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的局面,更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必须指出,我们是在改革和开放的条件下做工作,不可能把人们封闭在温室里,不可能使人们不接触腐朽的丑恶的东西。这就增加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复杂性和艰巨性。要增强人们特别是青年人的识别力、免疫力和抵制力,就必须提高宣传教育工作的水平。因此,如何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不断深入下去,是我们应当着重研究的一个关键问题。

二、靠正面教育不是要人人过关

什么叫“深入”？深入不是搞运动，不是要人人过关，不是要把政治空气搞得很紧张，也不是要大家都去一字一句地抠理论概念，死记某些条文，不是要大家去搞形式主义，硬性规定用多少小时去搞政治学习。深入，就是要深入人脑，使绝大多数人都懂得，什么是四项基本原则，为什么必须维护四项基本原则，如何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才是最重要的。人们都知道吃饭穿衣的重要，因为衣食是社会生活的必需品，是不可须臾或离的。现在要使我们社会的绝大多数成员也懂得，对于我们来说，四项基本原则正面布帛菽粟一样，也是不可须臾或离的。要解决这个问题，不能靠政治运动，必须靠正同教育。因此，深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必须紧抓住正面教育这个环节。在正面教育中，要通过八年来建设和改革的实际成果，生动地全面地阐述党的三中全会以来路线的两个基本点，提高全党和全国人民贯彻执行三中全会以来路线、方针、政策的自学性，使全国各族人民在三中全会以来路线基础上更加自我、更加亲密地团结起来，更好地实行全面改革和对外开放，更加卓有成效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四项基本原则深入人心，改革开放成绩显著，国家面貌日新月异，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市场就会大大缩小。

弄清楚了什么叫做“深入”，紧接着就有一个如何深入即如何做好正面教育的问题。使正面教育真正深入到人的头脑中去，起作用，有效果，需要做很多艰苦细致的工作，对人们所关心的各种实际问题从理论上作出正确的回答。我们有的理论工作者，写“大批判”文章比较顺手，但不善于搞正面教育，不善于写深入人脑的文章。前一段有四、五篇文章反映不错，群众觉得文章读得下去，道理听得进去。这样的文间，效果就比干巴巴的党八股好。党八

股,简单生硬的说教,好比广东人说的“水过鸭背不透毛”,不能深入到人们的头脑中去。据说有的同志抱怨文章没有人读,政治课没有人听。当然有个别的是立场问题,根本不听我们的。但总的说,这个问题,不能埋怨读者,埋怨学生,倒是值得我们有些作者和教师反躬自省,从主题、内容,到材料、论证,乃至主语言、篇幅,都要研究一番,看看到底为什么不能学入人脑,打动人心。过去我们宣传真理,唤醒和团结了千千万万的群众。今天我们有了执政的条件,应该把宣传真理的工作做得更好而不应该做得更差。所谓好和差,主要看效果。正同经济工作必须讲效益一样,宣传工作必须讲效果。正面教育一定要做得生动活泼,丰富多彩,既有坚定的原则性,又有很强的说服力。形式和方法可以多种多样。比如说,可不可以组织一些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的、熟悉中国的建设和改革实际的、比较有水平的同志,到群众中去直接对话,解答他们关心的问题,澄清一些模糊认识。互相对话,你问我答,有来有往,有针对性,又生动活泼。然后加以选择,把好的、成功的对话的记录整理出来,在报刊上发表,效果也许会好一些。宣传工作,不仅宣传部门要帮,各级党政机关的领导人,也应该尽可能抽点时间出来,到基层去,接触群众,对群众做点深入浅出的宣传工作。总之,要多想点办法,动员一切力量,扎扎实实地开展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正面教育,让广大群众能够既从理论上、也能联系身边的实际生活,确确实实认识到:四项基本原则一定要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一定不能搞。今天我是提出任务,至今到底用些什么办法,把正面教育进行好,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深入进行下去,请大家一起来研究。这个问题,责成中央宣传部会同各方面研究拿出一个意见来。

三,让人自我批评不要死抓辫子

要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深入进行下去,当前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要做好那些有错误的同志的工作,使他们承认错误,改正错误。这里,我不是指王若望、刘宾雁、方励之,他们违反了党的纪律,已经开除出党,当然,我们也希望他们能够承认错误和改正错误,但这里说的不是他们的问题。这里所说的,是四号文件中进到的:“有些同志持系统的错误观点,可以在党的生活会上进行同志式的批评。”这个问题,从组织上说,当然一定要掌握好界限,核对清楚事实,还要允许本人申辩。另一方面,从有错误的同志本人来说,则应当虚心地接受党的批评与帮助。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应当遵守党纲党章。既然你违反了党纲党章,说了错话,做了错事,难道不应该承认错误、积极挽回影响吗?连个检讨也没有,这哪里还有对党的事业的责任心呢?这难道就是共产党员应有的态度吗?能够承认错误,改正错误,就是好同志。党给了治病救人的政策,团结的政策,有错误的同志应当接受这个政策,否则,再好的政策,也难以起作用。坚持错误,于国于党,于民于己,都是无益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长期的事情,不要企望一阵风过去之后就可以不了了之。有了错误,必须作自我批评不能顶着。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我们先要把话说明白。

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引向深入,有许多艰苦的工作要做。整顿报刊,中央已有文件,要认真落实。从长远来说,还有个理论队伍的建设问题,要真正摆到各级党委各宣传理论部门的议事日程上来。今天,我只着重讲两点。一是使正面教育深入人心,二是继续教育有严重错误的同志承认错误和改正错误。

第二节 加强对改革的舆论宣传

前几天，我向小平同志汇报工作时，小平同志说，去年发生的风波，不应该影响改革和开放，改革开放不仅要坚持，而且要加快。小平同志要我们开个会，组织写一些文章，为改革做好宣传工作。

一、注意建设路线有两个基本点

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是实事求是，从中国实际出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路线。这条路线有两个基本点，一个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个是坚持改革、开放、搞活。党的路线有两个基本点，决定了党的宣传工作必须牢牢掌握这两个基本点，缺一不可。道理非常明白：改革，包括开放、搞活，是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的新贡献、新内容。建国以来，我们一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只是到了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才提出了改革，提出了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从解决生产力的意义上说，改革也是革命。现在连苏联都在改革。改革已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潮流，不改革没有出路。四个坚持是我们的基本原则，改革、开放、搞活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方针、总政策。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搞活就搞不下去；不改革、开放、搞活、四项基本原则也坚持不好。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必然会滑入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道理比较好懂。其实，不改革，也必基会助长资产阶级自由化，因为只有改革，才能发挥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大大发展生产力，使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充分显现出来，使社会主义真正具有吸引力。如果不改革，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限制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搞得社会主义没有多少吸引力，岂不是给资产阶级自由化帮了大忙？所以，两个基本点是统一的，既不应拿这个来排斥那个，也不应拿

那个来排斥这个。这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唇齿相依的关系,不是互相排斥的关系。两个基本点统一起来,才是三中全会以来路线的完整内容,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才是有生命力的、有血有肉的、实践中的科学社会主义。

可是,在一部分干部中,却存在着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改革开放对立起来的模糊认识和错误看法。似乎一说改革开放,就可以不再注意四项基本原则;又似乎一说反自由化,改革开放就得“收”。我们的改革、开放,在具体步骤上,有时某些方面加快一点,有时某些方面放慢一点,但从总体上说,无疑必须进一步深化和展开,根本不存在“收”的问题。

二,近来出现了怀疑改革的观点

值得注意的是,近来出现了一些实际的对改革开放持怀疑、保留态度的错误观点,比如说:

——在对经济形势的看法上,有的实际上认为现在经济形势很糟,是经济体制改革把经济搞乱了。

——对经济体制改革,有把企业承包租赁看成是“搞私有制”的,有把厂长负责制看成是“取消党的领导”的,有把家庭联产承包看成是“破坏集体经济基础”的,还有把计划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认为计划经济才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就是资本主义,发展商品经济就是干资本主义,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根源。

——对政治体制改革,有人认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就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了。小平同志讲了几次之后,这个问题澄清了,但仍然有把政治体制改革同否定党的领导划等号的。还有的对党政分开持怀疑态度,有的借口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而要求扩大政工机构,多设政工干部。一讲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连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解放思想也不敢说了。还有把正当的民主要求当成自由化的,甚

至以此来压制群众对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和不正之风的正当批评。

——对开放也有一些议论，认为对外开放是自由化泛滥的根源，有的把我们的对外政策歪曲成“过去东倒，现在西歪。”

当然，持以上观点的同志人数并不多，而且主要是思想认识问题。改革是个新事物，有不同认识是可以理解的。我相信，在改革的实践中，这些不同的认识是可以逐步趋于一致的。事实上，回想一下八年以来人们对改革的各种议论，就可以看到我们大家的认识都在提高，都在深化。但也不能不指出，尽管改革已进行了八年，改革的理论研究和宣传教育工作仍然是一个相当薄弱的环节。

三、企图把批自由化扩大到经济

直到最近，也还有极个别的人说，“要反政治上的自由化就必须反经济上的自由化”，“现在反自由化，只反说自由化的，不反干自由化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最深刻的根源来自经济领域”。有的提出要打破四号文件的“框框”，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扩大到经济领域。这种意见对不对？不对。中央在四号文件中明确规定，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有明确的范围，不要联系经济改革的政策，农村政策，以及其他等等。所以要这样规定，一是因为现行政策是中央制定的，不存在什么自由化不自由化的问题；二是因为现行政策的稳定是经济局势稳定的前提，不允许把人心搞乱。试问，如果把现行政策说成是自由化，人心惶惶，生产不搞了，生意不做了，砍树的砍树，杀猪的杀猪，谁负这个责任？所以，所谓打破四号文件“框框”的论调，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言论，政治上是错误的，组织上也是违反纪律的。这种论调，同我们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宗旨没有共同之点。尽管这种论调只是极个别的，但已产生了相当的影响，我们在宣传工作中也不能忽视。

前一段,为了解决当时的紧迫问题,较为集中地宣传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必要的。今后,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正面教育和对改革、开放、搞活的宣传应该并重,不仅不能偏废,而且要互相促进。一切从事宣传、教育、理论、新闻工作的同志须知,排斥改革,实际上只能导致否定四项基本原则,同样,排斥四项基本原则,实际上也只能导致否定改革。只有牢牢掌握这两个基本点,才能使政治上的安定团结和经济上的繁荣活跃互为条件,才能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好。

经济体制改革要好好宣传。要宣传这几年改革在实践上的成就和理论上的发展。要宣传我们这几年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要宣传现行政策的正确性和稳定性。要宣传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必要性。要宣传我国的国情和改革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不断提高人们对改革的思想认识和承受能力。要宣传把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紧密结合起来的的思想,使人们认识到中国经济振兴的出路在于改革。

四、要打破停滞观点解放生产力

宣传经济体制改革,不仅在于写出多少文章(这一段报刊用于改革的篇幅并不算少),更重要的是用什么观点来分析问题。现在,在经济理论研究有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已被实践证明是有利于解放生产力、可以促进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有些同志却把它说成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东西;而把一些束缚生产力的说成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东西。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必须统一起来加以考察。离开生产力的发展,孤立地研究生产关系,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是否有利于解放社会生产力,是判断进步还是倒退的主要标志;而实践则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现在,在经济理论工作中,脱离实践、脱离生活的观点,陈旧的、停滞的、僵化的观点,还

相当严重，还束缚着我们一部分同志的思想。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不断地排除习惯势力的影响，打破陈旧的、停滞的、僵化的观点。因此，在经济理论研究工作中，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大胆探索。这样，理论工作才能进步，才能指导实践。

不仅要宣传经济体制改革，还应当逐步开放政治体制改革的宣传。十三大将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设想，应当为此做好必要的思想舆论准备。小平同志已同意今年“七一”新发表他一九九〇年八月十八日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⑤。这个讲话是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的，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性文件。一定要组织好宣传、学习，把全党的认识统一到这个讲话和小平同志的改革思想上来。发表小平同志讲话时，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等报刊同时要发表社论。政治体制改革的宣传很敏感，要特别慎重，注意分寸，需要专门组织写几篇文章，供报刊刊用。

宣传四项基本原则和经济政治体制改革，都应注意宣传小平同志的思想。三中全会以来，小平同志关于从实际出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关于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对外开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都有许多精辟的论述。小平同志这些思想是我们党实践经验的总结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范例，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重大发展。做理论工作，一定要学习、研究、领会、宣传八年来我们党在理论上的新发展，这些活生生的马克思主义，为科学社会主义增加了很多新的内容。我们的理论工作者，要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动力，就要像小平同志那样，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建设和改革的实际结合起来，研究新情况，回答实际生活中提出的新问题。

总之，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正面教育一定要深入，社会主义的改革一定要宣传，两点必须并重，不能偏废。具体办法，由中央

宣传部研究,拿出方案来。

注 释

①一九八一年,中共发起“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批自由化);一九八三年,中共推行“清除精神污染”;一九八七年初,中共因“八六学潮”再次发起“批自由化”。

一九八九年三月三十日,邓小平在中共理论工作务虚会议上发表讲话“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提出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的领导、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

后来,邓小平多次强调“批自由化”。一九八一年七月,他向中共中央宣传部门主管干部发表“关于思想战线上的问题的谈话”,从批判“苦恋”谈到有人“脱离社会主义的轨道,脱离党的领导,搞资产阶级自由化。”他说:“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核心是反对党的领导。”

一九八五年五、六月,邓小平接见来客时发表谈话“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他说:“粉碎‘四人帮’以后出现一种思潮,叫资产阶级自由化,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会主义。”他又说:“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一九八六年九月,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发表讲话。他声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他说:“搞自由化就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所以我们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提法。……现实政治要求我们在决议中写这个。我主张用。看来,反对自由化,不仅这次要讲,还要讲十年二十年。”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邓小平对中共中央负责人发表谈话“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他认为,学生闹事“是几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的结果。”他指责“从中央到地方,在思想理论战线上是软弱的,丧失了阵地,对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个放任的态度”。他声称“没有专政手段是不行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至少还要搞二十年”。

一九八七年一月,中共中央发布一号、二号、三号文件,批自由化和批评胡耀邦的错误。

②中共十三大召开于一九八七年十月、十一月。赵紫阳代表中共中央发

表十二届中委会报告“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其中第五部分“关于政治体制改革”，提到实行党政分开，进一步下放权力，改革政府工作机构，改革干部人事制度，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若干制度，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

③一九八七年的中共中央宣传部，由较保守的王忍之主持。一九八五年七月至八七年一月，由胡耀邦亲信、改革派健将朱厚泽主持中宣部。

④一九八七年一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下达四号文件，约束“批自由化”的过火言论和行动。它把“资产阶级自由化”界写为“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主张资本主义制度，核心是否定党的领导”。

这份文件指出：“这场斗争严格限于党内，而且主要在政治思想领域内进行，着重解决根本政治原则和政治方向问题，即主要是反对企图摆脱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道路的错误思潮。不要联系经济改革的政策、农村政策、科学技术研究、文学艺术风格技巧的探索，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这场斗争不涉及民主党派和党外知识分子。”

文件全文可参阅“潮流”月刊一九八七年四月总第二期，第十五至十八页。

⑤邓小平的这篇讲话，在一九八七年七月一日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等报刊重刊。“人民日报”于同日发表社论“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日程上”，称邓的讲话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性文件”。但是，后来政治体制改革并未真正起步。

在悼念胡耀邦同志逝世的活动中，广大共产党员、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解放军和青年学生以各种形式表达自己的哀思，并表示要化悲痛为力量，为实现四化、振兴中华贡献力量。

在悼念活动期间，也出现了一些不正常情况。极少数人借机制造谣言，指名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蛊惑群众冲击党中央、国务院所在地中南海新华门；甚至还有人喊出了打倒共产党等反动口号；在西安、长沙发生了一些不法分子打、砸、抢、烧的严重事件。

考虑到广大群众的悲痛心情，对于青年学生感情激动时某些不妥当的言行，党和政府采取了容忍和克制态度。在二十二日胡耀邦同志追悼大会召开前，对于先期到达天安门广场的一些学生并没有按照惯例清场，而是要求他们遵守纪律，共同追悼胡耀邦同志。由于大家的共同努力，保证了追悼大会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顺利进行。

但是，在追悼大会后，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继续利用青年学生悼念胡耀邦同志的心情，制造种种谣言，蛊惑人心，利用大小字报污蔑、谩骂、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公然违反宪法，鼓动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在一部分高等学校中成立非法组织，向学生会“夺权”，有的甚至抢占学校广播室，在有的高等学校中鼓动学生罢课、教师罢教，甚至强行阻止同学上课，盗用工人组织名义，散发反动传单，并且四处串联，企图制造更大的事端。

这些事实表明，极少数人不是在进行悼念胡耀邦同志的活动，不是为了在中国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进程，也不是有些不满发牢骚。他们打着民主的旗号破坏民主法制，其目的是要搞散人心，搞乱全国，破坏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摆在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

如果对这场动乱姑息纵容，听之任之，将会出现严重的混乱局

面,全国人民,包括广大青年学生所希望的改革开放,治理整顿,建设发展,控制物价,改善生活,反对腐败现象,建设民主与法制,都将化为泡影;甚至十年改革取得的巨大成果都可能丧失殆尽,全民族振兴中华的宏伟愿望也难以实现。一个很有希望很有前途的中国,将变为一个动乱不安的没有前途的中国。

全党全国人民都要充分认识这场斗争的严重性,团结起来,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坚决维护得来不易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维护宪法,维护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决不允许成立任何非法组织;对以任何借口合法学生组织权益的行为要坚决制止;对蓄意造谣进行诬陷者,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禁止非法游行示威,禁止到工厂、农村、学校进行串联,对于搞打、砸、抢、烧的人要依法制裁;要保护学生上课学习的正当权利。广大同学真诚地希望消除腐败,推进民主,这也是党和政府的要求,这些要求只能在党的领导下,加强治理整顿,积极推进改革,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来实现。

全党同志、全国人民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不坚决地制止这场动乱,将国无宁日。这场斗争事关改革开放和四化建设的成败,事关国家民族的前途。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广大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各民主党派、爱国民主人士和全国人民要明辨是非,积极行动起来,为坚决、迅速地制止这场动乱而斗争!

年轻人可以探索, 社会不可动乱

——赵紫阳在纪念“五四”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摘要, 89·5·3)

紫阳的平拜味主另县办, 紫阳的革
紫意科不空。紫阳的平拜味主另县办, 紫意科不空。
自紫意科不空入平青。平拜味主另县办, 紫意科不空。

按:一九八九年五月三日,赵紫阳在北京青年纪念“五四”七十周年大会上发表长篇演说。针对青年学生的示威游行,他以较宽容的心态看待他们向往民主和探索的精神。他的讲话要点可归纳为三点:一,发扬“五四”的爱国、民主、科学精神;二,社会不能发生动乱;三,年轻人的探索要在“坚持四项原则”的前提下。

赵紫阳的讲话以“在建设和改革的新时代进一步发扬五四精神”为题,发表于五月四日的“人民日报”。以下是赵紫阳讲话的几段摘要。

·我们现在纪念五四运动,就应当适应新时代的要求即建设的要求,继承和发扬五四的爱国、民主和科学精神,使它们具有新的内容,达到新的高度。

·如果再发生动乱,发生大规模的社会冲突和无政府状态,乱了人心,乱了社会秩序、生产秩序、学习秩序、工作秩序,乱了人民自己,闹得国无宁日,一个很有希望很有前途的中国,就会变为一个动乱不安的没有前途的中国。如果出现那种局面,全国人民包括广大青年学生希望的建设、改革、民主、科学,就一概都谈不上。不仅如此,那些反民主反科学的东西,愚昧甚至野蛮的东西,就会泛滥和横行。全党、全国人民、全国青年都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坚决维护得来不易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稳定不是不要民主,而是要使我们的民主走上一条有秩序的法制化的正道。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的同时,也要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新秩序。这是一种建立在四项基本原则基础上的民主政治新秩序,无疑是现代化建设和改革所必需的,也是维护社会政治环境的稳定所必需的。稳定,渐进,理智,秩序,法制,这是建设和改革的要求,也是民主和科学的要求。

·青年要在建设中树立开拓进取的探索精神。没有探索就没有创造,没有创造就不能推进建设和改革。青年人要求发挥自己

的潜能,实现自我的价值,这种积极性应当受到保护,使青年能够在现代化事业的大海洋中乘风破浪,锻炼自己,提高自己。青年人爱思索,勇于探寻各种新知,这正是他们的可贵之处。没有思索,怎么能够前进呢?没有各种新知,就不能丰富自己,并进行比较。在思索过程中,难免有偏颇和迷惘。但是,只要有爱国精神,把自己的责任同国家的命运联系起来,只要有民主精神,把个人的作用同集体的力量联系起来,只要有科学精神,把美好的理想同现实的条件联系起来,那就一定能够通过自己的思考和探索,克服自己的弱点和不足,体验到人民的真正利益和要求,体验到时代的呼唤和潮流,体验到自己的努力同前辈努力的历史联系,体验到自己对国家未来负有的崇高使命。这样,青年就一定能够越来越深刻地理解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必然性,越来越深刻地理解坚持改革开放总方针总政策的历史必然性,从整个国家的前途中认清自己的道路。

19 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平息学潮

——赵紫阳在接见亚行年会出席者的讲话
(摘要, 89·5·4)

（此处为原文摘要内容，因图像模糊，文字难以辨识，故省略具体内容）

·学生游行的基本口号是“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宪法”，“拥护改革”，“推进民主”，“反对腐败”。我认为，这就反映了游行队伍中的绝大多数学生对共产党和政府的基本态度：又满意，又不满意。他们绝对不是要反对我们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求我们把工作中的弊病改掉；他们对十年来改革和建设的成绩，对我们国家的进步和发展，是很满意的，但对我们工作中的失误是很不满意的。他们要求纠正失误，改进工作；而肯定成绩，纠正失误，继续前进，也正是我们党和政府的主张。有没有人企图利用并且正在利用学生的行动呢？中国这么大，当然难免，总有人希望看到我们出现动乱，总有人会利用，不利用是不可想象的。这样的人极少，但值得警惕，我想绝大多数学生是会懂得这一点的。现在北京和其他某些城市的游行仍在继续，但是，我深信，事态将会逐渐平息，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我对此具有充分的信心。

·应该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应该通过改革来解决，应该用符合理性性和秩序的办法来解决。分析一下具体情况就清楚了：现在学生最不满意的是贪污腐败现象。这本来是党和政府近几年来一直在解决的问题，但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有意见，而且意见这么大？两条原因。一是由于法制不健全，缺乏民主监督，以致某睚确实存在的腐败现象，不能及时地得到举报和处理；二是由于公开化不够，透明度不够，有些传言，或是张冠本戴，或是无限扩大，或是无中生有。

·现在需要广泛地进行协商对话，同学生对话……。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在理智和秩序和气氛中，交换意见，增进理解，共同探讨解决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

·现在最需要的是冷静、理智、克制、秩序，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

(摘自一九八九年五月五日“人民日报”的报导)

20 李鹏在“五一九大会”上的讲话

(89.5.19)

(平壤的“游行队”“日五队”“真八队”“白面”)

同志们!

今天,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员会的决定,党中央和国务院召开中央和北京市党政军干部大会,要求大家紧急动员起来,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旗帜鲜明地制止动乱,恢复社会正常秩序,维护安定团结,以保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一,有少数人拿绝食学生作人质

刚才中共北京市委负责同志介绍的情况说明,当前首都形势相当严峻。无政府状态越来越严重,法制和纪律遭到破坏。本来,五月初以前,经过大量的工作,形势已趋于平稳,但进入五月以后,又更加动乱起来。卷入游行示威的学生和其他群众越来越多,许多高等学校陷于瘫痪,公共交通到处堵塞,党政领导机关受到冲击,社会治安恶化,严重干扰和破坏了全市人民的生产、工作、学习和生活的正常秩序。举世瞩目的中苏高级会晤中的一些国事活动安排,也因此而被迫变更或取消,极大地损害了我国的国际形象和声誉。

天安门广场部分学生绝食请愿的活动还在继续。他们的健康已经受到极大的损害,有的人生命已处于危险之中。实际上这是少数人拿绝食同学作为“人质”,要挟、强迫党和政府答应他们的政治条件,连一点点起码的人道主义都不讲了。党和政府一方面采取了一切可能采取的措施,对绝食学生进行治疗和抢救;另一方面,多次同绝食学生的代表进行对话,并郑重表示今后将继续听取他们的意见,希望立即停止绝食,但都未能取得预期效果。在天安门广场人群拥挤,煽动性口号不断和人群情绪极度激动的情况下,绝食学生代表也表示,他们已不能控制局势。现在,我们如果再不迅速结束这种状况,听任其发展下去,很难预料不出现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情况。

北京的事态还在发展,而且已经波及到了全国许多城市。在不少地方游行示威的人越来越多。在有的地方,也发生了多次冲击当地党政领导机关的事件,发生了打、砸、抢、烧等严重违反法破坏活动。最近,甚至铁路士线上的火车也遭到拦截,使交通被迫中断。种种情况表明,如再不迅速扭转局面,稳定局势,就会导致全国范围的大动乱。我们国家的改革开放和四化建设,人民共产国的前途和命运,已经面临严重的威胁。

我们的党和政府多次说过,广大青年学生的心灵是善良的,他们在主观愿望上是不想搞动乱的。他们有爱国热情,希望促进民主,整治腐败,这同党和政府要努力实现的目标是一致的。他们提出的一些问题和意见,已经对改进党和政府的工作起到积极作用。但是,任意采取游行、示威、罢课乃至绝食请愿等方式,破坏了社会稳定,不仅不利于问题的解决,而且事态的发生已经完全不以青年学生们的主观愿望为转移,正在越来越清楚地看出,极少数极少数的人要通过动乱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这就是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他们公开打出否定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口号,目的就是要取得肆无忌惮地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绝对自由。他们散布了大量谣言,攻击、污蔑、谩骂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现在已经集中地把矛头指向为我们改革、开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的邓小平同志,其目的就是要从组织上颠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推翻经过人民代表大会依法产生的人民政府,彻底否定人民民主专政;他们四出煽风点火,秘密串连,鼓动成立各种非法组织,强迫党和政府承认,就是要为他们在我国建立反对派、反对党打下基础。如果他们的目的得逞,什么改革开放,什么民主法制,什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都将成为泡影,中国将出现一次历史的倒退。一个很有希望很有前途的中国,就会变成没有希望没有前途的中国。

我们所以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揭露极少数人的政治阴谋,一

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要把广大青年学生同挑动动乱的极少精数人区分开来,是出于对青年学生的爱护。前一段,我们在处理学潮问题上所以采取极其宽容、克制的态度,也正是出于这样的愿望和目的,不要伤害好人,特别不要伤害青年学生。而那些躲在背后策划和煽动动乱的极少数人,却以为党和政府软弱可欺,不断制造谣言,蛊惑群众,扩大事态,导致首都乃至全国许多地方的形势发展得越来越严峻,迫使我们不得不采取果断、坚决的措施来制止动乱。

必须强调,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仍然要坚持保护广大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把他们同制造动乱的极少数人严格区别开来,对他们在学潮中的过激言行不予追究。不但如此,党和政府同广大学生和各界人士之间的对话,包括同参加过游行、示威、罢课、绝食和学生之间的对话,还将通过多种层次、多种渠道和多种形式广泛积极地进行,以充分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对学生们提出的合作要求,我们将给予明确的答覆,对他们提出的合理批评和建议,如惩治官倒、消除腐败、克服官僚主义,我们将认真听取和采纳,以切实改进党和政府的工作。

在这段时间里,在十分复杂的情况下,许多学校的负责同志、广大教师和同学们,为劝阻游行示威、维护学校的教学秩序,做了大量的极其艰苦的工作;广大公安干警和武装警察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为维护交通秩序、社会秩序和社会治安,作出了很大贡献;机关、工厂、商店和企事业单位的的干部、职工,坚持生产,坚持工作,为社会生活的正常运转付出了艰苦的劳动。对这一切,党和政府是感谢你们的,人民是不会忘记你们的!

二,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紧急呼吁

现在,为了坚决制止动乱,迅速恢复秩序,我在这里代表党中

央和国务院紧急呼吁：

一、目前还在天安门广场绝食的学生，希望你们立即停止绝食，离开广场，接受治疗，尽快恢复健康。

二、广大同学和社会各界，希望你们立即停止一切游行活动，并从人道主义出发，再也不要对绝食学生进行所谓的“声援”了。不管动机如何，再搞“声援”就是把他们推向绝路。

同志们！在今天的大会上，我还要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和衷共济，团结一致，立即行动起来，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制止动乱和稳定局势做出贡献。

各级党组织必须团结广大群众，做好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在稳定局势中充分发挥核心领导和战斗堡垒作用。

全体共产党员必须严格遵守党的纪律，不仅不参与任何损害安定团结的活动，而且要在团结群众、制止动乱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各级政府必须严肃政纪法纪，切实加强对所属地区和单位的领导和管理，认真抓好稳定局势以及各项改革和建设工作；

全体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坚守岗位，忠于职守，维护正常的工作秩序；

全体公安干警和武装警察要进一步努力维护交通秩序、社会秩序，强化社会治安，坚决打击各种违法犯罪活动；

所有工商企业和事业单位都要遵守劳动纪律，坚持进行正常的生产秩序；

各级各类学校都要坚持正常的教学秩序，凡罢课的应一律无条件地复课。

同志们！

我们的党是执政党，我们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为了对神圣的祖国负责，对全体人民负责，我们必须采取坚决果断的措施，迅速结束动乱，维护党的领导，维护社会主义制度。我们这样做，相信

一定会得到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民主党派、各界人士和广大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一定会得到肩负着宪法赋予的保卫祖国、保卫人民和平劳动的光荣任务的人民解放军的支持和拥护。同时我们也希望广大人民群众对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干警为维护首都正常秩序所做的努力给予全力支持。

同志们！

我们一定要在坚决维护安定团结的条件下，继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努力清除各种腐败现象，为把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不断推向前进而努力奋斗！

（原载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原题为“李鹏同志在首都党政军干部大会上的讲话”。）

21 李鹏在中共中央碰头会议上的讲话

(89·5·22)

按：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二日，中共举行高层碰头会。李鹏在会上发表讲话，指责赵紫阳不按照邓小平的指示办事，不赞同“人民日报”的“四二六社论”，在五月三日纪念“五四”的演辞中拒绝加上“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字句，又不愿出席“五一九大会”。他认为，赵紫阳未维护“党内团结”。本文选自潮流八九年六月号。

一、不能从“四二六社论”退下

最近，中央虽然未开过政治局会议，但常委多次研究过，几乎所有的老同志都参加了研究。总的认为，四月二十六日社论是正确的，当前发生的事件是一场动乱，是一场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动乱，其目的是要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否定共产党的领导。现在越来越看得清楚了。

所以，党内几位最有威望的老同志，小平、陈云、李先念、彭真、杨尚昆、王震同志和中央常委领导班子的绝大多数同志都认为，绝不能从四月二十六日社论的立场后退。

当然，那篇社论还可以写得更好一些，把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写得更清楚一些。这是总结经验的问题，完全可以解释清楚。但是社论本身没错。如果否定了它，就等于失去了整个精神支柱。

从深层的原因看，这次事件是长期自由化泛滥的结果，就是要搞西方的一套所谓民主、自由、人权。现在，后退是没有出路的。你退一步，他进一步，你退两步，他进两步。已经到了无路可退的程度，再退就要把中国送给他们了。党内几位老同志一致意见不能退，但同意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所以，我在五月十九日的讲话中特别重复了两次“极少数、极少数”，这样的人确实存在，有在一线指挥的，二线、三线的也有，相当高明。他们绝不是只搞一个月，二个月，而是作了长期打算了。

二、两篇讲话都未加上反自由化

我们不希望党内分裂，非常愿意能够团结一致。如果是一般性问题，即使在政府上有些不同意见，大家还可以讨论达成一致。但是这件事不同。紫阳同志从朝鲜回来后，发表了五月四日在“亚行”的讲话。这篇讲话未经过常委任何一个人，是他自己准备的，调子与四月二十六日社论完全不同^①，而且广为传播，宣传声势不小。从这以后，大家至少看出一个问题：党内有两种不同意见。任何一个有政治经验的人都能看出来，搞动乱的人当然也看出来了。

紫阳同志五月三日在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事先送给我们看过，我们几个人提出必须加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他未采纳^②。五月四日那篇讲话后学潮更不断升温，达到一百万人上街游行的高潮，外地也有很多人来京参加。中央最后才下决心实行戒严。

还有一个很值得注意的问题，我党究竟以谁为核心领导，谁代表改革、开放。是紫阳同志，还是小平同志？这一点大家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十年改革以来主要方针、政策，都是小平同志提出来的。小平同志是改革、开放政策的总设计师，对世界来讲，小平同志的形象是代表中国改革、开放的。当然紫阳同志也做了不少工作，但也是执行小平同志的。他在工作中也有不少失误。

三、拒出席五一九高级干部大会

他在与戈尔巴乔夫的会谈中，首先讲小平同志是我党最高决策人，说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的，我们所有重大问题都是通过他的。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把小平同志抛出来了。结果第二天游行的口号就是“打倒邓小平”。如果要维护党的团结，党的核心

的团结,我认为就应当旗帜鲜明地维护小平同志^③。

再介绍一点情况,我在五月十九日召开的在京中央和北京市党政军机关负责同志大会上的讲话,是经过中央批准的。开那个会是常委的决议,实行戒严也是常委的决议,如果想到了要维护党的团结,紫阳同志应该出席那次会议,但是他请病假了。作为总书记,身体不行,不讲话,主持一下会议总是可以吧,但他拒绝了;不主持也可以,由别人主持,你参加一下会议总是可以吧,但连这一件事他都不干。是谁破坏了党的团结,谁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包括五月十九日凌晨到天安门看望学生时他讲的话,就是把学内分歧意见暴露给全国人民。

这场斗争确实很复杂,问题就出在党内。如果不是这样,不至于闹到现在这种程度。这次事件有很深的原因,不从党内解决,不从根子上解决问题是不行。

注 释:

①一九八九年五月五日,李鹏在北京会见“亚行”代表时也说过类似赵紫阳说的话,如“大部分学校已经复课,对话将继续进行”,“他们提出的一些主张和要求和政府的主张和要求是一致的”。

②据赵紫阳在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的“辩词”,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讨论这篇讲话时,只有两人提出要加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两人可能是李鹏和姚依林。

③赵紫阳的“辩词”对此事及未参加“五一九大会”有解释。

按：在八九年五月二十二日的中共高层碰头会议上，中共政治局委员、军委副主席杨尚昆按照邓小平的意思发表讲话，列举赵紫阳的错误。他特别强调赵紫阳想改变“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关于学生请愿是“动乱”之说，由于邓小平不肯让步，赵紫阳只好提出辞职。这篇讲话选自潮流月刊一九八九年六月号总第二十八期。

一，高层对四二六社论激烈争辩

学生从悼念胡耀邦同志开始，慢慢转变政治口号，公开反对政府，打倒政府。当时紫阳同志在国内。他到朝鲜后^①，事态发展得更厉害了，发展到打倒腐败政府、官僚政府，少数人喊出“打倒邓小平”的口号。这时党内的老同志小平、陈云、先念、彭真同志都觉得性质变了。因此，就决定写了四月二十六日社论。小平同志的讲话和社论的精神，用电报发给紫阳同志，他回了电报，完全同意。但是他回到北京第二天就提出社论定性不对，定得高了，认为社论是错误的，要改这个社论。

那时大家还是说服他，为了团结，大家都要在这个社论的基础上讲话。接着他就有了几篇东西，一个是五月三日代表中央在“五四”运动七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李鹏、乔石、依林、锡铭同志和我^②都要他无论如何在这个讲话里面加上一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他没有接受。李鹏同志改的文字给了我，我找他说，好几个同志都提了意见，这句话你是不是加上，他不同意。特别是紫阳同志在“逆行”的讲话之后，小平同志知道情况不好，与陈云、先念、彭真同志商量。

后来，在小平同志那里开了个会，紫阳同志到了，我也算列席的一个。小平同志就提出一个问题：“退，你们说退到哪里去？”我当时讲，这是水坝最后的一个大堤，一退就垮了。小平同志说：“我知道你们中间有争论，但现在不是来判断争论的问题，今天不讨论

这个问题，只讨论究竟退不退。”小平同志认为不能退，问题出在党内，要实行戒严。

二、赵紫阳表示保留意见要辞职

常委好几位同志讲了话，我也讲了，认为不能退。紫阳同志态度那时没讲得很清楚，他说：“这个方针我执行不了，我有困难。”小平同志说：“少数服从多数嘛。”紫阳同志也讲了，党内有一个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他表示服从多数。

接着，晚上八点钟就开常委会，我也参加了，布置怎么办。在这个会上紫阳同志讲：“我的任务到今天为止结束了，我不能再干下去了，因为我同你们大多数人的意见不一样。我思想不通，作为总书记，怎能执行呢？我不能执行就给你们常委造成困难，因此我辞职。”大家都说，你不要谈这个问题，在小平同志那里你不是同意少数服从多数嘛，还说了有决断比没决断好嘛。我说：“紫阳同志，你这个态度不对。现在是维护团结嘛，你却在这时甩手。”他说他身体不好，当时他对这个部署没什么兴趣。

以后，他给政治局、常委并小平同志写信，说：“你们决定的那个方针我没有办法执行，我还是保留原来的意见。”他的意见就是让小平同志承认四月二十六日社论错了。

小平同志讲过一句很重要的话：“紫阳同志，你五月四日在‘亚行’的那篇说话是一个转变，从那以后学生就闹得更凶了。”

紫阳同志在他的信中还说要辞去总书记、军委副主席的职务。我批评了他，我讲了五个不好：“你总书记辞职，一是怎样向全国人民交代；二是怎样向全党交代；三是怎样向政治局交代；四是怎样向常委交代；第五，最重要的，你不是口口声声讲要维护小平同志的威望吗？小平同志都讲了话，你又同意了，你究竟是维护小平同志，还是反对小平同志？”我这话讲得比较坦率啊！

最后他又写一封信给我，信中说：“尚昆同志，我尊重你的意见，我这封信不发了。但是，我还保留我的意见。因此，我觉得我工作很困难，贯彻不了这个方针。”后来，他打电话给我，希望我再给上平同志说一句话，希望小平同志承认四月二十六日社论是错误的。我说，这句话我不能讲了。以后，他就说病了，写信讲头昏，请假。

他现在家里确实有病。据医生讲，是心脏供血不足，头昏。

三、几个元老找邓小平拍板定案

后来，陈云、先念、彭真、王震同志都知道了这个消息。他们说，这个问题要到小平同志面前解决。那天，小平同志找到陈云、先念、彭真、王震和我，还有几位常委、军队几个人去谈。陈云、先念、彭真同志都说太不像话了，对小平同志提出的戒严都表示赞成。不戒严，北京就处于无政府状态了。这次会紫阳同志没到，请了病假。

那天小平同志邀集陈云、先念、彭真等同志去谈，都讲了，问题出在党内；如果党内没有分歧，是团结一致的，就不会有现在混乱的局面。北京已经不能维持了，必须戒严，首先要解决北京的安定问题，不然全国其它省、区、市的问题解决不了。卧轨、打砸抢，不是动乱是什么？我们都被管制了。

最近，有四个单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国务院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中信公司国际问题研究所、北京青年经济学会，冒充“人民日报”印发“号外”，把紫阳同志讲的一些话基本透露出去了，里边有很多谣言，说什么紫阳同志提出的五条都被否决了，根本没有那回事。他提出用民主法制解决问题，大家赞成；提出清理公司，大家也赞成。

先念同志讲，有两个司令部。究竟有个什么司令部在指挥？

所以，现在不快点把底揭了很难办。在大家看来，紫阳同志是个改革派。实际上，他改革的这些东西，基本上都是小平同志的方案。那些乱子，是出在他当总理的时候。小平同志有句话：“这些乱子是三年以前就很明白的，五年以前就出现了。”（姚依林插话：李鹏同志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检讨那一部分紫阳同志通不过，最后把失误都算在李鹏同志头上。李鹏插话：他不承认问题是多年造成的，只承认去年这一年有失误。）

注 释：

①赵紫阳于八九年四月二十三日至三十日上午访问北朝鲜。

②李鹏、乔石、姚依林均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其中李和姚分别是总理、副总理，乔是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另两个常委是赵紫阳和胡启立。

李锡铭是政治局委员兼北京市委书记。

据赵紫阳在十三届四中全会的“辩词”，提出加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只有两人。

23 杨尚昆在中共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杨尚昆在中共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五二年一月）

同志们，中央的路线和方针，如“两个务必”、“三个主义”、“四个方针”、“五个原则”、“六个标准”、“七个关系”、“八个注意”、“九个结合”、“十个统一”等等，都是经过毛主席同志深思熟虑，反复斟酌，才提出来的。这些路线和方针，是符合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的，也是符合国际形势的发展要求的。我们必须认真地学习和领会，并在实际工作中加以贯彻和执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正确地认识和处理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各种矛盾，才能取得革命的彻底胜利。

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曾提出过“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的口号。在和平建设时期，我们提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口号。这说明了我们的革命宗旨是始终不变的。但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面临着许多新的矛盾和新的任务。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走出一条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来。

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中。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时期。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既要看到成绩，又要看到困难。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同时，也要警惕敌人的破坏活动，维护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

总之，我们要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为实现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而努力奋斗。

军委决定召开紧急扩大会议，请各大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主要给同志们说一件事情，现在北京局势还处在一个混乱状态。虽然宣布了戒严，但实际上有些戒严任务没有执行，有些执行戒严任务部队受阻，为了避免正面冲突未强行通过。经过工作，现在多数部队已进驻预定位置。前几天还更乱，所有军队的车都不能通行。这样的情况还不说是动乱？首都的状况就是动乱。这个动乱并没平息。

一、政治局常委会有两个司令部

一个多月来学生运动时高时低，总是向高的发展。从耀邦同志逝世时开始一直到现在，大街上宣传的口号几次变化，耀邦同志逝世时的口号是要为耀邦同志平反，接着就是“打倒共产党”、“打倒官僚政府”、“打倒腐败政府”。那时还没有普遍喊出“打倒邓小平”的口号，只有少数地方有。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发表“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以后，学生把口号改了，不讲“打倒政府”、“打倒共产党”了，改成“清除腐败”、“打倒官僚”、“拥护党的正确领导”、“拥护四项基本原则”。五月四日以后，突然我们有同志说，这次运动是爱国的、是合理的，这一下子又掀起了一个高潮，之后，又发展到绝食。这些情况李锡铭同志有个讲话，很详细，中央已经发了请大家看材料，这里就不详细说了。

党中央总是想缓和群众的情绪，把事情平静下来，但是他们越闹越大，闹得北京失去控制。外省有一段时间也是比较平静的，现在又闹起来了，差不多各省市都闹起来了。总之，我们每退一步，他们就进一步。目前集中了一个口号就是“打倒李鹏”，这是他们内部规定的了，其它口号就不要了。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推翻共产党、推翻现政府。一段时间安定了，中央某人说话或者一篇文章出来，又起来了，然后又下去一点，接着又起来了。到了最后，搞得北

京不得不宣布戒严。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为什么搞得首都这样失去控制？全国都发生大的游行示威？而且提出来的口号专门对着国务院，为什么会这样？前不久，几位德高望重的老同志陈云同志、先念同志、彭真同志，还有小平同志、王震同志、邓大姐对这件事情都非常忧心，事情怎么会搞成这样子呢？经过分析事情发展的过程，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这件事发生在学生里头，但根子是在党内。就是说政治局常委有两个声音，两个不同的声音，按照先念同志概括的说，就是有两个司令部。

二、赵紫阳平壤归来局势有反覆

本来二十六日的社论精神是坚决反对动乱，这是经过常委讨论决定的，是小平同志同意的。当时紫阳同志不在北京，在朝鲜，把常委决定和小平同志意见打电报告诉了紫阳同志。他回了电报，是同意的，完全拥护的。但是四月二十九日他回国，首先就提出，这个社论定的调子太高了，定性是不正确的。这个社论讲了反对动乱的问题，指出这场动乱是有组织、有计划的，其性质是否定社会主义、否定共产党。而他认为这是爱国的学生运动，他根本不承认这是动乱，一回来就要中央按照他的说法，要宣布这个社论是错误的，五个常委中另外一个声音就出来了。接着他就讲了好几次话。第一个是五月三日讲话，是纪念五四运动的，当时（错误）还不明显，他很长一段话讲了动乱，说我们中国经不起动乱，这都是好话。但是里头有些话，说学生运动还是爱国的。最明显的是接见亚行理事会的讲话，这个讲话你们回去好好看一看，讲学生运动是一个爱国的行动，是可以理解的，然后就提出我们确实有很多腐败现象，是和学生想到一起了，我们将通过民主、法制解决这些问题。这个讲话根本没有说二十六日社论是否正确，绕开了这个问题。

题。但是动乱他讲了。这是一篇相当重要的发言。所以邓主席就讲，这次学生闹事经过几次反覆，两种声音出现，就是指的赵紫阳同志的这篇讲话，这是一个转折点。把中央常委的不同看法统统暴露在学生面前，学生更起劲了。所以就曾经出现“拥护赵紫出”、“打倒邓小平”、“打倒李鹏”的口号。

三，不让人大常委会去肯定学运

这期间，中央常委多次开会，主调子不能再变了。但是他坚持意见，在小平同志来开会的时候，他也坚持了他的意见，说他想不通，在学生运动性质这个问题上，不能同小平同志的说法和常委会其他几位同志的说法保持一致，因此，他就提出要辞职，说他干不下去了。

后来我劝他，这个问题大得很，如果把性质变了，我们就都垮了。学校广大的教员、校长、积极的学生统统都要挨个耳光，毫无立足之地，一直在学生中做工作的广大学生党员、干部、校长等都要被打下去。这个时候学生就提出要成立他们的新的学联，反对原来旧的学联。而且要他们自己选举，北京也有些类似文化大革命的样子，如北京大学学生占领了学校广播台，把学生会的牌子砸了，政法大学也有这种事，好几个大学都出现了夺广播台甚至破窗而入。

现在的问题是，党内两个不同的声音完全暴露在社会上，学生觉得党中央有一个人支持他们，因此越闹越厉害，要求开紧急人大常委会，开紧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目的就是要明明白白地想利用这些组织作出一条决议，否定四月二十六日社论，照他们的说法学生运动是一个自发的爱国民主运动。你们想一想，如果人大常委会作出这么一个决议，那不是等于把前面那个社论都推翻了。现在他们正在积极搞这个事情，还在发动签名。面临这么一个情况，

我们怎么办？先念、陈云同志都从外地赶回北京，要求无论如何要开会，要确定一个方针，究竟怎么办。当然还有其他一些同志如彭真、王震、邓大姐还有我们两位老师^①，都很关心这个局势。究竟是退，还是不退？退，就是承认他们那些；不退，就是坚定不移地贯彻我们四月二十六日社论的方针。

四，赵紫阳会见绝食学生是错事

多少年来，几位八十岁以上的老年人坐在一起讨论中央事情，这是第一次。小平、陈云、彭真、邓大姐、王老，都觉得无路可退，退就是我们垮台，中华人民共和国倒台，就是要复辟资本主义，就是美国杜勒斯所希望的，经过几代之后我们的社会主义要变成自由主义。陈云同志讲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说这就是要把几十年战争所夺得的人民共和国，成千上万的革命烈士的鲜血换来的成果统统毁于一旦，就等于否定中国共产党。北京的同志看得很清楚，在五月十九日上午，紫阳同志到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的人，你们看他讲了些什么话？稍稍有脑子的人都觉得他讲得没有道理。第一，他说我们来迟了，就哭起来了；第二，说情况很复杂，有很多事情现在解决不了，经过一定的时期终究可以解决，你们还年轻，路长得很，我们老了，无所谓。讲了这么一篇调子很低沉、一些很内疚的话，好像有很多委屈说不出来。北京多数干部看了他那个讲话，都说这个人太不讲组织原则了，太没有纪律了。

当天晚上召开北京市党、政、军干部大会，本来安排他要出席的，但一到开会的时候，他突然不去，这样一个重要会议，总书记不参加，人家马上就看出了问题。原来安排他讲话，他不到，等于开会的时候，大家还在等他。这个时候，军队就开始向北京开进了，原定是二十一日零时宣布戒严的，因为这个形势不戒严不行了，所以就提出二十日戒严。那天本来没有安排我讲话，临时不能不讲

那段话，因为军车阻在那里，不讲几句怎么行呢？所以我讲军队是奉命来到北京，是维护治安，决不是对付学生的，你们不信以后可以看。

五、不赞同元老的主意提出辞职

社会上流传的那么几个研究所散布的材料，他们冒充人民日报印号外，讲了五个问题，这个东西总政②可以印给大家看看。材料说赵紫阳同志提出的这几个问题，统统被常委否决了，根本没有那回事，比如其中提出今后要纳入民主法制的轨道解决问题，大家都赞成的嘛，准备万里同志回国后召开人大常委会。

近一个月的时间，大家都在作赵的工作，说不能否定四月二十六日社论，否定了我们就站不住，他听不进去。

等到小平同志和我们的几位老前辈决定了不能退的时候，他写了一封信给小平同志，说我不能干了，我的想法与你们的想法不一样，我思想跟不上，我参加常委工作会妨碍常委执行几位老同志的主意，包括邓主席在内。但当时他同意：第一，有决断比没有决断好。这是最重要的一句话，退还是不退，总要有个决断。小平同志同几位老同志决断了不能退，所以他表示了有决断比没有决断好。第二，少数服从多数，小平同志讲话是对的，是党的组织原则。最后他就摔担子了。

所以我们说，问题的根子在党内。关于这个问题，小平同志已有两次讲话。一次是说我们出了经济失调、通货膨胀、经济过热这些现象，这在五年以前就有了的，特别是最近三年比较严重，没有采取预防的措施；另一次是四月二十五日的讲话，说现在党内有不同的声音。就拿赵来说，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上和胡耀邦是一致的，如果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工作进行到底，也就不会出现现在这种情况，特别是反精神污染，只进行了二十天就丢了。这次

事件和反对自由化不彻底有关,和不搞反对精神污染有关。所以说,紫阳同志说的话与胡耀邦同志不反对自由化性质是一样的。这就把问题讲透了。

还有一次,小平同志和外国人谈话,说我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十年最大的失误是对教育重视不够,接着说对在开放条件下进来的思想,我们没有进行艰苦工作,没有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所以他讲的是两面,一个是教育、一个是精神文明,不是只讲教育经费不够。小平同志思想是一贯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做“四有”^③公民。

六,八十岁老人有贡献拍板定案

现在摆在面前的就这么一个问题,怎么解决?今天我想给军队各大单位的同志先打个招呼。中央考虑来考虑去,势必要换领导,因为他不能执行中央的指示,同时另外还有一套。他就是要通过这样一套立法程序达到他的目的^④。因为在党内政治局大多数不同意他的意见,常委里只有他一票。

赵紫阳要辞职,传到外面去了,现在外面就放出空气,说是七老八十的人,怎么能解决问题呀;我说这个问题很好回答,这是政治局常委多数作出的决定。这几位老同志在党内威望最高,历史最长,而且对党对国家有重大贡献,小平同志不用说,先念、陈云、徐帅、聂帅、邓大姐、彭真,还有王老都是有重大贡献的,在党和国家这样紧急关头,他们怎么不能出来说话?他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国家处于危亡状态。这是一个共产党员应尽的责任。现在有人散布说没有什么党,都是一个人决定的,这是非常错误的,这件事的处理是中央政治局、中央常委多数人作出的正确决定,陈云、先念、包括小平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完全支持和拥护这一正确决定。戈尔巴乔夫来华,赵紫阳对戈尔巴乔夫讲邓小平同志的历史地位,

是完全应该的，但是发表消息时，开头就讲这个问题，讲了很长一段，说所有重大问题都是小平同志决定的。稍有头脑的同志都觉得这是一篇推卸责任的话，把小平同志摆在前面，说明一切错都是从他那里出来的。最近他有这么一系列的东西，我相信你们都会有些感觉的。

现在全党必须团结起来，一心一意贯彻四二六社论精神，只有进不能退。今天就是给你们打个招呼，有个精神准备。特别重要的是军队无论如何要巩固。军队是不是思想都通呢？这就要靠你们去做工作，我想大军区一级的同志没有问题，但军以下会不会有人有何问题呢？现在还有人讲，军委有三个主席、为什么邓小平一个人就能调动执行戒严令的部队。这些人根本不懂军队，只能欺骗学生，军队实行首长负责制，我们这些人只是协助主席工作，起参谋作用。他下决心，不仅找我，还找学智、华清去了，秦部长^⑤也去了，他为什么不能下命令？

七、高层有变动先向军队打招呼

我把这个消息通报给你们，党的最高领导机构一旦有人事变动，免得大家感到突然。紫阳同志做了些工作，老实讲，我们给他贴了不少金。这几年的成绩，根本就是由小平同志提出经政治局集体决定的，他只是执行。请大家来，就是要做这几方面的工作：

- 一、请你们心中有数；
- 二、回去开党委会，跟大家说清楚，军队要传达到团结干部，团级干部非常重要；
- 三、党委要统一思想，无论如何要统一到中央的思想上来，特别是军队，不执行命令，我要以军法论处。
- 四、请你们特别注意院校，院校的干部、主任、教授，要对学员做好工作。军队院校绝不能参加游行示威和声援。

五、现在到达预定地点的军队，要立即安置好，保证他们休息好。要下去动员，向基层干部讲清楚是怎么回事。

刚才我来的时候，邓主席给我传了一个意见，要组织干部干事，做学生和市民的工作，向学生和街道(群众)讲清楚我们是来干什么的。今天已是戒严第五天了，五天来我们没有开过一枪，没打一个人，这一点老百姓是清楚的，我们要有针对性的做好宣传工作。

还有一些离休的老同志，我们要分头向他们打招呼，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离休干部的工作不做好不行，这些工作尽快地做，开完会以后，看看形势怎么样，几天以后，你们把大致情况简单地做个报告，通过你们的工作，使中央决定的精神能贯彻下去。

注·释：

* 本讲话选自“潮流”月刊一九八九年六月号总第二十八期。

①两个老帅，指曾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聂荣臻、徐向前两位元帅。

②指军方总政治部。

③四有是指：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

④可能指召开中共中央全会讨论学运的性质(是自发的爱国运动还是动乱)，或由人大军委会作出决定，纠正国务院的错误决定。

⑤八九年五月，中共中央军委负责人为：主席邓小平，第一副主席赵紫阳，常务副主席杨尚昆，秘书长杨尚昆，副秘书长洪学智、刘华清。秦基伟为军委委员、国防部长。

24 赵紫阳在“反党反社会主义动乱”中

——李鹏在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的报告

(89·6·23)

我们这次党的第十三届四中全会，是根据六月十九日至二十一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定召开的，主要是讨论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的错误，并相应作出必要的组织处理。这是当前为了进一步平息动乱和稳定全国局势，巩固党的领导、维护全党团结和党与人民的团结需要解决的紧迫问题。现在我受中央政治局委托，就这个问题向全会提出报告，请同志们审议。

第一节 赵紫阳所犯的主要错误

两个月来，极少数人利用学潮，掀起了一场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的政治动乱，进而在北京发展成了反革命暴乱。他们策动动乱和暴乱的目的，就是要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一个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完全附庸于西方大国的资产阶级共和国。

一、对悼胡活动采取了宽容态度

这场动乱和暴乱的发生和发展有着深刻的国际背景和国内社会基础，也是同赵紫阳同志所采取的错误立场分不开的。

赵紫阳同志所犯错误的主要表现是：

第一，从四月十五日胡耀邦同志逝世到四月二十二日治丧结束，他对悼念活动中出现的日益明显的动乱迹象，一直采取容忍和放纵的态度，助长了动乱的形成和发展。

胡耀邦同志逝世后，在首都的许多高等院校，由于极少数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阴谋分子长期策划和背后操纵，悼念活动很快发展成为政治性的游行示威。一时间谣言四起，出现了大量的大小字报和标语口号，攻击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攻击党的领导和社会主

义制度。短短几天内,连续发生了聚众冲击中南海新华门的严重事件,出现了占领天安门广场和更大规模的游行示威。这标志着首都的动乱局面已经形成,并很快波及全国许多城市。在西安、长沙和其他一些地方,发生了严重的打、砸、抢、烧等犯罪活动。面对日益严峻的形势,中央和北京市许多同志都感到事情的性质已经发生变化,多次向赵紫阳同志提出,中央应有明确的方针和对策,以便迅速制止事态的发展,但他那时只强调克制,只强调对话,回避对事件的性质进行认真的分析和讨论,使党和政府丧失了制止动乱的时机。

这个期间,动乱制造者们通过学潮提出了一系列带纲领性的政治要求,其中最主要的是两条:一是重新评价胡耀邦同志的功过,彻底否定一九八七年初中央对胡耀邦同志辞职的处理;二是彻底否定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为在反自由化中所谓“蒙受不白之冤的公民”平反昭雪。同这种要求相呼应,知识界长期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一些人,连续在“世界经济导报”等单位举行的座谈会上,大肆鼓吹为胡耀邦同志“平反”,为反自由化“翻案”。这表明动乱一开始就表现出资产阶级自由化同四项基本原则的尖锐对立。对于这种严重情况,赵紫阳同志从未讲过一句要反对或抵制的话,相反地在上海市委作出整顿“世界经济导报”的决定以后,他不仅不予支持,表示不闻不问,甚至责备上海市委把事情搞糟了,搞被动了。五月三日他在纪念“五四”七十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前,尚昆、依林、锡铭等同志和我一再提出,在他的讲话中针对动乱中提出的纲领,应加上明确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内容,但都遭到他的拒绝。

二、发表五四讲话暴露中央分歧

第二,赵紫阳同志四月二十三日出访朝鲜到五月四日会见亚行会议代表的谈话,他采取两面手法,先是同意中央常委对动乱性

质的判断和制止动乱的方针，随即把他反对中央方针的态度公开暴露于群众之中，使本来已开始趋向缓和的势态重新激化起来，使动乱朝着更加严重的方向发展。

赵紫阳同志出国访问后，中央常委于四月二十四日晚召开碰头会，听取北京市委和国家教委关于首都高校情况和社会动向的汇报。会议认为，当时在极少数人的操纵和策动下，首都几十所高等院校已有六万学生罢课；有的继续张贴大字报，散发传单，制造谣言蛊惑人心；有的成立非法组织，抢占学校广播站，强制解散学生会；有的上街讲演，组织募捐，派人到工厂、中小学和外地串联，企图煽动全国性的罢课、罢工。形势十分严峻。会议一致认为，种种事态表明，一场有计划、有组织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已经摆在我们面前。会议决定在中央成立制止动乱的小组，决定由北京市委在全市范围内广泛发动群众，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敌对势力进行坚决的斗争。二十五日，邓小平同志作了重要讲话，对中央常委的决定表示完全赞同和支持，对动乱的性质作了深刻分析。四月二十六日，根据常委决定和小平同志讲话精神，“人民日报”发表了“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重要社论。党中央及时将常委决定和小平同志讲话电告正在朝鲜访问的赵紫阳同志，他当即回电中央：“常委并报小平同志，我完全同意小平同志就对付当前动乱问题所作出的决策。”

“人民日报”四月二十六日社论发表后，由于中央揭露了问题的实质，制止动乱的旗帜鲜明，起到了稳定首都和全国局势的作用，动乱策划者的嚣张气焰被迫收敛，策略与口号迅速改变。在四月二十七日首都高校学生的游行示威中，大量攻击、谩骂的语言骤然消失，打出了“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的大标语，并把先前“打倒腐败政府”、“打倒官僚政府”、“打倒独裁统治”等口号一下子改成了“反官僚、反腐败、反特权”的口号。此后，党中央、国务院以及国务院各部委、北京市委和市政府负责人相继同学生对话，收

到了积极的效果。到五月四日游行时，参加人数大为减少，学生情绪大为缓和，学潮组织者当天就在天安门广场发表了宣布游行告一段落的宣言。

赵紫阳同志从朝鲜回国后，在五月一日举行的常委会议上仍然表示同意四月二十四日常委的决定，认为前一段对学潮的处理是好的。但是，只过了两天，他突然改变了态度，指责根据常委决定写的“人民日报”社论定性错误，提出要加以纠正。他的错误主张，受到了常委其他同志的抵制和反对。五月四日下午，他在事先没有征求常委任何同志意见的情况下，在会见参加亚行会议各国代表时，发表了一篇同中央的立场和方针完全不同的谈话，公开把中央内部分歧暴露于世。

赵紫阳同志的亚行讲话是完全错误的。第一，在已经出现动乱的情况下，他却说“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我对此具有充分的信心”。第二，在大量事实已经证明这场动乱的实质是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情况下，他还坚持说“他们绝对不是要反对我们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求我们把工作中的弊病改掉”。第三，在已有种种事实说明极少数人在利用学潮搞动乱的情况下，他还只是说“难免”“有人企图利用”，从根本上否定了中央关于极少数人已经在制造动乱的正确判断。正因为这样，他这篇讲话的发表，就成了动乱急剧升级的转折点。那些搞动乱的人从中看到了中央的态度不一致，看到了中央有人公开支持他们，摸到了气修，找到了后台，于是更加有恃无恐，越闹越凶，越闹越大。

三、五一七常委会议前分歧甚大

第三，从五月五日赵紫阳同志亚行讲话发表之后到五月十七日中央常委作出进一步采取果断措施制止动乱的决策之前，他顽固坚持对动乱采取退让政策，同时策动舆论扩大事态，把矛头引向

邓小平同志。

由于赵紫阳同志的亚行讲话和中央制止动乱的方针截然不同，动乱策划者们从中受到鼓舞，更加猖狂地进行种种活动，使本来已经趋向平缓的局势骤然逆转。

五月六日上午，赵紫阳同志又同中央主管宣传、思想工作的负责同志谈话，向新闻界烧了一把火。他说，“放开了一点，游行作了报导，新闻公开程度增加一点，风险不大”。他甚至还说，“面对国内人心所向，面对国际进步潮流，我们只能因势利导”。他在这里竟把明显的反共反社会主义逆流说成是“国内人心所向”和“国际进步潮流”。

他的这篇谈话向新闻界传达以后，使舆论上迅速出现了支持学潮和动乱的错误导向。首都乃至全国各地的游行示威活动，规模越来越大，参加的人数越来越多。各处攻击、谩骂的大小字报和标语口号大量增加，内容更加恶毒和反动。这个时候，非法学生组织集中提出了两条要求，一是彻底否定“人民日报”社论，承认学潮是伟大的爱国民主运动；二是承认学潮中非法成立的各种学生自治组织。动乱的策划者玩弄两面手法，一面表示愿意同政府“对话”，一面组织绝食活动，并于五月十三日开始，煽动和挟持部分学生到天安门广场绝食，把他们当作“人质”，作为实现其政治阴谋的“赌注”。由于学生绝食引起了社会的同情，加上舆论的错误导向，前往“声援”的人越来越多，从几万、十几万发展到几十万之众。举世瞩目的中苏高级会晤也因此而受到严重干扰，一些国事活动日程被迫变更，有的被迫取消。与此同时，全国各大城市乃至所有省会城市游行人数急剧增加，一批中小城市也出现了游行，这是前所未有的。

在当时十分险恶的形势下，中央常委于十六日晚召开紧急会议。常委中的多数同志认为，面对险恶的形势，绝对不能退让，只能更加坚定地反对动乱，制止动乱。大家认为，如果承认“人民日

报”社论有“错误”，承认学潮是爱国民主运动，他们必然要强迫党和政府承认他们提出的一切错误的乃至反动的政治纲领，承认一切非法学生组织，在中国搞反对派、反对党，要实行多党执政，最终逼使共产党下台，颠覆社会主义的人民共和国。这就是他们制造动乱的目的，不达目的，他们是绝不会罢休的。在如此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紧要关头，紫阳同志不听常委多数同志的意见，仍然坚持退让。他当时还曾提出，向学生承认社论是错误的，可以说社论稿曾发到朝鲜经他批准，由他承担责任。这是他要弄的又一个手腕，理所当然地受到常委多数同志的拒绝。这个时候退让还是不退让，根本不是什么对学潮的态度温和一点还是严厉一点的问题，而是究竟要不要制止动乱的问题，要不要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整个事态的发展，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当天晚上，赵紫阳同志会见戈尔巴乔夫时关于邓小平同志领导作用的谈话，更使局势进一步恶化。他在会见的一开头就对戈尔巴乔夫说，“在最重要的问题上，仍然需要邓小平同志掌舵。十三大以来，我们在处理最重大的问题时，总是向邓小平同志通报，向他请教”。他还说他是第一次公开透露了中国党的这个“决定”。他同戈尔巴乔夫谈话发表后的第二天，游行示威的人数和对邓小平同志的攻击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在游行队伍中，“打倒邓小平”、“邓小平必须下台”等标语、横幅到处可见，口号声不断。在天安门广场还传出了邓小平已经辞职的谣言，一些人疯狂地放起了鞭炮。在这同时，“拥护赵紫出”、“赵紫阳万岁”、“赵紫阳荣升军委主席”等标语口号充斥于游行队伍和天安门广场。

四、赵紫阳不赞同武力镇压学生

第四，五月十七日中央作出进一步采取果断措施制止动乱的决策之后，他完全置大局于不顾，破坏党的组织原则，破坏党的纪

律，破坏党的团结，采取了公开同党闹分裂的立场。

在五月十七日再次召开的中央常委会议上，赵紫阳同志仍然固执己见，坚持退让，多数同志坚决反对他的意见。大家义为，绝对不能再退了，再退就会发生全国性的大动乱，几代人为之奋斗所取得的革命和建设成果就会被全部葬送掉。小平同志坚决支持中共中央常委中多数同志的意见。为了制止动乱，会议决定立即调集一部分军队进驻北京，对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对此，赵紫阳同志说他无法执行，提出辞职。当受到严厉批评之后，他虽然撤回了辞职请求，口头上表示遵守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但实际上却进行了完全同党相对立的分裂活动。

五月十九日凌晨，他到天安门广场去看望绝食的学生。他告诉学生学潮的性质、责任问题终究是可以得到解决的，实际上起了鼓励学生坚持绝食的作用。他还说“你们还年轻，来日方长”，“你们不像我们，我们已经老了，无所谓了”这样的一些话，既表明了他坚持同党相对抗的态度，又传递了他在中央的地位已经岌岌可危的信息。

五月十九日晚，党中央和国务院召开首都党政军机关干部大会，宣布了中央关于采取果断措施制止动乱的决策。在这之前，中央常委从维护党的团结的大局出发，决定由他同李鹏同志一道在大会上各发表一篇讲话，他不同意；接着，又请他主持大会，不讲话，他还是不同意；最后，请他只出席大会，他仍然不同意^①。这样，他就在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把他同党闹分裂的态度公开暴露在全党全国和全世界面前。

在五月二十日国务院下达戒严令之前，几乎所有奉命前来执行戒严任务的部队都遭到了学生和社会闲杂人员的围堵，未能进入预定地点。

大会召开前后，在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农村发展研究所、中信公司国际问题研究所、北京青年经济学会等单位中，被国内外舆

论普遍认为是赵紫阳同志的“智囊”的一些人物，纷纷从幕后跳到幕前，四出串联，到天安门广场和街头巷尾发表煽动性演说，炮制和散发种种传单，掀起了一股反对戒严，打倒杨尚昆、打倒李鹏的反动浪潮。他们大肆宣传唯有赵紫阳同志是爱护学生、反对腐败、推进民主和主张廉政的，进一步煽起了“不我紫阳”、“保卫紫阳”的彭噪。

首都部分地区实行戒严以后，动乱制造者的一个重要斗争策略，就是逼迫人大常委会提前举行会议，作出撤销国务院戒严令的决定，并进而召开全国人大特别会议，罢免现政府。为此，四通公司研究所的一些人，四出活动，上下串连，知识界带头支持学生绝食的几个头面人物在香港报纸上发表文章^②，在海外制造舆论，给人大常委会施加压力。就在这种情况下，已经请假休息的赵紫阳同志未与党委商量，在五月二十一日个人同意发出电报，要万里同志中止去美国的访问，提前回国^③。赵紫阳同志与这些人配合如此默契，值得人们深思。

种种情况说明，赵紫阳同志对党采了的分裂行动，对动乱制造者们无疑是一种极大的鼓舞。他们制造种种困难和障碍，严重干扰和破坏戒严命令的执行，干扰和破坏中央制止动乱和稳定局势的部署，终于导致六月三日在首都发生了一场严重的反革命暴乱。

我们认为，在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赵紫阳同志犯了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错误，其错误的性质和造成的后果是极为严重的，他已不适宜继续担任他目前承担的重要工作。我们建议，本次会议作出决议，提请中央全会撤销赵紫阳同志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第一副主席的职务，同时建议对撤销他的中央委员会委员的问题作出决定，对他的问题继续进行审查，并对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成员进行必要的调整。

第二节 动乱和暴乱的社会背景

这场动乱乃至反革命暴乱的发生和发展,有关深刻的社会和历史背景。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一、赵紫阳长期纵容支持自由化

从国际环境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当着资本主义世界度过战后危机重新获得发展,特别是科学技术和生产得到比较大的发展时,一些人感到意外而产生困惑,甚至无视资本主义制度仍然存在的种种不可调和的尖锐矛盾,对社会主义已经取得伟大胜利和必将取得最后胜利的根本信念发生了动摇。与此同时,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在建设进程中遇到许多困难,在决策上也有过严重失误,致使社会主义制度本来具有的优越性未能始终一贯地发挥出来。这就不能不影响到社会主义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影响到“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的思潮相当严重地泛滥开来。一些西方国家的政治势力竭力鼓吹共产主义运动“已在瓦解”,可以“不战而胜”,有计划地通过种种渠道对社会主义国家加紧进行思想、政治渗透,支持和扶植各种反共反社会主义活动的发展,力图动摇社会主义已经取得的阵地。这种“大气候”对社会主义国家包括我国在内的知识界、青年学生乃至党内同志所产生的严重影响,决不可以有丝毫的低估。

从国内环境来看,中国在粉碎“四人帮”后就出现一股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盲目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邓小平同志一九七九年初在这

股思潮刚刚冒头的时候，就旗帜鲜明地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尖锐地指出：如果动摇了四项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动摇了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以后，他又明确地提出了反对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任务。但是，多年来反对自由化的方针一直没有得到认真贯彻执行，不仅实际措施很少，甚至口上讲得也很少。赵紫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以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逆流不但没有受到遏止，相反地愈益发展，以致泛滥成灾。有些人越来越猖狂，有的公开宣称社会主义的尝试和失败是二十世纪的一大遗产，有的公开发表所谓“私有制宣言”。在这场动乱用户至反革命暴乱中，一批长期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并从事政治阴谋活动的人，便成了动乱和暴乱的主要策划者和组织者。而长期纵容、鼓励和支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赵紫阳同志之所以成为在党内支持动乱的代表人物，也就一点不奇怪了。

二、坚持四项原则和加强党组织

赵紫阳同志在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期间，在改革开放和建设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但在指导思想上有明显错误，在实际工作中有不少缺点和失误。他的错误也有一个逐步发展和暴露的过程。当他的错误尚未像后来这样明显暴露的时候，党的十三大推举他担任了党的总书记。党只能在历史的实践检验中选择自己的领导人，除此以外没有别的办法。但是，赵紫阳同志辜负了党和人民的重托，他的错误在担任党总书记以后不但没有得到克服，相反地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以至在这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转动中达到了不可容忍的地步。

赵紫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以来，实际上放弃了四项基本原则，消极对待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方针，严重忽视党的建设、精神文明

建设和政治思想工作，致使党的风气、社会风气继续恶化，党在群众中的威信明显降低，党的战斗力大为削弱。邓小平同志最近指出，十年来最大的失误是教育，政治思想工作薄弱了，艰苦朴素的作风丢掉了④。这里说的教育失误，绝不是像赵紫阳同志一度解释的那样，仅仅是指党对教育事业的重要性认识不够，没有真正解决教育所需的投资和提高教师待遇，而主要是指对全体人民的政治思想教育严重忽视的问题。赵紫阳同志很少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更谈不上采取什么措施去落实了。一九八七年一月在他主持的一次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他公然说，今后四个坚持主要是坚持党的领导，其他三项可以不提或少提，当时就有同志提出必须强调坚持社会主义，他竟说什么是社会主义道路现在谁也讲不清。党不领导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不实行人民民主专政，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样的领导难道还算得上是共产党的领导，难道还能不蜕化变质吗！广大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某些腐败现象十分不满，十分痛恨，对社会分配不公愤愤不平，但他却一再说发展商品经济初期腐败现象不可避免，还不加分析、不讲条件地鼓吹创收⑤。这种错误方针，使党克服腐败和加强廉政建设难以有效地进行。赵紫阳同志借口“改造”政治思想工作，诋毁和否定党的政治思想工作的优良传统，甚至主张取消政工干部队伍⑥。他在工作中实际上总是想淡化党的作用，不很好依靠党的各级组织进行工作，不强调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使党在群众中的感召力和凝聚力严重削弱。他在经济工作上也有不少重大失误。去年出现的明显通货膨胀，既有去年工作中的问题，也是多年经济过热、社会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结果。正如小平同志所指出的，许多问题在三年前、五年前就出现了，如果那时就采取措施，损失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大。但是，赵紫阳同志对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失误从来不作自我批评，也不接受别人对他的批评。这一切都说明，赵紫阳同志在这次动乱中所犯的严重错误

决不是偶然的。

总之，这场制止动乱、平息暴乱的斗争反映到党内来有它的必然性。赵紫阳同志的严重错误既有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也有他自身的思想根源。中央常委和政治局同志对他的错误有过批评，提出过不同意见，但毕竟对他监督不够，在这方面也是有责任的。今天，我们能够揭露并纠正赵紫阳同志的严重错误，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和它的领导集体是坚强有力的，能够经受住任何艰巨复杂斗争的考验，是的。我们一定要从赵紫阳同志所犯错误中吸取教训，进一步健全和加强党组织首先是党中央的集体领导，这对于我们党是至关重要的。

第三节 对今后全党工作的部署

我们现在已经取得了粉碎反革命暴乱的决定性胜利。这场暴乱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迟早总会爆发，早爆发比晚爆发要好，现在爆发比将来爆发要好，损失要小得多。这是因为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一批老同志，包括陈云、李先念、彭真、邓颖超、徐向前、聂荣臻、薄一波、王震等老同志都健在，他们在关键时刻对平息暴乱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的人民解放军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社会主义，他们在这场斗争中经受住了严观念的政治考验，实践证明他们不愧为英雄的人民子弟兵，不愧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不愧为捍卫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的钢铁长城。

邓小平同志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是我们总结过去，思考未来，统一全党思想认识的纲领性文件。我们应当以这个讲话的精神为指针，系统吸取过去工作的经验教训，切实改进党和政府的工作。我们必须痛下决心，克服党和政府严重脱离群众的倾向，加强同广大人民的密切联系，重振革命精神，恢复艰苦奋斗的传统，团结人民继续前进。对此，中央准备进行认真的研

究讨论,作出相应的部署。这里,我们先提出以下一些初步的意见。

第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是正确的,党的十三大提出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是正确的。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必须毫不动摇地、始终一贯地加以坚持。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绝不回到闭关锁国的老路上去。我们要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坚持正确的部分,纠正失误的部分,加强不足的部分,在经过认真的治理整顿之后,把我们的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搞得比过去更称,更好,甚至更快。

第二、为了取得制止动乱、平息暴乱的彻底胜利,我们必须把清查反革命暴乱分子的工作进行到底,决不手软。我们要放手发动群众,加强人民民主专政,依法惩处人民深恶痛绝的刑事犯罪分子,坚决打击国内外敌对势力的各种破坏活动,严格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团结广大人民群众,共同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

第三、我们一定要从这次学潮、动乱乃至暴乱中吸取经验教训,加强党的建设,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认真开展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教育斗争,并且长期地坚持下去,决不再像过去反对精神污染、反对自由化那样走过场,决不半途而废。

第四、对于党和政府工作中的缺点和失误,必须采取坚决措施,切实加以纠正。党中央和国务院对克服腐败,惩治官倒,清理整顿公司等人民最关心的问题,一定要在近期内拿出切实可行的办法,做出成效,以取信于民。

第五、在经济工作方面,要继续贯彻执行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特别要真正做到控制物价上涨幅度,争取农业有一个好收成,继续压缩基建规模和控制消费基金的增长,加强基础工业、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努力调整经济结构,克服目前面临的困难,保持一个合理的增长速度。实现经济的良性

循环。

第六、同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我们要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要进一步发挥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作用，特别是依法行使对政府工作的监督。同时要进一步发挥人民政协、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努力创造安定、团结、民主的社会政治环境。

第七、对于我们平息反革命暴乱，西方和海外舆论大肆制造和传播谣言，在国际上主要是在美国和西欧国家掀起了一股反华浪潮。我们相信，谣言终将被识破，真相终将大白于天下。在这困难时刻，我们全党全国人民更加需要团结一致，顶住外来的一切压力。已经站了起来的中国人民，是不会在任何压力下屈服的。我们将一如既往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关系。对某些国家干涉我国内政的行为，我们要有理有利有节地展开必要的斗争。

全党团结起来，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我们一定能克服前进路上的一切困难，把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注 释：

* 李鹏这篇讲话，是“代表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原题为“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全文选自“潮流”月刊一九八九年八月号第三十期。

①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二日，杨尚昆在中共中央碰头会议上透露，五月十七日政治局常委会议后，赵生病请假。他说：“他现在家里确实有病，据医生讲，是心脏供血不足，头昏。”在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上，赵紫阳的“辩词”有这样一段话：“关于我没有出席五月十九日晚召开大会的问题，我要说明。那天我是因为有病向常委请假的，乔石同志在会上也是这样宣布的。我的请假信是在接到开会通知之前发出的。”

②指八九年五月人大常委胡绩伟领头发起人大常委签名，呼吁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讨论学潮危机。建议书于五月二十五日在香港“文汇报”刊出，

因文内多了“罢免李鹏”一句引起了风波。

③人大委员长万里提早结束在美国的访问，于八九年五月二十七日返回上海。他在上海发表的书面讲话，重申在六月二十日左右召开人大常委会会议，讨论“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但后来迫于压力不能举行。

④八九年三月四日，邓小平对中共中央负责干部说：“十年来我们的最大失误是在教育方面，对青年的政治思想教育抓得不够，教育发展不够。知识分子的待遇太低，这个问题无论如何要解决。”

⑤赵紫阳经常发表讲话强调“反腐败”，如八七年十一月十四日，赵在主持党外人士座谈会时说：“不能等建立新秩序才去同腐败现象斗争，不能听凭这些腐败现象泛滥。……必须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防止腐败滋长、蔓延。”至于“创收”的事，赵在十三届四中全会的辩词“有辩解”。

⑥“改造”政治思想工作，是中共政治局通过的事情，李鹏和姚依林等曾参与讨论。一九八八年九月二日，政治局举行第十一次全体会议，通过关于加强和改造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文件，将提请十三中全会审议。后来，“改造”改为“改进”。九月三十日，十三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通知”。

25赵紫阳在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 的 辩 词

(89.6.23)

按一九八九年六月二十三、二十四日，中共举行十三届四中全会，讨论第二次天安门事件和“组织处理”。李鹏以代表政治局的名义发表“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随后赵紫阳发表辩词。

赵紫阳的讲话分为五部分。他否认“支持动乱”和“分裂党”。他认为，中共党员按照党章在党的会议上发表不同的意见，不能说成“分裂党”；学生请愿游行提出拥护宪法推进民主和反对腐败，是可以接受的，应该考虑用对话、协商的和平方式平息学潮，不要把学生和群众的批评、游行笼统视为敌我矛盾。他表示，想绕过“四二六社论”关于学潮是“动乱”的“定性”，缓和学生的情绪，寻求和解，但遭到李鹏等人的反对。

赵紫阳承认经济工作有误，但否认鼓吹无条件“创收”，也未宣扬“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腐败现象不可避免”。

赵紫阳提到他对建立党内民主和健全社会法制的理想。他认为，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也要展开；一党领导，必须适应新情况，以民主和法制的办法解决问题，让人民享有法律之下的言论、集会自由。

辩词最早公开发表于一九九四年六月四日香港“信报”。以八九年李鹏和杨尚昆的“五二二讲话”、杨尚昆“五二四讲话”、李鹏在十三届四中全会的讲话（均附录于本书）去比较研究，“信报”所刊文字可信度甚高，只是文中的指摘、区划、亚银与大陆习惯用语不同，收入本书时分别改为指责、区别、亚行。

在“信报”发表赵的辩词后，有中共中央书记处八九年六月二十二日打印的赵紫阳辩词（部分）流传，收入本书文字中起始均有符号■者，均为“信报”未刊出之部分，特补上以使辩词更完整。

辩词内各节、分段之题和注释，均为本书作者所加。

这次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将对我的问题作出组织处理，我欢

迎同志们对我进行批评。这些年来我的工作有不少缺点、错误、失误和不得力的地方，辜负了党、人民和同志们的期望。现在我想仅就我所犯错误的一些事实作些说明和进行自我批评。

第一节 我对于学潮的基本想法

我先说学潮和动乱以来的一些事实以及我当时的思想情况。

一、不应该笼统定性为敌我矛盾

四月中旬以来，学生游行发展愈大，我和大家想的都是使事态尽快平息下来。我讲过对于学生不按法律规定进行申请就上街示威，我历来是不赞成的。对罢课绝食更不赞成。我一再呼吁，要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我还讲过，即使按法律可以批准的游行，学校领导人和党组织还是应当积极进行说服劝阻工作，尽可能引导学生通过正常渠道用其他方式表达意见。我的这个态度一直是很明确的。

但是，我也看到这次学潮有两个很值得注意的特点。一是沉重提出要拥护宪法推进民主，反对腐败等口号。这些要求跟党和政府的主要张基本是一致的，我们不得拒绝。二是参加游行的人和支持他们的人非常之多，各界人士都有。北京城人山人海。在这种情况下，我当时产生了一个想法，就是要想平息事态，必须首先着眼于大多数，把多数人的主流肯定下来。广大学生要求改革、反对腐败的热情是可贵的，是应该予以充分肯定的。同时还要接受群众的合理意见，采取积极的整改措施。这样使多数人的情绪缓和下来，使多数群众理解、支持党和政府的做法，然后对少数坏人的问题，才好解决。

因与这个想法联系，我还觉得四月二十六日社论有个问题，就

是没有肯定多数人的主流,而是从整体上做了一个多数人难以接受的笼统的敌我矛盾性质的定性。极少数人反对四项基本原则,混水摸鱼肯定是有的。但是几十万人的行为只由少数的人操纵,是很难完全解释得通的。学生们认为四月二十六日社论给他们戴上一顶帽子,情绪变得激励起来。因此,我曾主张对社论做些改变,松一松口。

二,在中央常委会议上可提意见

我的这些看法,只是在中央常委的会议上讲过,只在这个范围内同少数中央领导同志交换过意见。我当时考虑我的这个想法对不对是一个问题,在党的会议上可不可以提,是另一个问题。我觉得,我的这一个想法,无论如何,是可以在党的常委会上提出来的。提一提是不应该有什么问题的。当然后来大家也都意识到这个问题,讲话的口气、提法实际上也逐步在变,也都讲了一些肯定广大学生爱国热情的话。我觉得如果一开始就把这些话写在四月二十六日的社论里而不是作一个整体的敌我矛盾的定性,多数人可能不会那么激怒。再加上我们的其他工作,事态可能不致闹得那么大。这是我当时的想法。

总之,我是想把广大青年学生和社会上很多同情者的行为与极少数人的企图利用学潮混水摸鱼、制造中端,攻击党和社会主义的行为严格区别开为,避免把整个学潮笼统地作一个敌我矛盾性质的定性(“一场有计划的阴谋”,“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着重采取疏导的方针,避免激化矛盾,尽快平息事态。我的不同意见的主要之点就是在这个地方。

另外说明一项,我没有反对过用“动乱”这个词。我认为“动乱”只是指学潮规模,和对社会秩序的影响程度而言,并不说明性质,可以是自发的,也可以是敌对的。我在五月十六日常委会上已讲过

这点。

第二节 关于学潮的十一点说明

一 我仔细回想了自学潮和动乱发生以来这些日子我是怎样做的，哪些地方做得对，哪些地方做得不对或不妥。

一、准许悼念活动禁止违法行为

一、在胡耀邦同志的悼会举行以前，常委内部没有什么分歧，至少没有什么大的分歧，成千上万的学生聚在天安门广场，大家的心情确实相当紧张和焦虑。我当时分析，恐怕有三部分人：绝大多数人是出于对耀邦同志的悼念之情，一部分人是对我们工作不满，想借题发挥，少数人反对党和社会主义，想故意把事情闹大。我说，党中央在治丧，学生们也要悼念，我们不好不允许他们悼念，因此我主张，除对打、砸、抢、烧、冲的违法行为要依法惩处外，一般应当采取缓和手段。我记得当时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在追悼会前唯一的一件事，是四月十九日夜，李鹏同志给我打电话，说学生在冲新华门，怎么还不采取措施？我说乔石^①同志在第一线，准备了各种方案，他会临机处置的。随后我把电话告诉了乔石同志。我记忆中就是这么一次，其他没有听到常委中间有什么不同意见。

二、追悼会结束后，我提出三点意见：一、追悼活动已经结束，社会生活应纳入正常的轨道，对学生游行要坚决劝阻，让他们复课。二、对学生要采取疏导方针，应开展多层次、多渠道和各种形式的对话，互相沟通，增进理解。三、无论如何要避免流血事件，如果出现行、砸、抢、烧、冲的违法行为要依法惩处。李鹏同志和常委其他同志也都同意。四月二十三日下午，我离京访问朝鲜，李鹏同志在车站送行时，问我还有什么意见，我说就是那三条。

三、四月二十四日到三十日晨我不在北京，对这一段具体情况不太清楚。我是在四月二十六日晨，在朝鲜看到小平同志谈话和常委会议纪要电传的（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社论并未电传过去）。我当即复电表示，“我完全同意小平同志就对付当前动乱问题所作出的决策”。我理解，小平同志决策总的精神是要稳定，不要动乱。这一点对我们国家太重要了。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都应该竭尽全力来做到这一点。

二、两篇讲话力图缓和 student 情绪

四、我在五月三日北京纪念“五四”大会上的讲话事前经过了政治局、书记处同志的审阅，送审时，不少同志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根据这些意见，我们对稿子做了多处改动。在我记忆中，只有两位同志提出要加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一位提出要加上“反对精神污染”的意见。我当时考虑，稿子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已有了较充分的阐述，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这一概念指的就是反对四个坚持。因为意思是一样的，不加也可以。另外，从技术上考虑，整个稿子是正面讲纪念五四的，两位同志的意见插到哪里，都觉得文字上不太顺。因此就没有吸收。我们历来讨论修改稿子，都不能把每个人的每个意见完全吸收进去。

五、我五月四日会见亚洲银行理事年会代表的讲话，本意是想促进学潮的平息，同时也想使外资增强对中国稳定的信心。讲话发表后，开始听到的是一些好的反映。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有什么问题。李鹏同志也对我说，话讲得很好，他在会见亚行年会代表时，也要呼应一下。这次讲话的调子比较温和，我当时没有觉得这有什么矛盾，因为在我访朝尚未回国之前，李鹏同志批发的人民日报的第二篇社论（四月二十九日）调子已经缓和了。后来在国务院授权举行的对话会上，发言人也明确表示第一篇社论（四月二十六日）不

是针对广大学生的，反复肯定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学生是好的，学生提出的一些要求也正是政府要解决的。我五月四日的讲话，特别注意到了这些情况，与上面的调子大体保持了一致。另外有些讲话（如反对动乱的问题）我在五月三日的讲话中已经讲了不少，觉得可以不用重复了。我这次讲话的新内容只有两点，一是我分析了群众对党和政府又满意又不满意的状况，我仍然认为这种分析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二是我提出了在冷静、理智、克制、秩序的气氛中，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我想今后遇到这些问题，仍然应该争取在这个轨道上解决问题。我的这次讲话，从当时各方面的反映看，效果还可以。后来同志们批评我的讲话未经常委讨论，这是事实。不过，中央各位领导同志接待外宾时的谈话（除正式会谈方案外），历来都不提交常委讨论，一般都是根据中央的方针自己去准备。就在第二天（五月五日），李鹏同志在会见亚行年会代表的讲话也没有经过常委讨论，调子也和我讲的差不多。尽管有以上这些情况，但因我的这篇讲话而引起的一些猜测，这是我事先没有预料到的。如果我更慎重些，早考虑到这些情况，当时可以不讲这篇话。

三，要先在廉政方面办几件好事

六、关于五月八日的常委会和五月十日的政治局会。四月二十七日的大游行后，学生们坚持要我们改变四月二十六日社论的定性。我非常为难。我当时的想法是，先绕过这个问题，在廉政和民主建设方面办几件好事，使群众看到我们真正在做出努力，事态也许会逐步平息。等到大家都冷静下来以后，也许比较容易取得同一意见。因此我在这两次会上提出了向人大常委报告清理公司的情况，公布高级干部的收入和身世，取消八十岁（或七十五岁）以下领导人的特供，由人大常委依法组织专门委员会对涉及高干及其家属

的举报案件进行独立调查(万里同志考虑得比我周到,他建议由人大成立有权威的廉政委员会)。在广泛讨论的基础上,制定新闻法和游行示威法等等。我的这些建议在常委会和政治局会议上都只是提了一下,以后还准备再讨论,并没有正式做出决定。我的基本想法是,把廉政作为政治体制上改革的一件大事来抓,并把廉政同民主、法制、公开性、透明度、群众监督、群众参与等密切结合起来。五月十三日上午,我和尚昆同志在小平同志处汇报时,向小平同志报告了这些想法,小平同志赞成,说,要抓住这个时机,把腐败问题好好解决一下,要增加透明度。

四、关于邓小平可以拍板定案事

七、关于我同戈尔巴乔夫谈话的问题。十三大以后,我在接待国外党的主要领导人时,曾多次向他们通报,我党十三届一中全会有个决定,小平同志作为我党主要决策者的地位没有改变。我的目的是让世界上更明确地知道小平同志在我们党内的地位不因退出常委会而发生变化,在组织上是合法的。这次访朝,我也向金日成主席谈了这个问题。我跟戈讲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惯例了,问题在于这次作了公开报道。我从朝鲜回来后,听说小平同志四月二十五日关于学潮问题的讲话广泛后,社会上引起很多议论,说常委向小平同志汇报不符合组织原则,还有一些更难听的话。我觉得我有必要加以澄清和说明。

在戈尔巴乔夫来访的前两天,我与工人和工会干部座谈对话时,会上也有人提出这类问题。当时我根据十三届一中全会的决定,作了说明,效果很好。他们说,我们过去不了解,现在就好了(乔石、胡启立、阎明复等同志均在场)。在此之前,陈希同志就针对人们有关“垂帘听政”的错误议论向大专院校工作的同志们做了解释,说明了党的十三届一中全会有关决定的情况,效果也是好的。

陈希同同志在四月二十八日的常委会上还汇报过这个情况。因此，我就考虑，如果通过公开报道，把这一情况让群众，对减少议论可能会有帮助。

我当时向戈尔巴乔夫同志通报的内容是，十三届一中全会郑重作出一个决定，在最重要的问题上仍然需要邓小平同志掌舵。十三大以来，我们在处理最重大的问题时，总是向邓小平同志通报，向他请教（我有意识的没有讲，可以召集会议和由他拍板的话）。邓小平同志也总是全力支持我们的工作，支持我们集体作出的决策。照理说，这些内容的话，是不会给人以一切事情都是邓小平决定的印象的。我实在没有想到，这样做，反而伤害了小平同志。我愿对此承担一切责任。

五、讨论四二六社论尝试转个弯

八、关于五月十六日夜间的常委会。我从朝鲜回来以后，听到各方面对四月二十六日社论的反映很大，已成为影响学生情绪的一个结子。当时我曾考虑，可否以适当方式，解开这个结子，以缓解学生的情绪。五月四日，我和李鹏同志谈了我对这个社论的一些意见，李鹏同志表示反对，因此我觉得要重新考虑是很难很难的。我又同尚昆同志商量，我考虑先绕开这个难题，对性质问题淡化，逐步转弯子。当时小平同志正在集中精力考虑同戈尔巴乔夫会晤的事，我们不便打扰，就把这个意见告诉了小平同志处工作的同志，也以个别交换意见的方式分别在几位常委同志中谈过，想把这个弯子慢慢地转过来。但是到了五月十三日几百名学生宣布绝食，其中一个主要的要求就是改变那篇社论的定性，我感到事态十分严重，这个问题已无法绕开，因此才在五月十六日晚的常委会上提了一下这件事（这是第一次在正式会议上提出）。李鹏同志说，社论中所说的“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

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摆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是小平同志的原话，不能动。我当时不同意这种说法。因为我认为，社论主要是根据四月二十四日常委会精神写的，小平同志的话是听了李鹏同志主持的常委会的汇报后说的。小平同志的一贯态度是全力支持常委的工作，只要是常委集体作出的决定，他历来都是支持的。所以，责任应该由我们承担起来。我在五月十六日晚的常委会上还表示，我已从朝鲜打回电报，赞同小平同志的决策，所以我对四月二十六日社论也应该负责。当时我只是提出这个问题，请党委考虑，不要求作出决定。同时时间已晚，也没有谈下去。

六、难以执行调兵进京戒严决定

九、五月十七日，在小平同志处召开的常委会上，李鹏、姚依林同志批评我，把学潮升级的责任全都归结到我五月四日在亚行年会上的讲话，其激烈的程度出乎我意料之外。这次常委会再次肯定四月十二六日社论的定性，并作出了调军队进京戒严的决策。我表示有决策比没有决策好，但我非常担心它将带来严重后果。由我来组织执行这个决策，很难得力。我是在党的会议上坦率地讲出我的担心的。会后我再三考虑，很怕因为我的认识水平和思想状况而影响和耽误常委这一决策的坚决贯彻执行。我在情绪比较急躁和冲动的情况下便想提出辞职。尚昆同志知道后，立即劝我说，如我辞职，将在群众中起激化作用，并说常委内部还是能够继续共事的。我反复考虑了尚昆同志的忠告，觉得他的话是正确的。但情况当前的局势下，我无论如何不能做使党为难的事，因此辞职信没有发出。但情况的发展仍使我忧心忡忡。五月十八日，我又给小平同志写信，要求他再次考虑我的意见，并打电话给尚昆同志，请他再向小平同志说一下。我觉得无论如何，在党内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是

允许的。身为总书记有不同看法如果不提出，并不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现在回想，辞职信虽然没有发出，但当时产生这个念头，从全局来看，就是很不妥的。

七、看望绝食学生后请病假三天

十、关于五月十九日凌晨到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的学生。原来在学生绝食三天后，我就准备去看他们。后来我又几次提出要去，但都因种种原因而未去成。五月十九日学生绝食进入第七天，有死人的危险，已经到了紧急关头。党内外各界人士要求我和李鹏同志去广场劝说绝食学生的呼吁像雪片一样的传来，人民群众也对我迟迟不出来做工作强烈不满。有些同志说，周总理如果在世，早就到群众中去了，我觉得我们如果不再出来，将无论如何无法向人民交代。尽管我当时身体已感不适，但我还是下了决心一定要去。因为学生已经绝食七天，在那样的情况下，我去了以后，除了动之以情，劝说他们停止绝食外，还能说些什么呢？在我们看望之后，当天绝食学生的情绪已有缓和，并于当晚九时宣布停止绝食。我不能说我的讲话在这方面起了很大作用，但起码是没有起反作用。看完学生回来后，我已觉得自己的病情加剧。

十一、关于我没有出席五月十九日晚召开大会的问题。我要说明，那天我是因为有病向常委请假的，乔石同志在会上也是这样宣布的，我的请假信是在接到开会通知之前发出的。请假信在先，接到开会通知在后。我开始时是眩晕、头痛、站立不稳，入夜后心脏病发作，实情就是这样。我请了三天病假，假满以后我就没有工作可做了，也不再让我参加任何会议，情况我也就知道了。

从以上可以看出，我对处理学潮和动乱的问题当时总的想法就是要设法缓和与学生的对立，争取学生中的大多数，使学潮逐步平息下来。我十分担心在同多数人的矛盾尚未缓解的情况下采取

强硬手段，特别是动用武力，将很难避免发生冲突和流血事件，那样就会使事态更加扩大，即使把学潮平息下来，将会留下很大的后遗症。现在回想起来这些想法也很可能是一厢情愿，不那么现实。即使当时对四二六社论的定性作了松动，也不一定就能缓解矛盾，可能又节外生枝提出新的难题，最后矛盾激化，仍然无法避免。

最近小平同志发表了非常重要的讲话，使我受到了很大的教育。他说，这场风波的到来，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影响的必然结果。还说，现在来比晚来好。如果从这样的高度来观察问题，我的原来的那些想法当然就成为多余的了。我当时确实没有认识到这样的高度和深度，愿意结合学习小平同志的讲话进一步思考这个问题。

第三节 经济工作的失误与责任

对于经济工作中的缺点、失误及其责任问题，小平同志讲过，李鹏同志也讲过。

一、基建规模过大通货膨胀严重

我的态度是，从我到国务院工作之后，直到十三届三中全会之前，经济工作中的失误，应该主要由我来负责。一九八九年李鹏同志向人代会的报告，在政治局会议讨论之前，曾专门送给我征求意见。由于报告初稿中讲到失误原因时，连续用了几个“多年来”，我建议对过去几年来的问题，要采取分析的态度，如预算内的基本建设规模八五年已经得到了控制，没有控制住的是计划外部分。笼统地说改革急于求成，也不符合实际情况^②。李鹏同志听后说，那就集中讲八八年的问题，作为本届政府的年度工作报告，可以不讲过去几年的问题。我听后感未表异议。有的同志批评我，不让李鹏同志

在报告中讲过去几年的失误，把过去几年的失误，推到李鹏同志的头上，我要说明，没有这回事。我从来没有这个想法。

一九八七年以前，我国的经济状况总是好的，是充满活力的，这是改革开放的结果。这几年来，经济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也有不少的缺点和失误。作为在第一线工作的主要负责人，我对这些失误应当负责。基本建设规模，年年控制不住，对计划外基建和过快增长的消费基金，一直还没有找到有效的控制办法。农业问题，小平同志、陈云同志、先念同志、彭真同志等都提醒过，但是，直到去年农业会议之前，我们长时间没有采取比较得力的措施，这些失误，责任在我。

一九八八年以前，我国没有明显的通货膨胀，当然也积累了一些可能加剧通货膨胀的因素。去年发生明显通货膨胀的直接原因，是由于对前年情况估计过于乐观，在物价已经开始不稳定的情况下，又准备加快物价改革步伐，并公开宣传物价改革，在宣传放开物价，引起人们的恐慌，造成了群众对物价上涨的强烈心理预期。这个问题，凡是搞商品经济的国家都非常重视，而我们当是不大懂得。人们对涨价的心理预期过高，我们又没有及时提高存款利息，解决储蓄保值问题，因而就发生了抢购，尤其严重的是造成了储蓄率的大幅度下降，使银行的钱少了，被迫多发票子。着重讲清一九八八年发生的这些事情，是为了正确分析出现问题的原因，并没有任何推卸责任的意思。因为一九八八年的这个失误，也应当由我来负主要责任。

二、关于创收和腐败的指控不实

这里顺便说一下，李鹏同志代表四位常委的报告中，批评我不加分析，不讲条件地鼓吹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自己“创收”。这与事实不符。去年上半年，我曾专门打电话给江泽民同志，要上海纠正

当政机关建立公司搞“创收”的问题。报告中还批评我一再宣扬“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腐败现象不可避免”。我不记得在哪里讲过这样的话。自从我去年初在广东提出“党政机关要廉洁”以来，我开始认识到制止腐败，解决廉洁问题的重要性。从那时以后，我对防止腐败和廉政问题讲过不少次话。我讲过，从许多国家的经验看，在发展商品经济的初期，容易发生腐败现象。但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应当而且可以把腐败现象限制在最低限度，提出“经济要繁荣、党政机关要廉洁”。当然，如何防止腐败，保持廉洁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虽然书记处会议专门研究过，还开过一些座谈会，也总结过一此地区的经验，但至今还没有能够找到在改革开放条件下如何有效整治腐败现象的办法，如果要讲责任也要由我来负。

第四节 一党领导与法制和民主

同志们就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对我提出很多批评的意见。我想就此对大家讲一讲我的思想状况。

一、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勿简单化

开放以来，怀疑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企图照搬西方民主制度的思潮在某些知识分子中，尤其在一些青年教师、青年学生中间确实有所滋长。这次学潮问题闹得这么大同这个思潮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几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抓得不够有力，收效不大，放松了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这些问题都是存在的。我都有重要责任。

我经常在考虑这个问题，觉得很简单，究竟如何才能抵制和反对这种思潮确实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和解决的问题。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想，加强关于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加强思想政治

工作,是非常重要的。这方面我过去也是经常强调的。特别是今年以来,我在加强党的建设,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加强形势教育,加强理论研究等方面都讲过一些话。我还根据小平同志多次讲话的精神提出要坚持两手抓,即一手抓发展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一手抓加强思想和政治领域的工作,当然,总的来说,还抓得很不够,特别是很不落实。正像小平同志指出的那样,一手抓硬,一手抓软,对此我要负主要责任。

在这期间,我感到比较复杂的一个问题就是怎样进行思想政治工作,才能收到好的效果。我常听到一些反映,只用原来的办法进行教育,效果往往不显著,甚至引起逆反心理。我在这方面想得较多,但是并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同时我还感到,光靠思想教育是不够的,要在人们思想上解决究竟是社会主义优越还是资本主义优越的问题,归根结底,还是靠人们从自己的实践中切实感受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这就必须把我们的改革搞好,把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民主很快地发展起来。一九八七年四月以后,小平同志多次讲过这样的话:“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个长期斗争,也是一个长期的教育过程,不能搞运动,要靠把改革搞好,把经济发展起来,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以实践去说服那些怀疑社会主义制度的人。”我非常赞成小平同志的这些观点。

二,必须有同步的政治体制改革

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这两方面互相影响。现在看来,除了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发展外,社会主义在政治体制上,民主问题上也必须显示出自己的优越性。在实践中,我愈来愈感到,政治体制改革对经济体制改革既不能超前也不能滞后了,应该大体上同步进行,如果太滞后,经济体制改革就很难继续下去,而且会产生各种社会政治矛盾。我原来曾想,只要把经济体

制改革搞好,把经济发展起来,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人民就会满意,社会就会安定,但后来发现,情况不完全这样。人民的生活水平、文化水平提高以后,政治参与意识、民主意识都会增强,如果思想教育跟不上,民主法制建设跟不上,社会仍然不会安定。去年十二月,我在军队的会议上说过,许多国家的情况都说明,经济的发展常常不能自动地带来人们的满足、满意和社会的安定。我觉得这向我们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必须坚持两手抓,不能忽视思想政治领域的工作,二是政治体制改革必须跟上,主要是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的建设必须跟上。

三、应依法行事主动搞民主建设

■在实际工作中,我还深深感到,时代不同了,社会和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变化。民主已经成为世界潮流(当然国际上有一股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逆流,他们也往往打着民主、人权的旗号,应当注意到这中间的复杂情况),人们的民主观念已经普遍增长,许多社会问题完全用原来的办法很难解决了。在我国,坚持共产党领导,不搞西方多党制,这条基本原则丝毫不能动摇。但一党领导必须能够解决民主的问题,能够解决对党和国家机关内部的、消极的、不健康的、以至于某些腐败现象的有效监督的问题,一党领导才能增强生命力。因此我想我们党必须适应新时代和新情况,学会用民主和法制等等新办法去解决新的问题。例如,要加强政治生活的透明度,充分发挥人大的作用,加强与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和政治协商制,完善并改造选举制度,加强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监督,用具体法律来保证和规定言论自由,允许经过合法申请和批准的游行,等等。总之,要使人民切身感受到,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能够享受到真正而切实的民主和自由。这样,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增长对人民的吸引力、凝聚力,它的优越性

才能更加显示出来。因此，我们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就必须适应在民主和法制的条件下进行工作和生活。实行民主，意见纷纭，表面上是有些“乱”。但是，有了在民主和法制范围内的正常的小“麻烦”，就可以避免大乱，国家才能长治久安。这中间还有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就是要把正当的民主要求，行使正当的民主权力与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区别开来。我们不允许打着民主的旗号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同时，我们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时候也不妨碍发扬民主。这就需要在实践中逐步划清一些政策界限，最终这也要在法制的轨道上来解决，把两者很好地统一起来。今后，党的领导作用的重要方面，要表现在积极领导人民进行民主和法制建设上，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成为真正的法制国家。同时，民主的旗帜如果我们党不高举，就会被别人夺去，我觉得我们迟早要走上这一条路。我们与其被动地走，不如自觉地、主动地走。因为我感到，有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在社会矛盾相当尖锐，党的地位已经大为削弱的时候才搞政治改革，局面很难控制。我想，我们应当在党的领导地位相对巩固的时候，主动地去搞民主建设。这样就可以在我们党的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有秩序地发展一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当然即使这样做，在民主和法制发展过程中，仍然会有一些痛苦、磨擦甚至震荡，但这绝不是社会主义制度发生危机，在我们党经过一番自我调整、自我完善，更加适应新时代要求以后，将会以崭新的面貌，朝气蓬勃的率领全国人民前进。我主观上认为，这是真正为党和国家的前途着想。多年来，在经济改革上，我是积极的，大胆的，但在政治改革上，我一向持谨慎态度。我也曾自称是“经济上的改革者，政治上的保守者”。近年来，我思想上有了变化，感到如不把政治改革摆到重要议事日程上，不仅经济改革中的难题很难解决，社会、政治各种矛盾也会日趋尖锐。我的这个想法，影响着我对一些具体问题的观察和处理。我觉得，在今天党的会议上，我应该讲明这些心里话，向同志们交心。很

可能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希望同志们批评帮助！

第五节 从未支持动乱和分裂党

我对李鹏同志的报告中提出的撤销我领导职务的建议没有意见，但对我提出的“支持动乱”和“分裂党”这两项指责我有保留意见。

一、李鹏报告中的指责不符事实

对于如何处理学潮和动乱，我的确根据党章允许的范围在党的会议上提出过自己的不同意见。不管这些意见是否可行和有效，但都是关于如何平息动乱的意见。我从来没有提出过支持动乱的意见。

再从实际情况来看，学潮和动乱的扩大，也不能说是我支持的。事实上从四月二十三日到底这一段，学潮和动乱急剧扩大，而这段时间我并不在国内。李鹏同志的报告中，说我在亚行年会的讲话，使动乱升级。事实上在我讲话以后，各大学校继续纷纷复课的情况，说明这种批评不符合事实。当时首都各报都有报道，这至少可以说明我那次讲话并没有引起学潮升级。五月十九日实行戒严以后，我就没有工作了，当然也再没有发表任何讲话，此后动乱的升级更没有理由说是我的原因。如果说我请病假没参加五月十九日的会议，以后事态的发展也主要是由于我的原因引起的，这无论如何解释不通。

二、按党章办事不应扣分裂罪名

关于分裂党的问题。什么才是分裂党的行为？党的历史上是有

案例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也有规定。我们党从来没有把在会议上提出不同意见，甚至表示保留意见就叫做分裂党的。

领导人之间在公开讲话中侧重点有时有些不同，口径不那样一致，人们中间有这样那样的议论，这是不断出现过的事，不能因此就叫分裂党。而李鹏同志报告中指责我在亚行讲话中没有提到四月二十六日社论，又指责我在已经出现动乱的情况下讲话中却说了“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但是，就在第二天，李鹏同志在亚行讲话中也没有提四月二十六日社论，而且说中国要努力“避免动乱”。我认为，像这样一些在不同场合不同时间出现的讲话侧重点的不同，具体措辞的不同，甚至口径上不太一致，有些是不合适的甚至是错误的，但都不能上纲为“分裂党”，更不能因为我请病假不能出席五月十九日会议算作“分裂党”的行动。

另外，把一些单位说成是我的“智囊”、“智囊团”，因此这些单位有人上街游行演说，似乎与我有何关系。我要说明，并不存在什么“智囊”和“智囊团”的事。我在国务院工作时，有时就一些经济理论问题找人座谈，参加座谈的人常常来自许多单位，有时也有这些单位的人。此外，我和这些单位没有其他什么联系，这些单位更不直接由我来管，他们有自己的隶属关系。把他们统统说成是我的“智囊”，既不是事实，也会不必要地使这些单位背上包袱。

既然党章规定党员有对自己的处理意见进行申辩的权利（“党章”第一章第四条中规定“在党组织讨论决定对党员的党纪处分作出鉴定时，本人有权参加和进行申辩，……党的任何一级组织直到中央都无权剥夺党员的上述权利。”），我今天就着重对这两个指责提出申辩，希望予以考虑。

注 释：

①当时，乔石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中央政

法委员会书记,主管政法工作。

②对于一九八九年前的经济评估,中共党内有分歧。一九九二年春邓小平南巡时说:“经济发展比较快的是一九八四年至一九八八年。……那五年的加速发展功劳不小,这是我的评估。治理整顿有成绩,但评价功劳,只算是稳的功劳。”邓小平对八九年前五年的评价,与赵紫阳的评估较接近。八九至九一年的治理整顿经济,由李鹏等主持。

③城乡零售物价升幅,一九八八年为十八·五%,一九八九年是十七·八%。

26 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公报

(89.6.24)

① 新华社北京六月二十四日电 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于六月二十三日在北京举行。会议在邓小平同志主持下，由赵紫阳同志作工作报告，并通过了公报。会议的主要议程是：听取和审议赵紫阳同志的报告；讨论和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六四”事件中的错误的决定》；讨论和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六四”事件中的错误的决定》；讨论和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六四”事件中的错误的决定》。

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一九八九年六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四日在北京召开。出席这次全会的中央委员一百七十人，候补中央委员一百零六人。列席会议的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一百八十四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六十八人，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二十九人。

全会之前，中央政治局于六月十九日至二十一日举行了扩大会议，为四中全会的召开作了必要的准备。

全会分析了近两个月来全国的政治形势，指出极少数人利用学潮，在北京和一些地方掀起一场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的政治动乱，进而在北京发展成了反革命暴乱。他们策动动乱和暴乱的目的，就是要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这场严肃的政治斗争中，党中央的决策和采取的一系列重大措施，都是必要的和正确的，得到了全党全国人民的拥护。全会高度评价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这场斗争中发挥的重大作用，高度评价在平息首都反革命暴乱中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警部队和公安干警作出的巨大贡献。

全会审议并通过了李鹏同志代表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会议认为，赵紫阳同志在关系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犯了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错误，对动乱的形成和发展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其错误的性质和造成的后果是极为严重的。他在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期间，虽然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工作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但是在指导思想上和实际工作中也有明显失误。特别是他主持中央工作以来，消极对待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方针，严重忽视党的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给常的事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鉴于赵紫阳同志在上述严重错误，全会决定，撤销他的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会委员和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第一副

主席的职务,对他的问题继续进行审查①。

全会对中央领导机构的成员进行了必要的调整:选举江泽民同志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增选江泽民、宋平、李瑞环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决定增补李瑞环、丁关根同志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免去胡启立同志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处书记的职务,免去芮杏文、阎明复同志中央书记处处书记的职务。

全会高度评价邓小平同志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的重要讲话,一致认为,这个讲话是我们回顾过去,思考未来,统一全党思想认识的纲领性文件。全会强调,要继续坚决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继续坚决执行党的十三大确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必须毫不动摇、始终一贯地加以坚持;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必须坚定不移、一如既往地贯彻执行,绝不回到闭关锁国的老路上去。当前,要特别注意抓好四件大事:一是彻底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进一步稳定全国局势;二是继续搞好治理整顿,更好地坚持改革开放,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三是认真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努力开展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独立自主、艰苦奋斗的教育,切实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四是大力加强党的建设,大力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坚决惩治腐败,切实做好几件人民普遍关心的事情,决不辜负人民对党的期望。

这次全会在我们党的历史发展上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它不仅对于当前进一步稳定全国局势具有重大作用,而且对于今后保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连续性,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全会重申,我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变,我国将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继续同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关系,对维护世界和平继续作出贡献。全会相信,我国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正义

斗争必将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理解,我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必将得到继续发展。

全会号召: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同心同德,艰苦奋斗,克服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满怀信心地把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注 释:

*本文件原题为“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原载“人民日报”一九八九年六月二十五日。

①一九九二年十月上旬,中共十三届九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同意“中央政治局关于对赵紫阳同志在一九八九年政治动乱中所犯错误继续审查情况的汇报”,同意维持十三届四中全会对赵所犯错误的结论并结束审查。

27北京各界关于时局的十点声明

(89.5.27)

我们作为社会主义的国家和人民，对当前国际局势，特别是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有着深刻的认识。我们认为，当前国际局势的特点是：(一) 世界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国际力量对比正在发生新的调整；(二) 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的主题，但国际局势依然动荡不安，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三) 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四) 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五) 中国坚持改革开放，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六) 中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七) 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八) 中国坚持改革开放，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九) 中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十) 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这次会议在我国的历史发展上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它不仅对于我国进一步稳定全国局势具有重大作用，而且对于今后我国进一步改革开放，以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保持连续性，必将产生深远影响。

全会重申，我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变，我国将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关系，对维护世界和平继续作出贡献。全党和全国人民要坚决拥护党的正

按：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七日，“北京各界联席会议”针对“五一九戒严令”和李鹏的“五一九讲话”，发表关于时局的十点声明。它强调学生和群众的请愿，一直是冷静、克制、有秩序，是自发的民主运动，出发点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消除“官倒”等腐败现象。它呼吁当政领导人不要漠视民意，它批评李鹏、何东昌、李锡铭、陈希同等，无视于人民群众的心愿，对民运采取否定、镇压的态度。

声明还提到当时民运的三项诉求：“一，撤销戒严令，撤退军队；二，否定“四二六社论”和李鹏“五一九讲话”，承认请愿是爱国运动；三，召开人大常委会议，讨论罢免李鹏的总理职，在法制与民主基础上解决问题。

本文选自“潮流”月刊一九八九年六月号总第二十八期。

一、这次学运和民运从开始到现在，一直是一场纯粹自发的伟大民主运动。执政党和任何政府领导人，都不可能也没有力量左右这次民主运动。相反的是，这场民主运动的目的，更需要使任何领导人和利益集团，都必须顺应这场民主运动所体现出来的人民意志，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二、这次学运和民运的基本出发点，是推进当代中国政治体制的改革，加快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判除执政党和政府中严重存在的腐败现象，才能真正杜绝万民痛恨的官倒等现象。显而易见，这些要求充分体现了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正因为如此，这场运动才能获得全国各地、港澳台地区以及全世界如此强烈而广泛的响应与支持，也才能由最初的首都高校运动发展成为声势浩大的全民爱国民主运动。

三、由此，对于这场伟大的学运和民运究竟持态度已经成为衡量每个中国人，特别是政治领导人的政治意识和政治态度的分水岭，肯定顺应这场民主运动，就是肯定顺应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否定和反对这场民主运动，就是否定和反对中国政治民主化的

进程。一切政治党派和领导人都将在这场运动面前接受严峻的考验,并将由此得到人民群众的公正评判。

四、李鹏总理及何东昌、李锡铭、陈希同等领导人之所以在这场运动中如此不得人心,根本的原因恰恰就在于,他们从一开始就完全无视于人民群众的心愿,对这场运动采取否定、反对甚至镇压的完全错误态度。从四二六社论到顽固拒绝平等对话,使人民群众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他们已不可能推动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不可能领导中国走上现代化之路。而五月二十日李鹏签发的极端不理性的戒严令,更是破坏民主与法治的法西斯统治手段,它使全体人民深切感受到只要李鹏等人在台上,所有参加过、声援过这场民主运动的学生、工人、市民、干部、党员、知识分子的人身安全就有严重的危险。正因为如此,在发布戒严令之后,各界人民群众才一致提出罢免李鹏、罢免何东昌等人的完全正当的合法要求。

五、作为执政党总书记赵紫阳,对执政党与政府中的腐败及官倒等现象无疑负有重大责任。但是在返朝归国后,他发表了冷静、理智、克制、秩序在民主和法治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的讲话,表明了一个政治领导人对这场运动的应有态度;同时,也确实一度创造了在民主和法治轨道上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和条件。因此这讲话精神得到了社会各界普遍良好反映,也使人民群众对赵紫阳采取比较肯定的态度,并期望试探能在赵紫阳讲话精神的基础上得到解决。

六、由此可见,人民群众对任何政治领导人的态度完全取决于他对这场运动的态度。如果以为这场伟大的学生运动和民主运动在一开始就以拥护谁打倒谁为目的,那就大大的低估了这次运动的水平和人民群众的民主觉悟,同时也完全不合事实。根本的问题就在于谁站在这场运动的对立面,谁就是站在人民的对立面,并将受到人民群众的唾弃。谁站在这场民主运动的顺应面,谁就是和人民站在一起,并将受到人民持久的欢迎支持。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

七、遗憾的是，目前中国的一些领导人物恰忙仍然用传统的方式来看问题，根本缺乏开创新思想的政治素质，他们总是习惯于把人民群众的民主运动看成仅仅只是党内斗争的工具，总是想当然认为这场民运的幕后一定有党内高层人士作后台，因此极端错误的认为，只要解决了党争也就解决了问题，只要揪了所谓的后台，这场运动也就自然而然的烟消云散了。这种看法未免太落后于时代，太低估了广大学生和人民的政治素质。我们在此严正的指出，试图用解决党内斗争的过时方式来解决问题的任何企图，都是幼稚可笑的，枉费心机的。党内斗争的结束并不等于这场伟大民主运动的结束。说到底，不是党内斗争决定民主运动，而是民主运动最终必将决定党内斗争的最后结果，正如大家所看到这次学运和民运从一开始就得到广大共产党员的坚决支持。因此不管党内谁上台，都只有首先站在这场运动里边才能得到广大党员信任。如果一任站在这场运动的对立面，那么必将在党内失去合法性的基础。在其最后的不光彩下台，就只能是时间性问题。

八、不管党内斗争究竟如何，这次的学运和民运都将坚持自己的目标。我们重申具体的目标如下：（一）铲除戒严令，撤退军队。（二）彻底否定四二六社论，否定李鹏五一九讲话；公开承认这场运动是伟大的爱国运动，承认学生自治组织及其他真正具有代表性的民间自治组织的合法性。（三）立即召开人大紧急会议，讨论全体中国人民一致发出的罢免李鹏的呼吁，从而创造在民主与法制的基础上解决问题的良好气氛。

九、这次学生运动和民主运动最可贵的伟大之处，在于尽管政府方面一直采取了不明智的极端的态度对付运动，但和平请愿自始至终具有高度的冷静、克制、秩序。即使在宣布戒严令后，也仍然采取和平请愿方式，有效的阻止了军队入城，从而使戒严令宣布七天后仍然只是一纸空文，这是空前伟大的胜利，创造了民主运动史和世界民主运动史的伟大奇迹和宝贵经验。为了保持这场运动高

度理性的伟大特色,为了避免以非理性的方式来对抗极端非理性的政府,同时也为了保护广大同学们的人身安全,减少首都人民的负担,主动创造在民主和法治基础上解决问题的条件,首都各界联席会议在此向全体同学建议,天安门广场的大规模和平请愿行动将在五月三十日,戒严令颁布第十天暂告一段落。届时,天安门广场将举行大规模的全市集会,庆祝这次学运和民运的空前伟大胜利。会后举行全市人民大游行,欢送英勇的同学们返校。暂时撤离天安门广场并不意味着这场学运和民运的结束,而是意味着这场运动的长期性和阶段性,我们随时保留重返广场开展和平请愿的权利,任何人都阻挡不了我们。

四、十、伟大的四二七和平请愿大游行,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光辉的一页,值此四二七游行一个月之际,我们特发表以上声明,以纪念这伟大的日子并向全国人民倡议,将四月二十七日订为中国自由民主节。伟大的四月民主节万岁!人民必胜!

28 迎接联合国宽容年， 呼唤国内宽容

(王淦昌等, 95.5.15)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十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宣布一九九五年为“联合国宽容年”(The United Nations Year for Tolerance),以纪念联合国成立五十周年,弘扬联合国宗旨所体现的基本精神:宽容。我国是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又是安全理事会中有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自应认真执行这一决议,使对于我国比较陌生的宽容精神,得以在我国的政治、思想、宗教、文化、教育等领域中生根茁长。

宽容是人类文明的标志,是现代文明的基础和前提。西方启蒙思想家从反对中世纪封建神权专制统治的长期斗争中认识到宽容之可贵。他们及其后继者在取得政治自主权之后,不走历代专制王朝的老路,而是以尊重公民的基本人权和自由作为建国基本原则,不强求意识形态的一律,对各种思想、信仰、习惯、行为采取容忍态度,容许少数人有保持和公开发表自己见解(包括政治、宗教、科学、文艺等方面)的自由。由于有了这种宽容精神,科学、文化了持久的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那种把思想上的“异端”看作洪水猛兽,以至把布鲁诺(Bruno)当众烧死,用刑讯强迫伽利略(Galileo)放弃地动说这类历史悲剧,也就不再重演。

反观我们这个文明古国,几千年来定于一尊,不容有第二种声音的遗风至今未衰。一九五五年,由于上书陈述自己的文艺观点,胡风及其同伴被作为“反革命集团”定罪,受牵连者二千余人。一九五七年,响应“整风鸣放”号召敢于直言的知识分子统统被打成“右派”,人数占全国知识分子总数的百分之十一以上(至少五十五万人),至于一九六六年开始的对文化进行“革命”的十年浩劫,更是一场消灭异己的民族大灾难。一九七八年以后情况有所改变,上述冤假错案基本上得到平反,初步出现了宽松局面,经济开始调整发展。可是,由于缺乏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所必须的宽容精神,结果还是导致了一九八九年的“六四”那场震惊世界的人间惨剧,以及随后一系列侵犯公民基本权利事件。

为迎接联合国宽容年,我们当尽力传播现代文明所不可缺少

的宽容精神,促使“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增进并激励对于全体人类的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这一联合国宗旨在我国的真正落实。

为此,我们希望当局:

一、以宽容精神对待意识形态、政治思想、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各种见解,不再把有独立思想和独立见解的人当作“敌对分子”,加以压制打击、监视、软禁,甚至拘捕。

二、本著实事求是精神重新评价“六四”事件,并释放尚在狱中的有关人员。

三、释放所有因思想、言论和信仰问题而被关押的人员,果敢地结束我国自古以来的文字狱这一不光彩的传统。

同时,我们也希望全社会培育尊重他人的宽容精神,倡导以理性、公正态度处理各种矛盾和冲突,以和平方式表达自己的意愿和见解,避免激化矛盾的极端情绪,切忌暴力行为。只有这样,我国才有可能稳步走上民主化和现代化的道路。

当然,提倡宽容,决不意味不分是非善恶无原则的一团和气,更不是纵容听任败坏道德、危害社会的恶行。宽容同现代的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等概念密不可分,相辅相成。宽容是民主政治的应有之义,也是政治民主化的条件。宽容体现为对人权和自由的尊重,又以道德准则和法律为界限。当前我国腐败成风,权钱交易、侵吞公共财产贪污腐化现象比比皆是。对所有祸国殃民的窃国盗贼必须除恶务尽,严惩不宽。但必须认识到,没有民主监督,特别是独立舆论的监督,腐败不可能根除。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Lord Acton)早在一百零八年前就已指出:“权力趋向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一七八九年法国的“人权宣言”更是明白昭示:“对人权的无知、忽视或蔑视,是公众不幸和政府腐败的唯一原因。”这一千古不易的真理,应该成为我们举国上下的共识。实现宽容,必将有力地推进当前全国人民所关心的反腐败斗争。

世界需要宽容,中国需要宽容。我们希望,通过联合国宽容年

的各项活动,我国自古留存至今的不宽容状况得以开始改变,宽容将逐渐成为我们整个国家民族的共同精神财富。

王淦昌、楼适夷、杨宪益、周辅成、吴祖光、许良英、林牧、过兴先、薛禹谷、朱兆祥、胡济民、黄宗甄、汪容、王来棣、赵中立、胡亚东、王悦先、李佩珊、黄炜、董光璧、范岱年、周明镇、许国志、蒋丽金、胡作玄、丁子霖、蒋培坤、刘辽、董延开、王富仁、王若水、汪子嵩、张宣三、梁志学、黄翔、包遵信、吴震、王凌云、陈小雅、李贵仁、王丹、吴学灿、江棋生、刘念春、杨海。

注 释:

本文原题“迎接联合国宽容年,呼唤实现国内宽容”,以下称为“九五宽容呼吁书”。起草人为许良英,联署发起人是许和林牧。

第一位签署人王淦昌,是著名的核物理科学家,大部分签署人是自然科学家,其余多为人文研究者或作家。其中王淦昌、许良英、周明镇、过兴先、薛禹谷、胡济民、许国志、汪容、朱兆祥、刘辽、黄宗甄(均是自然科学家),及吴祖光、梁志学、王来棣、张宣三(共十五人),都是一九八九年(人权签名)第二波联署人。

所谓人权签名,最初是由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致函邓小平(八九年一月六日),建议在中共建政四十周年和“五四运动”七十周年的一九八九年,释放魏京生等政治犯,实行大赦。他在信中说:“今年恰好又是法国大革命的二百周年,不论怎样看,由它所标志的自由、平等、博爱、人权,已受到人类的普遍尊重。因此,我再次诚恳地希望您考虑我的建议,给未来增添新的尊重。”

二月十三日,有北岛、邵燕祥、谢冰心、吴祖光等三十三位文学界、社会科学界人士,致函中共中委会和人大常委会,表示支持方励之的建议。二月下旬,由许良英和冰山学家施雅风发起,有第二波的联署回应,四十二位签名者中,多为自然科学家。三月中旬,作家戴晴发起第三波签署,有四十三位文学界和社会科学界人士签名。

“九五宽容呼吁书”的签名者,不少是浙江大学毕业生或教授,多为王淦昌、竺可桢的学生。发起人许良英,是王淦昌的得意门生,主编“王淦昌和他的

科学贡献”。王淦昌一直支持许良英以理性渐进方式追求民主。

王淦昌是中共老党员，为研制原子弹、氢弹的核心人物，官至国务院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但他关心民疾和社会文明，赞同争取人权和民主。

现将签署人简介如下：

1王淦昌：88岁，江苏常熟人，核物理学家。清华大学物理系学士，德国柏林大学哲学博士。曾任山东大学、浙江大学教授，北京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苏联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副所长，国务院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兼原子能研究所所长，核工业部科技委员会副主任，核武器研制组领导成员，人大常委。现为中科院院士，九三学社中央参议委员会主任。

2楼适夷：90岁，浙江余姚人，作家、翻译家。上海艺术大学肄业。曾任东北军区后勤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

3杨宪益：80岁，安徽泗县人，文学翻译家。英国牛津大学文学硕士，曾任南京中央大学副教授，成都光华大学教授，北京“中国文学”英文版总编辑，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译作有“红楼梦”、“儒林外史”等。

4周辅成：84岁，四川江津人，伦理学家。清华大学哲学研究所毕业。曾任金陵、武汉、北京大学哲学教授，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5吴祖光：78岁，江苏武进人，剧作家、影剧编导。责任政协委员，戏剧家协会副主席。

6许良英，75岁，浙江临海人，自然科学史专家。浙江大学物理系学士，北京“科学通报”编辑，一九五七年被批为“右派分子”押送“劳改”，七九年获平反，任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编译“爱因斯坦全集”。

7林牧：原中共西北大学党委书记，曾任胡耀邦秘书。

8过兴先：80岁，江苏无锡人，农学家。浙大农艺系学士，美国康乃尔大学进修。曾任浙大教授，中科院生物学部副主任，院士。

9薛禹谷：微生物学家，过兴先夫人，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原所长。

10朱光祥：力学家。中科院力学研究研究员，浙江宁波大学校长。

11胡济民：76岁，江苏如皋人，物理学家。浙大物理系学士，英国伦敦大学哲学博士。曾任浙大副教授、副教务长，北大数学、技术物理系主任，核物理学会理事长，院士。

12黄宗甄：80岁，浙江瑞安人，植物生理学家、科技编辑专家。浙大生物系

学士,五七年列为“右派分子”,现为中科院科学出版社编审、竺可桢研究所副
理事长。

13汪容:72岁,江苏无锡人,理论物理学家。浙大物理系学士。曾随老师王
淦昌去苏联,在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研究。现为浙大理论物理学教授,著有
“旺子规范理论”。

14王来棣:五四运动史专家。女,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15赵中立:中科院研究生院副教授。

16胡亚东:化学家。中科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原所长。

17王悦先:女,生物化学家。浙大生物化学教授。

18李佩珊:自然科学史专家。女,原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所长。

19黄炜:女,原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业务处处长。

20董光璧:60岁,河北丰润人,科学史专家。北大物理系毕业,中科院自然
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21范岱年:69岁,浙江上虞人,科学史专家。浙大物理系学士。中科院科学
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研究员。

22周明镇:77岁,上海人,地质古生物学家。重庆大学地质系学士,美国普
林斯顿大学哲学博士。曾任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所长,北京自
然科学馆馆长,院士。

23许国志:76岁,江苏扬州人,运筹学家。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学士,美国
堪萨斯大学数学博士,曾任芝加哥大学、马利兰大学研究员,中科院力学研
究所、数学研究所研究员,成都科技大学应用数学系主任、教授,中科院系统科
学研究所副所长,现为研究员、院士,著有“运筹学”。

24蒋丽金:76岁,女,浙江杭州人,有机化学家。辅仁大学学士,美国明尼
斯达大学药物化学博士。现为中科院感光化学研究所研究员,院士,政协常
委。

25胡作玄:中科院系统科学研究所研究员。

26丁子霖:女,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六四死难者家属。

27蒋培坤:61岁,美学家。人大哲学系教授,丁子霖的丈夫。著有“古希腊
罗马美学与诗学”。

28刘辽:五七年列为“右派分子”,现为北京师范大学理论物理学系教授。

29董延开:北京师大数学系教授。

六四前后

30王富仁：北京师大中文系教授。

31吴震：西安西北大学物理系教授。

32王若水：69岁，江西泰和人，哲学家。原人民日报副总编辑，著有“为人道主义辩护”等。

33汪子嵩：74岁，浙江杭州人，西方哲学史家。西南联大哲学系学士，曾任北大哲学系副教授，人民日报理论部副主任，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著有“欧洲哲学史简编”等。

34张宣三：79岁，湖南溆浦人，经常专家。浙大学士，长期在国务院计划委员会工作，曾任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现为研究员。

35梁志学：黑格尔专家。五七年列为“右派分子”，现为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36黄翔：七十年代末民运诗人。

37包遵信：58岁，安徽和县人，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因“六四”被判刑五年。

38王凌云：女，北京中国革命博物馆研究员。

39陈小雅：女，社科院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

40李贵仁：原西安华岳出版社副总编辑，曾因“六四”入狱。

41王丹：原北大历史系学生，曾因“六四”入狱。

42吴学灿：44岁，江苏滨海人，原人民日报海外版编辑，曾因“六四”坐牢。

43江棋生：原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研究生。

44刘念春：原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学生。

45杨海：原青岛海洋大学环境生态系学生。

29 一九八六年至一九八九年大事记

一九八六：小鸣放格局与学潮

86年1月中共开八千人大会

1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一号文件，题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一九八六年农村工作的部署”（即农村十八条）。它要求各地继续贯彻执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等农村经济改革的方针政策，把农业视为国民经济的基础，“必须力求避免出现农业停滞的现象”。文件全文于二月二十三日在人民日报刊出。

1月6日、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北京市召开中央机关干部大会（后来称为中央机关八千人大会），号召中央党政军机关干部“在端正党风中做全国的表率”，扭转不良的党风和社会风气——官僚主义、贪污受贿、敲诈勒索等。

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胡启立主持会议，宣布书记处决定成立中央机关端正党风领导小组，由乔石任组长，王兆国、强晓初任副组长。

总书记胡耀邦，书记处书记田纪云、王兆国，总理赵紫阳，军委副主席杨尚昆，在会上发表了讲话。胡耀邦强调，要把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两件大事“抓好”。

1月11日至20日，国务院召开“全国经济工作会议”。会议提出，在“七五”期间（第七个五年计划，一九八六——一九九〇），经济领域要“深入改革，加强管理，沿着提高经济效益的轨道前进”。

1月13日，在计划会议和经济工作会议上，赵紫阳发表讲话指出，一九八六年经济体制改革的原则是“巩固、消化、补充、改善”，要巩固改革的成果；他说，注意经济生活中不稳定的因素，对

已出台的价格改革、工资改革作一些消化、补充的措施；改善宏观调控，控制固定资产投资、信贷、货币发行。

同日，光明日报发表“关于文化发展战略问题座谈会”的发言，包括朱穆之、于光远、钱学森的意见。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国务院文化部长朱穆之说，讨论文化发展战略也要研究文化领域的改革，“不改革就不会出现新局面”。

1月18日，胡启立在中共中央党校毕业礼上发表讲话，谈到精神文明建设的四个实际步骤：抓形势政策教育，抓端正党风，抓端正思想、文化、理论战线的指导思想，抓政法工作。

提及端正党风时，他说：“现在要从抓大案、要案入手，特别是那些有高级干部及其子女插手的大案要案，一定要冲破阻力，一抓到底。杀一儆百，挽救一批干部。”

1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严格按照党的原则选拔任用干部的通知”。它指出，有些领导干部“凭个人好恶、恩怨取人，或以对自己有利无利为尺度用人”；有人“为提拔任用子女、亲友‘走后门’”；“有的拿职位送人情，搞交易”。

1月29日，人民日报透露，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以下简称“两办”）“近日”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政军领导机关和团体制止滥派团组和人员出国，纠正不正之风如“向外国人、外籍华人、华侨讨钱索物”等。

86年2月六号文件针对官商

2月1日，“两办”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政军部门和转化

“坚决制止干部用公款旅游”。

2月4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六号文件“关于进一步制止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规定”。它指出，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下达“关于严禁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决定”后，不正之风还未完全刹住。它说：“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以权谋私，损公肥私，危害很大。”

2月5日至14日，赵紫阳、胡启立和副总理田纪云到海南岛视察，要求当地干部“重新振作精神”，继续实行“开放搞活”政策，发挥当地对外交往方便和热带资源丰富的优势。（注：这是针对海南岛汽车大走私案被查处后，干部对于“开放搞活”政策的疑虑。）

2月19日，上海法院处决强奸流氓、高干子弟胡晓阳、陈小蒙。其中，胡晓阳的父亲胡立教，原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当时任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小蒙的父亲陈其五，曾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86年3月有创造和谐气氛论

3月9日，在会见出版工作者协会会议的代表时，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朱厚泽发表谈话，呼吁“创造一种比较和谐的气氛，比较协调的气氛，形成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以有利于不同意见的探讨，不观点的争论”。他说：“在学术思想、文化思想、经济思想上，我们仍然需要吸收外国的好东西。”

他的谈话纪录稿，以“文化气氛和文化开放”，为题，发表于读书月刊六月号。

3月10日至16日,第一次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是国务院召开的会议。赵紫阳表示,发展横向经济联合,应作为经改的重要组成部分。23日,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推动横向经济联合若干问题的规定”。

3月16日,红旗半月刊第六期发表彭真的“要善于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武器”。这是彭真于一月二十六日在浙江大学的讲话纪录稿(经补充和修改)。

彭真提到,一提要讲马克思主义就是保守、反对改革的“议论”。他认为,马列主义是革命的,不是保守、僵化的,“资产阶级及其代言人的理论是保守的、僵化的”。

3月25日至4月12日,六届人大举行第四次年会,通过第七个五年计划,任命中共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乔石兼任国务院副总理。(注:乔石在国务院主管政法部门,包括公安部、国安部、司法部、监察部、民政部、民族事务委员会、宗教事务局、法制局等。八八年四月换届时,乔石不再担任副总理。)

86年4月变通教条大胆探索

4月4日,北京群众集会纪念第一次天安门事件十周年。

4月12日,文艺报报导,在音乐家协会的会议上,中宣部长朱厚泽表示,要创造融洽和谐的气氛,以利于文艺的繁荣发展;要遵循四项基本原则,但它不直接规范具体的创作,不妨碍艺术家的创作自由。

4月14日,北京法院审判张常胜、叶之枫泄露官方进口汽车机密收取外商贿款和贿物。他们分别是北京少数民族经济文化开

发总公司职员、国务院经济委员会进出口局副局长。法院分别判他们死刑、十七年徒刑。

叶之枫是第一个(也是唯一?)因受贿被判重刑的中共高层子女。其父叶飞在一九八三至九三年任人大副委员长;过去,曾任海军司令员,交通部长,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记,福州军区司令员兼第一政委。

4月22日,在中宣部的座谈会上,朱厚泽呼吁理论工作者大胆探索和开拓创新,把理论研究落后于改革的状况扭转过来,提倡批评和反批评都心平气和,实事求是,充分说理,以理服人。

4月28日至5月3日,东南沿海三省第五次打击走私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指出,广东、福建、浙江三省走私贩私活动严重,国营企业和事业单位参与走私贩私,作案能量大,数额高,危害性也大。

4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呼吁各级党团组织重视“对人的关心”。它指出,在“做人的工作”方面,“在”的思想留下很深记印,“造成了组织与群众之间的隔阂,以至人与人之间的猜疑”。它说,现在“整人没有市场”,可是“高高在上,不关心群众痛痒的官僚主义,满足于发文件、开大会的‘原则领导’还相当盛行”;一部分领导机关和干部“担当脱离群众”。

4月30日,胡启立在纪念“五一”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讲话,谈及变通马克思主义时,他说,“对某些被实践证明已过时的或者已被实践证明不完全正确的个别结论,要有勇气冲破”,“要反对思想僵化,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千古不变的教条”。

86年5月文艺创新查处官倒

5月7日,光明日报发表陆定一纪念“双百方针”三十周年的文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历史回顾”。他说,一九五六年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原是繁荣科学和艺术的方针,但五七年“反右”后实际停止执行,在“一言堂”下乱贴政治标签。他认为执行“双百”方针受益无穷,不执行就会吃亏。(注:陆定一在五六年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八六年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政协副主席。)

5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没有社会主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强调民主与改革是现代化建设缺一不可的主题,要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建设”,让群众享有批评监督的权利,干部要接受监督。它说,“热衷于搞‘一言堂’、‘家长作风’,听不得群众的言论”,就可能给工作带来损失。

5月9日,人民日报报导:国务院最近发布“关于扩大科学技术研究机构自主权的暂行规定”。

5月12日,人民日报转载中国科技报评论员文章“坚持党对知识分子的科学估计”。它说,要真正承认“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社会上仍有这样的说法:“知识分子须彻底改造世界观才能成为名副其实的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讲知识分子问题,首先要记住思想改造。”它指出,这是把知识分子仍看成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同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支持探索鼓励创新”指出,在

文艺探索和创新方面，要容许进行各种试验；对文艺创作，不能用固定的模式来加以规范；不要过早地作出允许或不允许、肯定或否定、禁止或提倡的具体规定。十九日，人民日报又发表评论员文章“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气氛——再论文艺的探索与创新”，提到在有些地方、部门，“促进探索与创新的环境和气氛，还没有很好形成”；有些领导干部，“习惯于用现成的条条框框去衡量事物”，对文艺的新探索、尝试缺乏宽容的态度。它认为，文艺和学术讨论要平等，“决不能居高临下，盛气凌人”，探索中的是非问题“不宜于由某一个领导人一言定生死”。

5月15、1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举行座谈会，要求新闻单位把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的宣传报导，放在工作的首位。

5月15日至21日，在“全国信访工作座谈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指示获传达，胡要求各地把群众来信来访的处理工作，当成长期的大事“抓紧”。

5月21日，中共政治局委员、副总理李鹏视察广东大亚湾核电站施工现场后，在深圳广东核电合营公司谈及核电站的安全措施，包括国务院已设立核安全局监察核电安全，大亚湾核电站“选用的安全标准是有保证的”。（注：李鹏的谈话是回应香港人对大亚湾核电站安全的疑虑。”

5月23日，人民日报报导：国务院农牧渔业部所属的中国农垦工商联合企业总公司重大投机倒把案被查获。这家官办公司倒买倒卖外汇、倒卖汽车、钢材、彩色电视机，从中获暴利二千八百万元人民币。人民日报对此发表评论员文章“国营公司要带头遵纪守法”。

5月23日至28日,中共中纪委召开中央机关端正党风交流会。中纪委书记强晓初在会上说,自一月初“八千人大会”以来,查了一批大案要案,除了继续调查之外,还要纠正行业不正之风——凭借行业的经营条件和特殊权力,“肆意敲诈勒索,以业谋私,以职谋私”。他又特别提到:“在一些党政军领导机关中,也竟有人倚仗党管组织、人事的权力,在‘入党、提干、出国、学位’等问题上搞营私舞弊。”

5月24日至28日,胡启立在福建时指出,改革已走出很好的第一步,“要注意保护干部和群众的改革积极性”。

5月25日,新华社报导:国务院最近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部门坚决制止向企业乱摊派。

86年6月改革声中有极左调

6月1日,红旗杂志第十一期发表中共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的文“加强党在新时期的思想政治工作”,强调“思想政治工作仍然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

6月11日,彭真在陕西省西安市视察发表讲话,呼吁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和延安作风。

6月15日,“陈云文选”第三卷(一九五六——一九八五)开始发行。次日,红旗杂志第十二期发表中央书记处研究室“陈云文选”编辑小组长文,题为“坚持实事求是原则是一切事业的成功之道——介绍‘陈云文选’”。

6月16日，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企业破产法草案。八四年十二月，国务院成立企业破产法起草小组；八六年一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通过”企业破产法草案。

同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热诚地爱护帮助改革者”，提及一批勇于改革者特别是有缺点的人，“目前处境相当困难”，有的被免职。它呼吁要容忍他们的一些缺点和错误，帮助他们推进改革。

6月23日，胡耀邦在意大利向意共干部发表讲话。他说：“马克思主义必须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僵化的教条。”

6月25日，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土地管理法”，第二条规定，实行土地公有制(国有制)，“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买卖、出租或者以其它形式非法转让土地”。(注：八八年四月十二日，七届人大第一次年会通过“宪法修正案”，让土地使用权租让合法化。)

6月25日，人大常委会根据赵紫阳的提请，任命五十一岁的王蒙任文化部部长，接替七十岁的朱穆之。王蒙是首位当上国务院部长的“右派分子”(一九五七年)，他是作家协会副主席、人民文学月刊主编。朱穆之于七月初改任新成立的对外文化协会会长。

86年7月讲心里话与三宽论

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胡耀邦的“关于正确处理党内两种不同的矛盾的问题”，这是他于四月九日在“端正党风工作座谈会”上

讲话的一部分。

胡耀邦说,毛泽东晚年听不得不同意见,现在要善于处理工作上认识上不同意见的矛盾,“党的会议上允许党员自由地发表意见和批评任何人,即使错了也受到保护”。

7月5日,人民币对各国货币汇价下调十五·八%,美元与人民币比率,由一比三·二调整为一比三·七三六。

7月8日,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副主任余铁民利用职权为人谋私利,收受贿赂三万多元,被上海法院判处无期徒刑。次日,“人民日报”针对此事发表评论员文章“机关干部更要尊守法纪”。

7月10日至12日,政治体制改革理论研讨会在中央党校举行,朱厚泽在十二日发表讲话说,要研究经改继续发展遇到从政治体制方面的障碍,在提倡“思想要活跃”的同时,还要提倡学风严谨。

7月16日,王兆国在中央党校毕业典礼上发表讲话,提及要有计划有步骤推行政治体制改革,“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

同日,文化部召开“全国文化厅(局)长会议”,王蒙在会上说,“争取文化艺术工作有一个长期、稳定的发展”,应成为“战略指导思想”。他认为,“对不同意见采取咄咄逼人、神经过敏的态度、不利于创造开放、和谐的环境气氛”。

文化部常务副部长高占祥发表总结报告“文化领导工作要适应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他说,文艺要坚决走改革之路,要保护和
支持改革者,“为那些诚意改革的失败者多说几句公道话。”

7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鼓励大家讲心里话”。它认为,要改变过去“听不得不同意见,容不得独立思考”的状况,“创造一种能够真正讲心里话的气氛”,不能“一有不同意见,就无限上纲”,堵塞言路。(注:此文似系回应胡耀邦的“四九讲话”。)

7月23日,文化部机关报中国文化报发表朱厚泽的“关于思想文化问题的几点思考”。他提出“三宽论”,呼吁对与原来的想法不太一致的思想观点采取宽容的态度,对有不同意见者宽厚一点,创造宽松的环境,要有点弹性、柔性。

此文是根据他于七月十三日在文化厅(局)长会议上的讲话整理而成。人民日报于八月十一日转载。

86年8月政治问题可以讨论

8月9日至15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哈尔滨举行各省党报总编辑座谈会,与会者期望党委当“开明婆婆”,不要干预过多,要鼓励大胆探索,创造宽松和谐环境。中宣部副部长腾藤说,让报社放手大胆进行新闻改革,“以充分发挥党报的喉舌和耳目作用”。

8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政治局委员、副总理万里的“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这是他于七月三十一日在软科学研究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全文。(请参阅本书附录三)

8月19日,人民日报报导:城乡个体工商业者,已由七八年冬的十几万增至一千七百万,个体经营网点占全社会经营网点的七十六。

8月27日,胡耀邦在西宁的青海省党政军领导干部会议上发表讲话。他说,对城市改革的成果不可估计过高,“一些地方和部门的领导同志思想跟不上形势,行动迟缓。”他透露,“中央正在考虑政治体制改革如何同经济体制改革密切结合的问题”。他说,管理体制的严重弊端,是过于集中统得太死。

8月28日,新华社透露,国务院已把十六个中等城市列为第一批机构改革新点城市,试点工作从五月中旬开始。这十六个城市:潍坊、苏州、无锡、常州、马鞍山、绍兴、厦门、安阳、洛阳、黄石、衡阳、江门、丹东、宝鸡、天水、自贡。机构改革的主要内容,是转变政府管理经济职能。

8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政治问题可以讨论”,回应万里在七月三十一日的长篇讲话。(请参阅本书附录四)

86年9月关于文明建设决议

9月2日,邓小平以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身分,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迈克·华莱士的电视采访。他表示,原打算“干到一九八五年就行了”。现在已超过一年,在八七年中共十三大时“就退下来”。

9月4日,新华社报导,中共中央书记处要求中央党政机关干部,学习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是他于一九八〇年八月在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他提出要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制度,改变权力过分集中、官僚主义和家长制的弊端。他说,官僚主义的危害在于“高高在上,滥用权力”,“压制民主,欺上

瞒下,专横跋扈,徇私行贿,贪脏枉法”等。

9月9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建所及“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创刊举行汇报会。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力群在会上发表讲话,表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是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的”。

(注:上述研究所和杂志,后来成为极左派的大本营。)

9月18日,光明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在思想上划清政治体制改革中的两个界限”,暗示政治体制改革的起步有阻碍。它说,有些人认为,“我们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因此就用不着改革了”,“推行政治体制改革将削弱和取消党的领导,改变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性质。”

9月28日,中共举行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决议指出,“党在长时期内的重大失误”,是“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轻视教育科学文化建设”。它说,“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现阶段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要普及和提高科学文化,提高道德、法制、纪律水准。

86年10月温州模式民主办学

10月7日中,中共元老、原政治局委员、军委副主席刘伯承(一八九三年——一九八六)在北京病故。

10月22日,中共元老、原政治局常委、军委副主席、人大委员长叶剑英(一八九六——一九八六)在北京病故。

10月11日,农民日报发表国务院高干张根生、于明涛等人的调查报告“‘温州模式’和若干政策问题”,评述浙江温州地区发展乡镇企业改善农民生活的经验。它提到,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在温州举足轻重,但私人企业“尚无法律地位”,当地人希望能在法律上明确允许私人企业生存和发展。(注:浙江温州地区私人企业雇工生产经营,与马克思“剩余价值论”有冲突,故受到极左派抨击。直到一九八八年四月十二日,七届人大第一次年会通过“宪法修正稿”,雇工生产的私营企业才获得合法地位。)

10月22日、26日、31日及11月4日、14日,人民日报发表专题报“民主办学在中国科技大学”,肯定管维炎、方励之在合肥中国科技大学的“民主办学”试验。

10月28日,在人大常委会的一个讨论会上,彭真说,“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四项原则这个根本问题上,我们决不能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更不能动摇。”

86年11月中央农村工作会议

11月8日至12日,中共召开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政治局委员、副总理田纪云和万里发表专题讲话。会议指出,农村旧的经济体制刚被冲破,许多新问题有待解决。万里呼吁农村干部更新观念,清除特权思想、专制作风的影响,他说“如果抱着过时的观念不放,必然阻碍改革开放”。

11月20日至26日,首次“文化事业发展战略问题研讨会”在厦门举行,主办者为国务院文化部政策研究室和文化部机关报中

国文化报。会议讨论了文化事业转向与商品经济相适应的轨道。

11月25日，在人大常委会会议上，彭真说：“有人向往资产阶级民主，好像资本主义社会的月亮比我们的太阳还亮。……我们这种民主制度比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好。”

11月底，万里在合肥召集十二所大学负责人，讨论“民主办学”取向。

86年12月合肥京沪发生学潮

12月5日，合肥中国科技大学学生上街游行，要求推行政治体制改革。接着，上海、北京等地大学生也有小规模游行活动。

12月8日，针对学生游行，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政治体制改革要经过充分调查研究”。它指出，政治体制改革要谨慎，必须先经过充分的调查研究，用一年的时间充分准备，才提出一个比较切实的政治体制改革方案。

12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珍惜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声称改革面对的新问题可以探索，但不要采取过激的行动（注：批学生上街游行），以免“被个别别有用心、唯恐天下不乱的人所利用”。

12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政治体制改革只能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它指出，政治体制改革不能操之过急，草率从事，必须在共产党领导下先调查研究，积累经验。它呼吁青年学生，不要让“文革”时所谓大民主的悲剧重演。它警告如果有人煽动“大

民主”，“企业摆脱党的领导”，必将自食其果。

12月26日，北京市人大常委会通过“北京市关于进行示威的若干暂行规定”，规定举行游行示威，要在五日前向公安机关提出申请并批准。

12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讲民主不能离开四项基本原则，针对学潮游行事件呼吁学生保持清醒的头脑。”

同日，主管思想意识的中共政治局委员胡乔木在一个座谈会上说，要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消除某些不安定的因素。

12月30日，邓小平召见中共中央负责干部，就学潮发表讲话。他说，“学生闹事……是一个很重大的事件”，“是几年来的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的结果”。他强调，“没有专政手段是不行的”，“反封资产阶级自由化至少要搞二十年”。他又说，“对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处理要坚决，他们狂妄到极点，想改变共产党，他们有什么资格当共产党员？”

同日，国务院教育委员会副主任何东昌在北京的记者会上说，最近，合肥、上海、杭州、南京、武汉等地大学生上街游行，他们绝大多数是支持改革的，但部分学生“受了错误思潮的影响”，要照搬西方的民主，“这在中国是行不通的”。

12月31日，中共中央顾委副主任王震在中央党校演讲，声称“有人公然否定四项基本原则”，必须与他们“坚决进行斗争。”

一九八七：从反自由化到反左

87年1月学界展开反自由化

1月6日，中共中央下达一号文件，传达邓小平在八六年十二月三十日关于反自由化的讲话。

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称资产阶级自由化正在毒害青年，危害社会的安定团结。此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发表了一系列的评论员文章，抨击自由化。

1月12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宣布改组合肥中国科技大学领导机关，管惟炎免去科大校长、党委副书记职，方励之撤去副校长职。原中共中宣部副部长滕藤接任校长，国务院教委副主任彭佩云兼任党委书记。十七日，方励之被开除中共党籍。

1月14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发表一份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切实维护四项基本原则，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党员宣扬自由化要受党纪处分。

同日，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八七年第二期评论员文章“坚持人民民主专政”。文章说，搞自由化的人宣扬资产阶级民主，决不能任由这种思潮泛滥，要运用专政武器打击违法者。

同日，中共上海市委开除作家王若望的党籍。

1月15日,中共中央下达二号,传达邓小平在十二届六中全会(八六年九月)关于反自由化的讲话。

1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同意”胡耀邦辞去总书记职务,但仍任政治局委员。

常委,赵紫阳代理总书记职务。此决定在八七年十月的中共十二届七中全会予以确认。

1月20日,邓小平接见津巴布韦总理穆加贝时说,反自由化不力,是胡耀邦的“重大失误。”

1月21日,在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人大委员长彭真指责,有人说改革就是“非马列化”、“非毛化”,这是“一种挑拨。”

1月22日,中共政治局主管“思想战线”的委员胡乔木在北京接见民兵代表时,以不点名方式抨击胡耀邦。他说,“个别同志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散布的错误言论”。

同日,人大常委会作出“关于加强法制教育维护安定团结的决定”。

1月23日,中共人民日报党委开除记者刘宾雁的党籍。

1月24日,中共中央免除朱厚泽的宣传部长职,派王忍之接替。王忍之原任红旗杂志副总编。

1月27日，彭真在北京召见“延安时代文艺老战士”时说，搞自由化是“一场严重斗争”，“要集中力量把这件事情抓好”。

1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四号文件，题为“关于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题的通知”，指出反自由化是长期的斗争，但必须严格限制在党内，而且主要在政治思想领域内进行，不涉及经济领域和农村，不搞政治运动。

1月29日，赵紫阳在春节团拜会上发表讲话，阐述四号文件要点，他呼吁，反自由化要谨慎，“必须十分注意政策界限”，“不仅不伤害而且诚心诚意地团结绝大多数”，欢迎犯了严重错误的人改正错误，“决不允许重覆‘左’的那一套错误做法”。

87年2月改革派保守派角力

2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持续、健康地开展下去”，回应四文件 and 赵紫阳的春节讲话。

2月8日至15日，国务院教委会举行八七年工作会议，中共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兼教委会主任李鹏在会上强调，反自由化是八七年教育界的一件大事，各级党委要加强对反自由化斗争的领导。

2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力群文章“没有安定团结，就没有一切”。他说，对，“学生闹事”不能大意，要把大专院校学生的思想工作“认真抓起来”。

2月13日，新华社报导：中共政治局常委兼国家主席李先念视察上海时强调，坚持四项原则是“立国的根本”。

2月16日,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中央顾委副主任、中央党校校长王震说,要把反自由化斗争搞好搞到底,党内有人抵制、对抗,以致每次都遇上阻力。

2月27日至3月2日,科协三届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通过“中国科协贯彻‘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的几点意见”。它认为,实行学术自由发扬技术民主是“繁荣科学技术的必由之路”,要提倡在学术面前人人平等,“要创造团结和谐的学术环境和气氛”。“在科学研究中,鼓励不同学派和不同学术观点自由讨论和急鸣,不能以多数压服少数,以上级压服下级,以便通过自由争辩、科学实践和时间的考验,逐步明辨是非;要发扬技术民主,集思广益,鼓励和支持科技工作者对于技术政策……提出建议,并允许他们保留不同意见。”

87年3月赵紫阳守四号底线

3月3日,邓小平接见来访的美国务卿舒尔茨时说,“少数知识分子煽动学生闹事,他们的主张实际上是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要中国全盘西化,走资本主义道路。”

3月4日,中共中央纪委召开的“全国纪检工作会议”结束。会议要求各级纪委“要严肃党的政治纪律”,要反自由化,加强党内监督。

3月9日至14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全国宣传部长会议”,赵紫阳发表讲话指出,反自由化一定要把思想“统一”于四号文件,既防止斗争扩大化,又防止斗争走过场;反自由化不要联系

经改政策和农村改革政策。

3月15日，在政协常委第十四次会议上，赵紫阳发表讲话解释反自由化的政策。他指出，反自由化不会波及党外，会有效防止扩大化，不影响改革、开放、建设和知识分子政策。

3月16日，红旗杂志八七年第六期发表评论员文章“继续实行‘双百’方针”。它说，反自由化斗争不影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坚持四项原则的前提下，“双百”方针从未“收过”，但不容许以“双百”为招牌，搞自由化和精神污染。

3月20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书的增订本开始发行，新增的讲话纪录大都是关于坚持四项原则和反自由化，包括在十二届六中全会关于反自由化的讲话，八六年十二月三十日的“旗帜鲜明的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3月21日，中共中央报给邓小平的“关于草拟十三大报告大纲的设想”，提到打算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立论的根据。邓小平于二十五日批示：“这个设计好”。

3月25日，在六届人大第五次年会上，赵紫阳以总理身分发表“政府工作报告”。他指出，反自由化是“一场艰巨复杂的长期斗争”，既要态度坚决，又要政策和方针正确，“始终以理服人”，不重覆过去“左”的错误做法，现行的改革开放、农村、知识分子政策不变。

同日，中共中央决定派老公安干部王芳任公安部长、武警第一政委，加强专政工作。原部长阮崇武回到科技行政界，改任国务院

科委副主任

3月29日,中共中央决定赵紫阳不再兼任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由李铁映接当主任兼党委书记。

3月31日,彭真在“全国政协工作座谈会”上说,坚持四项原则是“总的纲领”。

87年4月彭真四八骂胡耀邦

4月1日,新华社报导:中共中宣部发出一份通知,要求各地干部学习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两本书。

4月8日,彭真接见香港采访人大会议的记者,猛烈地抨击胡耀邦“没有彻头彻尾坚持四项原则”。

同日,红旗杂志八七年第十三期发表编辑部文章,题为“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它指出,在坚持四项原则之下,实行改革、开放、搞活的方针,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是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的基本内容,反自由化不影响这个方针。

4月30日,胡启立在北京纪念“五一”一百周年大会上发表长篇讲话。他说,对马克思主义某些被实践证明已过时或不正确的结论,要有勇气冲破;必须不断破除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旧思想、旧习惯。

87年5月政局急转掉头反左

5月6日，黑龙江省大兴安岭林区发生大火，直至六月二日才扑灭，有近二百人烧死，二百多人受伤，受灾群众五万多人，大量林木、木材烧毁。

5月13日，在中共宣传、理论、新闻、党校干部会议上，赵紫阳发表长篇讲话，解放反自由化的政策，强调不能超出四号文，把反自由化扩大到经济领域。（讲话全文请参阅本书附录六）

5月13日至18日，中共中央召开“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

5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引向深入”；二十二日，又发表社论“改革开放不仅要坚持而且要加快”，回应赵紫阳的“五一三讲话”。

5月21、22日，中宣部举办“理论和新闻工作者座谈会”，部署落实赵紫阳“五一三讲话”关于理论研究和宣传工作的构想。

5月26日至30日，中共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举行总结会议，宣告历时三年半的整党工作“基本结束”。赵紫阳说，如果以僵化的观点看待四项原则，“就会得出排斥改革，否定开放、搞活的结论”。他又说：“不能因噎废食，放弃改革开放、搞活，回到过去那种封闭的条件下去工作。”

中共中央顾委副主任、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常务副主任薄一波发表长篇演讲。他说：“‘左的错误’从五十年代后期产生到‘文

化大革命’的全面泛滥，前后达二十年之久，流毒很深。”

5月29日，邓小平接见新加坡第一副总理吴作栋时指出，自五七年至七八年，“左”的问题使中国耽误了差不多二十年，“整个社会处于停滞状态”。

6月1日，经济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决不能忽视发展生产力这一重要标准”，指责有人鼓吹把反自由化扩大到经济领导领域。它呼吁“继续清除各种僵化观念，保证经济体制改革深入健康地发展”。

6月2日，农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农村改革还要解放思想”，指出“陈旧的、停滞的、僵化的观点，至今仍束缚或影响一些人的头脑”；又说，浙江温州容许私人经营企业，“不久前被有的同志视为资本主义典型，一度发生了本可以避免的震动”。

6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党的农村现行政策是正确的稳定的”，批评有人提出要把反自由化扩大到农村，“是十分错误十分有害的”，要正视“部分农民对政策变不变还有疑虑”。

6月6日，经济日报发表“本报观察家”文章“改革，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肯定经改的方向和成果。

6月8日，经济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应当继续排除僵化”。它说，建设的阻力主要来自“左”，有人“有意无意地把反对自由化引向贬低改革，否定改革”；因此，现在“排除僵化防止僵化的问题显得更加突出”。

6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论我国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它说：“用僵化的观点来看改革，怀疑改革是搞资本主义，这也是完全错误的”。

6月12日，邓小平再次提及“左”的祸害。他接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的客人时说，从五七年开始的主要错误是“左”，“文革”是极左；从五八到七八年二十年间，“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他透露，经改初期，党内有人采取怀疑态度，“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赞成改革”。

同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一靠教育二靠改革”，强调反自由化要靠教育和改革，发展生产力；反自由化“不应妨碍改革”，“不要联系经济改革的政策、农村政策”。

6月12日，经济日报开始发表系列文章“租赁企业究竟姓‘社’还是姓‘资’”，肯定国营企业租给私人或集体经营是社会主义企业改革，并赞扬国企租赁的“关广梅现象”。

6月20日，解放军报发表评员文章，指责有“贬低改革甚至反对改革”，它认为必须肃清“左”的僵化影响。

6月25日、26日，中宣部理论局召开座谈会，讨论加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研究和宣传，交谈了近几个月探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情况。（注：在同年九月的中共十三大，“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成为党的决策理论指导。）

6月30日，中共中央纪委决定，今后共产党再索贿，不论轻重均开除党籍。

87年7月考虑改革领导制度

7月1日,按照中共中央的决定,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重刊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这是邓小平于一九八〇年八月在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整理稿。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日程上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指导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献”。

7月7日,赵紫阳在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接受“新闻周报”总编辑访问,书面回答了他的提问。赵指出:“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政府的职能将有所转变,政府机构和干部制度也必须步骤地进行改革,没有这方面的改革,就不能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

7月10日,赵紫阳的“五一三讲话”首次在人民日报等报刊上发表。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进一步提高认识”,回应赵的讲话。

7月11日,经济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关广梅现象’提出了什么?”提及国企让私人租赁引起争论,有经济体制改革是姓“社”还是姓“资”的争执。稍后,经济日报陆续发表“论‘关广梅现象’”及二论、三论“关广梅现象”。

87年8月续落实五一三讲话

8月1日,红旗杂志发表编辑部文章“再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回应赵紫阳“五一三讲话”在七月十日公开发表。指出,四项原则与改革、开放、搞活,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路线的

两个基本点。它说：“对于改革、开放政策说来，最大的阻力仍然是来自陈旧的观念，来自旧势力，也就是来自‘左’的东西。”

8月23日至30日，胡启立在长春和潘阳市主持座谈会，邀集吉林省和辽宁省的宣传、理论、党校负责干部讨论加强对改革的宣传，部署落实赵紫阳的“五一三讲话”。

8月26日，中共中央决定由杨尚昆接替邓颖超，担任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组长。

8月29日，邓小平接见意大利共产党高层干部时说，中共十三大将于十月召开，要章述“中国社会主义处于初级阶段”。

87年9月部署深化经济改革

9月1日，福建省人大常委会正式任命王兆国为福建省副省长。自一月胡耀邦下台以来，受影响的高级干部，除了中宣部长朱厚泽外，还有王兆国和郝建秀先后调离中央书记处。五月，王兼任的中央办公厅主任由温家宝接替，他调往福州降任中共福建省委副书记兼副省长。

9月8日，中共中央决定由苏星接替态复任红旗杂志总编辑。

9月13日，人民日报报导，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十四个省建立了十四个农村改革试验区，包括安徽阜阳地区，浙江温州市，四川广汉县，广东南海县，江苏吴县、无锡县、常熟市等。它们把农村经济改革成果制度化并探索改革新路。

9月18日,农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继续鼓励个体、私营企业发展”,引述赵紫阳九月上旬接见农民企业家的谈话,说个体企业和私营企业“是允许的、合法的”它提到私营企业的兴起受到抨击,它说:“不许私营企业存在是行不通的。”

9月20日,新后华社报导,国务院最近发出通知,重申制止滥发钱、物和用公款旅游,它指出,不少单位不顾国务院三令五申,巧立名目滥发钱、物和以公款旅游,加重了财政负担,助长社会不良风气。

9月22日至28日,国务院召开“全国计划会议”和“全国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会议”。会议讨论国务院一九八八年经济工作安排:经济体制改革以深化企业改革为中心,同时进行计划、投资、物资、金融、外贸等体制的配套改革。

87年10月提社会主义初阶论

10月1日,人民日报庆祝“十一”社论说:“建国以来我们所犯的主要错误是‘左’的错误,‘左’是主要危险,在新的历史时期仍然要特别注意防‘左’、反‘左’。”

同日,拉萨有“西藏独立”游行,军警镇压“骚乱”。这次游行从九月二十七日开始。

10月9日至13日,中共中宣部召开“全国宣传部长会议。”胡启立发表讲话,呼吁讨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路级、政策,建立和健全社会协商对话制度,用民主对话的方式进行思想政治工作。

10月10日,中共中央组织部负责人对党报记者说,干部制度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要使党政分开、政企分开。

10月14日,在中共十二届七中全会预备会议上,赵紫阳发表讲话,阐述党政分开的构想。他说,党政不分,以党代政不解决,整个政治体制改革无从展开。

10月16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台湾居民到大陆旅游探亲的接待办法通知,欢迎台湾开放到大陆的探亲。

10月20日,中共举行十二届七中全会,通过提交十三大的报告,原则同意“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计”,追认一月政治局关于胡耀邦辞去总书记、由赵紫阳代理的决定。

10月25日至11月1日,中共举行十三大。通过赵紫阳的中委会报告,正式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要有适应初级阶段的改革,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原则和改革开放。

会议产生了十三届中委会,第一代元老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彭真等不再担任中央委员。

87年11月中共中央全面改组

11月2日,中共举行十三届一中全会,改组中央领导机关。政治局常委会由五人组成:赵紫阳、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注:原常委为赵紫阳、邓小平、陈云、李先念、胡耀邦)。中央书记处成员为:胡启立、乔石、芮杏文、阎明复,总书记为赵紫阳。军委主席为邓小平,第一副主席和常务副主席分别由赵紫阳、杨尚昆担

任。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为陈云,副主任是薄一波、宋任穷。中央纪委书记为乔石。政治局委员有万里、田纪云、江泽民、胡耀邦等。

11月14日,中共十三届政治局举行第一次全会,决定由江泽民接替芮杏文任上海市委书记。

11月17日,广东省委书记林若和省长叶选平透露,中共中央已决定广东为“全面改革试验区”,要求广东进入“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更深层次,扩大市场调节。

11月24日,人大常委决定,同意赵紫阳辞去总理职,由李鹏代理总理,主持国务院

11月27日,中共中央决定:杨尚昆兼任军委秘书长,洪学智、刘华清为副秘书长,迟浩田、杨白冰、赵南起分别任总参谋长、总政治部主任、总后勤部部长。

11月28日,中共中央决定由赵紫阳、姚依林、田纪云、张劲夫、杜润生、安志文组成中央财经济领导小组,由赵紫阳任组长,张劲夫任秘书长。

12月12日,为期十五天的“全国财政工作会议”在北京结束。会议提出一九八八年的经济工作中心是“稳定经济,深化改革”。

12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克服党内错误思想的正确途径”,回应赵紫阳在中共十三大报告中提到的“排除僵化和自由化”僵化的旧观念和习惯势力,纠“左”比纠“右”难;故赵紫阳提出“克服僵化思想是相当长时间的主要任务”,有利于排除“左”

的积习。

12月24日，中共中央决定调整中央对台工作小组，由杨尚昆续任组长，成员包括阎明复、朱穆之、杨斯德等。

12月25日，中共中宣部召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研究会座谈会”，赵紫阳的政治秘书鲍彤在会上说，深化和拓展“初阶论”，是当前理论研究最重要的课题。

一九八八：物价改革与高通胀

88年1月1日提出沿海发展策略

1月1日，人民日报的元旦献词“迎接改革的第十年”，声称“政治体制改革将开始逐步实施”，经济体制改革“将在更深的层次和更广的领域开展”，“改革是一场深刻的革命”，“改革同世界的和平发展息息相关”。

同日，上海市开始实行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办法，第一块出售使用权的土地在虹桥开发区内，面积约一万平方公尺。（注：上海市制订了土地使用权出让暂行条例，但到四月十二日人大才修改宪法，使土地使用权的售卖合法化。）

1月7日，人民日报报导，赵紫阳在福建视察时说，福建和广东是“超前改革试验区”。

1月9日，中共政治局举行第三次全会，“原则同意”修改后的

“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草案)，“企业法”扩大了企业的经营自主权。

1月14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中央，吊唁十三日病逝的蒋经国。赵紫阳发表谈话，重申“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不变”，希望早日结束分裂局面。

1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赵紫阳在八七年底关于“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的长篇谈话。赵指出，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劳动密集产业正向劳动力低廉地方转移，大陆沿海地区要把握这个机遇，真正转到外向型经济的轨道上。要实现此发展战略，要注重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加工业要“两头在外，大进大出”(两头指原材料和销售市场)，发展“进料加工”，增值出口。

1月23日至25日，中共中宣部召开“全国宣传工作会议”，讨论一九八八年宣传工作要点。胡启立在会上说，既要坚持四项原则，“又要‘敢于破除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承认生产力是一切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

88年2月提私营经济合法化

2月6日，中共政治局召开第四次全会，讨论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会议指出，一九八八年的经济工作，要进一步稳定经济、深化改革，实施“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策略”。赵紫阳发表题为“进一步解放思想，进一步解放生产力”的讲话，强调十三大“把生产力标准提到第一位”。

2月26日，中共中央决定设立海南(筹建)工作委员会，推动

把海南岛改为省建制的工作。

2月27日,国务院批准体制改革委员会一九八八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确定的主要任务是:以落实和完善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深化企业经营机制改革为重点;同时,改革计划、投资、物资、外贸、金融、财税体制和住房制度。

2月28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由鲍彤当主任。同日,中共中央向人大常委会提出修改宪法个别条款的建议,确定私营经济的合法位,“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范围内存在和发展,土地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

88年3月讨论干部腐败现象

3月1日,新华社报导:军方总政治部为印发“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提纲”发出一份通知,向军队各大单位要求“进一步解放思想”。

3月5日,就班机和特快列车严重事故,代总理李鹏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丁关根辞去铁道部长职。(注:丁关根于八七年十一月起任中共政治局候补委员,离开铁道部后于同年八月任计划委员会副主任。)

3月15日至19日,中共举行十三届中全会,通过政治局提出的向七届人大推荐的政权机构领导人的人选名单。赵紫阳发表政治局工作报告,谈到加快沿海地区经济发展,加强社会协商对话避免激化矛盾等事项。

3月16日,人民日报报导:雇工八人以上的工商户算作私营

企业,至八七年底共有十一万五千家,雇工总数接近一百八十五万;私营企业的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不足百分之一。它说,私营企业还没有监管的法规。

3月18日,在中顾委二次全会上,薄一波发表讲话指出,有些干部“带头败坏党风和社会风气”。他说:“一些地方歪风盛行,查来查去,刮歪风的始作俑者,就是某些领导干部。”他认为,要发展社会协商对话,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巩固社会的安定团结。

3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纪委书记乔石在纪委二次全会上发表报告。他提到一些党员领导干部以权谋私,假公济私,奢侈浪费,弄虚作假,任人唯亲,搞关系网,敲诈勒索,索贿受贿,贪污盗窃,道德败坏。

3月25日,第七届人大一次会议开幕,李鹏发表政府工作报告。

3月29日,新华社报导,国务院“目前”设立部、委四十五个,直属国家级机构二十二个,工作机构五个,工作人员五万余人。一九八二年国务院推行机构改革,工作部门由原来九十八个压缩至五十六个,工作人员由四万九千人减为三万二千人。

88年4月政权机关换届改组

4月9日,人民日报报导:国务院决定扩大沿海经济开放区范围,新列的开放市、县有一百四十个,包括省会市沈阳、南京和杭州。沿海开放的市、县共达二百八十八个,面积三十二万平方公里,人口一亿六千万。

4月10日,七届政协一次会议闭幕(三月二十四日开幕),产生新的领导人:主席李先念(接邓颖超),副主席王任重、阎明复、方毅、谷牧等二十八人。

4月12日,七届人大一次会议正式让私营经济和土地租让合法化。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对宪法第十一条、第十条作出相应的修改。会议通过“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八月一日起实施)、关于设立海南省和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的决定。

4月13日,七届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产生政权机关新的领导人:国家主席杨尚昆(接李先念)、副主席王震(接乌兰夫);人大委员长万里(接彭真),副委员长习仲勋、乌兰夫、彭冲等十九人;国家军委会主席邓小平,副主席赵紫阳、杨尚昆;国务院总理李鹏(接赵紫阳),副总理姚依林、田纪云、吴学廉,国务委员李铁映等九人。

4月17日,国务院“原则批准”福建省“关于进行综合改革,加快外向型经济发展的请示”。

4月21日,在“全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联席会议”上,中共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胡启立发表演讲,呼吁防止僵化和自由化“两种错误倾向”,展开学术争鸣必须坚持“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他说,人人都有寻求真理、发现真理的权利,评判学术是非的唯一标准是社会实践。

4月28日,国务院发布“禁止向企业摊派暂行条例”。它规定,机关、团体、部队等不可向企业摊派,不得强制企业赞助、资助、捐献财物,不得利用职权或业务上的便利给予抵制摊派的企业以歧视性待遇。

同日,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公布基本法(草案)征求意见稿。

88年5月冒险闯物价改革关

5月4日,国务院发布鼓励投资开发海南岛的二十三条规定。

5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为“伟大的转折辉煌的序曲——纪念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十周年”,回顾七八年五月以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与“两个凡是”的争论,评述理论探索的发展。它强调,十三大提出“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是“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检验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原理在建设中的进一步贯彻和具体化。

5月7日,新华社报导:至八七年底,已有城市三百八十一一个,城市人口二亿六千万,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四点五。

5月15日,中共山东省委副书记、省长姜春云在北京记者会上宣布,国务院已批准建立山东半岛经济开放区,实行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开放区面积五万平方公里,包括青岛、烟台、潍坊、威海、淄博、日照、莱州七市、四十四个县。

同日,北京市政府开始调高猪肉等四种主要副食品的价格,对每个职工补贴十元。

5月19日,邓小平接见北朝鲜武装力量部部长吴振宇说:“物

价改革非搞不可，要迎着风险。”他透露，最近决定放开肉、蛋、菜、糖四种副食品价格，让价格体制改革先走一步，但“过一关很不容易，要担很大的风险”，社会上“议论纷纷，不满意的话多得很”。

5月19日至25日，胡启立至福建考察实施沿海经济发展战略的情况，并发表了一系列讲话。他说，新旧体制的转换势在必行，许多难题终究是绕不开、拖不过去，拖得越久，解决的难度越大；物价改革就是一关，非过不可。提及思想政治工作时，他说，这不是简单的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不改造，就不可能加强。

5月19日至2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五篇评论员文，有系统的“论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回应赵紫阳在八七年底的有关讲话。文章说：“实施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必然牵动从经济体制到政治体制等方面的深刻改革，势必冲击现有的与之不相应的体制机构、思想观念、工作作风等等。”它认为，要建立更开放的商品经济和市场体系。

5月25日，邓小平接见捷共总书记雅克什，重提五七年起被“左”的错误耽误了二十年。他偏差，“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摆脱贫穷，使国家富强起来，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没有贫穷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而是富，但是这种富是人民共同富裕。”他又说，中国最终要统一，能否实现“一要看香港实行‘一国两制’的结束，二要看我们经济能不能真正发展”。

5月30日至6月1日，中共政治局举行第九次全会。会议讨论和经济发展形势，指出“理顺原来很不合理的价格关系”和相关的工资是改革中不能回避的问题，但价格和工资制度有统盘的考虑和系统的方案。为了改革开放的顺利，必须把政权机关的廉洁

问题“提上重要议事日程”，依法惩处贪污受贿、弄权渎职、敲诈勒索。

88年6月发布私营企业条例

6月3日，邓小平接见一个国际会议与会者时说：“现在有一个香港，我们在内地还要造几个‘香港’”。他强调，对香港的政策承诺了五十年不变，“前五十年不能变，五十年之后是不需要变，……这不是信口开河。”

6月6日，中共中宣部长王忍之出席关于国外文化思想的座谈会，他说，正确对待国外社会文化思想，抵制其中有害成分，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课题。

6月16日，人民日报透露，八二至八七年培训各级各类干部七百三十四万，其中大专学历的有一百一十五万。全大陆的干部，具大专程度的占百分之二十五，中专和高中程度的百分之四十七，初中或初中以下的百分之二十七。

6月22日，人民日报报导，自七八年十二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新吸收党员一千二百八十五万。至一九八七年底，党员总数四千七百万，其中三十五岁以下者占百分之二十七，高中或高中以上程度的占百分之二十八点一五。（注：九四年十月十七日，新华社报导中共中央组织部常委副部长赵宗飏的谈话，中共党员总数达五千四百多万。）

6月26日，国务院发布七月一日实施的“私营企业暂行条例”，这是第一个关于私营企业的全面性的暂行法规，它对私营企业的界定是：私人所有、雇工八人以上的营利性经济组织。

88年7月建商品经济新秩序

7月1日,为期七天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闭幕。会议期间,赵紫阳发表讲话指出:必须加强党政机关廉洁,党政机关不能经商办公司;提高干部工作透明度,实行机会均等;考察干部要把生产力标准和德才兼备原则统一起来。

同日,求是杂志创刊,取代六月十六日停刊的红旗杂志。中共中央是在五月三十日作出委托出中央党校创办求是杂志的决定。

同日,中纪委的“党内领导干部严重官僚主义失职错误党纪处分的暂行规定”生效。

同日,人民日报社论“共产党员要牢记自己的使命”指出,有些领导干部,以权谋私、弄权渎职、贪污盗窃、走私贩私、行贿受贿、敲诈勒索、执法犯法。

7月6日至9日,中宣部在黑龙江省大庆市举行宣传思想工作座谈会。胡启立就舆论宣传及改造和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发表讲话,他指出,要通过建立“商品经济新秩序”,去解决难以完全避免的腐败现象;大众传媒要积极推行社会民主协商对话,在党政与人民间架起相互理解、信任的桥梁;要清除“左”的影响,改造思想政治工作,在实践中探索新路子,建立新格局。

7月8日,赵紫阳致电李登辉,祝贺他当选国民党中央主席。

7月16日,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为政一定要清廉”指出:“近年来,假公济私、弄权渎职、敲诈勒索、贪污受贿时有发生,有的地

方还相当严重。……甚至贪污、侵吞、挪用扶贫救灾款项。”

同日，社科院文学研究所首次召开重评“胡风文艺思想”。胡风于一九五五年被指为“反革命集团”头子关押，八〇年才获平反。不久前，中共中央再下达文件，进一步为胡风全面平反，对其文艺思想重作评估。

7月21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办公厅发出“关于解决公司政企不分问题的通知”。它指出，官办公司“利用手中的权力，倒卖重要生产资料和紧俏商品，抬高物价，牟取暴利”；必须执行早已发布的严禁党政机关和干部经商、办企业的规定。

同日，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首先是公开”指出，要革除干部工作弊端，首先必须公开和公平，改变神秘化造成拉关系、走门子的不正之风；“凡是涉及群众权利和切身利益的工作，都应公开和公平”；建立商品经济新秩序，包括机会均等，平等竞争。

7月22日，国务院“原则通过”了“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试行草案)。此文件是第一个土地出让暂行法，修改后将颁布试行。土地使用权出售转让，是土地制度的重大改革。

7月30日，人民日报报导，乔石最近召集中央部门座谈加强监察工作，讨论建立和完善监察制度，使监督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公开化、充分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促进廉洁。

7月31日，新华社透露，中共中央最近转发中央组织部关于逐步撤销国务院各部门党组有关问题的意见。中共中央的通知

称,撤销党组“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措施”。(注:国务院各部门党组实际未撤销。在八九“六四”后,赵紫阳因上述批示被指责犯了“淡化党组织”的错误。)

88年8月物价猛升价改难行

8月2日,为期八天的总工会十届十三次主席团扩大会议闭幕,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统战部长阎明复发表政策性讲话。会议通过“工会改革的基本设想”,主张改变工会行政化倾向和“官办”色彩,依法独立自主工作,实现工会组织的群众化、民主化。

8月11日,中共中央组织部负责人透露,一九八七年有十万九千党员被劝退、除名和开除出党,在被开除的二万多人中,有三十多人是专政市级或以上的领导干部。从八三年至八七年底,四千多万党员中,有六百五十六万受党纪处分,其中十五万三千人被开除党籍,他们走私贩私、行贿受贿、贪污盗窃等。

8月15日至17日,中共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第十次全会,“原则通过”了“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此方案提出八九——九三年改革的轮廓设想,八九年改革的初步方案,可能遇到的主要风险和基本对策。价格改革的总方向是:少数重要商品和劳务价格由国家管理,绝大多数商品价格放开,由市场调节,以转换价格形成机制,逐步实现“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要求。

会议指出,价格和工资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配合这种改革,八九年要做好几项工作,包括改革和加强思想工作,广泛开展协商对话,加快企业内部改革,提高工业企业效益。(注:由于一九八八年城乡商品零售价格上涨十八·五%,价格、工资全盘改革并未

8月22日,人民日报报导,中共中央书记处制订了“党中央直属机关改革实施方案”并执行。保留的中央直属工作机关和事业单位为:中央办公厅,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对外联络部,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农村政策研究室,中顾委机关,中纪委机关,中央直属机关工委,中央国家机关工委,党校,人民日报社,党史研究室,文献研究室,编译局。

8月24日,人民日报刊载“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试行)”。

8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会“改造我们的思想工作”,回应政治局第十次全会关于“改造思想工作”的构想。它说,“改造思想工作”并不是随便提出的一个口号,是“符合实际的富有开拓精神的方针”。它指出,思想工作“要把理解人、关心人、尊重人作为思想工作的一项基本原则”;应当从封闭转向开放,改变只是少数人向多数人单向灌输的旧模式,建立领导者双向交流、干部与群众横向交流的新模式;思想工作的领导体制应改变。

同日,新华社透露,至七月底,国营工业企业亏损面十七%,亏损额廿七%。

同日,国务院通过“当前物价工作和稳定市场的若干重要决定”,其中有压抑物价的措施。

88年9月决定治理整顿经济

9月2日,中共政治局举行第十一次全会,原则通过了“关于

加强和改造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决定”，将提交十三届三中全会审议。

9月5日，人大常委通过“保守国家秘密法”及相关的补充规定，泄密的刑罚由五年至十年徒刑加重至最高为无期徒刑、死刑。

9月12日，邓小平听取中共高层干部汇报时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他表示，赞成边改革、边治理环境整顿秩序。但他又说，治理通货膨胀、价格上涨，不能损害改革开放政策，“不能使经济萎缩，要保持适当的发展速度”。他提出：“准备用若干年时间把价格初步理顺，最终达到面向世界市场。”

9月14日，自一九六四年停止授军衔后，中共中央军委首次授予十七人上将军衔，获上将者为：洪学智、刘华清、秦基伟、迟浩田、杨白冰、赵南起、徐信、郭林祥、尤太忠、王诚汉、张震、李德生、刘振华、向守志、万海峰、李耀文、王海。

9月15日，经济日报编辑部文章“轻舟正过万重山——谈谈当前经济形势”，透露物价上涨引起八月份大城市的抢购潮。它说，实行物价、工资改革，控制通货膨胀，抑制经济过热，工作的难度将越来越大，“改革之舟正在艰难地通过两岸山崖壁立的‘三峡’”。

9月15日至22日，中共举行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八九、九〇年的改革和建设重点转为“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提出抑制通胀的政策建议。

9月26日至30日，中共召开十三届中全会，决定把治理经济

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列为八九、九〇年的工作重点。会议“原则通过”了“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和“关于和加强和改进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通知”。(注:把九月初政治局会议提及的“改造思想政治工作”的“改造”改为“改进”,相信是因为一些高层人士反对使用“改造”一词。)

在会上,赵紫阳发表长篇报告指出,经济过热,物价上涨幅度过大,必须治理经济环境,压制社会总需求,抑制通货膨胀;也要整顿经济秩序,消除新旧体制转换中的混乱现象,首先是刹住乱涨价风,第二要整顿官办公司,政治分开,官商分开,惩治“官倒”。赵紫阳说,思想政治工作“要彻底抛弃过去‘左’的路线下形成的脱离实际、形式主义、教条主义那一套”。

88年10月压抑通胀改革工会

10月3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作出整顿官办公司的决定。清理整顿的要点,是政企不分、官商不分、转手倒卖、牟取暴利,干部利用权力和关系从事商业和金融活动。

10月上旬,国务院下达一系列文件,压抑经济过热、公款消费、通货膨胀。文件包括“清理固定资产投资在建设项目、压缩投资规模、调整投资结构的通知”,“关于从严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的决定”。

稍后,国务院又发出全面彻底清查楼堂馆所的通知、加强物价管理严格控制物价上涨的决定。

10月16日至19日,中宣部召开“全国宣传部长会议”,部署城乡形势教育,配合“治理整顿”政策、主管思想意识、宣传书记处书记胡启立、芮杏文发表讲话。

10月22日至28日，工会举行十一大。赵紫阳在会上说，政府应尊重和保护工会合法权益，健全与工会的协商对话制度。

会议决定推行工会改革，改变权力过分集中、党群不分、行政化和“官办”色彩浓厚，转为党领导下独立自主、民主化、群众化。一九八七年因受反自由化影响而失去中共中宣部长职的朱厚泽，出任总工会第一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

10月29日，中共政治局举行第十三次全会讨论农业问题，解决农产品“供求矛盾”，增加农产品供应，以压抑物价。

11月1日，人民日报透露，深圳破获海关受贿放私大案，二十多个海关人员收受港商贿款数千万港币、数百万港币。

11月1日2日至12日，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召开“全国检察工作会议”，决定把反贪污、反受贿列为各级检察机关工作的第一位，主要的范围是党政工作人员。

11月2日至7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召开农村工作会议，主管农业的副总理田纪云发表报告“必须充分重视和大力发展农业”，提到要解决粮产多年停滞状态，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在国民经济的基础地位，把粮食视为基础的基础，增加粮食的供应，以利于压抑物价。

11月4日到7日，国家副主席王震视察深圳特区时说，“官倒”没有那么多，要支持正当经营，“治理整顿”要掌握“政策界限”。

11月7日，人民日报透露，据抽样调查，○至十四岁儿童的智力低下患病率占一.○七%，显示人口素质有待提高。这一年龄组

人口,占总人口约三分之一。

11月9日,人民日报报导,国务院国土局官员表示,将控制建设用地,压缩固定资产投资规模,配合“治理整顿”经济。

11月15日,中宣部举办的新闻研修班开学,参加研修班的传媒和宣传部门干部学习十三届三中全会精神。胡启立和芮杏文发表讲话,谈到新闻改革的开放性、透明度。研修班为期一个半月。

11月16日,人民日报报导,国务院监察部查获动用军车、警车、邮车倒卖进口汽车案,查扣的汽车四百多辆,涉及湖南、河南、广西、辽宁、陕西、广东等省的官方机构。

11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夺取明年丰收的决定”,它与发展农副产品生产和平抑物价有关。

11月27日,国务院员兼科委主任宋健在湖南透露,由于需求膨胀和物资短缺,有些科研单位卖假种子、假农药,坑害农民。

88年12月治理经济和反腐败

12月1日,国务院发布“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国内公务活动中不得赠送和接受礼品的规定”。

12月3日,在沿海地区对外开放工作会议座谈会上,赵紫阳说,治理整顿经济和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策略都要坚定不移;在治理整顿中,对沿海发展外向型经济实行“风开一面”的政策。

12月5日,历时八天的“全国计划会议”和“全国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会议”闭幕。在会上,副总理姚依林提出八九年计划安排的

报告。计划的主要目标是，逐步消除经济过热，物价上涨幅度明显低于八八年（注：城乡商品零售价格，八八年上升十八·五%，八九年上涨十七·八%，并未比八八年明显降低。），力争农业一个好丰收。

李鹏发表讲话指出，造成通胀的根本原因，是经济过热，社会需求超过总供给。治理通胀直接有效的措施，是压缩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他批评有人对压抑经济过热持观望态度，“抱着拖一拖，过就过去了的侥幸心理”，对通胀的严重危害认识不足。

12月6日，人民日报报导，中共中央书记处已“原则同意”共青团参加社会监督，主要是监督违反党和政府的政策、法律法规。

共青团有二百多万个支部，五千六百万团员。

12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通知”，这份文件经八年九月十三届三中全会“原则通过”，它要求改变思想政治工作“左”的弊端和软弱涣散。

12月12日，人民日报报导，国务院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彭佩云透露，八七年人口净增一千七百万，从八九至九四年，每年处于生育旺盛期（二十至二十九岁）的妇女达一亿左右。

12月16日，在接见“全国建设工作会议”代表时，姚依林说，压缩基建下的决心越大越早，经济好转越快，损失越小。

12月18日至22日，中共中央委托中宣部、中央党校、社科院，联合举办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周年理论讨论会。赵紫阳在会上发表演讲“用十三大的理论进一步武装全党”。

12月20日至24日，“全国首次监察会议”由国务院监察部主持召开，提出八九年反腐败的重点是反贪污受贿。

12月30日,赵紫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党政机关廉洁问题。他指出,少数人受贿贪污、弄权勒索,绝不能任其发展。要以法律、行政、制度、纪律、教育的手段,五管齐下综合治理。要让报刊、电台、电视台揭露腐败现象,加强舆论监督。

一九八九:从悼胡到民主请愿

89年1月新启蒙与释政治犯

1月6日,人民日报报导,国务院下令各有关部部长和省长,在一月十日前落实停建项目,九种固定资产投资项目一律停工清理。

同日,北京天方台研究员文励之致函邓小平,要求在“五四”七十周年和“建国”四年周年将到之际实行大赦,释放魏京生等政治犯。

1月13日,国务院发言人袁木在记者会上谈八九年经济工作安排: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要比八八年压缩二十二%,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由八八年的十一%降至七·五%,要以经济和行政手段抑制通胀。

1月21日,人民日报透露,在听取人民银行分行会议汇报时,李鹏和姚依林强调要继续抽紧银根抑制通胀。

1月27日,中共政治局举行十五次全会,讨论加强政法工作稳定社会治安。这是防范物价大涨引发社会骚动。

1月29日，“新启蒙”业刊出版酒会在北京私营都乐书屋举行，官于若水、五元化主持，出席酒会的有胡绩伟、秦川、童大林、苏绍智、李洪林等一批追求民主的改革派干部和知识分子。“新启蒙”业刊是关于自由民主的启蒙著作。（注：都乐书屋被官方视为一九五六年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的“裴多菲俱乐部”——鼓吹自由民主、改革的知识分子精英聚会地点，于二月二十七日被关闭。）

1月30日，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主任丁关根首次举行记者会，说明八九年更加加强对台经贸工作，做好接待台胞工作，促进两岸学术、文化、体育、科技交流。（注：丁关根原任国务院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八八年十月调任台办主任。）

89年2月知识界有人权签名

2月2日，中共中央党校“党的建设研究班”结业。自一月四日起，部分省委书记、副书记集中到党校，讨论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以配合治理整顿经济。在会上，赵紫阳发表长篇演讲“关于党的建设的几个问题”，他说，在促进生产力较快发展的同时，要防止腐败现象的蔓延。

2月5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办公厅发出通知，指令清理党政机关干部在公司（企业）兼职的问题，限三月底辞去兼职。

2月13日，三十三位知识界人士联署致人大常委函，表示赞同方励之一月六日函，呼吁释放政治犯。签名的有王若水、苏绍智、张岱年、吴祖光、北岛、邵燕祥等。这是“人权签名”的第一波。

2月13日至16日,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举行廉政制度座谈会,提出廉政建设要从公开办事制度、公开办事结果、依靠群众监察入手。

2月21日,七届人大常委六次会议通过“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草案)”并公布。

2月23日至25日,总工会十一届二次主席团会议举行,主席倪志福说,工会应代表职工,参加社会利益协调,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2月下旬,由科学史专家许良英和冰山学家施雅风发起第二次“人权签名”要求当局释放政治犯。签名的三十三位知识界人士大都为科学家,包括王淦昌、钱临照、胡世华、周明镇、过兴先等。

2月28日,民盟中央主席费孝通致函赵紫阳,呼吁中共重视教育,提出教育工作的十条建议。他认为,“教育今天实际上已陷入危机”。“长期以来,始终视教育为附庸和工具,……没有把提高全民族素质作为教育的根本目的。”“教育经费的严重不足,是当前教育危机的最实际、最明显的表现。”赵紫阳于三月十一日覆函费孝通,将请国务院教委与民盟进一步就探讨、磋商。

同日,国务院国家统计局发表一九八八年经济统计公报透露,一九八八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十一·四%,城乡零售物价上升十八·五%(其中十二月份上年同期上涨廿六·七%),为七八年以来最高长幅。其中,城镇物价上升廿一·三%,农村物价上涨十七·一%。城镇居民农庭约有三成半因物价上涨造成实际收入减少。

89年3月压缩投资应付通胀

3月1日，中共中宣部召开的形势教育座谈会结束，胡启立在会上说，要围绕治理整顿经济和深化改革，通过协商对话、双方交流、平等讨论，展开形势教育。

3月4日，邓小平对中共高层干部说，十年来最大失误是在教育方面，对青年的政治思想教育“抓得不够”，教育发展不够；知识分子待遇太低；要解决这些问题。

3月5日，西藏拉萨发生藏民骚动，军警开枪镇压。国务院下令自八日零时起，在拉萨实施戒严。

3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治理整顿要坚定不移”指出，计划内基建项目的压缩不到四分之一，由于不少地区还在观望，不少应停建的项目还未停下来。它提到，中共中央申明，治理整顿经济如果两年时间不够可以延长。

同时，人民日报记者报导，国务院住房改革办公室负责人谈住房私有化，逐步把公房售卖给私人。

3月中旬，作家戴晴和苏炜发起第三次“人权签名”，签名的有知识界四十三位人士，大都是年轻作家和大学教师。

3月15日，国务院作出“关于当前产业政策要点的决定”，制定的产业政策原则为：贯彻治理整顿经济，压缩和控制长线产品的生产和建设，集中力量首先把粮食、棉花、煤炭、电力、交通的生产建设“搞上去”。

3月20日,在七届人大第二次会上,总理李鹏发表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加强治理通货膨胀等经济环境,并整顿经济秩序。在八九、九〇年两年或更长时间内,实现治理整顿的六项目标:一,消除经济过热;二,遏制通货膨胀;三,压缩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四,逐步缓解社会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矛盾,实现财政、代贷、物资、外汇的基本平衡;五,调整经济结构;六,建立和健全必要的经济法规及宏观调控体系和监督体系。

89年4月悼胡活动转为请愿

4月4日,七届人大第二次年会闭幕,通过了李鹏的政府工作报告和行政诉讼法。

4月8日,中共政治局举行第十七次全会,讨论“中共中央关于教育发展和改革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会议决定在党内外征求对草案的意见,送十三届四中全会审议。

4月15日,中共政治局委员、前总书记胡耀邦病逝,享年七十三岁。北京天安门广场有学生和群众自发的悼念活动,后来演变为学生的和平请愿游行。学生要求为胡耀邦八七年初被撤职事平反,呼吁当局反腐败,推行民主改革。

4月18日、19日,北京学生示威游行,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所在地新华门外,要求当局出面与学生对话未获接纳。

4月21日,北京知识界知名人士严家其、李泽厚等发表公开信,赞扬学生争取民主的请愿游行,呼吁中共吸取一九七六年天安

门事件教训,直接与学生平等对话,了解学生愿望。他们认为,学生要求民主、反腐败、实现宪法规定的言论和新闻自由,是合理的。

4月22日,中共中央举行追悼胡耀邦大会,赵紫阳致悼词。

同日,北京市三十多间大专院校学生成立“高校临时委员会”,后改名“北京市高等院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简称高自联),统一指挥学生的请愿行动,各地学生均有回应活动。

同日,西安学生和群众的悼胡游行受到警方镇压。

4月23日,长沙学生示威与警方发生冲突。

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把学生请愿活动说成“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这是邓小平对学潮的定性。

同日,中共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下令接管在上海出版的世界经济导报,原因是该报预定四月二十四日出版的一期,有悼念胡耀邦座谈会发言纪录,提及胡“受到不公正对待”以致郁郁以终。江泽民指令抽掉这一纪录,却遭该报拒绝。查扣事件引起北京知识界的抗议。

4月27日,九万学生上街游行,抗议“四二六社论”。

4月28日,在贵州省毕范地区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发展规划论证会上,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统战部长阎明复严厉批评一

些贫困地区的领导干部,挪用救灾和扶贫款项修建“安乐窝”。他要求正视这种腐败现象,绝不要去建宣丽堂皇的“衙门”。

4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维护大局维护稳定”。国务院发言人袁木与教委、北京市委干部,同十六所大学的学生代表见面,这是官方首次派出副部级干部与学生交谈。

4月30日,赵紫阳结束在北朝鲜的访问(四月二十四至三十日上午)返北京后,与政治局常委商量,是否可以改动“四二六社论”对学生请愿的定性,肯定大多数学生推进民主和反腐败的要求,以缓和学生的情绪,但遭到李鹏反对。

同日,胡启立在庆祝“五一”大会上发表讲话,呼吁保持稳定,防止动乱。他说,强调安定团结,并不是不要发扬民主,要推进民主政治建设,“使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逐步制度化、法律化”。

89年5月学生扩大民主游行

5月1日,北京“高自联”发表声明,强调学生游行是自发的爱国运动,是以和平方式推进中国民主化进程。它呼吁当局与学生对话,对话的原则是真诚、平等、公开和直接。它提出七点要求:一,公开、客观地评价胡耀邦的是非功过;二,公正报导这次学运;三,维护宪法所赋予的公民权利;四,反贪污、反腐败、惩治官倒,特别是有关康华问题;五,公布新闻法,允许民间办报;六,提高教育经费,改善教师待遇,公布政协三个调查组对北京十间高等院校教育经费的调查报告,并调查中小学的状况及公布结果;七、检讨政府重大的政策性失误,由政协专家论证小组调查通胀的原因。

(注:“康华”是“官商”公司,与邓小平儿子邓朴方有过“挂钩”关系。)

5月2日,北京“高自联”向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递交“请愿书”,就建议在五月四日与政府对话提出十二项要求,包括在完全平等、真诚地解决问题的基础上对话,允许双方邀请的民间人士或团体代表旁听。“请愿书”附了声明,希望政府在五月三日中午十二时前答覆,否则可能在五月四日继续请愿示威。

同日,上海复旦、同济等高等学校学生两千人,举行争取民主游行,他们呼吁中共上海市委和市府与学生坦诚对话。他们给上海市委和市府的请愿信提出四项要求:一,恢复钦本立的世界经济导报总编辑职务;二,确保学生示威游行的自由;三,确保参加示威游行和罢课学生的人身安全;四,官方传播媒体要客观报导和评论学生的民主运动。

5月3日,就北京“高自联”的“请愿书”,国务院发言人袁木举行记者会。他表示,学生与政府对话不应有先决条件。他说,从“请愿书”看,“确实有人在背后给学生出主意,挑起社会动乱”,“有极少数人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

同日,赵紫阳在纪念“五四”七十周年大会上讲话,题为“在建设和改革新时代进一步发扬五四精神”。他说,改革和建设取得成效,“最重要的一条是保持了社会的稳定”;青年学生和各界人士“都为稳定出了力,也都从稳定受了益”。他又说,如果再发生动乱,发生大规模的社会冲突和无政府状态,很有希望很有前途的中国,就变成没有前途的中国,建设、改革、民主、科学,就一概谈不上。他呼吁“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他强调:“稳定不是不要民主,而是要使我们的民主走向一条有秩序的法制化的正道。”“稳定,渐进,理智,秩序,法制,这是建设和改革的要求,也是民主和科

学的要求。”

5月4日,在会见出席亚洲开发银行年会的代表时赵紫阳说,学生游行“绝对不是要反对我们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求我们把工作中的弊病改掉”,事态将会逐渐平息,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他说:“现在最需要的是冷静、理智、克制、秩序,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

同日下午,北京数万大学生上街游行纪念“五四”,提出的口号有“科学、民主、法制”、“顺应时代进流”等。“高自联”宣布,自五月五日起,北京市所有大学全部复课。这是回应赵紫阳纪念“五四”的讲话。

同日下午,北京市数百名新闻工作者自发游行,提出的口号有:“新闻要客观公正”、“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加强新闻监督推进政治改革”等。中国青年报说,这是“罕见的由国家公职人员组成的队伍”。

同日,上海、西安、武汉有万人以上学生游行,天津、长沙、杭州、南京、太原、成都、重庆、兰州、西宁等市也有千八至数千学生游行。

同日,李鹏会见“亚行”代表时说:“中国的政局是稳定的,政府将努力维护国家的安定,避免动乱。”

5月5日,中国青年报发表题为“赵紫阳的讲话获得广泛好评”的报导,说记者走访学生和群众得到的反映是,赵紫阳在“亚行”的讲话,“普遍获得了公众的欢迎和好评”。

5月6日,赵紫阳向主管“思想战线”的胡启立和主管宣传的芮杏文表示,要让新闻界报导一些学生游行的事,新闻公开程度要增加一点。胡、芮传达后,中央级传媒的报导,大都倾向同情学生的和平请愿。

5月7日,国务院农业部、机电部负责人,同北京农业大学等二十余名学生对话,就农业教育和农民利益问题交换意见。

5月8日,政治局常委会召开会议,十日政治局举行全会。这两次会议讨论处理学潮事。赵紫阳建议暂时绕开“四二六社论”,先在廉政方面做一些事:公布高级干部的身世和收入,取消八十岁以下领导人的特殊供应,由人大常委组织专门委员会独立调查涉及高干及其家属的举报案(万里建议由人大设廉政委员会),向人大常委会报告清理公司的情况。制订新闻法和游行示威法。五月十三日,赵和杨尚昆向邓小平汇报,邓表示赞成解决腐败问题。(注:公司指国务院所属的五大官办公司,即中信、光大、康华、中国工商经济开发公司、中国农村信托投资公司。)

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人大常委会有关单位答覆递交“请愿书”学生,声称中共中央和领导人将同各界对话。

5月9日,北京市新闻界向“记协”递交千余人联名信,请求与当局对话。

同日,国务院侨务工作会议结束,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吴学谦在会上说,现在有一种很不好的风气,是向华侨敲竹杠;不准向华侨敲竹杠,是消除腐败现象的一项重要措施。

5月11日至13日,书记处书记胡启立、黄杏文、阎明复,分别到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同从业人员对话,回应九日新闻界的联名信。他们还邀约十多家新闻单位主要负责人举行座谈。他们表示,新闻改革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已到了非改革不可的时候了;要增加政务的公开化、透明度,实现十三大提出的“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让人民讨论”。

5月13日,赵紫阳与北京工人代表座谈。他表示,学生、工人和其他群众提出的合理要求,党和政府在认真研究解决,会加强廉政建设,六月下旬人大常委会会议将把群众关心的“若干热点问题”列为主要议程。他呼吁不要干扰中苏高层会晤。

同日,李鹏与首都钢铁公司工人座谈,提到治理整顿经济,并称正研究学生游行提出的问题。

同日下午,北京数百名大学生开始在天安门广场绝食,他们的“绝食宣言”表示,绝食是抗议政府对学生罢课冷漠并拖延与大学对话代表团的对话。

同日下午,阎明复与一些学生和教师座谈,劝告学生不要绝食。

5月14日下午,中共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兼教委主任李铁映和中央统战部长阎明复,与北京三十多间大学学生的对话代表对话,这是副总理级高干首次与学生对话。

5月15日,赵紫阳与来访的戈尔巴乔夫会谈。他透露,中共

十三届一中全会作出决定：“在最重要的问题上，仍然需要邓小平同志掌舵。十三大以来，我们在处理最重大的问题时，总是向邓小平同志通报，向他请教；邓小平同志也总是全力支持我们的工作，支持我们作出的决策。”（注：在八九年六月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上，李鹏指责赵“第一次公开”这个决定后，第二天“游行示威的人数和对邓小平同志的攻击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赵在全会上的“辩词”作了解释。）

同日，李铁映和阎明复又同部分学生对话，阎明复再次肯定学生和平请愿的“爱国热情”，学生提出的主要要求是希望中央正确评价这次学潮。（注：指学生不满“四二六社论”的定性。）

同日，各界数十万人士到天安门广场声援绝食学生的请愿要求。这是首次大规模的各界群众声援游行。

5月16日，数十万群众第二次大游行声援绝食学生。阎明复到天安门广场劝绝食学生返校园。

同日，北京知识界知名人士苏绍智、包遵信、严家其等联署一份声明（五一六声明），赞扬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是“一次继承和超越‘五四’精神的民族大觉醒”，把它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是错误的。它呼吁当局不要以暴力处理学运，要废止特权，消除腐败，实现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推行政治体制改革。

同日，北京师大、清华、北大等十间大学的校长或副校长联署发表公开信，呼吁中共中央和政府主要负责人尽快与学生直接见面和对话，他们愿意做沟通和联系的工作。

同日晚上，政治局常委举行紧急会议。赵紫阳认为要解开“四

“二六社论”的结,纾缓学生的情绪,可否考虑承认对学运的定性错误,由他承担这错误的责任。李鹏激烈反对,会议未作结论。

5月17日凌晨,赵紫阳代表政治局五个常委发表书面谈话,曰:“同学们要求民主和法制、反对腐败、推进改革的爱国热情是非常可贵的,党中央和国务院是肯定的”,“党和政府绝不会‘秋后算账’”。它呼吁学生停止绝食。

同日,政治局常委会先后举行两次会议,其中一次的地点在邓小平住处。在会上,李鹏和姚依林激烈批评赵紫阳在“亚行”的讲话使学潮升级。会议决定调部队入北京城,实行戒严。赵表示,他执行这个决定很难得力,想提出辞职,因受列席的杨尚昆的劝告而未发辞职信。

同日,北京百余万各界人士上街游行,声援绝食学生。上海、南京、天津、武汉等城市大学生也有游行声援活动。香港百万市民上街游行,表达声援之意。

同日,民盟、民建、民进、九三学社负责人写信给赵紫阳,呼吁中央党政主要负责人尽快与学生对话,学生停止绝食。

同日,北京知识界严家其、包遵信等发表宣言(五一七宣言)。它指出“正义要求迟迟得不到理睬”是绝食不能停止的根源。它说:“这次学潮不是动乱,而是一场在中国最后埋葬独裁、埋葬帝制的伟大爱国民主运动”。

5月18日清晨,政治局四个常委赵紫阳、李鹏、乔石、胡启立,到医院看望绝食病倒学生。

同日上午，李鹏首次与请愿学生代表会晤。他说，他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但是我今天不讲，我会在适当的机会来讲这个问题”。（注：从第二天他宣布戒严的讲话可知，他“不讲”的是不能否定“四二六社论”，要调军队实施戒严强硬对付请愿活动。）

陪同会见的阎明复说：“我代表中央宣布，绝对不会对同学们‘秋后算账’。”

同日，北京各界举行第四天声援绝食学生的大游行，参加人数超过一百万。据中国青年报的报导，三千多位绝食学生，已有二千多人被送到医院抢救，“部分同学已无法避免终生残疾的危险”。上海、南京、济南、合肥、重庆、成都、昆明、贵阳、广州、武汉、南宁、郑州、太原、临汾、兰州等城市，均有较大规模的游行。

同日，赵紫阳写信给邓小平，请求再考虑他平息学潮的建议，改动“四二六社论”对学生请愿的定性，并打电话请杨尚昆帮忙劝邓小平的转信，杨拒绝了他的要求。

同日，人大副委员长、民革中央主席朱学范和十二名人大常委分别发出紧急呼吁，期望中央立即召开各党派（即民革、民盟等）领导人会议，建议从速举行人大常委紧急会议，共同商讨解决学潮的办法。

法学会名誉会长张友渔及江平、王仲方等九位法学家紧急呼吁，立即召开人大常委紧急会议，讨论当前最紧急的问题。

继民盟、民建、民进、九三学社之后，工商联、农工民主党、致公党、台盟、共青团中央等，分别发出紧急呼吁：中央主要负责人速与学生对话，学生停止绝食。

同日，文联主席巴金在医院发表谈话，认为学生请愿的要求完

全合理。他说：“我相信一切爱国的、正直的、有良心的人们，都会爱护他们，保护他们。”

同日(加拿大时间 17 日)，在加拿大访问的人大委员长万里，会见加总理说，学生、工人、知识界要求民主、反对腐败，“是敦促加快改革的爱国行动”。人大将在六月举行会议讨论群众关心的问题。

5 月 19 日凌晨，赵紫阳到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学生并发表讲话，他说：“如果你们停止绝食，政府不会因此把对话的门关起来。”李鹏也曾到天安门广场。

同日，晚上九时，学生情绪逐渐趋向缓和，绝食了七天的北京部分学生宣布停止绝食。但是，外地进京参加绝食的学生仍拒绝停止绝食。

同日(加拿大时间 18 日)，万里在渥太华会见加拿大参议院院长时说，北京等地学生示威要求民主和法制，反对腐败，这一行动是非常可贵的。

同日深夜，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召开北京党政军干部大会，李鹏发表讲话。他说，有人拿绝食学生当“人质”制造动乱，否定中共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把矛头集中在邓小平，现在必须“坚决制止动乱”，绝食学生要离场，各界停止一切游行。杨尚昆也发表简短讲话，赵紫阳因病请假未出席。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发表关于北京学潮的通报，歪曲了许多事实。

5月20日凌晨,李鹏签署了北京市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命令,由当天十时起生效。北京市政府发表三项命令,提出实施戒严的规定,包括戒严期内严禁游行、请愿、罢课、罢工,未经批准,外国和港澳台记者不得到机关、团体、学校、厂矿、企业、街道采访。在下达戒严令前,调京执行戒严部队受群众阻挡几乎无法推进。

5月21日,人大常委、前人民日报社长胡绩伟发起联署关于立即召开人大常委紧急会议的建议书,由四通研究所联络常委签名。建议书提出在五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六日左右举行会议,“研究当前的严峻局势,并通过法制轨道谋求正确解决中国当前危机的方法。”并未提“罢免李鹏”,但香港报纸刊出时有“罢免李鹏”的话,后来在北京政界引起一场风波。

同日,中央戒严部队指挥部告北京市市民书声称,部队执行戒严令“决不是对付爱国学生的”。

同日下午,中国科技大学学生到聂荣臻住处访问,请求他为天安门广场二百万群众和二十万学生的性命着想,说句公道话。聂荣臻表示,军队入城是维护社会秩序和安定。学生也访问徐向前,徐表示,部队戒严“绝不是针对学生来的”。(注:聂和徐为一九五五年十位获授元帅衔还活着的两位,原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

5月22日,在中共高层碰头会议上,李鹏猛烈挟击赵紫阳,指赵在五月十五日向戈尔巴乔夫提到十三届一中全会的决定,“是把小平同志抛出来了,结果第二天游行的口号就是‘打倒邓小平’。”

5月25日,国务院发布紧急通知,禁止各地学生强行乘火车进北京。

5月26日、27日,陈云、彭真、李先念先后召集中共中央顾委、人大、政协会议,表示支持李鹏“五一九讲话”及实施戒严。中纪委向中央政治局提交汇报材料,表示拥护中央的决策。

5月27日,北京各界联席会议发表“关于时局的十点声明”指出,学运是自发的民主运动,李鹏等完全漠视民意。它要求取消戒严令,否定“四二六社论”,立即召开人大紧急会议讨论罢免李鹏。

同日,万里奉命提前结束在美国的访问抵达上海,他发表书面谈话指出,学生希望推进民主、整治腐败,这种爱国热情难能可贵,但有极少数人“搞政治阴谋”。他表示支持戒严令。

5月28日,北京火车站透露,至当天为止,外地学生进出北京三十七万人次,近日离京学生超过两万,来京人数不足二百人。

5月31日,邓小平召见李鹏、姚依林谈到“要改换领导层”(注:当时邓小平及中共元老已决定了十三届四中全会的人事任免案)。他要求,在平息动乱后,第三代领导班子要扎实做几件取信于民的事,包括反腐败。

89年6月军警武力镇压群众

6月1日,中共中央军委调动的戒严部队,在向北京推进时受到群众阻挡。

6月2日,北京中央电视台借用武警的吉普车,在木樨地翻车,撞死行人三个、撞伤一人,在社会上引起了各种传闻。

6月3日,凌晨,戒严部队开始进驻天安门广场等执勤位置,群众拦截军车保护在广场的学生。晚上十时左右,各路戒严部队开入市区,用枪弹镇压群众。

6月4日,凌晨,军队包围天安门广场,四时半开始清场,驱散绝食学生和声援者,五时半结束。

同日,人大常委办公厅宣布,原定六月二十日左右举行的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取消。

同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坚决拥护党中央决策,坚决镇压反革命暴乱”。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党报并未发表类似的社论。

6月5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表告全体党员和全国人民书。它说:“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蓄意制造动乱。从六月三日凌晨起,这种动乱已经发展成为一场骇人听闻的反革命暴乱。”

6月6日,国务院发言人袁木举行记者会表示,在镇压“反革命暴乱”中,受伤的群众二千多人,死亡的军民近三百人,死亡的北京各大学学生只有二十三人。军方代表张工说,在四日凌晨四时半至五时半清理天安门广场时,“绝对没有打死一个学生和群众,也没有轧死轧伤一个人。”

6月7日,国务院发表文件“坚决制止冲击铁路确保铁路运输安全畅通的公告。”

6月9日,邓小平接见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并发表讲话。他

说,这次反革命暴乱是要“打倒共产党,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他表示,要继续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政策。

6月12日,国务院公安部发出“关于坚决镇压反革命暴乱制止社会动乱的通告”,并转发北京市公安局对科学家方励之及其妻李淑娴的通缉令,通缉令说他们“犯有反革命宣传煽动罪”。

6月13日,公安部转发北京市公安局通缉令,通缉二十一位学生:王丹、吾尔开希、刘刚、柴玲、周锋锁、翟伟民、梁警瞰、王正云、郑旭光、马少方、杨涛、王治新、封从德、王超华、王有才、张志清、张伯笠、李录、张铭、熊炜、熊焱。

6月14日,公安部转发北京市公安局通缉令通缉“工自联”的韩东方、贺力力、刘强。

6月15日,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团结起来共同对敌”说:“这次反革命暴乱的策划者和组织者,主要是极少数长期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搞政治阴谋的人。”

6月16日,邓小平同政治局核心成员谈话,要求第三代领导人做好几件事,一是经济不能滑坡,二是“做几件使人民满意的事情”——更大胆改革开放和惩治腐败。

6月20日,最高法院发出通知,要求各级法院及时审判动乱和反革命暴乱分子,并且要严惩。

6月22日,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主任姬鹏飞向中央电视台记者发表讲话。他说,对港澳的政策不变,但“不能允许有人利用港澳

作为颠覆中央人民政府的基地”。

6月23日、24日，中共举行十三届四中全会，李鹏提出“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指赵“犯了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错误”。会议决定撤销赵的总书记、军委第一副主席及包括中央委员的所有职务，对他继续审查。免除胡启立的政治局常委、委员及书记处书记职务，免除芮杏文和阎明复的书记处书记职务，胡、芮、阎保留中央委员职。会议又决定，由江泽民任总书记，增补江泽民、宋平、李瑞环为政治局常委，增补李瑞环、丁关根为书记处书记。

6月30日，在七届人大常委第八次会议上，北京市长陈希同发表“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猛烈挟击赵紫阳和一批改革派知识分子。他说，在“暴乱”中，非军人受伤三千多人，死亡二百多人，包括三十六名大学生。

89年7月反自由化秋后算账

7月1日，中共中央组织部为纪念“七一”举行“大力加强党的建设座谈会”，江泽民在会上挟击赵紫阳“严重忽视党的建设”，今后要“认真进行思想整顿”。胡乔木在会上提到“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成灾。

7月5日，七届人大常委会八次会议的一些出席者，挟击胡绩伟发起人大常委签名建议召开人大常委紧急会议讨论学潮事。有人说，这是策划动乱者“妄想通过人大达到其废除戒严令、推翻政府的目的”。有人挽露，胡绩伟曾说，历史将证明不召开人大常委

会紧急会议是错误的。

7月6日,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决议”,决定公布集会游行示威法草案广泛征求意见。

同日,中共中宣部召集北京文艺界人士座谈会,部署文艺界反自由化。作家协会党组负责人玛拉沁夫指责赵紫阳“扼杀”八七年的反自由化斗争。

7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切实抓好四件大事”,强调要贯彻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决议,做好四件事:一,彻底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二,继续治理整顿经济,坚持改革开放;三,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四,大力加强党的建设,包括惩治腐败。

7月11日和12日,胡乔木、邓力群等极左派控制的延安文艺学会、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和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等举办文艺界座谈会,中共中顾委副主任宋任穷到会讲话,声称要把反自由化看成关系到社会主义生死存亡的大事。有人特别提到八三年“清除精神污染”和八七年反自由化夭折,与中共领导层的庇护、支持有关。有人说,赵紫阳“是文艺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最大的保护伞”。

7月12日至15日,北京举行“全国高等学校工作会议”,部署学校反自由化等工作。

7月17日,中共中宣部召开“全国宣传部长会议”,部署加强宣传和政治思想工作。江泽民、李鹏在会上要求大力自由化。

7月25日至28日，总工会举行主席团会议，强调只能有一个工会，不允许成立反对党性质的工会。

7月27日和28日，中共政治局举行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近期做几件群众关心的事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宣传、思想工作的通知”。前者提出要做的七件事：一，进一步清理整顿公司；二，坚决制止高干子女经商；三，取消对领导人少量食品的“特供”；四，严格按照规定配车，严禁进口小汽车；五，严禁请客送礼；六，严控领导干部出国；七，认真查处贪污、受贿、投机倒把。后一文件要求各地，加强领导思想、宣传工作，切实反自由化。

89年8月对赵紫阳全面清算

8月2日至6日，中共总书记江泽民视察上海。他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坚持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两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

8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动乱‘精英’严家其”，说：“在北京的动乱和反革命暴乱中”，严家其是策划、煽动、组织、指挥者角色中的“主要代表人物”。它强调，赵紫阳政治秘书鲍彤授意他做了很多事。

8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改造’的实质是取消思想政治工作”，指责赵紫阳提出“改造思想政治工作”，起到了“取消思想政治工作的作用”。（注：加强和改造思想政治工作，是八八年九月中共政治局第十一次全会的决定。）

8月11日至18日，中共中央主管“思想战线”的政治局常委、

书记处书记李瑞环在山西考察,批评赵紫阳有“削弱和取消思想政治工作的错误”。

8月12日,人民日报报导,城乡个体户大量减少,六月底比去年底实际户数减少二百一十八万户,从业人员减少三百六十一万,减幅都在十五%左右。(注:六四事件和江泽民的谈话——要使参加动乱的个体户私营企业主倾家荡产,使不少私商恐惧秋后算账而停业。)

8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赵紫阳同志的介入说和‘河伤’的‘新纪元’”,指责赵紫阳说过这样的话:“我有个基本的主张,根据多年的经验教训就是少管,少介入,既不要轻易表扬什么,支持什么,也不要轻易批评什么。”“什么这个作品怎么样,那个作品怎么样,根本不管这个事。”它透露,在八八年九月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上,王震批评了电视片集“河僵”,赵紫阳却支吾其词。它声称“河僵”作者苏晓康“有了赵紫阳的支持”,“成了煽动和策动动乱的头面人物”。

同日,国务院审计署公布五大官办公司审计结果:康华发展公司自八七年六月成立以来,私自买卖外汇、套汇、逃汇五百五十万美元,倒卖重要生产资料非法收入三百三十一万元;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自七九年二月开业以来,私自买卖外汇超过二千万美元,从中获取暴利,倒卖紧俏物资和转手买卖汽车获利四百多万元;光大实业公司成立于八三年,私自买卖外汇四千多万美元;中国工商经济开发公司和中国农村信托投资公司,也有倒卖外汇或物资的行为。

8月17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作出“关于进一步清理整顿公司的决定”。

同日，人民日报透露，国务院监察部和国家土地管理局已发出通知，重申禁止干部违法占地建私房。

8月18日，求是杂志(前身为红旗杂志)改为中共中央主办刊物，将“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它原是中共中央委托中央党校办的全党理论刊物。

8月18日至22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召开“全国组织部长会议”。在会上，李鹏强调消除赵紫阳“在党的建设方面的错误影响”。政治局常委兼中央组织部长宋平说，对动乱的形成和发展，赵紫阳“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思想建设要突出坚持四项原则和反自由化的教育。

江泽民也发表长篇讲话。他说，中国共产党现在已拥有四千万党员，党组织在制止动乱和平息暴乱中受住了考验，但三件事不能低估：“一是不可低估国际敌对势力企图使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对我们党造成的影响。……二是不可低估赵紫阳同志的错误所造成的危害。三是不可低估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对党的建设的破坏。”

8月28日，中共政治局举行全会，通过“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的通知”。

8月29日，人民日报报导：据中共中纪委有关负责人的介绍，群众意见最大的一些干部为政不廉洁，包括：一，利用职权谋取私利，如以公款送子女上学、出国，花公款为子女、家属看病，侵占公共财物建私房。二，任人唯亲，如安插亲朋好友，破格委任。三，贪污，贪占公款公物，违法经商，倒买倒卖，收受贿赂。四，挥霍浪

费严重,如用公款吃喝旅游送礼。

8月31日,新华社报导:“邓小平同志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邓小平同志论改革开放”两本书,陆续在各地发行。中共中宣部已下达通知,要求各级干部和群众“学好这两本书”。

同日,国务院任命贺敬之为文化部副部长,代理王蒙的部长职务。(注:王蒙已辞职,贺敬之为极左派干部。)

89年9月鼓吹要反和平演变

9月1日,国务院监察部副部长何勇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副主席托乎提·沙比尔利用职权,先后协助几个妇女购入紧缺物资倒卖,接受贿款一万六千元;他“道德败坏,利用职权搞不正当两性关系”。

9月8日,监察部发布“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贪污贿赂行政处分暂行规定实施细则”。

9月14日,监察部宣布,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措施销梁湘的中共海南省委副书记兼省长职务,原来是他以权谋私纵容妻子和儿子倒卖房子等。(注:梁湘是赵紫阳亲信,有人找借口赶梁湘下台,或与整赵有关。)

9月15日,中共中央组织部透露,全大陆干部人数,已从四九年冬的一百七十万增到现在的三千万。到八八年底,具高中、中专教育程度的干部,占七十五%,其中大专或以上程度的干部占二十

八%。

9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改革开放的总方针不会改变”，强调要警惕国内外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阴谋，坚持四项原则反自由化，但是改革开放的总方针不变，改革开放的具体政策、措施、步骤则有可变性。

9月26日，江泽民和政治局常委举行中外记者会。江泽民说，“反革命暴乱”的发生，与国际上的“和平演变”阴谋和国内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有关。

9月，在八九年第九期的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杂志，李瑞环发表“当前宣传思想工作的紧迫任务”。他强调西方的“和平演变”策略没有改变，必须承担“反渗透、反演变的历史责任”。他说，赵紫阳“实际上是以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态度对待我们党，致使党的整个工作被严重地削弱了。”这次动乱和暴乱根子在赵紫阳，“是他长期纵容、支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恶果”。

9月29日，江泽民在“十一”四十周年大会上发表长篇讲话。他说，“在改革开放问题上实际上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主张”，一是坚持四项原则的改革开放；一是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要求“全盘西化”、违背四项原则的“改革开放”，其实质是资本主义化。他强调，“国际反动势力”没有放弃颠覆与“和平演变”策略，“渗透与反渗透、颠覆与反颠覆、‘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是长期的。”

9月30日，中共中宣部发出学习江泽民“十一”讲话的通知，称它是“一个指导全党工作的纲领性文件”。

89年10月面对经济制裁困难

10月11日,在“全国生产工作会议”上,李鹏发表讲话,指出,西方实施的经济制裁,对经济有一定影响,要坚持治理整顿经济,“过几年紧日子”才能渡过难关。

同日,在政协主席扩大会议上,李先念发表讲话强调不容许有反对党,实行西方多党制会导致取消共产党的领导。他说:“在这场动乱中有偏差,中国的八个民主党派可以成为‘准反对党’,说各民主党派同共产党的关系可以是‘小骂大帮忙’的关系,甚至说,如果民主党派的‘尖锐意见比方励之还方励之,方励之就不起作用了。’这些说法都是完全错误的。”(注:所谓民主党派实为非共政客或政客团体,包括国民党革委会、民主同盟、民主促进会、九三学社、农工民主党、致公党、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及“无党派民主人士”。)

10月13日,在“全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与干部哲学教育研讨会”上,李瑞环说,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助反自由化,赵紫阳在自由化问题上犯错误,是主观脱离客观,明明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已削弱,却提出要“改造”思想政治工作。

10月26日,国务院港澳办公室对港澳记者到中国大陆采访作出七项规定:一,提前十五天向新华社香港分社申请;二,受理申请的仅限在港澳地区正式出版和发布新闻的传媒;三,获准采访者需先在采访地办理登记手续取得“采访证”;四,专门参加采访重要政治新闻或学术、文化、体育等交流活动,仍需向记协申请采访证,采访内容只限于原定的专项范围,并须按时离境;五,港澳新华机构不得雇用内地人为其变相的记者、通讯员,内地机关、个人不接

受来自港澳的电话采访；六，必须遵守法律、法令和有关规定；七，采访设备器材入境时要申报。

10月30日至11月3日，中共政治局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讨论治理整顿经济等问题。

89年11月邓小平辞最后一职

11月6日至9日，中共举行十三届五中全会，通过“关于进一步治理经济和深化改革的决定”、“关于同意邓小平同志辞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的决定”；决定由江泽民接任军委主席，杨尚昆任军委第一副主席，刘华清任军委副主席，杨白冰任军委秘书长；决定增补杨白冰为书记处书记。

11月8日，在京津沪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研讨会上，李瑞环说：“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是发挥政治优势的重要一环”，“我们和赵紫阳同志在思想政治工作问题上的争论，首先是要不要加强的问题”。

11月13日，邓小平最后会见一批外宾，与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会长齐藤英四郎晤谈，他说：“我想利用这个机会，正式向政治生涯告别。……退就要真退。”

11月28日，江泽民接见省报总编辑新闻工作研讨班出席者。他说，动乱和暴乱暴露新闻界存在不少问题，“一些新闻单位不去揭露和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制止动乱，反而为动乱、暴乱的策划者和支持者提供舆论阵地，对动乱的形成和发展起了煽风点火、推波助浪的作用。”

11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谈过紧日子”。它说,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号召发扬艰苦奋斗传统,“下决心过几年紧日子”,克服当前的经济困难(注:包括外国因“六四事件”采取的经济制裁),是“重要的指导思想”。

89年12月加强思想政治工作

12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思想政治工作首先要加强”指出,要更加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大力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它说,很长一段时间里,思想政治工作放松、削弱,助长自由化的泛滥,这是导致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的重要原因。

12月11日至17日,中共军委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通过题为“关于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军队政治工作的若干问题”的文件。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在会上说,军队政治工作的根本任务,最主要的是“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12月11日,李鹏在“全国计划会议”上说,一九九〇年落实治理整顿经济,要在计划和经济中“体现真正过几年紧日子的要求”。

12月15日,江泽民接见共青团十二好二中全会出席者时说,中共有四千八百万党员,共青团有五千六百万团员,要提高他们的素质。丁关根说,要高度警惕国外敌对势力搞颠覆、搞和平演变。

12月21日至25日,总工会举行十一届二次执委会。人大副委员长、总工会主席倪志福说:“工会决不能有独立于党的政治纲领,决不允许提出同党对立的政治主张。”(注:针对八八年工会改革为相对独立的团体之说。)他又说,工会要坚持反自由化和反“和平演

变”。改革派干部朱厚泽被免去总工会副主席和书记处第一书记职务(注:这是他第二次下台。第一次在八七年一月胡耀邦被免去总书记后,他失去中共中宣部部长职,八七年秋冬降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八八年十月改任总工会副主席兼书记处第一书记,第二次下台后一直没有官职。)

12月23日,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兼教委主任李铁映,向中共中央提交“教育工作若干问题的汇报”,提及要改变对“和平演变”和阶级斗争的认识和警惕不足,加强学校党的建设和教职工的政治思想建设。

12月29日,江泽民接见“党建理论研究班”成员时说,要“确保县以上各级领导群体由真正忠诚于马克思主义的人组成”。

30 中共中央与地方领导层名录

(一九八五—一九九五年)

12月11日至17日，中央主持召开“全国政治工作会议”，通过题为“关于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党的政治工作的若干问题”的文件，明确党中央对今后五年内党、军队政治工作的根本任务，其主要内容是“保证党对军队的领导”。

12月14日，李鹏在“全国计划会议”上说，一九九〇年要实现“两个翻番”，即在计划期经济中“大体实现近几年的日子翻一番”。

12月15日，江泽民在中共第十二届二中全会闭幕会上说，中共有四千八百多党员，共有一亿六千万团员，要提高他们的素质，工人党员、干部要带头，同时加强培训，提高干部素质。

12月21日至23日，江泽民在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闭幕会上说，总书记不叫总书记，叫党的政治纲领，决定权仍由冯克兴主持，由朱德、任仲夷、任仲夷、任仲夷主持，决定权仍由冯克兴主持，由朱德、任仲夷、任仲夷主持。

一, 中共中央委员会

- | | |
|-----------------|------------------|
| 一·一 中央总书记 | 一·二 中央政治局常委 |
| 一·三 中央政治局成员 | 一·四 中央书记处成员 |
| 一·五 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 一·六 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
| 一·七 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 | 一·八 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 |
| 一·九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 一·十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负责人 |

二, 中央行政与政治机关

- | | |
|-----------|------------|
| 二·一 国家主席 | 二·二 国家副主席 |
| 二·三 国务院总理 | 二·四 国务院副总理 |
| 二·五 人大委员长 | 二·六 政协主席 |

三, 地方党政负责人(一九九五年一月)

按:本书研究范围的时间跨度,是由一九八五年到一九九〇年,出版于一九九五年,故本名录的时间由一九八五年至一九九五年。

一九八五年九月,中共召开十二届五中全会,改组中央领导机关,本名录所收中共中央委员会领导层,大都始于这次全会。中央行政与政治机关领导层则由一九八三年开始。

第一部分中共中央委员会名录内的十二届、十三届、十四届,是指中委会的届;第二部分中央行政与政治机关名录中的六届、七届、八届,是指人大或政协的届别。

一, 中共中央委员会

第十二届：一九八二年九月十二日至八七年十一月一日

第十三届：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二日至九二年十月十八日

第十四届：一九九二年十月十九日起

一·一 中央总书记

①胡耀邦(十二届, 82·9·12—87·1·16 免职)

②赵紫阳(十二届, 代理, 87·1·16—87·11·1)

③赵紫阳(十三届, 87·11·2—89·5·19 停职)

④江泽民(十三届, 89·6·24—92·10·18)

⑤江泽民(十四届, 92·10·19—)

一·二 中央政治局常委

①胡耀邦、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十二届, 85·9·24—87·1·15)

②赵紫阳、邓小平、李先念、陈云、胡耀邦。(十二届, 87·1·16—87·11·1)

③赵紫阳、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十三届, 87·11·2—89·6·23)

④江泽民、李鹏、乔石、姚依林、宋平、李瑞环。(十三届, 89·6·24—92·12·17)

注：八九年六月二十三、二十四日，中共召开十三届四中全会，改组局及常委会、书记处，赵紫阳、胡启立等名职。

⑤江泽民、李鹏、乔石、李瑞环、朱熔基、刘华清、胡锦涛。(十四届, 92·10·19—)

一·三 中央政治局成员

①万里、习仲勋、方毅、邓小平、田纪云、乔石、李先念、李鹏、杨尚昆、杨得志、吴学谦、余秋里、陈云、赵紫阳、胡乔木、胡启立、胡耀

邦、姚依林、彭真/秦基伟、陈慕华。(十二届,85·9·24—87·11·1)

注:八五年九月中共十二届五中全会改组政治局。名单/之前是政治局委员,按姓氏简化笔划为序;名单/之后为政治局候补委员,按得票多少排列(下同)。

②万里、田纪云、乔石、江泽民、李鹏、李铁映、李瑞环、李锡铭、杨汝岱、杨尚昆、吴学谦、宋平、赵紫阳○、胡启立○、胡耀邦◎、姚依林、秦基伟/丁关根。(十三届,87·11·2—92·10·18)

注:胡耀邦于八九年四月十五日病亡,赵紫阳和胡启立于八九年六月十三届四中全会被逐出政治局。

③丁关根、田纪云、朱熔基、乔石、刘华清、江泽民、李鹏、李岚清、李铁映、李瑞环、杨白冰、吴邦国、邹家华、陈希同、胡锦涛、姜春云、钱其琛、尉健行、黄菊□、谢非、谭绍文◎/温家宝、王汉斌。(十四届,92·10·19—)

注:谭绍文于九三年二月病亡,黄菊是在九四年九月十四届四中全会补进。

一·四 中央书记处书记

①胡启立、万里、余秋里、乔石、田纪云、李鹏、陈丕显、邓力群、郝建秀、王兆国。(十二届,85·9·24—87·11·1)

注:受胡耀邦事件影响,王兆国和郝建秀于八七年先后调离书记处,王在五月降任福建省委副书记、副省长,郝在十月改任国务院计划委员会副主任。

②胡启立、乔石、芮杏文、阎明复/温家宝。(十三届,87·11·2—89·6·24)

③乔石、丁关根、李瑞环、杨白冰□/温家宝。(十三届,89·6·24—92·10·18)

注:八九年六月十三届四中全会改组书记处,胡启立、芮杏文、阎明复免职,补丁关根和李瑞环为书记。八九年十一月的十三届五中全会,补杨白冰为书记。名单中/之后为候补书记。

④胡锦涛、丁关根、尉健行、吴邦国□、姜春云□、温家宝、任建新。(十四

届,92·10·19—)

注:九四年九月的十四届四中全会,增补吴邦国和姜春云为书记。

一·五 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①主席:邓小平(十二届,82·9·12—87·11·1)

②主席:邓小平(十三届,87·11·2—89·11·8)

③主席:江泽民(十三届,98·11·9—92·10·18)

④主席:江泽民(十四届,92·10·19—)

注:邓小平在八九年十一月十三届五中全会辞职。

一·六 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①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杨尚昆(常务)。(十二届,82·9·12—87·11·1)

注:在八五年九月十二届五中全会上,叶剑英辞职。

②赵紫阳(第一)、杨尚昆(常务)。(十三届,87·11·2—89·11·8)

③杨尚昆(第一)、刘华清。(十三届,89·11·9—92·10·18)

注:八九年十一月十三届五中全会改组军委。

④刘华清、张震(十四届,92·10·19—)

一·七 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

①邓小平(十二届,82·9·13—87·11·1)

②陈云(十三届,87·11·2—92·10·18)

一·八 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

①王震、薄一波(常务)、许世友◎、宋任穷。(十二届,85·9·24—87·11·1)

注:中顾委于八五年九月二十四日举行第五次会议,调整常委会,增补王震和宋任穷为副主任。许世友于八一年十月病亡。

②薄一波、宋任穷。(十三届,87·11·2—92·10·18)

一·九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 ①陈云(十二届,82·9·13—87·11·1)
- ②乔石(十三届,87·11·2—92·10·18)
- ③尉健行(十四届,92·10·19—)

注:陈云称为第一书记,其余称为书记。

一·十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负责人

①王鹤寿(第二书记)、韩光(常务书记)、强晓初、韩天石、陈作霖。(十二届,85·9·24—87·11·1)

注:八五年九月二十四日,中纪委举行第六次全会调整领导层。

②陈作霖、李正亭、萧洪达(副书记)。(十三届,87·11·2—92·10·18)

③侯作宾、陈作霖、曹庆泽、王德瑛、徐青(副书记)。(十四届,92·10·19—)

二,中央行政与政治机关

二·一 国家主席

- ①李先念(六届,83·6—88·4)
- ②杨尚昆(七届,88·4—93·3)
- ③江泽民(八届,93·3—)

二·二 国家副主席

- ①乌兰夫(六届,83·6—88·4)
- ②王震(七届,88·4—93·3)
- ③荣毅仁(八届,93·3—)

二·三 国务院总理

①赵紫阳(六届,83·6—87·11)

②李鹏(代理,六届,87·11—88·4)

③李鹏(七届,88·4—93·3)

④李鹏(八届,93·3—)

二·四 国务院副总理

①万里、姚依林、李鹏、田纪云(六届,83·6—88·4)、乔石□(六届,86·4—88·4)

②姚依林、田纪云、吴学谦(七届,88·4—93·3)

③朱镕基、邹家华、钱其琛、李岚清(八届,93·4—)

二·五 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①彭真(六届,83·6—88·4)

②万里(七届,88·4—93·3)

③乔石(八届,93·3—)

二·六 政协主席

①邓颖超(六届,83·6—88·4)

②李先念(七届,88·4—92·6)

③李瑞环(八届,93·3—)

三、地党政负责人(一九九五年六月)

省、直辖市

1 北京市

2 天津市

3 河北省

书 记

尉健行

高占德

程维高

省、市长

李其炎

张立昌

叶连松

六四前后

| | | |
|--------|-----|------|
| 4 内蒙区 | 刘明祖 | 乌力吉 |
| 5 山西省 | 胡富国 | 孙文盛 |
| 6 辽宁省 | 顾金池 | 阎世震 |
| 7 吉林省 | 张德江 | 王云坤 |
| 8 黑龙江省 | 岳岐峰 | 田凤山 |
| 9 上海市 | 黄 菊 | 徐匡迪 |
| 10 江苏省 | 陈焕友 | 郑斯林 |
| 11 浙江省 | 李泽民 | 万学远 |
| 12 安徽省 | 卢荣景 | 回良玉 |
| 13 福建省 | 贾庆林 | 陈明义 |
| 14 江西省 | 吴官正 | 舒圣佑 |
| 15 山东省 | 赵志浩 | 李春亭 |
| 16 河南省 | 李长春 | 马忠臣 |
| 17 湖北省 | 贾志杰 | 蒋祝平 |
| 18 湖南省 | 王巨林 | 杨正午 |
| 19 广东省 | 谢 非 | 朱森林 |
| 20 广西区 | 赵富林 | 成克杰 |
| 21 海南省 | 阮崇武 | 阮崇武 |
| 22 四川省 | 谢世杰 | 萧 秧 |
| 23 贵州省 | 刘方仁 | 陈士能 |
| 24 西藏区 | 陈奎元 | 江村罗布 |
| 25 云南省 | 高 严 | 和志强 |
| 26 陕西省 | 安启元 | 程安东 |

30 中共中央与地方领导层名录

- | | | | | |
|--------|--|-----|------------|--|
| 27 甘肃省 | | 阎海旺 | 张吾乐 | |
| 28 青海省 | | 尹克升 | 田成平 | |
| 29 宁夏区 | | 黄 璜 | 白立枕 | |
| 30 新疆区 | | 王乐泉 | 阿不来提·阿不都热西 | |

丁望，新闻出版工作者。长期研究当代中国史和撰写新闻评论，也发表文艺随笔和文学评论。曾任香港“明报月刊”编辑、“明报”资料室主任、“明报”副总编辑兼中国新闻主编、“明报月刊”丛书部总编辑，香港“潮流”月刊总编辑。在学界，曾任香港中文大学群众播导中心研究员，美国东西文化中心访问学者。现从事研究和写作。

他的学术论文除在香港“潮流”月刊、“明报月刊”等报刊发表外，还被译为英文、日文、韩文，刊载於美国的 Problems of Communism (共产主义问题双月刊)、Journal of Northeast Asian Studies (东北亚洲研究季刊)、Chinese Law and Government (中国政府与法律季刊)、The World & I (世界与我月刊)，日本的“中央公论”月刊、“东亚”月刊、“亚细亚时报”月刊，南韩的“新东亚”月刊、“朝鲜”月刊。

已出版的中文著作有多种，其中译成英文出版的有“Chairman Hua: Leader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s” (华国锋：中共领袖，加拿大麦基尔大学及英国赫斯特出版公司出版)。译成日文的著作有“华国锋评传” (日本新泉社出版)。

编辑的专书有：“中共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一至六卷 (明报月刊出版)，“中国大陆新闻界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Literatur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中国的文学【1949—1978】，合编；(美国印地安那大学出版)。

近著有“六四前后”、“初夜权”、“苏东波” (编著)、“改革光环”、北京风云”、“红杏出墙”、灰色市场”、“蝴蝶效应”、“第三浪潮”、“从零开始”等，将陆续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发行。

ISBN 7-104-00832-2



9 787104 008323 >

ISBN 7-104-00832-2

定价：29.80 元